武俠世界



$2.00

618







・特別介紹・ 武俠奇幻詭異俠情故事

〔神手無相〕

故事之一・・ **鬼刺客** 柳殘陽・著

本故事為作者耗神最巨，幻想最奇，奇峯最突，情節最神，內容最秘，人物最冷，性格最怪，無不與人以極最難忘之印象，交錯縱橫，不到最後尾聲，絕無法推測其變幻，保証閱後拍案稱奇！是期刊出，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情小說

龍飛豹子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銀衣烏驥不速客

一匹黑馬，通體烏黑，黑的發亮，神駿絕倫，祗有在兩眼之間的額頭上，生着一塊似如梅花的雪白斑痕，斑痕白毛，銀針也似的有三寸多長。

這匹馬，凡是成名在四十年前的老一輩的武林高手，無不知曉牠的出處和名字，牠名——雪梅烏雷電！

任何神駿的馬，就算這匹天生龍種的「雪梅烏雷電」好了，也沒有威風一震四十年的可能，當然現在的這一匹烏雷電，已非當年的那一匹了，也許是那一匹的子或孫，不過沒人知道。

銀色的韁繩，銀色的嚼環，銀鞍，銀蹬，再加上那一身銀衣的馬上人，於是人馬黑白相映，醒目至極。

馬上的這個人，年約三十一二，劍眉朗目，温文爾雅中透出一股英挺逼人的氣勢，正端坐馬鞍橋上，極目四野，不知他看些什麼。

此地是「太行山」所屬，「黑虎嶺」下的一片廣大微斜的草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草坡在前年曾遇大火，枯禿作焦黑的一片，如今經冬過春僅僅兩年，却又長滿了綠油油三寸多長的柔細草茵。

草坡佔地數十畝，但却無半棵樹木，只是一個牧羊養馬的絕佳場地。

草坡和前年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它的正中央，也就是現在黑馬上的銀衣人停蹄處的前方丈外，多了座佔地約有半畝的巨大丘塚，塚上生滿了青草，奇怪的是草長竟過人膝，塚前一方石碑，碑上正中刻有五個大字，塗以黑漆，是——萬氏百人塚！

碑左下角，還有一行較為細小的字，刻的是：太行山主陳浩然恭立！

他！黑馬上的銀衣人，目光由巨塚，石碑，碑文上緩緩收轉而及四外，不遠處的「清和橋」，曾流傳過一個諷嘲和尚和秀才的笑話，因之傳名一時，它，這橋，依然横跨着「萬家溪」，溪流兩岸，楊柳拂絲，春風薰得人醉，時正倦鳥歸林，雲層浮於靜空，金輪轉為橘色，暉芒緩緩下沉，山影片片可數，眼前一片水霧，水霧中，似乎又看到了合犂的農夫，担柴樵子。和三三兩兩的牧牛笛童嬉笑歸來，那不遠的地方，過橋僅僅一里多路，就是「萬家山莊」和「萬氏牧場」，炊烟縷縷飄起，山歌互答聲傳，飯香隨風而至，這該是多美的一幅昇平世樂圖畫！

怪！「雪梅烏雷電」上的銀衣人，雙目中竟然滴下淚來，原來那水霧就是他的淚水，他任淚滴流自乾，喃喃說道：「不錯，楊柳依舊飛絲，春風仍是薰得人醉，倦鳥亦皆如常返巢，浮雲停留靜空，西下夕陽，橋輝斜映，似昨日去年，祗是合犂農夫已逝，担柴樵子身亡，牧童慘死，山莊盡毀。山歌亦早絕唱，兩年了！兩年了！不該死的却全都埋骨在這巨塚之內，該死的，包括我自己，偏偏活着，這是個什麼世界？什麼世界？」

春風吹乾了英雄淚，他雙目中突然射出來懔懔人心的寒光，直盯着巨塚前的石碑，一字字的如敲金玉般說道：「朋友們，萬大爺，萬小弟，我龍子玉回來了，龍子玉誤中暗算，逃亡貴莊，蒙德調治賤軀，不料却給貴莊上下帶來殺身毀家的大難，這次回來，爲復仇也爲了贖罪，我將捧着『黑虎大寨』百副仇人的心肝，恭拜於朋友們的英靈之前！」

話罷，抬頭看着高拔雲天的黑虎嶺頭，鋼牙一咬，猛抖銀轡，烏雷電四蹄起空，人馬幻成半白半黑的一團大影，直撲上黑虎嶺進山的入口，刹那消失無踪。

烏雷電，汗血龍種，龍子玉，當代奇俠，踏進黑虎嶺，飛澗躍空一連闖過大寨所設明暗一十八道關卡，竟無一人能够看清這半白半黑的怪影，是個什麼東西！

怪影飛射馳躍直登大寨，從越過了那丈五的巨木柵寨門，閃過「箭道」，在高懸着金字大扁的「仁義堂」大廳前的石階下停蹄！

影停人現，如飛將軍自天而降，頓驚動了整個的黑虎嶺大寨，人影閃處，三名老者搶出堂來，一排兒站在階上，正對着龍子玉。

龍子玉神肅色厲，冷冷的看着三名老者，他不認識這三個人，但是他絕不開口詢問，原來他早已成竹在胸，下定決心，在見到當年主謀暗算自己的元兇時，再說明來意，迫出兩年前參與火焚「萬家山莊」，並以殘酷絕倫的手段，慘戮百名老少無辜的一干兇手名姓之後，就仗劍展「奪」，將惡徒們誅盡殺絕！

三名老者，在刹那以前，才接獲關卡上的飛羽傳警，尚未看完秘報，龍子玉人馬雙至，遂疾急馳出相攔。

這時正中的老者，業已由龍子玉那冷冽威肅的目光中，看出來意不善，更從本身多年的江湖經驗上，發覺龍子玉懷具一身罕奇的功力，對那「雪梅烏雷電」，也似曾相識，祗是一時記不得牠的來處了，於是悄悄示意他左右的兩名老者，切莫妄動，然後作出從容的樣子，把手一拱含笑說道：「適才老夫得報，有位身着銀衫的英雄，胯下一匹烏驥，捷逾電掣闖上這黑虎嶺頭，看來那人就是閣下了？閣下貴姓？」

老者話講的十分客氣，人又面帶着笑容，常言道：「千刀萬剮，笑面人不打！」老者大概是深知箇中三昧，一上來就用軟綿綿的笑臉功夫，想將龍子玉的一團怒火和滿臉殺氣化於無形。

那知他料錯了人，龍子玉神色依然肅厲如前，目光仍舊盯着他們，不答所問。

普天之下的武林人物和江湖大豪，無不知曉這「黑虎嶺」頭正是人稱「北王」的「太行山主」陳浩然坐鎭的大寨，北王陳浩然，掌中二長兩短「子母索魂劍」，十丈外取人的首級如探囊取物，天下罕有匹敵。

據說陳浩然生平除敗於武林奇客「神簫無影」蕭大先生手中一次外，餘皆戰無不勝，蕭大先生失踪武林，或隱或死已二十年，因之北王越發名震宇內，武林稱尊！

他這黑虎嶺大寨，多少年來祗有下馬叩安客，罕見橫眉立目入，要有的話，今天算是破天荒的第一遭，龍子玉自然是第一個人！

詢問龍子玉的老者，和他們兩名同伴，在武林中赫赫有名，人稱「太行三叟」，爲江湖中的一等一高手。老者是三叟中的老大，姓展名鵬字鴻圖，身懷歹毒陰功，但向不輕用，故知者不多，人稱他作「追魂笑叟」。

左側老者劉承傑，生來一張娃兒臉，誰若誤信他這張純稚的面孔，那就要死無葬身之地還不知道是誰下的手，以「七陰絕手」威霸江湖，是「兇面陰叟」。

右邊老者，姓凌名霄字飛羽，心黑手辣，「五虎釘」和「喪門劍」，冠絕武林，人稱「黑心殺叟」，三叟又全是北王陳浩然的師弟，自然而然成爲陳浩然最爲得力也最有威勢的爪牙！

適才當黑虎嶺一十八道明暗關卡，秘報頻傳半白半黑怪影飛越而過直欺上大寨企圖時，展鴻圖恰好在閱讀秘報內容，未曾看畢全文，已在心中驚駭這怪影行何其速，詎料驚駭之念未平，龍子玉人馬已現身堂外廳階之下，他老奸巨猾，突見龍子玉銀衫一襲，胯下烏驥漆黑，頓悟所謂「怪影」爲何物，坐騎神采如是，其主焉是庸手，所以才暫止劉凌二人蠢動，由其以笑臉相迎，並軟語溫問龍子玉的名姓，却料想不到碰上個怪人，龍子玉似乎不吃軟的這一套。

軟的人家既然不吃，展鴻圖決定再換套硬的，反正今朝是福是禍也非見眞章不能罷休！

於是他面色一寒道：「朋友請報出姓名師承，

以及來意，否則恕我黑虎大寨難以接待！」

龍子玉臉上的神色依然不改，但是這次他答了話道：「那個稀罕爾等的接待，我是有事而來！」

展鴻圖聽到龍子玉說有事，假笑一聲道：「請問朋友有什麼事情？」

龍子玉冷冷地說道：「找人！」

話答的十分乾脆，祗是太冷太硬了些！

展鴻圖殘眉一挑，冷哼一聲道：「找誰？」

他也以冷而硬的兩個字，還諸龍子玉。

不料龍子玉也報之一聲冷哼道：「不找你！」

俗話說，泥人也有土性，此時在他們四外還隔開兩丈的地方，早已圍滿了寨中高手，展鴻圖面對着這些平日對他恭順應命的屬下，再若忍下龍子玉的這種輕蔑的嘲諷，將來何以服衆，遂把心一橫，牛眼一翻，聲調尖昂喝道：「說，你究竟找誰？」

龍子玉一聲冷笑，道：「你作得了主？」

展鴻圖一拍胸口道：「展某作得全主！」

龍子玉神色一凝，道：「我找陳浩然！」

陳浩然三個字，近十幾年來在江湖之上，簡直就沒人提了，不論識者及不識，當面或背後，至少皆以「北王」或「北王陳老」相稱，尊聲「老太爺」的，更是多過河沙，但却沒有一個人敢直呼其名，如今龍子玉又在「北王」坐鎭的「黑虎大寨」仁義堂前，面對着太行山區「北王」屬下的百數高手，竟指名喚姓的找人，頓時惹起了衆怒。

適時一名三十上下黃臉尖嘴猴腮而瘦長的漢子，越衆而出，手指龍子玉道：「狗娘養的，你這是油蒙了心，瞎了眼，還不給崔三爺我滾下來！」

話聲中，這位崔三爺閃身欺近，右掌削向龍子玉的右足踝，左掌竟暗以「螳螂指」功，彈擊龍駒烏雷電的右後腿膝頭，出手頗見功夫，並且十分快捷！

此人名叫崔柱，在「黑虎嶺」內祗是個巡山的大頭目，祗因他善於迎拍，陳浩然在高興之下，曾親自傳授過他一兩種掌法指功，於是他就人前人後以「恩師」相稱陳浩然，一躍而爲「太行山」總寨的「外堂」管事，也多虧他能下得工夫吃得苦，這兩年來，手底下眞的有了實在本錢，雖然仍然不够一流好手的資格，却也相差不多，祗看這小子長相，就知道是個見風順轉的詭詐無義的東西，素稱精明，今天他是精明的過了頭，認定寨中好手蝟集於斯，自己這兩下，支持三五十合也沒有問題，那時何怕三叟還不出手，這是一本萬利的算盤，所以才怒罵着提聚功力撲向前來。

龍子玉本來不屑對付像崔柱這種人，可是崔柱的一句「狗娘養的」，和暗以殺手對付烏雷電，却給自己惹上了殺身大禍，就在崔柱撲上，掌指齊下已近龍子玉足踝時，龍子玉威凌的叱道：「一百副心肝數內，本沒有你，是你找死，算作龍某『祭旗』的牲血罷！」

話聲中，龍子玉僅僅是凌虛半招右掌往下微微一壓，崔三爺頓覺頭上多了座「泰山」，全身動不能動，硬生生被壓矮了半截，跪在了馬側！

跪，已然十分難堪，崔三爺在跪下之後，更五官狂噴鮮血，刹那間成了個血人，直挺挺地死在地上！

鷄死猴驚，全場上百高手，頓卽鴉雀無聲，目瞪口呆的半望着跪地而死的崔柱，和從容如若無事的龍子玉！

「追魂笑叟」展鴻圖，臉上的笑容早已失去，換上的是憤怒和驚駭，「兇面陰叟」兇面一變，蒼老了不少，「黑心殺叟」那顆心，可能還是黑的，可是一張臉却成了蒼白，三個人互望着，久久沒能開口。

其餘高手，咸以「三叟」馬首是瞻，「三叟」既然沒有表示，崔柱前鑑正當目睹，誰還敢妄自出頭。

龍子玉目若寒星，掃過全場，冷冷地說道：「誰去找那陳浩然來？快！」

展鴻圖時已暗中示意劉承傑和凌飛羽，他們數十年朝夕相從，早通心意，各自回了展鴻圖個眼色，暗作準備。

龍子玉此時突然冷笑笑道：「你們聽清楚了，我找的是陳浩然，要了斷兩年前的一段往事，不希望再有像這位崔三爺一樣的事情發生，但是誰若膽敢出頭，多算他一個，在我並不費多少氣力，言盡於此，最好還是找來陳浩然清了一切！」

展鴻圖業已暗中通知劉，凌二人，將作聯手合攻，但在動手之前，仍願明白龍子玉的眞正來意，於是寒着一張臉道：「朋友上得我黑虎大寨，動手行兇，此事已成不了之局，不過朋友口口聲聲要見我們山主，雖曾自稱過『龍某』，却仍未通名字，如今請報出姓名，以便着人往請山主。」

龍子玉冷冷一笑道：「好，龍子玉！」

「龍子玉」這三個字說出口來，立卽驚住了「三叟」和黑虎大寨中所有在塲的高手，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武林中人見過龍子玉的不多，但是提及這個名字，或者是「銀衫客龍飛豹子」，那却是無不知曉！

雖然沒人能够獲知龍子玉的出身師承，但是龍子玉那身罕絕的功力，奇特超絕的劍術，及「飛天神奪」早已熟知，別的不說，祗講兩年零十天以前，就在離太行山區不足二十里地的「碎石鎭」外的

「翠松谷」中，集結江湖八十好手，個個都是獨當一面威震一方的人物，以聯手攻勢，並暗中埋伏火攻，企圖置「龍飛豹子」於死地，那知一戰之後，八十好手僅剩五人，還個個帶傷，據說龍子玉身中三十二處刀劍傷痕，浴血而逸，傳聞可能已死，誰想這要命的煞星，人如臨風玉樹般登上了黑虎大寨，早知是他，相信就算有人借給崔柱兩個胆子，崔柱也斷然不會飛蛾撲火自尋死路！

展鴻圖聽到龍子玉三個字，首先面色立變，迅疾的示意劉承傑和凌飛羽，暫罷合攻的企圖，以免在場高手，不幸慘死！

接着，他勉強擠出來了點笑容，向龍子玉拱手道：「原來是龍大俠，若早知是大俠光降，又怎會發生如此誤會，老朽展鴻圖，乃陳山主之……」

話沒說完，龍子玉不耐煩的把手一擺道：「你是那一個，和陳浩然有什麼關係等等的話，龍某不感興趣，你若願意，就少說兩句沒用的廢話，快些找來陳浩然，否則恕龍某無法久待，要自己動手搜他出來了！」

這種話和說話時的態度，為展鴻圖生平第一次碰到，心頭火已升到了腦頂門，又強制的壓了下去，殘眉顫動着，聲調都有些抖了，道：「龍大俠就如此輕蔑『太行三叟』？」

龍子玉一笑道：「往日相逢，龍某會敬老尊賢，今朝龍某來意不同，甚望身外人能置身於此事之外！」

展鴻圖下不了這個臉，暗一咬牙道：「老朽等三人，份屬太行山主的部下，又是山主的師弟，論公論私，斷無置身任何有關山主之事於外的道理，譬如今朝，設若龍大俠能將事態詳為示下，老朽兄弟雖明知不敵，亦甘願取死以阻龍大俠！」

龍子玉驀的哈哈大笑道：「好，狼狽果然為奸，狐朋自有狗友，告訴你無妨，兩年零十天以前，在『翠松谷』中，龍某身遭數十江湖高手的合攻，身中毒火暗算，偵知背後主謀，就是陳浩然……」

劉承傑接口道：「這不可能……」

龍子玉怒瞪了劉承傑一眼又道：「話雖如此，一因未獲實證，復因事過境遷，龍某業已忘懷此事，彼時龍某重傷而去，昏死荒野，幸蒙『萬家山莊』小莊主夫婦相救，返回『萬氏牧場』養傷，其間陳浩然令人率衆夜襲萬家，威迫凌辱萬氏父子，聲言若獲知龍某隱藏莊內，則將血洗山莊火焚牧場，當時幸賴萬老莊主沉着應付，渡過危險，龍某得知此訊，不待傷勢復原，連夜留書不辭而去，其實龍某並未遠行，潛回『翠松谷』中覓一洞穴療養，事後消息傳來，就在龍某留書而去的次夜，數十悍盜高手，在日前曾去萬家山莊的那人率領下，殺盡萬氏一家百餘口，火焚了牧場，此事算來業已兩年，今朝龍某一心報恩復仇而來，話說完了，展鴻圖，你是去喊陳浩然，抑或是願意代他出來，火速答我一句！」

展鴻圖在靜聽龍子玉這一番話時，臉上時陰時晴，自然難逃龍子玉的雙目，龍子玉心中已經有了打算。

此時，龍子玉目光盯迫着展鴻圖，靜待答覆，展鴻圖心虛的空咳兩聲，道：「龍大俠，這其中有了誤會……」

龍子玉震聲道：「事態我已暗中訪查得明白，空言無益，徒招殺身之禍！」

展鴻圖急忙改變話鋒道：「龍大俠，這樣吧，您先請到堂中待茶，容老朽親自往請山主，反正是真的就假不得，假的也變不成真的，不論稍待是一場血戰抑或和氣為友，一盞茶敝寨是總要敬的，而您龍大俠一身是胆，想來也必不會視敝寨若虎穴而不入，如何？」

龍子玉哈哈一笑道：「好話，這盞茶就算是穿腸毒藥，龍子玉何懼？請！」

一聲請，龍子玉飄身下馬。

展鴻圖目光一領劉，凌二叟，故意微微低首一欠身軀，表示肅客，龍子玉根本理也不理，回身將馬轡盤於鞍上雙環中，一拍烏雷電道：「去玩，遠走些，誰敢惹你，不用客氣，咬踢隨便！」

烏雷電知意懂聲，歡嘶了一聲，猛地一個盤旋，自人叢頭上，飛躍而過，化作一團烏雲，翻滾而去。

馬尚如此，主人功力可知，使太行山所有的高手，又加深了一層警惕，其實這正是龍子玉的仁人用心。

展鴻圖斯時重又肅客，道：「龍大俠。」

龍子玉邁步而前，當走到了展鴻圖正對面時，突然止步道：「萬家山莊，仍有漏網孤臣，曾對龍某言及你們三叟，說那夜殺家焚場，三叟一個不缺，這總不假吧？」

展鴻圖夢想不到龍子玉會突然單刀直入的指證，聞言頓如一塊木頭似的呆楞在當場，作不得聲也挪動不得！

此情看在龍子玉眼中，心頭頓然雪亮，哈哈一笑道：「你們放心，蛇有頭，鳥有翅，龍某雖然饒不了你們，但却不會現在動手，你們最好早作準備，稍待放手一拚！」

話聲下，坦步往仁義堂的石階邁去！

適時，遠處有人高昂的喊叫道：「龍大俠請稍待！」

緊隨着這句話聲，一人如飛天之龍疾射而來，落身當場，恰好停步在龍子玉前方那第一級石階之上。

此人突然現身，除三叟外，餘者無不肅然躬身低沉的說道：「屬下等迎接少山主。」

「少山主」，不問可知，此人定係「北王」之子。

龍子玉上下打量這位少山主，年紀才二十二三，黑亮的一張臉，雙目神光閃閃，濃眉，準鼻，英挺中有種望之使人深覺老成樸直的氣質，龍子玉不由心中一動。

因為以此人的貌相氣質看來，絕非歹惡之輩，並且是個忠厚仁義的人物，黑虎大寨中，北王調教的子弟內，竟有這等人在，令人實覺意外。

此時，少山主坦誠的向龍子玉一禮道：「我叫陳重山，北王正是家父，因為我生來黑，人又粗壯傻蠢了些，所以他們叫我『黑虎』，剛剛得報龍大俠光臨小寨，迎接來遲，還請原諒。」

別看龍子玉對三叟都不假以顏色，但對黑虎陳重山，却十分奇怪的甚有好感，和悅的含笑答禮道：「少山主言重了，龍子玉冒造，還望恕罪。」

陳重山以誠摯的目光，看着龍子玉，刹那之後，却突然把頭一搖，微吁出聲，龍子玉正想動問所以，陳重山已轉向三叟中的展鴻圖道：「是展叔叔的主意，邀請龍大俠到堂中待茶？」

展鴻圖老臉無故的一紅，道：「我們不能失禮呀？」

陳重山濃眉一皺道：「展叔叔，兩年前的事，爹獲知之後是如何傷懷；展叔您該知道才對，今天龍大俠找上黑虎嶺，展叔就該馬上叫人去告訴爹爹，也好和龍大俠坦誠一談，或有化解的辦法，小侄沒有想到，展叔不作此圖，竟容許崔柱狂言冒犯，結果怎樣？現在展叔又動策謀，妄想以『羅漢椅』擒住龍大俠，展叔，小侄是個晚輩，不敢批評您什麼，祗是展叔不顧後果，小侄却不敢知而不問，剛才爹叫小侄先來，他隨後就到，爹希望展叔和劉凌二叔，能先去後面見他一次，就請展叔您移駕吧。」

這番話，說得展鴻圖老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幾乎難以自容，因此在陳重山話說完了之後，他頭也不抬，連招呼也不打，祗是手向劉承傑和凌飛羽一揮，轉身飛縱疾射而去，劉，凌二叟，却以怨毒的目光，緊盯了龍子玉一眼，兒面現露出煞氣，黑心雖然難見，但臉上的青筋外暴，一望即知心中之意，然後才雙雙頓足而起追上了展鴻圖。

陳重山對着三叟遠去的背影，長吁一聲搖了搖頭，再次向龍子玉抱拳道：「請恕小弟先囑咐手下幾句。」龍子玉溫文的一笑道：「理當如是。」

陳重山報以一笑，轉向階下高手道：「山主有令，立將崔管事屍體入殮，各自散去回轉所屬堂口，在未奉令調集前，那個胆敢擅離堂中者殺。」

近百高手，齊聲恭應，立刻走出四人，抬去崔柱的屍體，餘者向陳重山恭敬一禮，鴉雀無聲的悄悄散去，龍子玉暗中頷首，舉一反三，由此可知太行山規之嚴，手下訓調有素，陳浩然威霸江湖，果非浪得虛名。忖間，陳重山第三次施禮肅請，龍子玉在答禮後，昂然的步進了仁義堂。

神劍飛奪索魂人

仁義堂中，陳重山寒着一張黑臉，向侍役弟子道：「撤去客位上的『羅漢椅』，改進軟座！」

侍役弟子恭應而前，龍子玉含笑相攔道：「少山主可容在下狂妄的說一句話？」

陳重山道：「龍大俠請講就是。」

龍子玉道：「在下不解何謂『羅漢椅』，有心一試！」

陳重山微一蹙眉道：「所謂『羅漢椅』，是暗有埋伏，埋伏十分厲害，名之『羅漢』二字，祗是過份形容此椅連羅漢皆可困住的意思，龍大俠身懷獨絕功力，小小一張椅子，自是如同虛設了！」

龍子玉明白陳重山就要出言勸止自己相試，於是馬上接口道：「恕在下狂妄，有少山主在，自信絕無凶險，因此堅請一試！」

陳重山無奈，苦笑着說道：「此椅為當年武林奇人『神匠』單于治所製，相贈家父為建寨慶禮，家父却之不得，單于前輩並親自裝置好一切，安設為客座，三十年來，僅僅用過一次……」

龍子玉挿口：「遭殃的是那位仁厚長者？」

陳重山看了龍子玉一眼道：「小弟深知龍大俠因萬氏之事，已將太行山小弟父子及所屬，恨之入骨，視為巨惡，唉！其實……」

龍子玉再次接話道：「少山主說錯了，姑且不談別人，祇以少山主來論，龍子玉甚盼能够結交為友，可惜的是我們相識晚了兩年！」

龍子玉說的是肺腑言語，語出衷心情達於外。陳重山心中感激，立刻向前兩步，握住了龍子玉的雙手道：「小弟能得名重武林的龍大俠……」

龍子玉笑道：「是仇是友，那是在下和尊大人之間的事，極盼現在少山主與在下能開誠歡談，所以在稱呼上，叫在下一聲龍兄是矣。」

陳重山道：「好，亦盼龍兄稱小弟虎弟或重山，龍兄適才曾說相識惜遲，晚了兩年，而不說是晚了兩年零十天，小弟已然感激龍兄這份情意了。」

龍子玉長嘆出聲道：「我最知道『翠松谷』八十高手合攻之事，爲尊大人所佈置，但那僅是我一人之仇：令尊爲了一心除我，竟殘殺萬氏百名無辜，實難令我忘懷此恨。」

陳重山一低頭，目光向堂外一掃，聲調壓低了許多，道：「翠松谷及萬家山莊這兩件事，別有內幕，若龍兄信得過小弟，小弟拚受家嚴重責，願一述詳情！」

龍子玉神色一凜道：「別有內幕？當眞？」

陳重山揮手示意令堂中弟子退出，與龍子玉雙雙落座後道：「龍兄，小弟不善僞辯，說出內情後，信否全憑龍兄，家嚴於多年前，時止橫行江湖，初被尊爲北王，似是目空四海，不料一日爲某一事，與武林中之奇俠『神簫無影』蕭大先生相搏，第十招就慘遭敗北，動手時，蕭大先生未施殺手，但因家嚴不合妄以歹毒陰功暗透指上出招，致本身眞力反撲而身受重傷，蕭大先生祇當家嚴功力業能收發由心，得勝後祇善言規勸了家嚴幾句，即轉身而去，家嚴傷發，遂昏死地上，却爲另外一人所救，事後家嚴感其活命之恩，遂諾其三件大事，然後分別，數年前，突有一少年來拜家嚴，竟係那人之子：持束相求與家姊議婚：家嚴誓言猶在：立即應諾，却不料惹下行將殺身毀家的大禍！」

說到這裏，龍子玉已有所悟，道：「莫非『翠松谷』合攻，及殘殺萬氏滿門這兩件事，也是令尊昔日的承諾？」

陳重山止要答話，堂外一聲宏亮的咳嗽傳來，接着，一位白髮銀髯紅面的古稀老者，身後緊隨着太行三叟，走進廳中。

陳重山霍地站起，垂手肅立恭恭敬敬的向老者喊了聲「爹」，老者冷冷地嗯了一聲道：「你在跟龍大俠談說些什麼？」

陳重山果然不善於僞辯，黑臉漲作紫紅色道：「孩兒在……在……在向龍兄……龍大俠……。」

龍子玉心中不忍，接口道：「在下和少山主，談及山主昔日『北王』的武勇。」

「昔日北王」，言中已然含有其他的用意了。

老者果然就是北王陳浩然，龍子玉由陳重山對老者的稱呼中，當然知曉了身份，其實龍子玉和陳浩然，却是第一次見面。

陳浩然對龍子玉，是絕不失儀失禮，臉上含笑，雙手微拱道：「老夫久仰龍大俠的威名了，今日眞是有些相見恨晚，犬子蠢魯，還望龍大俠不要見笑。」

龍子玉也還之笑臉道：「恰正相反，在下深覺少山主是性情中人，直樸而忠厚，仁愛而親切，是一時俊彥。」

陳浩然哈哈笑道：「犬子得龍大俠謬讚，身價倍增，怕祇怕他這池中魚蛇，終是難以成龍！」

幾句場面話交待過後，陳浩然抬手肅讓道：「請坐，老夫願與龍大俠開誠一談。」

龍子玉笑應欲坐，黑虎陳重山適時急聲道：「爹您不給龍大俠換個座位？」

陳浩然再次震聲大笑道：「畢于老兒多事，精心製造了這張『羅漢椅』送與爲父，他曾當衆自誇，此椅大羅金仙也將束手待斃，後來爲父智誅『了了僧』……」

話未說完，龍子玉接口問道：「了了僧可是那爲惡長江水面，嗜食人心殺人無算的淫僧？」

陳浩然淡淡地一笑，微一頷首道：「是他。」

祇是輕描淡寫的兩個字，但在龍子玉聽來，已對陳浩然的爲人和傳聞重加衡量了。

適時陳浩然接着又道：「三十年來，爲父也僅僅是用過那一次，江湖中人，不明內情，祇道畢于老兒贈椅之舉是好心善意，誰能知道這老兒是在離間爲父衆多賓友，因此自椅設於此堂開始，爲父待客就改在他處，此無他，爲示心意坦白耳！」

話聲一落，隨之又起道：「龍大俠是何等貴客，爲父對任何人尙且本性相待，又何況龍大俠，就算稍待相談難投而交惡論戰，爲父寧願力拚不敵而死，亦不肯背棄武林道義以陰謀待人！」

陳重山至此惶然低頭道：「孩兒錯了！」

陳浩然一笑道：「沒什麼，話說明了就够，現在沒有你的事了，回後宅去吧！」

陳重山怎肯離開，祈求道：「孩兒盼能倚立爹的身後。」

陳浩然雪白的壽眉一挑，威嚴的說道：「回後宅！」

陳重山不敢再多說半個字，應着聲，但以祈求的眼光看着龍子玉，龍子玉不便有何表示，祇好鐵着心故作未見。

陳重山低沉的吁嘆一聲，低着頭慢慢地向門外走去。

陳浩然低聲道：「回來，爲父還有話說。」

陳重山聞言大喜，道：「可是爹准孩兒留在身邊，……」

「哼！」陳浩然一聲沉哼，嚇住了陳重山的話鋒，接着壽眉低垂，微一搖頭，嘆息說道：「剛才爹叫你暫陪龍大俠時，囑咐你的話你可都記下？」

陳重山神色慘變，道：「孩兒記下了，祇是，祇是……」

「聽着，到了爹囑咐你辦那些事的時候，別忘記任何一件，否則爹難瞑目你也就是不孝之子！」

「爹，孩兒懇求爹爹，可容孩兒先和龍大俠詳談……」

「詳談什麼？你想詳談些什麼？」

陳浩然苦笑一聲，接着又道：「此事是祇憑詳談能够解決的嗎？爹心意已定，去，回去，按爹的囑咐辦事！」

陳重山猛地低頭轉身而去，適才他立足地方，多了數點水滴濕痕，而陳浩然的銀髯上，也閃亮着水珠。

這些，全沒逃過龍子玉的雙目，因之他已有八分相信陳重山所說，陳浩然是在誓言諾信下，被迫而行不義之事了。

陳浩然在陳重山身影消失後，對龍子玉澀然一笑道：「蠢子果然值得龍大俠垂靑？」

龍子玉本來就是個熱血男兒，性情中人，坦然直爽答道：「若是早見兩年，龍子玉願結同盟！」

陳浩然如釋重負般喘了口長氣，道：「好話，老夫至誠相謝了！」

話鋒一頓，色變聲移，道：「龍大俠光降草寨，聽說是爲萬家山莊之事而來，可對？」

龍子玉嗯了一聲道：「不錯！」

陳浩然道：「龍大俠爲顯神功，竟以『天佛神掌』壓碎老夫手下崔柱的心脈，使其跪地噴血而亡，可眞？」

龍子玉又嗯了一聲道：「也不錯！」

陳浩然狂笑連聲，道：「老夫稱尊宇內，北王威震武林，今龍大俠連闖一十八道關卡，不速而至，聲言索仇，於我的山寨之中，殺我管事弟子，可就是仗恃着得自『神簫無影』蕭夢梅這身功力？」

龍子玉朗聲道：「不，是浩然正氣！」

陳浩然再次狂笑連聲道：「好一句狂妄的『浩然正氣』，爾任俠行道，快意恩仇，既非王法所許，亦復雙手血腥與老夫何異，又何『浩然正氣』之有！」

話聲一頓，聲調轉厲道：「爾師昔日僥倖得勝，老夫早欲雪恥復仇，可惜他遁世遠逃，索之不及，今爾又復殺我門下，上門欺人，熟可再忍，龍子玉，今日就是爾喪命之日，這仁義堂上，就是你埋骨之地！」

聲調乍止，陳浩然猛地揮手，一連五聲奇特的金鐵交錯鳴响傳出，再看坐於「羅漢椅」上的龍子玉，頸間及雙腕兩足，皆被突然伸出的「寒鐵」索環扣住，動不能動！

陳浩然仰天哈哈地笑了，展鴻圖、劉承傑、凌飛羽三叟，也各自發出了不同的凛人心胆的笑聲。

陳浩然手指龍子玉沉聲喝道：「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自投，這羅漢椅上，死過上百的英雄好漢，三十年來，沾滿像你這種釣名沽譽自命俠義小兒輩的鮮血，再告訴你，我子重山之與爾先作歡談，也是策謀之一，你當老夫這黑虎大寨，容得你來橫行？哼！」

一聲獰哼，他援着揮手傳令道：「絞起來！」

令下，祇聽得一陣金碎鐵崩的响聲，那羅漢椅，頓即散墮了一地，可是緊扣於龍子玉頸間和兩足雙腕之上的鋼環，却被正條長索牽引着各據一方！

龍子玉並沒有掙扎，祇是目閃奇光緊盯着陳浩然！

刹那，正條長索漸漸絞緊，上方是扣於龍子玉頸上的鋼環，上左及右，是雙腕環索，下左下右，是兩足環扣，絞緊之下，頓成「五馬分屍」之狀！

雖呈五馬分屍的樣子，但却祇是作「大」字形將龍子玉繃直，並未再次絞動使其分屍而死！

展鴻圖這時向陳浩然道：「山主請卽下令行刑！」凌飛羽接道：「早作了斷，以免夜長夢多！」

陳浩然却不理睬他們，對龍子玉道：「老夫聽說，曾狂言要找兩年前參與萬家山莊之事的每一個人，你要討索一百副心肝，哈哈……龍子玉，你仔細看，面前的四個人，包括了老夫，正是主兇，你下來報仇吧！另外還有一位主謀的人和一位設計的人，現在也讓你見見！」

話一頓，向侍立堂口的弟子道：「去請曹大俠父子前來。」

不用他請，堂外已有人以沙啞的嗓子開口道：「親家翁，老朽來已多時了！」

話聲中，由堂外走進來了一老一少兩個人，老者生就一張蟹臉，一對小而圓的眼珠子，黃焦焦的鬍鬚，花白而稀落的頭髮，年輕的較老者好看不到那裏，若是添上些黃焦鬍子，他倆就變成了誰也像誰的一對，由此可知他們必係父子無疑。

龍子玉一見這一老一少，鋼牙立卽咬緊，頓悟「翠松谷」和萬家山莊這兩場橫禍的來由了！

陳浩然冷眼旁觀，由龍子玉的神色中，已瞭然了一切。

龍子玉恰好面對着曹氏父子，鋼牙咬出了响聲，道：「原來是你這老賊在幕後弄鬼！」

曹老者嘻嘻一笑道：「龍子玉，現在你的威風何在？」

龍子玉沉聲叱道：「曹彬老兒，你爲惡不赦，恩師念在曾爲同堂故舊份上，三次饒你不死，你子曹彥，貪淫好色，姦殺婦女無數，我也曾三次放他殘生，不料爾父子不知悔改，反而惑動陳浩然，一再陰謀暗算……」

曹彥獰笑一聲道：「姓龍的，小爺今朝就爲超

生你而來，你納命吧！」

說着，探手撤出背後金劍，分心刺向龍子玉！

陳浩然適時喝止道：「且慢！」

曹彥轉對陳浩然道：「岳父何故相攔小婿？」

陳浩然冷冷地說道：「龍子玉已是網中鳥，釜中魚，早殺晚殺盡可隨意，不爭此時，目下有幾句話，老夫要向令尊和你說明！」

曹彬嘻嘻地笑着說道：「親家翁太客氣了，有話就請說知好了。」

陳浩然冷冷地說道：「曹兄，恐怕我們這親家的關係，今後很難繼續了！」

曹彬一楞，道：「陳兄此言何意？」

陳浩然心頭突地一酸道：「小女適才業已自盡了！」此言出口，曹彬父子立即色變，曹彥更是轉身就走，陳浩然一聲冷哼道：「曹彥，你要去何處？」曹彥道：「小婿去探內子……」話沒說完，陳浩然已冷冷地接口道：「死了，人死了，不論恩，怨，名份無一不了，小女既然已死，業與曹姓無干，你又去探看些什麼！」

曹彥一楞，曹彬適時開口道：「親家翁這就錯了，令嫒既嫁曹家，則生爲曹家人，死爲曹家鬼，小兒往探，是情理中事……」

「錯了！哈哈……」

陳浩然突作狂笑，接着說道：「錯的是你曹老哥，小女自嫁令郎，從未離開過黑虎大寨我陳家老屋，老夫不說其他難聽的話，已然很够，甚盼你曹老哥也能適可而止！」

話鋒一頓，冷笑一聲又道：「還有，昔日老夫對你曹老哥立下三諾之誓，如今已三事行畢，自今，陳曹兩家是井、河水，風、馬、牛，你老哥儘管走你的陽關道，我陳某渡我陳某的獨木橋，言盡以此，要去請便！」

曹彬父子不管有多厚的臉皮，多黑的心腸，此時却也鬧了個進退兩難尷尬萬分，臉上時青時白變了又變。

這時，曹彬終是老奸人物，哈哈一笑道：「北王，陳山主，曹陳兩家，當眞就這樣的了無瓜葛了嗎？」

陳浩然道：「莫非還該有嗎！」

曹彬手指龍子玉道：「此人不死，恕曹彬斗胆，曹陳兩家關聯仍在！」

陳浩然冷笑連聲道：「你仔細的看，姓龍的已是必死之身，那五處扣環，乃寒鐵所鑄，別說祇憑眞力神功難以掙斷，就算懷有莫邪，干將千古寶刄，亦難傷彼毫厘，你若不信，老夫可以令人放落龍子玉，由你曹老哥親身一試！」

曹彬色變，沉聲道：「陳山主，你這是對朋友該說的話？」

陳浩然冷冷地反問道：「曹老哥，我們是朋友嗎？」

曹彬惱羞成怒，道：「昔日子午嶺頭，你幾乎命喪蕭夢梅老匹夫之手，若不是有我姓曹的巧遇救你，此時焉有你在，如今你竟忘本棄友……」

陳浩然再次冷冷地說道：「三諾誓盡，曹老哥若再嘮叨不休的，別怪老夫着令孩兒們逐你父子下山！」

曹彬震聲道：「龍子玉未死三諾之誓未休！」

陳浩然沉聲道：「好，老夫叫爾父子目睹三諾誓下的後果，至時爾父子却休得埋怨！」

曹彬冷哼一聲道：「所謀竟成，老夫不知何怨之有！」

陳浩然驀地震天哈哈狂笑連連，笑聲乍止，厲色說道：「天意，這是天意，曹彬，你父子上眼瞧！」話聲一停，龍子玉突然記起乃師暇時偶而談及的一件事來，遂揚聲道：「陳山主，在下記起恩師之言，昔日子午嶺頭上山主與在下恩師之搏，實爲曹賊安排，恩師事先巧獲確報，故而動手時早有分寸……」詎料陳浩然怒聲接道：「住嘴，儘管老夫已與姓曹的絕斷了一切關係，但却不是忘恩負義之徒，對你少費唇舌，離間無用！」

展鴻圖心中有鬼，不由在旁再次相催道：「山主，下令動手吧！」

陳浩然掃視了三叟一眼，慨嘆一聲道：「動手吧，是時候了，反正要來的總歸要來，躲也躲不過的！」

這番話，有些顚三倒四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若有個會心人，多想上一想，自會明白陳浩然是句句玄機，字字金玉，可惜！可惜當局者迷，奈何！

展鴻圖獲得同意，心中大喜，立刻代傳諭令道：「山主有諭，動手施刑！」

施刑，五馬分屍般的酷刑，那緊扣在龍子玉五個地方的寒鐵鋼環，在全部絞輪轉動下，分由五處驟縮，龍子玉立將如同身受五馬分屍之古刑一樣，四肢頭頸和身軀被拉作六段！

絞輪驟緊，龍子玉心念電旋，他不由懊悔自己的大意，沒料想到「羅漢椅」是這般厲害，更沒想到，環爲寒鐵所鑄，自己雖習成佛，道兩家無上心法神功，但能否掙斷鋼環却是未定之天，設若神功失效，則自己必死，死不足惜，天可憐萬氏一家九泉之下怎生瞑目……

思忖間，耳邊突聞人語，這是有人以無上功力傳聲示秘，話聲道——「可用『般若慧禪神功』，硬掙雙腕及兩足，寒鐵鋼環早已被我做了手腳，一掙即脫，頸上之環却是寒鐵，時間匆忙我未能換下，但鐵索已由普通鏈子替換，雙手自由後，可掙斷頸環所繫鐵索，即可快意恩仇，曹彬父子罪魁禍首，北王三叟個個幫兇，莫存仁厚，誅惡即是行善，以速莫遲！」

時已迫急，龍子玉難以多想，更無施展「天聽」之術找這示警之人，立按傳聲所說以「般若神功」猛掙雙腕兩足，這四處扣環，果然應手而斷，迅捷出指彈向頸環鐵索，鐵索隨之碎落地上，傳出暴响！

他這種突如其來的迅捷行動，使陳浩然以及曹彬父子，俱皆駭然楞立當場竟無一人想及逃遁！

還是曹彬奸猾，首先恢復了神智，急聲催促曹彥道：「彥兒速逃，遲則無及！」

無及！不錯，是來不及了，祇見寒光暴射，精亮的「飛天神奪」已到了曹彥胸前，金虹繼之而起，射臨曹彥的心中，端的是快過閃電，難防難躲！

一聲慘號，一道血雨，「飛天神奪」由曹彥前胸射入，後心穿出，人影閃飛，神奪又飛回龍子玉手中！

曹彬時正縱身欲逃，突聞愛子慘號，微一猶豫，金虹如蛇般已到心口，胆碎魂亡下，沉身疾避，不料金虹似具靈性，竟先他一步驟降三尺，正好直沒心口，血飛人横屍墮於地！

陳浩然本來立於曹彬身側，此時仍未挪動，也未逃竄，妙的是也不迎敵，似是這場腥血搏鬥，和他無關一樣！

他妙，龍子玉比他還妙，奪斷曹彥狗命，劍誅曹彬惡魄之後，竟放過陳浩然，斜飛撲向了業已逃至門前的劉承傑！

劉承傑，兒面陰叟，此時成了倉惶逃叟，七陰絕手顧不得施展，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不料再有一步就能逃出堂外，已被龍子玉追及。

他逃已無望，返身回鬥，七陰絕手幻出百隻手掌，加雜陣陣勁風，破死不顧性命的專找龍子玉重穴下手，一面揚聲向左逃奔窗，後走側門的凌飛羽及展鴻圖道：「老大老三，若不大家聯手，一個也休想活命，師兄功力蓋世，以四敵一，誅殺小兒亦非難事！」

展、凌二人聞聲止步，互望一眼，飛身而回，他倆認爲劉老二的話對，師兄弟以四敵一，別說是龍子玉，就算對付的是那蕭夢梅，又有何懼，於是加入戰圈，各展功力死中求活！

怪哉，陳浩然仍是肅立於當地，不言不動也不出手，展鴻圖適時彈出三指他那看家的「寒水指」力，趁機向陳浩然道：「山主請即出手，必可一戰成功！」

詎料陳浩然冷冷地說道：「昔日和蕭大先生動手，愚兄也祇一人對一，如今對付他的徒弟，以三敵一已成笑話，愚兄若再出手，豈不令人指罵！」

事到生死存亡關頭，他却講究起江湖場面來！

凌飛羽急聲喊道：「師兄，這是什麼時候了，何況又在我們黑虎寨中，就算以四敵一，誰又能够知道？」

陳浩然答話更加妙了，道：「隻手掩得住盡天下人的耳目？況愚兄祇求心安無愧，人前人後言行如一！」

凌飛羽祇顧說話，躲避稍遲，左臂中了龍子玉一劍，奇痛之下，抖手打出一支「五虎釘」，喪命劍隨於釘後刺向龍子玉肩頭，口中仍然說道：「小弟要求師兄援手……」

一旁的兒面陰叟劉承傑，已看出了端倪，沉聲道：「山主莫非忘却同堂之義，存心假手他人殺我兄弟？」

一言提醒了夢中人，展、凌咸皆心頭一凛！

陳浩然冷笑一聲道：「爾兄弟設若顧念同堂之義，兩年前却又怎地欺瞞愚兄，作出那種喪盡天良的事來！」

劉承傑聞言語塞，展鴻圖却道：「小弟等早已知錯，祈求師兄伸出援手，師兄應知唇亡則齒寒，若我三人死於龍子玉之手，剩下師兄一人，難道還能活命？」

陳浩然沉聲道：「唇未亡時齒已寒，如今追悔莫及，不過你們放心，萬一你們身遭不幸，愚兄誓不苟活就是！」

三叟再懇求，但在龍子玉神奪金劍奇招迭出下，已有心而無力了，龍子玉越戰越勇，以一敵三，奪飛劍舞從容有餘。

此時三叟，凌飛羽除左臂劍傷血流無暇封穴暫止外，左臂又多了一處「奪」傷，劉承傑後背近肩的部位，被「飛奪」扎了個寸半窟窿，祇有展鴻圖還能閃避自如！

劉承傑傷在背後，鮮血順脊骨凹槽流下，非祇衣衫盡濕，傷處更奇痛入骨，冷眼横掃展、凌二人，心口冷氣直冒上來，深知再若打上三五十招，太行三叟必將就此除名江湖，心念轉動，沉聲喝道：「展老大凌老三，陳老兒的心意已明，休再指望他來伸手，還記得昔日大同府外誅殺儲褚的事嗎？那辦法今朝仍然可用！」

這句話，點醒了展、凌二人，時正龍子玉劍取展鴻圖，「奪」扎凌飛羽，凌、展二人身形一矮，半旋半滾的疾射向門口，劉承傑强忍傷處奇痛，放過展、凌二人，全力拍出一掌，並迅捷移動身軀，



陳浩然一刺落空，人自龍子玉脚下越過，龍子玉一聲大喝，神奪釘向陳浩然背心。

三叟終於奪門而出到了仁義堂外！

陳浩然當眞怪道的很，竟乘這一絲空隙，如電掣般疾射出掌，還較三叟早上刹那躍落平地之上！

龍子玉這時難有時間多想一切，移步換形追出堂來，這大的一座黑虎大寨，說來令人難信，仁義堂內禍起不測，曹彬父子濺血三尺，奇怪竟然不見一個接應，更不見黑虎寨內上百好手的半個影子！

龍子玉雙足落地，已被三叟合圍起來，龍子玉面含秋霜，劍走中鋒，劍尖晃抖出百數星花，落向了展鴻圖！

展鴻圖這次閃避的方法十分奇特，不是退，而是進，看來活像他已活得不耐煩，自己送上劍鋒！

凌飛羽和劉承傑，此時也迅速逼上，喪門劍和七陰絕手，遞到龍子玉的後心，凌厲無倫！

龍子玉左手「飛奪」斜甩後移，人並未動，右手劍鋒却一閃由刺向展鴻圖的前方，變爲反把倒扎，劉承傑料不到有此一招，猛向側移，肋下已爲劍鋒劃破！但是經此一來，凌、劉、展變作弧形排立而對龍子玉了，龍子玉冷哼一聲，神劍幻出千道劍影，順掃三人！

三叟的方位，是凌居中，展居右而劉居左，龍子玉這招千幻奇劍，是由展鴻圖右上方斜掃下來並及凌、劉，奇怪那展鴻圖竟然視若無睹，任憑劍鋒電掣掃到，說時遲那時快，當劍鋒將及展鴻圖肩頭時，正中的凌飛羽突然出手，喪門劍硬格千幻飛虹之一招！以功力火候技藝而論，這一招凌飛羽必將劍折，展鴻圖難逃命亡，詎料事實大出意外，一聲金鐵交鳴的震響傳出，凌飛羽動也沒動，臉上綻出獰笑，龍子玉却被彈退兩步，持劍的右腕，感覺到有些酸麻，心頭不由一驚！

一驚之下，微一猶豫，但見凌、劉、展三叟，齊步前逼，威勢凜人，人未到那足以使人喪命的劍氣，已衝撞過來，龍子玉必須以本身功力相抗始能立穩腳跟！

這情形，太以出人意外，尤其是龍子玉，更倍感不安，他非但早已試出凌飛羽功力眞氣差自己多多，並曾使之受傷，如今對方却怎會功力大增，超乎自己不少？

念頭尙未轉過，三叟已到身前，仍由凌飛羽出手，喪門劍一招「送爾投生」，筆直的刺向龍子玉丹田！

龍子玉一聲沉喝，右腕提聚八成眞力，猛地迎上！雙劍交抵，又作嘶鳴，凌飛羽仍未挪動，龍子玉人雖依然立足當地，身軀却是一陣擺搖，顯然不敵？

適時，烏絲連閃，凌飛羽成名的「五虎釘」，脫手飛出，相隔僅僅六尺，烏芒閃處，虎釘已到，龍子玉劍化「網羅天下」奇招，叮噹三响，五虎釘全被格飛，可是龍子玉却被三支小小五虎釘，震動了馬步，向後面猛退三尺，俊臉上掠過駭然之色！

龍爭虎鬬生死搏

再看三叟，神色猙獰中現露出得意的陰森笑容，再次大步逼進，龍子玉頓即後退一步躲避鋒芒！

龍子玉猛退，三叟又進，一步三尺，雙方相隔僅五尺掛零，龍子玉仍然沒有想通個中原因，於是迫得再退多一次，自然三叟步起直逼，毫不容情！

突然，龍子玉耳邊傳聲又起，道——「注意三叟展，劉二人的雙手！」

這傳聲來的突然，去的更快，別說龍子玉目下無暇分心，就算十分從容怕也難以查出此人是誰。

不過這話聲已不陌生，當他爲索環扣縛的時候，這人曾以傳聲相示機密，他仗此而脫身五馬分屍之刑！

既經傳聲人提醒，龍子玉目光掃出已看破端倪，難怪凌飛羽功力突然高增倍餘，原來是展，劉二人，以「眞力過穴」之法，將本身功力暗暗導引於凌飛羽一人，於是每有格拒交抵，龍子玉等於以一人同時敵三，內力自是不敵！

了然內情後，龍子玉立刻得計，身形一閃退後了八尺，三叟自是不捨，也平肩齊進八尺相逼！

就在三叟六足剛剛踏臨地面時候，寒光電射而到，其快無比，三叟看出這是龍子玉罕絕的「飛天神奪」，神奪並非射人，而是空射向展，凌之間，此處，正是展鴻圖暗伸手臂的地方，神奪倏來，展鴻圖被迫收轉手臂旋身而避，神奪却一閃而回，中途轉向，射向劉承傑的肩下，於是劉承傑也被逼飛退一旁，龍子玉乘此良機，劍展「橫掃千軍」，以九成眞力發招，削奔了凌飛羽！

凌飛羽左膀右臂助力倏失，龍子玉劍鋒臨體，躲則死，格可生，自是全力彈劍硬抵來勢。

他本已受傷，血流未止，這次全憑本身功力與龍子玉交抵，震响中傳來斷劍之聲，接着慘號劃空，腥血四濺，殺叟被殺，半邊人頭如滾墮的大片西瓜般，飛墮地上。

龍子玉神威重振，一招而誅凌霄，展鴻圖和劉承傑，已心慌神亂，一向南一投北，飛身而逃！

龍子玉一聲淸嘯，身形拔起，射撲展鴻圖，左手抖甩，寒光一閃，已逃出三丈的劉承傑，驀地停下步來，大嘴頻張而無聲，兒面成了鬼面，煞白，目光漸散，砰地一聲，摔倒地下，後心上直挿着那支神奪，奪柄祇露出寸許一段！

展鴻圖亡命飛縱，不敢回頭，倏地耳邊聽到兵刃風聲，本能的人在空一猛一擰腰，好輕功，硬生生橫裏移開二尺，惜祇惜他上了大當，移橫二尺，恰就龍子玉劍虹尖鋒，他驀覺心口一痛，叭地一聲由空墜下，而龍子玉却已飄身飛回，從容的面對着八尺以外的陳浩然。

龍子玉並不開口，祇是冷靜的凝神盯注着陳浩然，陳浩然也不言不動，冷目凝光安然相對。

雙方虎視，龍子玉適才劍誅曹彬父子，次戮太行三叟，眞力消耗不少，得此機會，頓即暗自週天調息，以應最後也是勢將最爲艱苦慘烈一場搏戰。

半晌之後，龍子玉自覺業已恢復了全身的精力，不願再和陳浩然虛耗，身軀一震，才要開口說話，不料陳浩然搶先一步冷冷地問道：「如何，你的內力已恢復了？」

龍子玉一楞，尙未答話，陳浩然已接着說道：「老夫自十八歲闖蕩江湖至今，身經千戰，不論對誰和不論何事，祇要必須搏分生死，就絕不佔人半絲便宜，因此適才等你三盞熱茶的時間。」

龍子玉劍眉一挑道：「龍某承情，不過龍某要聲明一句，剛剛念不及此，否則是不會要你等候的！」陳浩然冷嘲的一笑道：「英雄，哼！老夫一生從未服過人，惟對令師十分敬佩，可惜你祇學到了他那一身高超絕俗的功力，而沒學會他那種謙恭的氣質和待人的誠懇，過剛則斷，這是良言！」

龍子玉心中一動，但他不願也不能承認陳浩然說的話，於是換個話題道：「陳山主，我們了斷恩怨吧！」

陳浩然壽眉微挑道：「龍子玉，主謀已死，三叟亦亡，要說志爲相報萬家恩德，你此恩已了，何不就此放手？」

龍子玉嗤笑一聲道：「主謀雖死，帮兇亦亡，可惜你這元兇尚未授首！」

陳浩然竟微微頷首，似有感慨的說道：「在你的立場來說，不能算錯。」

話鋒一頓，目光由龍子玉頭頂打量到足底，輕輕地點頭又道：「好一表人材，和我那虎兒，若兄似弟。」

提及黑虎陳重山，龍子玉心中就多了一個疙瘩，於是肅色道：「陳山主請取兵刄！」

陳浩然不慌不忙的把手一擺道：「有的是時間，反正這一戰已是無可避免，何妨先談上一談，龍大俠對犬子可有什麼要指教的？」

龍子玉道：「別無所盼，祗願恩仇經你我一戰之後，一了百了！」

陳浩然哈哈大笑道：「這口氣似乎是穩操勝劵，不嫌太過狂妄了？」

龍子玉沒有答話，陳浩然突然長吁一聲道：「龍大俠，昔日參與火焚萬氏牧場的人，十之八九皆身受脅迫而行，因而你我一戰之前，望你有所承諾！」龍子玉頭一搖道：「難如尊願！」

陳浩然沉聲道：「要怎樣才行？」

龍子玉一字字有力的說道：「至少還要再添上三顆人頭！」

「說，是那三顆？」

「徐州一霸秦鎭川，中州惡道天玄，桃花公子蔡日春這三個人！」

「若有這三顆人頭時，可願就此罷手？」

「不！必須還算上山主你！」

「哈哈……」陳浩然豪爽的大笑起來，道：「好男兒，够種，咱們就這麼說定了，當你如願握取到這九顆江湖大豪的首級後，恩了怨休，可是？」

「不錯，恩了怨休！」

「龍子玉，丈夫一言！」

「陳山主，龍某一言九鼎！」

「好，你可放心容老夫稍離片刻去去就來？」

「陳山主儘管請，龍子玉雙目不瞎，山主若有他意，又何必等到如今，祗是煩請早些回來，早些了斷！」

「以兩盞熱茶爲限如何？」

「不，無妨以三盞熱茶爲限。」

「龍大俠竟連老夫半絲人情都不要，佩服！」

「易地相處，龍某深信山主亦然。」

「如此恕罪暫辭。」

「山主祗管請便！」

陳浩然在微笑中，一步三丈飄飄然遠去。

龍子玉劍歸皮鞘，抬頭望天。

一盞熱茶轉涼的時間過去了，陳浩然人並未歸，龍子玉依然眺望天際雲空，此時，夕陽沉沒，天地漸漸沉暗下來。

又一盞熱茶的時刻過去了，五丈外已難見物影，龍子玉似乎沒有動過，神色上不現半絲焦急。

驀地，龍子玉聽到了極爲輕巧的夜行風聲和步聲，他仍未挪動，也沒有回身，祗是平淡的說道：「山主似乎來早了片刻。」

背後兩丈地方，話聲低沉，道：「龍兄，是小弟黑虎！」

龍子玉倏忽轉身道：「小山主前來何幹？」

陳重山一躍而前，悄聲道：「小弟是背着家嚴來的，龍兄，關於『翠松谷』及『萬家山莊』之事，實與……」

龍子玉不願再聽下去接口道：「令尊與我相約的時間將到，若發現少山主至此，恐有不便……」

陳重山悲聲道：「龍兄如此拒小弟於千里之外，復不信小弟由衷之言，難道必欲將家嚴置諸死地而後快！」

龍子玉平靜的說道：「令尊罪魁禍首，在下不得不殺之復仇！」

陳重山顫抖着身軀道：「你會後悔，錯殺了無辜！」

龍子玉不由冷哼一聲道：「令尊若是無辜，已死的太行三叟祗怕越發命屈了！」

陳重山低沉但却有力的說道：「若是有朝一日，你發現是殺錯了人，又當如何？」

龍子玉字字如敲金玉道：「自挖雙目以奉！」

陳重山猛一頓足道：「好，我記下你這句話了！」適時，遠處沉暗影中，突傳劃一但却不止一人的步聲，並且點點火把，閃閃而近，陳重山霍地轉身，疾射而去，龍子玉望着他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同情的嘆息出聲。

已是三盞熱茶轉涼的時間了，恰好那隊高持火把的大漢，已然到來，走在最前面的那人，赫然正是陳浩然。

陳浩然身後，是三名黑衣大漢，大漢們各捧斗大木盤，盤中竟是三顆鮮血淋淋的人頭。

陳浩然立足龍子玉丈外，因有數十火把照明，雙方看的十分清楚，陳浩然向龍子玉一拱手道：「煩請龍大俠一驗，那就是秦鎭川，蔡日春和天玄的三顆人頭！」

龍子玉在乍見人頭的時候，業已料到此事，祗是不解陳浩然何以肯對自己如此委屈求全。

這三個人，皆曾參與「翠松谷」合攻，龍子玉自然認識，目光一掃，已知不錯，遂揖謝道：「山主威風八面，如此成全龍某，當受一拜。」

陳浩然並不還禮，却震聲道：「有件事，老夫堅持龍大俠必須承諾，否則你我之一戰，竟怕將成泡影！」

龍子玉哈哈一笑道：「山主堅持無用，若是順情合理，龍某不怕承諾，否則休想！」

陳浩然道：「曹彬父子，惡獠之屬，項上人頭可由龍大俠帶走，這三顆，爲老夫所敬，你我一戰如老夫不幸，人頭任你携於何處皆可，但三叟爲老夫師弟，死落全屍，老夫有一口氣在，不容任何人再毀其屍體！」

龍子玉慨然道：「使得，他三人除外！」

陳浩然倏地向龍子玉一拜道：「此情此德，當得老夫之一拜！」

他話鋒一頓，揚聲向手下大漢喝道：「鳴鐘集衆，取來老夫的『子母索魂劍』！」

大漢恭應，分道而退！

剎那，一聲聲金鐘鳴响，响遍山區，看！燈籠火把亮子油松，自黑虎寨中四面聚集而來，在燈火下，祗見黑虎寨人頭攢動，步聲沉穩，但却絲毫不聞呼叫雜音！

片刻之後，在陳浩然身後丈外，隊列四行齊整無比的站滿了黑虎大寨中的高手，那黑虎陳重山，步出隊外，立於陳浩然左側三步外，雙手捧着一雙青鋒，肅立不動，神色威凌！

龍子玉看到這般情形，心頭儘管寒凜，神色却越發冷靜，不發一言，靜待事態的變化！

適時陳浩然轉對一干部下，揚聲說道：「老夫金鐘集衆，召來爾等，有嚴諭宣示，一，稍待老夫將與龍大俠作生死之一搏，此乃武林公平之鬥，那個出聲，或敢妄自伸手，立按山規亂刄處死！二，老夫設若不幸敗死，項上人頭必須任由龍大俠携走，違我令者……虎兒何在！」

陳重山躬身高應道：「孩兒候諭！」

陳浩然威凌的說道：「違我令者，由你執法，受殘體刑死，你要記住！」

陳重山再次高聲應是，陳浩然目光一掃大衆又道：「三，我有遺諭一紙，藏於身畔囊中，若死，可由虎兒取出當衆宣讀！四，老夫與龍大俠之戰，生死分後仇恨即消，誰敢提及復仇，誰敢阻攔龍大俠離山，即爲本山叛徒，其本人非但當受山規處死，家屬族衆亦將死報！」

他說到這裏，話聲微頓，揮手朗聲又道：「將千百燈火，揷於五丈以外，列爲圈兒，然後各退十丈，再進者斬！」

好一位武林英豪，江湖的霸主，不愧北王之尊，令出山搖地動，瞬間火把燈籠揷妥，人皆退於十丈以外！

十丈圈內，祗剩了三個人，那就是陳浩然，龍子玉，和黑虎陳重山！

陳浩然目光一掃愛子，取過劍後，揮手道：「退下！」

陳重山畧以猶豫，陳浩然聲色俱厲的叱道：「你敢抗我規令？」

陳重山驀地跪於地上道：「孩兒不敢，孩兒祗求爹爹恩准，先與龍大俠放手一搏！」

陳浩然怒聲道：「爲父適才諭示四次，你沒聽清楚？」

陳重山不敢抬頭，道：「孩兒字字入耳……」

話未說完，陳浩然已厲聲道：「既是字字入耳，仍敢不遵諭令，你當你身爲小山主，就能例外；滾！」

一聲滾，右足猛起，將陳重山蹴起丈高，直摔落三丈以外，陳重山落地即起，跪地膝進，陳浩然聲調含悲，揚喝道：「虎兒，再不退下則爲不孝，故違諭令即是不忠，我陳浩然英雄一世，不要一個不忠不孝的兒子，退下！」

當他說至最後這「退下」兩個字時，悲淚已順頰流下。

陳重山霍地站起，道：「孩兒知錯，孩兒今當天地立誓，有生之日，不爲不忠不孝之事！」

陳浩然仰頸狂笑，道：「好，這才是我北王的好孩子！」

話聲一停，倏忽轉向龍子玉，一邊將雙劍分揷左，右腰際，一邊冷冷說道：「龍大俠，請！」

龍子玉壓下了因爲耳聽陳浩然話語後的激動，手握劍柄，一探「神奪」，道：「陳山主請！」

陳浩然一笑道：「昔日老夫與令師相搏，敗在令師那招『龍泉九天』罕絕奇功之下，歸即研討解破之策，甚有心得，這點要先告訴龍大俠知道。」

龍子玉道：「十分承情，恩師那招『龍泉九天』，自險勝山主後，頓覺仍非絕無破綻，故而再以慧心研討甚久，終於改進了許多，名稱亦復不同，這一點是在下敬重山主，投桃報李！」

陳浩然哈哈一笑道：「適才搏殺五人，那一招大概是沒有施展，嗯？」

龍子玉也一聲哈哈道：「山主冷眼旁觀，在下敢不藏拙而有所待嗎，嗯？」

脣槍舌劍，半斤八兩！

陳浩然緩緩頷首道：「如此很好，老夫必然要一試這罕奇的招法，否則焉能心安，請！」

龍子玉也哦一聲請，但是誰也沒有出劍，誰也沒有移動，不過遠在十丈外的一羣高手，却感覺到殺氣襲人，使心頭有些窒息！

二人相距僅隔丈遠，對峙約有盞茶光景，陳浩然倏忽無故飄退丈二，龍子玉後動但未遲及，彼退他進，仍是保持了丈遠的距離！

陳浩然突然一笑，道：「你上當了，老夫自當年一搏敗北，索魂子母的尺寸，已然改為伸縮自如，適才故誘相逼，旨在使你六合稍散，使我有可乘之機耳！」

龍子玉冷冷地說道：「結果如何！」

陳浩然驀地一揮手，說道：「結果你猶勝於藍，着！」

一聲着，一柄七寸烏黑的小劍，已到了龍子玉的咽喉，旁觀高手竟無一人看出陳浩然這一劍是何時所發，更不用說是何種手法了！

旁觀者雖未看出，當局者却未迷失，烏芒臨頸，寒光暴起，一聲脆響，「神奪」格退了七寸索魂小劍，接着一道斜閃飛起，射奔陳浩然的小腹。

神奪飛出的刹那，陳浩然一聲長笑，雙手連揮，被格退的小劍，在「天蠶柔索」調抖下，重又電射而回，另一柄七寸小劍，後攻先到，插向龍子玉的左臂！

陳浩然一雙子劍出手，人却騰身五尺，避過了「飛天神奪」之一擊，龍子玉寶劍揮動，叮噹兩响，兩柄七寸小劍被震彈回去，左手微抖猛送，神奪挾勁風自下上射，打的部位高絕，竟是陳浩然的鞋底！

神奪可以洞穿寸餘純鋼，鞋底若被擊中，一隻脚是必廢無疑，陳浩然好輕靈俊妙的功夫，半空飛翻，斜落八尺，神奪又撲了個空！

遙遙相搏，春色平分，陳浩然一聲沉哼，一對烏芒長劍出鞘，劍前人後，其疾逾電，挾風撲刺龍子玉！

龍子玉一聲長嘯，人劍湧起，快過陳浩然，迎射上去！

燈火之下，祇見全條人影倏忽消失，凌空劍氣縱橫，烏芒銀光交織成一片奇華，飛騰於空倏落於地，時起於南滾翻於北，祇聽到極為輕微的金兵嘯吟，覺到漸漸為劍氣罡風帶飛起來的沙塵，其他却難看清！

驀地！看清了！看清了！

龍子玉人在五丈高空，如臨風眞仙！

陳浩然時正下墜，如星丸滅投！

陳浩然足微一點地，銀髯一擺，騰身又起，龍子玉正飄落，二人間隔丈高，當交錯前的刹那，陳浩然雙手猛揚，小劍電穿而出，人更早已算就了步數位置和高低，長劍雙手分執，緊隨兩柄七寸小劍之後，直穿向龍子玉的胸前！

龍子玉業已勢盡下墜，兩柄小劍已到，銀光顫閃，格飛小劍，陳浩然已到了身前，半空搏鬥，難比平地，龍子玉看來已無閃避的可能，而長劍為了格退小劍，甩向右側，前胸空門全露，眼看必死無疑！

詎料陳浩然也自信必可竟功的一招，在劍尖已及龍子玉心口不足半寸時，出了變故，龍子玉不知如何身法，全身猛地一縮，雙臂一抖，迅疾又拔高了五尺，陳浩然一刺落空，人劍自龍子玉足下越過，龍子玉倏地一聲震喝——「着」！神奪射出，人也翻到了陳浩然背上，銀光一閃，頓即無踪，接着祇見龍子玉橫飛三丈，飄落地上，陳浩然却自半空似墜實滾的摔於埃塵，但他沾地即起，正面對着峙立如山的龍子玉，嘴角掀起一絲實難形容的笑意，咳嗽連連之後，方始極為費力的說道：「好……好招法，的確高……高明過那招『龍飛九天』，叫！叫什麼……」

龍子玉冷冷地答道：「這一招就是在下的名號，它叫『龍飛豹子』！」

陳浩然適時全身猛抖，他所立足的位置，恰是面對着龍子玉和黑虎大寨的所有高手，因此誰也看不到他的背後，不過除陳重山父子連心，似已看出乃父業受重傷，於是邁步而前。

那知陳浩然却沉聲說道：「虎兒，退……退回去！」

陳重山聞聲止步，雙目中英雄淚下。

陳浩然視若未見，對龍子玉道：「很好，你……你贏了，在我囊中，也留了一封……給你……你的信，信上相托……托一事，可願答應？」

龍子玉頷首說道：「在下答應了，並將全力以赴。」

陳浩然笑了，接着連聲咳嗽，喘息刹那之後，道：「另外有……有個要求，請……請重建萬家山……山莊。」

龍子玉有心嘲諷他一句「萬家的人都已死絕」，但當看到他那種祈盼的目光時，不忍出口，遂頷首道：「可能的話，在下會重建萬家山莊的。」

陳浩然似乎至此方始安心，點點頭道：「好……好極了。」

說着，以手探囊取出一束，道：「請收下。」

龍子玉接過信來，放置囊中，陳浩然目光業已有些散亂了，龍子玉劍眉一皺，上步扶住陳浩然的肩頭，向遠處欲前却又不敢的陳重山道：「少山主請快些來！」

陳重山飛身而到，扶住乃父的左臂，目光瞥處，這才看到陳浩然脊骨之上，約隔三寸各揷着一奪一劍，奪已祇餘黑柄，劍也深入八寸，不用問，奪

、劍皆為龍子玉所有，乃父傷已無救。

龍子玉不願再作逗留，暗中以「慧禪神指」，代陳浩然封阻血路，悄悄取下劍、奪，割下曹彬父子的人頭，轉身飛縱而去！

他還行已有數里，胡哨召來了寶馬，順着山風，依然清楚的聽到黑虎大寨中，哭聲震天！

他並沒如所說，帶走陳浩然的人頭，這究竟是為了什麼，說不出來，也許是他對黑虎存在的好感使然，他飛身跨上烏雷電，疾馳下了山頭。

全義全信血染紅

一團團紙灰，一陣陣旋風，風送灰團，冉冉升空，傳說若是紙灰起空，這表示死者魂靈已得超生，不管它的眞和假，對活着的人來說，這是一種安慰。

血淋淋的人頭，排擺在「萬氏百人塚」的巨墳前，素衣的龍子玉，挺跪於塚下，垂首默哀，悲自衷生。他從清早前來，時已過午，沒有動過，那匹烏雷電，也悄立一旁，似受主人之感染，看上去竟也有些兒悲楚的樣子。

突然！龍子玉身後傳來了步聲，龍子玉業已聽出來的是三個人，並且個個懷具一身不俗的功力，但他仍舊一動不動，可是烏雷電，竟低聲咆哮，吼嘶聲聲。

來人在龍子玉身後五步停下，接着其中之一，又邁步向前，方向不錯，祇是間隔龍子玉八尺，越走越近，終成平肩！

龍子玉還沒移動，並且連頭也沒抬，可是眼角微斜，業已看清來者一身縞素，素衣禿邊，是身穿重孝！於是龍子玉抬起了頭來，這人赫然竟是黑虎陳重山。

陳重山好像根本就沒瞧見龍子玉似的，手捧着香、紙，跪於塚前，焚香燒紙叩首而起，龍子玉對身在喪孝之中的陳重山，來拜巨塚的事，十分不解，想問，却又難以出口，祇好忍在心頭。

他難以開口，陳重山却在起身之後說了話，道：「先父曾有一束交給龍大俠，可曾拆閱？」

龍子玉對塚叩首後，緩緩站起道：「昨夜來此已遲，今晨一心置辦香、紙，尚未拜讀。」

陳重山冷冷地說道：「沒關係，有暇時再看不遲。」話聲一頓，接着一變話鋒道：「龍大俠可還記得與重山所說的約誓？」

龍子玉微一呆道：「約誓？少山主是指……」

陳重山接口道：「請恕重山失禮接話，先父遺命，重山繼承為太行山主了！」

龍子玉心中原諒陳重山喪父之痛，不多計較，祇是淡然一笑道：「這件事在下記住了。」

陳重山又復冷冷地說道：「若是龍大俠存心背約忘誓，也是人之常情……」

「且慢！龍某一向言信相隨，祇是偶而記憶不起……」

「偶而忘懷約誓，也是人之常情，龍大俠若不嫌重山冒昧，重山願意提個醒兒。」

「很好，就請一提究係何誓？」

「當龍大俠等待先父三盞熱茶時限的刹那，重山悄然往晤，聲言先父無辜，但龍大俠堅不相信，遂定約誓，若發現先父果然無辜，龍大俠願自挖雙目以謝，此事可還記得！」

龍子玉哼了一聲道：「記得，永不會忘！」

陳重山也冷冷哼了一聲，道：「記得就好，告辭了！」

「不送！」龍子玉說出這兩個字來之後，心頭突有所感，隨即自囊中取出陳浩然死時所交給自己的信來，拆束細看，此束無頭無尾，祇寫着——請至「太平鎮」東大街，朝陽巷左數第三家，有故人相候。

龍子玉心頭猛跳不已，太平鎮在二十里外，他不猶豫的飛身上馬，提韁飛馳趕奔太平鎮。

× × ×

整罈的酒，滿桌菜，人卻祇有兩個！

一個是龍子玉，另外一個年紀較龍子玉輕上六七歲，模樣兒相當英俊，兩道劍眉斜飛入鬢，人雖年少，但有幾分威嚴。

整罈的酒未動，滿桌子菜沒少，兩個人似因極為意外的重逢，心情激動的無法吃喝或是談笑，否則怎的誰也不動杯筷，並且不說一句話呢！

姑且不說這位年輕的，祇講龍子玉，以他的為人，若非遭遇上極為重大的事故，是不會木楞如此的。

啞謎終久是要解開，沉默也終於打破，開口的是那位年輕人，他十分感慨的說道：「所以誰也沒法想到，龍爺您就不必再掛在心懷了！」

龍子玉傷感的長嘆一聲，道：「話是不錯，祇是別人可以想不到它，我卻不該想不到它，如今……唉！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年輕人把頭一低，道：「都是為了我們『萬家』，才枝節橫生，眞要怪，只該怪那萬惡的曹彬父子！」

龍子玉苦笑一聲道：「不，要怪祇能怪我一人，若是沒有我，曹彬父子斷然不會巧佈詭計顚倒黑白，更沒有『翠松谷』之事，自然也就不會發生貴府的禍事了！」

「貴府」？難道這位年輕的公子，是萬家山莊最僥倖漏網的人？

不錯，他不但是萬家僥倖漏網未死的人，並且還是萬家山莊的少主人萬怡，從名字上來看性格的話，萬怡絕不是個好惹閒事生横非的年輕人。

萬家山莊和牧場，在當年深夜之間，突遭不幸時，自不會束手待斃任人宰割，何況萬家山莊上自萬大爺和二爺，萬自强、自修兄弟開始，下至幾歲的娃兒們止，無不解武，家傳的技藝，既能够在太行山區黑虎嶺下創闖出一番事業，其家學的淵博可知。」

警訊突傳，集合迅捷，尤其牧場中的馬師伙計們，更早訓練有素，頓卽與攻入山莊的强盜打作一團！

萬家小一輩的兄弟們，也不含乎，自萬怡起，八兄弟姊妹聯手成一陣式，硬生生將十數名巨盜好手阻在山莊大落院內，使彼輩未能闖進後宅！

祇惜當太行三叟出手後，形勢頓變，接着萬二爺自修被曹彥所殺，匪徒們已開始放火，萬自强目睹家業已難保全，立令愛子萬怡及侄兒萬詮火速潛返後宅，各携妻子逃出，怡、詮二人遵諭而退，曹彬老奸已阻住了退路，萬詮終於被殺，萬怡僥倖返回後宅，那知曹彬這次定計暗襲山莊牧場，畫有詳圖，志在一網打盡萬氏全族，因之前後同進，後宅亦已血濺各處！

萬怡拚死硬闖回房，乃妻恰正不敵匪徒意圖自盡，萬怡劍誅二匪，救下妻子，向外奔逃，四面已成火海，適時，突有一位幪着頭、臉的不速客，飛射進了火場，一臂挾着一個，在數十江湖高手和烈火下，救走了萬怡夫婦，後來並將他夫婦安置於「太平鎭」上，祇囑三兩年內，萬勿露面，至於一切食用所需，皆由那人安排妥當，有人送到門上，於是萬怡夫婦才能平安的苟活到今天。

他夫婦雖然時常和那救命的恩人相見並共語，也曾不計其數的拜問過恩人的名字，回答的卻始終祇是一句話——到時自知！

昨天一大早，這位恩公又來了，並且和他夫婦共進午餐，食間笑對他夫婦說，日子到了，你心目中的那位英雄奇俠龍子玉，已到達太平鎭，目的地必然是業已盡毀的萬家山莊，而龍子玉此次現身而至，定然志在復仇，仇家授首可待，並說他和龍子玉，有種十分奇特玄妙的關係，十分思念龍子玉卻又不便相見，於是留一信束，聲言當龍子玉找來太平鎭時，將信束交閱，飯後而去。

起初，萬怡夫婦存疑難信，不料才隔一天，龍子玉果然回到太平鎭，找上門來，萬怡夫婦大喜過望，其妻下廚整治酒菜，萬怡相陪龍子玉共話，談及那位恩人，並取出信來，不必看信，由萬怡形容那位恩人的模樣和年紀方面，龍子玉的一顆心，已沉到深底，那人正是陳浩然！

再展信束，所記更詳，果如黑虎陳重山所說，一切皆係曹彬佈置，慘殺萬家山莊及火焚牧場之夜，連三叟都欺瞞住陳浩然，若非偶自山頭發現火光，急急幪面前往時，萬怡夫妻也勢將慘死！

信上還說，料到龍子玉將找上黑虎大寨，他本可當面說明內情，但是昔日身受曹彬之恩，雖說深知並非良朋，並以三諾還報，仍不能賣友求生，況一切不幸，皆因三諾而起，因之決定一死相謝並贖萬氏不幸之罪，最後幾句話，是請龍子玉照拂乃子黑虎，並說已爲萬怡存銀萬兩，供作重建山莊之費等等！

閱畢全信，龍子玉木楞在椅上，萬怡也是初知內情，不禁感慨萬千，於是才有整桌酒菜難以下嚥的怪事！

約過片刻，龍子玉已恢復神采，伸手一拍萬怡的肩頭道：「萬兄弟，你對重建山莊的事，有何打算！」

萬怡慨然道：「小弟就算祇有兩隻空手，也將重興祖業！」

「好！愚兄有幾句話早就想說，未得其便，山莊原址，地當要津，深信重建之後，遠景蓬發是意料中事，愚兄浪跡江湖，萍寄無所，想向兄弟你討塊空地，蓋上兩間草房，爲定居之用，兄弟你可願意？」

「大哥說那裏話，小弟早存此心，祇是不敢說出，如今好了，這一切交給小弟就是。」

「還有兩件更加要緊的事，兄弟你若是不能答應……」

「千件百件小弟無不甘願！」

「兄弟盛情愚兄心感，第一件是，愚兄尚有數千兩紋銀，願意贈爲未來莊中善堂所用，其二，愚兄姓氏自不能改，但今日開始，不論到那一年，不論人前人後，不得告人愚兄是誰，更不能洩露愚兄會武的半句話，兄弟可能應諾！」

「行，小弟若違此諾，天地厭之！」

「言重了，如此愚兄業已心安，飯吃過後，愚兄立刻告辭，十日後見。」

萬怡也沒多問龍子玉去幹什麼到什麼地方，只是點着了頭。

二人開始用飯，未盡一器，突然有人叩門，龍子玉劍眉一皺，萬怡也意外一驚，而外面的人，卻已揚聲喊道：「萬公子可在，小老兒是鎭上『陳記米行』的賬房，陪着敝少東前來拜望。」

萬怡臉上掠過一絲疑雲，人却已起座，前去應門。

龍子玉並未多想，仍在堂屋坐候，剎那，耳聞客套語，接着堂屋門啓，黑虎陳重山一身雪衫，由一老者相伴，被萬怡肅讓進來！

龍子玉突見陳重山，只是微微一愣，瞬卽恢復了自然，並且起座含笑相迎。

怎料陳重山對龍子玉視如不見，在萬怡「請坐」聲中，佔了客位，老者就侍立陳重山身後。

萬怡才待開口，陳重山却已搶先說道：「恐怕萬公子還不認識小可，先父陳浩然，小可名叫陳重山。」

萬怡只當陳重山是糧行少東，不料却是目下的太行山主，心頭打鼓，不知陳重山是何來意，因此不禁目光射向龍子玉，祈盼龍子玉能有所表示。

陳重山話聲一頓卽起，道：「先父曾有遺訓，着令小可送上白銀萬兩，並自明日起，去城中招僱工匠，重建公子舊時家園！」

萬怡舌尖發硬，難以答對，瞥目一旁的龍子玉，正向自己頷首示意，立卽揖謝道：「區區感激少山主的盛情，不過區區不敢非份希冀，所以——」

陳重山接口道：「這萬兩白銀，只是暫作賠償兩年前貴莊被焚的物件損失，公子不能不收！」

萬怡無奈，再拜謝領。

陳重山恭敬回禮，他身後老者移步而出，自身畔取出一紙銀票，雙手捧呈萬怡面前，計數一萬兩正。

萬怡接過，陳重山起座說道：「尚須委屈公子十天或半月，等山莊建成之日，小可再來親迎大駕歸去。」

萬怡也是性情中人，感懷往事家園被毀親長死絕之慘，推及今朝陳氏相待之厚，不由十分激動的說道：「少山主請容萬怡說句心中話，萬怡夫婦蒙尊大人拯出水火，待若子女，今又蒙少山主賜建家園，說一句恩同再造並不爲過，龍大俠與府上，本無仇怨，只爲感報先父及小弟相識之情，找上貴寨，老山主復隱藏事實，至失和動手……」

陳重山此時接口道：「萬公子，可是要作調人嗎？」

萬怡誠懇的說道：「萬怡自知身份，不敢奢望，只盼少山主能稍看開些……」

陳重山淡然一笑道：「公子放心，龍，陳兩家事，早已了斷，先父遺諭，重山敢不聽從，至於有些未完的小枝小節，已非重山所能爲力。」

話鋒至此一頓，並改變了話題道：「重山寨中事繁，公子若無他囑，恕重山失禮告辭。」

萬怡不能再說什麼，只好親自送走陳重山及老者。

龍子玉這時的心情，實難形容，陳重山自落座到別去，非但沒向他打個招呼，竟連一眼都沒有看他，不過誰要想在龍子玉臉上看出端倪，却難！難！難！

龍子玉在萬怡送客回來後，也告辭去了，他去了何處，沒人知道，去幹些什麼，也沒人知道。

日子過的飛快，從陳重山來訪萬怡那天算起，

已有九天了，「淸和橋」上在這九天之內，來往的人眞是難以計數！

各種工匠數百名，打雜的「下手」人數更多，米粮行中那位老賬房，是總監工，九天之中，萬家山莊重建的工作，已完成了十之七八！

萬家山莊不像當年了，寬大了好幾倍，陳重山每隔一日必然親自監看半天，因此工作進展迅速而順利。

第十天，萬家山莊重建工程完成了，非止新屋新牆，連裏裏外外應有的傢俱物件也無不全備，油漆的閃發亮光，陳重山杲守信約，親迎萬怡夫婦進入山莊。

說來令人難信，北王身亡，山莊重建的事，時已傳遍了武林，遠在五六天前，就曾不止一撥的有人向萬怡承租居此，三教九流包羅萬象，萬怡明白，這樣廣大的一座山莊，自己夫婦僅僅二人，遲早是要有所打算的，不過却不是現在。

陳重山親伴萬怡，走遍全莊，指明一切，並且進而談到次一步恢復牧塲生意的事，正談說間，黑虎大寨現在的總管「鐵胆書生」唐慨，飛騎而到，向陳重山悄悄地耳語幾句，只見陳重山面色突變，雙目猛地圓睜，稍作沉息，低聲吩咐唐慨道：「外面備馬等候！」

唐慨應聲而退，陳重山立刻對萬怡道：「公子恕重山要告辭了，寨中突然來了一個好朋友，必須重山親自接待。」

萬怡自是親送陳重山和唐慨出莊，他雖無從唐慨那種神秘的行動中，看出陳重山寨中來客不太簡單，却沒多想，他所想的是義兄龍子玉，十天了，龍子玉曾說十天期內必將趕回，今天是最後的一天，時近黃昏，按說要來也該來了，却怎地還沒有一點動靜。

陳重山在萬家山莊外上馬，馳過「淸和橋」後勒韁回顧，萬怡已失，才低沉的問唐慨道：「還有誰？」

唐慨搖頭道：「就他一個人，屬下將他安置在『仁義堂』上，已敬過了茶。」

陳重山嗯了一聲，揚鞭催馬馳回寨。

寨中「仁義堂」上，原先安置着「羅漢椅」的地方，如今換上了軟墊的太師椅，椅旁鑲石的茶几，几上一盞香茗，椅上，端坐着一位黃昏拜山的不速客。

堂中不見半支燈火，怪！

堂上沒有應役的僕人，怪！

更怪的是，堂外石階以下，却擠站着黑虎大寨中所有的好手，人人手握兵刃，腰跨鏢囊，怒目瞪着仁義堂內，不言不動。

驀地，自寨門外傳來了奔馬蹄聲！

接着，寨口木柵側的「燈斗」上，高高挑起了一盞高過一丈的巨大紅燈，擠站於堂外的高手，立即自動的閃開一道通路，足够兩馬併行！

雙騎飛過箭道，掠過人羣，蹄停堂下，正是陳重山和唐慨，陳重山下馬之後快步登上石階，將進堂門時，霍地回顧身後，雙眉一挑，沉聲說道：「唐總管。」

唐慨立即急步而前，高聲躬身應喏道：「屬下在！」

陳重山道：「是誰鳴鐘集衆？爲何各携兵刃？仁義堂中，既有貴客在，又怎地連個燈火都是沒有亮！」

唐慨躬身答道：「無人集衆，大家是不約而同前來，携帶兵刃必然是在保護來客，客來之時，堂中尙十分明亮，屬下不敢白日掌燈使來客見笑，不料老天變的太快，就在這眨眼工夫，天色業已黑下來了！」

這種回話的語句和態度，本是不當，不過陳重山心中明白，這是唐慨故意說給客人聽的，攔阻已遲，索興故作沒有聽出內情，揚聲說道：「立刻掌燈！」

唐慨應是，揮手處，數十高手竟不容侍役弟子去辦，自動高挑着燈籠大步進了仁義堂，不用問，也是唐慨暗中的安排。

數十盞燈籠照耀下，仁義堂早已亮如白晝，太師椅上的不速客，當陳重山步進堂內時，已緩緩起座，陳重山寒着黑臉，雙手抱拳爲禮道：「陳重山敬問龍大俠你的來意？」

龍大俠！原來這位不速之客，竟是龍子玉。

龍子玉一襲銀衣，神色從容，只是微有些許疲憊，也以雙拳合抱爲禮說道：「今次特來弔拜陳老英雄。」

「不致當，龍大俠有此心意，已足令重山感激了。」

「致請山主引路。」

「話說到已够，不必勞步了吧！」

「子玉爲趕這十日時限，一日之內奔波了千里路途……」

「烏雷電千古神駒，夜走八百，趕這千里路程，在龍大俠來說，是平常事！」

「不，龍駒業已釋牠歸山了，子玉是徒步而行的。」

「哦？這眞難爲了龍大俠，但不知徒步急趕千里，所爲何來？」

「心願有二，其一就是靈前一拜！」

陳重山略以沉思，轉身揚聲向四外的屬下道：「列隊集燈，引路靈堂！」

一呼百諾，聲震天地！

陳重山恭請龍子玉先行，他側後半步相伴，絕不失禮。

轉折移時，來到後寨的「怡心堂」，怡心堂本爲陳浩然生前讀書自靜的地方，如今改爲停靈的佛堂。

堂外停步，隊列兩廂，上上下下人過數百，竟然鴉雀無聲，走在前面此時業已到達堂門的龍子玉，停步後人未轉身未動，却開口道：「在下要借府上一件東西應用。」

「請講。」

「陳老山主生前所用的七寸小劍！」

陳重山聞言一楞，本想問明何用，轉念間又忍了下去，道：「俱皆供在靈堂桌上。」

「好，請賜刀紙束香。」

「堂內現成。」

龍子玉把頭一點，坦步而進，本來那尺高的門檻，業應規例取下，因此不須抬脚。

陳重山相陪而進，龍子玉神色肅穆，就門側中架上沾水淨手，然後捧香舉天，一禮躬地後，移步就燈點燃香束。

雙手散香作扇面，香火騰升尺高，揖捧合之重又成束，火燄頓熄只餘點點香紅，他仆跪於地，三起三落，其恭誠，其尊敬，其肅穆，其莊嚴，無與倫比。

因之當此情形使陳重山緊壓於心口的怒火，消失了許多。

三跪三拜之後，插香於爐，再跪靈前默然而禱，陳重山側面對跪相陪，暗中注意閉目闔睛若有所祈的龍子玉！

突然！龍子玉順頰流下淚來，淚如湧泉，無聲暗泫，其悲至切，陳重山不由也珠淚縱橫，伏地不起。

香焚其半，龍子玉喃喃出聲，道：「晚輩歸稟家師，始知前輩業已悟塵，黑虎大寨十數年來早斷腥血，惜晚輩太過冒失，未能細查，至迫使前輩重提神劍，家師指點，堂中傳聲示警者，即爲前輩，暗毀『寒鐵』鋼扣者，亦爲前輩，指點如何破解三叟合圍者，仍是前輩，前輩神功早已化境，只爲一個『信』字，受辱而不辯，含寃亦不訴，更爲全『義』，死報三叟，重山弟一再暗示前輩無辜，我龍子玉剛愎任性堅不相信，椽前讀柬，鎭中見友，前輩德範乃見，惜積九州鐵，大錯鑄成，晚輩父母在堂，不敢死報，恰與重山弟定有信約，今特拜於靈前，自挖雙目，一謝大罪，二全友信，天地爲證，神靈共鑑！」

話聲突停，早已成了淚人兒的陳重山，聞言前撲，急聲喊道：「龍大哥，使不得！」

龍子玉人跪靈前，並未挪動，聞聲顫抖着說道：「重山弟諒我！」

驀抬頭，只見龍子玉手中正握着供於靈旁的七寸小劍，劍身全被鮮血染紅，龍子玉本來那雙亮如環星般的眼珠，掉於身前地上，腥血自無珠的眼眶中，汨汨流出，銀衣已成紅袍，俊面蒼白至極，陳重山猛地緊抱着龍子玉，悲聲高呼道：「大哥，龍大哥，你何苦，何苦！」

呼喊下，出手封死了龍子玉的穴道，捧抱起龍子玉，仰天說道：「爹，您神靈不遠，請聽孩兒一句，自今之後，孩兒要視大哥如胞兄，胞兄在世一日，太行山區所屬英雄，不再行走江湖，爹，您是英雄，龍大哥更是英雄！」

話聲一頓，怒向堂外吼道：「唐慨！」

唐慨老淚未乾，堂中經過，他字字入耳進目，聞聲而進，悲應道：「屬下在！」

陳重山一字字重如山嶽般道：「多派高手，即赴省垣，多請名醫，連夜趕回，誤限叫他們提頭見我！」

唐慨悲壯的說道：「神醫鬼手莫應時，恰在縣中作客，屬下親自去請，三更趕回，若誤時限，自刎以謝山主及龍爺！」

說罷，人已頓足起空疾射而去！

堂外高手，時已知曉事態經過，刀槍齊墜，憤怒之色一變而爲欽敬，悄然護着手抱龍子玉的陳重山，蹺盼着唐慨早早歸來，此去縣城往返百七十里，時已定更，三鼓人歸，是如何雄壯的信諾！

讀友們請放下懸心，陳浩然自願就死，以懺血腥雙手之恨，曹彬父子之死，是當死該死，太行三叟私慾薰心，背道忘義，一生橫行，死得好，龍子玉爲報恩赴難，爲失誤自殘，仁心天心，痛失雙目令天下至性人已皆同聲一哭，焉能就此撒手塵寰，滾滾河海，莽莽江湖，不平正多，於是「良醫」請到，安神靜心，「龍飛豹子」龍子玉，雙目雖失，人却無恙，重山派人送信萬怡，萬怡惶然趕來，二人相伴龍子玉，直到已可行動，陳重山專爲龍子玉打造了根「怪杖」，龍子玉連連道謝，就在他獲得這根「怪」杖的當夜，突自黑虎大寨中失踪，以後雖經陳重山派人天涯尋覓，却斷無消息，日月輪飛，年復一年，「龍飛豹子」自此絕跡，但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却永傳武林而不朽，走筆至此，終結全書。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翔已將孟星魂看成他的影子，將自己的生命和愛情全都轉移到孟星魂的身上，他要孟星魂生存下去，他知道孟星魂絕對殺不死老伯，也爲了告訴孟星魂小蝶是老伯的女兒，是以他抱着必死的決心，製造了最正確的時機，對老伯施予了無可躲避的一擊，但，結果還是不能如願，在無人能够避開這一擊的情况下，老伯竟避開了，葉翔爲友爲愛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孟星魂洞悉葉翔的用心，也恍悟了爲人作劊子手的愚蠢，他不甘心爲陸漫天所利用，他不想死，但陸漫天不放過他，脅迫他向死亡之路走去，他要掙脫死亡活下去，但要怎樣才能活下去？——

第二部　蝴蝶

第四章（一）

羨祇蝴蝶穿花舞

秋風蕭索，連菊花都已到了將要凋謝的時候。尤其是這一叢菊花！這叢菊開得很早，也開得最美，所以也凋謝得最快。

老伯以指尖輕撫着脆弱的花瓣，心裏忽然有很多感慨。

他的手指雖仍如少年時那麼穩定而有力，但心境却已和少年時大不相同。

少年時他對什麼事都看得很開。

「菊花謝了，還有梅花，梅花謝了，還有桃花，既然我四季都有鮮花可賞，爲什麼要爲那些枯萎了的花木去惋惜感嘆？」

花若謝了，就已不再有任何價值，就已不值得他去顧念。

人也一樣。

他從不同情死人，從不爲死人悲哀，因爲人一死就也變得全無價值，他從不將任何一樣沒有價值的東西放在心上。

但現在，他的想法却似已漸漸在變了。

他已漸漸發覺，一個人對你的價值並不在他的死活，而在於你和那人之間的感情。

他已漸漸將情感看得更重。

「難道這就是老人的心情？難道我已眞的老了麼？」

老伯輕輕嘆了口氣，抬起頭，就看到孟星魂正向他走過來。

孟星魂的臉色雖沉重，但脚步却矯健輕快。

在暮色中看來，他的眼睛依然發着光，皮膚依然光滑緊密，肌肉依然充滿彈性，身材依然筆挺。

他還年青。

老伯看着這年青人，心裏忽然有種羨慕的感覺，也許嫉忌更多於羨慕。

本來只有孫劍是他老來唯一的安慰，是他生命唯一的延續。但現在孫劍已死了。

世上爲什麼有這麼多年青人不死？死的爲什麼偏偏是孫劍？

孟星魂已走過來，走到他面前。

老伯忽然道：「律香川難道沒有告訴你？你不知道這是吃飯的時候？」

孟星魂道：「我知道。」

老伯的臉色很難看，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選這時候出來散步？」

孟星魂道：「因爲你不願被人打擾。」

老伯道：「所以你就根本不該來的。」

孟星魂忽然笑了笑，道：「我現在本該在什麼地方，你也許永遠想不到。」

老伯道：「你本該在那裏？」

孟星魂道：「就在這裏。」

他忽然拔起老伯面前的菊花露出花下的洞穴。

老伯凝視着這洞穴，目中露出深思之色，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本該在這裏幹什麼？」

孟星魂道：「殺你！」

老伯霍然抬起頭，盯着他，但面上並沒露出驚訝的表情，只是冷冷的盯着他像是想看穿他的心。

孟星魂說道：「我到這裏來，爲的本就是要殺你！」

老伯又沉默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你以爲我不知道？」

孟星魂反而吃了一驚，道：「你知道！」

老伯道：「你不是秦中亭。」

孟星魂動容道：「你怎麼知道的？」

老伯淡淡道：「你看來彷彿終年不見陽光，絕不是個從小在海上生活的人。」

孟星魂的臉色蒼白，他當然知道自己的臉是什麼顏色。

這次行動看來本全無破綻，他一直認爲高老大的計劃算無遺策，却想不到還是算錯了一件事。

他低估了老伯。

任何人都不該低估老伯。

孟星魂目中不禁露出敬佩之意，過了很久，才長長嘆了口氣，道：「你知道我是來殺你的，却還是將我留了下來。」

老伯點點頭。

孟星魂道：「因爲你知道我殺不了你？」

老伯笑笑，道：「假如只有這一個原因，你現在已死了。」

孟星魂道：「還有什麼別的原因？」

老伯道：「因爲我需要你這樣的人，你既然可以爲別人來殺我，當然也可以爲我去殺別人。」

他又笑笑，接着道：「你連我都敢殺，還有什麼人不敢殺的，殺人要有胆子，眞正有胆的人並不多。」

孟星魂道：「你想收買我？」

老伯道：「別人能買到的，我也能，我的價錢出得比別人高。」

孟星魂道：「你也知道是誰要我來殺你的？」

老伯道：「我知道的事至少比你想像中多。」

孟星魂道：「你既知道，還讓那叛徒活着。」

老伯道：「他活着比死有用。」

孟星魂道：「有什麼用？出賣你？」

老伯道：「他既能出賣我就也能出賣別人。」

他目中帶着種殘酷的笑意，緩緩接着道：「每個人都有利用的價值，只看你懂不懂利用而已。」

孟星魂道：「你要他出賣誰？」

老伯道：「他一個人還不敢做這種事，他還沒有這麼大的本事，也沒有這麼大的胆子。」

孟星魂道：「你認爲他還有同謀？」

老伯點點頭。

孟星魂道：「你要他說出那些人是誰？」

老伯道：「用不着他說，我自己遲早總能看出來的。」

孟星魂凝視着他，忽又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現在終於相信了一件事。」

老伯道：「什麼事？」

孟星魂嘆道：「你能有今天這地位，並不是運氣，能活到今天，也不是運氣。」

老伯微笑道：「所以你若跟着我，絕不會吃虧的，你至少能學到很多事，至少能活得長些，你的選擇的確很聰明。」

孟星魂道：「你認爲我這麼樣做，是爲了想投靠你？」

老伯道：「你不是？」

孟星魂道：「不是！」

老伯這才覺得有些意外，道：「那麼你爲的是什麼？」

孟星魂道：「我要你讓我走。」

老伯又笑了，道：「你想得很天眞，你憑什麼認爲我會讓你走？我若不能利用你，爲什麼要讓別人來利用你？」

孟星魂道：「因爲你的女兒！」

老伯的笑容忽然凝結，目中現出怒意，厲聲道：「我早已沒有女兒。」

孟星魂道：「我不知道你爲何不肯承認她是你女兒，我只知道一件事，無論你怎麼想，她還是你女兒，血總比水濃。」

他凝注着老伯，老伯的怒容雖可怕，但他却全無懼色，接着又道：「有些事是無論誰都無法改變的，連你也不能！」

老伯握緊雙拳，道：「她和你有什麼關係！」

孟星魂說道：「我願意作她的丈夫。」

老伯忽然一把揪住他，厲聲道：「那麼我就要你爲她死！」

孟星魂道：「我不想死，因爲我要爲她活着，我也要她爲我活着，你若殺了我一定會後悔的！」

老伯逼視着他的眼睛，額上已因憤怒而暴出青筋，說道：「後悔？我殺人從不後悔！」

孟星魂的眼睛眞誠而無懼，也許就是因爲眞誠，所以無懼：「你已沒有兒子，她已是你唯一的骨血。」

老伯大怒道：「你怎麼在我面前說這些話？」

孟星魂道：「因爲我知道你是種講理的人，所以不願騙你。」

老伯道：「你已認識她很久？」

孟星魂道：「不久。」

老伯道：「你知不知道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孟星魂道：「無論她是個怎麼樣人都一樣。」

老伯道：「她以前……」

孟星魂打斷了他的話，道：「她以前的遭遇越悲慘，以後我就會對她越好，何况，以前的事都已過去，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老伯的手忽然放開，目中的怒意已也消失。

他看來彷彿突然老了很多，黯然道：「你說的不錯，我已經沒有兒子，她已是我唯一骨血……」

孟星魂道：「所以你應該讓他們好好的活着，她跟她的兒子。」

老伯突又咬緊牙，道：「你知不知道誰是那孩子的父親？」

孟星魂道：「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老伯道：「你眞的不在乎？」

孟星魂道：「我既然願意做她的丈夫，就也願意做她兒子的父親。」

他逼視着老伯，一字字道：「連我都能原諒她，你爲什麼不能？」

老伯低下頭，目中露出痛苦之色喃喃道：「我只恨她，爲什麼一直都不肯說出那孩子是誰的？」

孟星魂道：「每個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苦衷，何况，那本是她的傷心事，她也許連自己都不願意再想，你是她的父親，爲什麼一定要苦苦逼她？」

老伯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她現在活得怎麼樣？」

孟星魂道：「她總算是活着，也許就因爲她是你的女兒，所以才能够支持到現在，還沒倒下。」

老伯抬起頭道：「你眞能讓她好好活下去。」

孟星魂道：「我一定盡力去試。」

老伯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也許我已眞的老了，老人的心腸總是越來越軟的。」

他抬頭看着孟星魂，目光漸漸變得温暖。

他看得出這少年是個可信賴的人，只要說出的話，就一定能做到。

他彷彿已從這少年身上看到一絲希望。

「我畢竟還有女兒，還有下一代……」

他忽然緊緊握住孟星魂的手，道：「你若眞的要她，我就將她交給你。」

孟星魂只覺一陣熱血衝上咽喉，熱淚幾乎奪眶而出，過了很久，才能哽咽着道：「我，不會讓你後悔的。」

老伯道：「你還要什麼？」

孟星魂道：「有了她我已心滿意足。」

老伯目中現出了温暖的笑意，道：「你準備帶她到那裏去！」

孟星魂沉吟着，還沒有說話，老伯又道：「我希望你帶她走遠些，越遠越好，因爲……」

他臉色忽又變得很沉重接着道：「這裏的情况已越來越危險，我不希望你們牽連到這裏面來。」

孟星魂看着這老人，看着他臉上的皺紋和目中的憂慮之色，心裏忽然有種說不出的感受！

他畢竟已是個老人，而且連比他自己想像中孤獨。孟星魂忽然對這老人有了種奇異的感情，他們之間彷彿已有了種奇妙的聯繫，使得他們忽然變得彼此關心起來。

因爲他已是他的女兒的丈夫。

孟星魂忍不住道：「你一個人能應付得了？」

老伯笑笑，道：「你用不着担心我，我已應付了很久，而且應付得很好。」

孟星魂道：「以前不同，以前，你有朋友，現在……」

老伯道：「我也是賭徒，一個眞正的賭徒，從不會眞正輸光的，就算在別人都以爲他已輸光的時候，但其實他多多少少還留着些賭本的。」

他微笑着又道：「因爲他還要翻本。」

孟星魂也笑了，道：「只要賭局不散，翻本的機會隨時都會來的。」

老伯緩緩道：「就算這次賭局已散了，也還有

下一次賭局眞正的賭徒隨時隨地都找得到賭局。」

他微笑着拍了拍孟星魂的肩，道：「只可惜你不能陪我一起賭。」

孟星魂道：「爲什麼？」

老伯眨眨眼，笑道：「因爲你已是我女婿，沒有人願意他女婿做賭注的。」

× × ×

女婿。

這是多麼奇妙的兩個字，包含着一種多麼奇妙的感情。

世事的變化又是多麼奇妙？

孟星魂又怎想得到自己竟會做了老伯的女婿？

夜已深。風更冷。

孟星魂心裏却充滿了溫暖之意，人生原來並不像他以前想得那麼冷酷。

老伯道：「她是不是在等你？」

孟星魂點點頭，「有人在等」，這種感覺更奇妙，他只覺咽喉彷彿被樣又甜又熱的東西塞住，連話都說不出。

老伯道：「那麼你快去吧，我送你出去。」

他忽又笑了笑，道：「無論你帶她到那裏去，我只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

孟星魂道：「你……你說。」

老伯緊握着他的手，道：「等你有了自己的兒子，帶他回來見我。」

（二）

路很長，在黑暗中顯得更高。

老伯看着孟星魂的背影，想到他的女兒，不禁輕輕嘆了口氣！

「他們的確還有段很長的路要走。」

他只希望他們這次莫要迷路。

雖然他心裏有很多感觸，却並沒有想太久，因爲他也有段很長的路要走，這段路遠比他們的更危險艱苦。

他轉過身的時候，身子已掠出三丈。

園中已亮起燈火。

他掠過花叢，掠過小橋。

陸漫天住的屋子裏也有燈光，窗子却是關着。

昏黃的窗紙上，映着陸漫天瘦長的人影，他筆直的站着，彷彿在等人——是不是還在等着孟星魂的消息？

老伯沒有敲門。

他既已下了決定，就不再等，三十年來，老伯從沒有給過任何人先出手的機會，他很懂得「先下手爲强」這句話的道理。

他也時常喜歡走最直的路。

「砰」，窗子被撞得粉碎，他已穿窗而入。

然後他就怔住。

陸漫天不是站着的，是吊着的。

他懸空吊在樑下，脚下的凳子已被踢得很遠，老伯伸手一探他胸口，已完全冷透，冷得就像是他的鐵胆。

那雙終年不離他左右的鐵胆，整整齊齊的擺在桌上。鐵胆下壓着一張紙，紙上的字潰潦草零亂：

「你已沒有死，所以我死。」

沒有別的話，就只這簡簡單單九個字。

他畢竟還是未能出賣別人，却出賣了自己。因爲他的計劃周密，却還是算錯了一樣事。

他忘了將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算進去。

也許走上大多數陰謀失敗，都因爲忘了將這一點算進去。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本就是無法計算的，但却能決定一切，改變一切。

正因爲如此，所以人性永存，陰謀必敗。

× × ×

老伯抬起頭，看着陸漫天猙獰可怖的臉，彷彿還想問出些什麼來，只可惜他的舌頭雖長，却已無法說出任何秘密了。

律香川不知何時已來到窗外，面上帶着吃驚之色，他聽到窗子被撞破時那「砰」的一响，立刻就趕來。

花園裏無論有什麼風吹草動他都立刻會趕到。

所以老伯用不着回頭，就知道他來了，忽然道：「你在想什麼？」

律香川道：「我在想……他，不像是個會自己上吊的人。」

老伯道：「還有呢？」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他也不像是個叛賊。」

老伯道：「他是叛賊但却不是自己上吊的。」

他總喜歡先問別人的意見然後自己再下結論。

這就是他的結論，他的結論很少錯。

律香川倒抽了口冷氣道：「是誰殺死了他？」

老伯並沒有直接回答，緩緩道：「我要他去找易潛龍時，就已知道他出賣了我。」

律香川不敢再問，不敢聽看。

老伯道：「因爲易潛龍突然失踪的消息，本不該有別人知道，但萬鵬王却好像比我先知道。」

律香川道：「現在江湖中知道的人已不少。」

老伯道：「就因爲他將這消息洩露給萬鵬王，萬鵬王就立刻傳佈出去，最好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孫玉伯已孤立無助。」

律香川嘆道：「我從未想到叛賊會是他，我簡直從來沒有懷疑過他。」

老伯冷笑道：「但他只配做帮兇，還不够資格作主謀。」

律香川道：「所以那主謀人才會殺他滅口。」

老伯點點頭。

律香川道：「能逼他自盡的人並不多，難道萬鵬王會……」

老伯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你立刻去準備他的葬禮，越隆重越好。」

律香川又有些意外，道：「這種人的葬禮爲什麼還要隆重？」

老伯轉身走了出去，走到門口，才淡淡道：「因爲他是我的朋友……」

× × ×

所以江湖中都相信一件事！

老伯有很多朋友。

每個朋友都絕對忠實，從沒人敢出賣過老伯。

（三）

天亮了。

黑暗無論多麼長，總有天亮的時候。

清晨的太陽，新鮮得就像是剛摘下的草莓。

風吹在人身上，令人覺得懶洋洋的彷彿又到了春天。孟星魂坐在那裏，沒有動，但他的心却已飛了起來，覺得自己新鮮得就像這初升的太陽，自由得就像風。他拉着小蝶的手，幾乎想大聲吶喊。

「現在我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去了。」

災難、疲憊、艱苦，都已成過去，現在，太陽在他頭上，小蝶倚在他肩上，孩子已在她身旁睡着，整個世界都是屬於他們的。

「你要去那裏就去那裏，只要你說，我們立刻就可以去。」

小蝶忽然道：「我一直想告訴你一件事，我並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

孟星魂道：「爲什麼？」

小蝶的目光在遠方，思潮似也在遠方，悠悠道：「因爲，我的父親……你永遠想不到我的父親是誰。」

孟星魂道：「哦！」

小蝶道：「我一直沒有告訴你，因爲他的名譽並不好，你……你也一直沒有問。」

孟星魂笑了，道：「我喜歡的是你，不是你的父親，無論他是誰都不重要。」

小蝶道：「可是他不同，因爲他若找到我們，一定不會讓我們好好活着的。」

孟星魂微笑道：「我若告訴你，他已經答應了我呢？信不信？」

小蝶霍然回頭，凝視着他，目中帶着幾分驚喜，又帶着幾分不信，忽又用力搖搖頭，道：「就算他肯，別人也不肯。」

孟星魂道：「別人？別人是誰？」

小蝶垂下頭，用力咬着嘴唇。

孟星魂當然知道她說的是誰，過了半晌，緩緩道：「我已見過你的父親。」

小蝶聳然道：「你眞的見過他？」

孟星魂道：「他並不是個可怕的人，也沒有你想得那麼無情，只不過……」

小蝶目中忽然露出一種怨恨之意，道：「只不過他却將自己親生的女兒趕了出來，只不過因爲他女兒被人欺侮，生了個見不得人的孩子。」

她目中已有淚珠轉動，孟星魂實在不忍再逼她。但他也是個人，他終於忍不住道：「你爲什麼不肯告訴他，是誰欺侮了你？爲什麼不肯告訴他，這孩子的父親是誰？」

小蝶搖着頭，道：「因爲我不能說，永遠不能說。」

孟星魂道：「爲什麼？」

小蝶忽然掩面痛哭，道：「求求你，莫要逼我，莫要像我父親一樣逼我……」

孟星魂握緊雙拳，又鬆開，長笑道：「我絕不會勉强你做任何事，但是那個人……他難道還不肯放過你？」

小蝶點點頭，流着淚道：「我實在不應該連累你，因爲他能找到我們，非但不會放過我，也不會放過你。」

孟星魂道：「那麼我們就不要讓他找到。」

小蝶又抬起頭，道：「眞的？你眞的肯這麼做？你眞的肯躲着他？」

她知道要一個男人逃避躲藏是多麼痛苦的事，尤其是像孟星魂這樣的男人，她簡直不相信他能忍受這種痛苦委屈。

孟星魂輕輕將她攬入懷抱，微笑道：「我爲什麼不肯？一個人看到瘋狗時不總是會躲遠些嗎？」

小蝶道：「可是……」

孟星魂掩住她的嘴，道：「我們就算萬一被他找到，我們就算無法抵抗他，就算死，但我們至少已活過……你記不記得說過一句話？」

小蝶道：「你是說……蝴蝶？」

孟星魂點點頭，道：「蝴蝶……蝴蝶的生命雖脆弱，但你情願做蝴蝶？還是做長壽的烏龜？」

小蝶也笑了，倒在他懷裏。

一陣秋風，捲起了落葉，雖已是深秋，但他們却似看到了一雙蝴蝶在落葉中飛翔，那麼自由，那麼美麗，連落葉都彷彿被染上了芬芳……

（第二部「蝴蝶」終）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年一次的武林競技大會又屆日期，終南派掌門人，終南一劍仙白一逸携着唯一徒兒麥飛龍到來參與，這一屆到來參與角逐者除原有少林、武當、崆峒等十大門派及各無門派者外，更多添了一個美人幇，時屆，由輪值當屆主辦人武當掌門天一眞人宣佈競技大會開始，第一塲舉重，參加者共五十人，分五組，每組十人，麥飛龍拈得第五組，第一組由宗木坤作公證，由第一號華山派弟子熊凱平舉起六百斤重石鎖，第二名曹信雄，他顧盼自豪地走到八百斤石鎖前，樣子很得意地盯着同組的一名美女臉上——

鋒芒畢露惹殺機

那是美人幇唯一參與舉重的姑娘，名叫花鳳！她長得太美了。

尤其是那對水汪汪的鳳目，轉動之間，透出嬌滴滴萬種風情，能看得人魂遊天外，魄散九霄！

曹信雄從來沒有見過這般美麗的姑娘，他多麽希望她會注意到他，而現在正是引誘她注意的最好時候，他心裏在想：她總不至於對自己將舉起八百斤重而無動於衷吧？

所以，他兩手抓着石鎖，却不立刻舉起，而盯着那花鳳看，希望能和她的秋波碰個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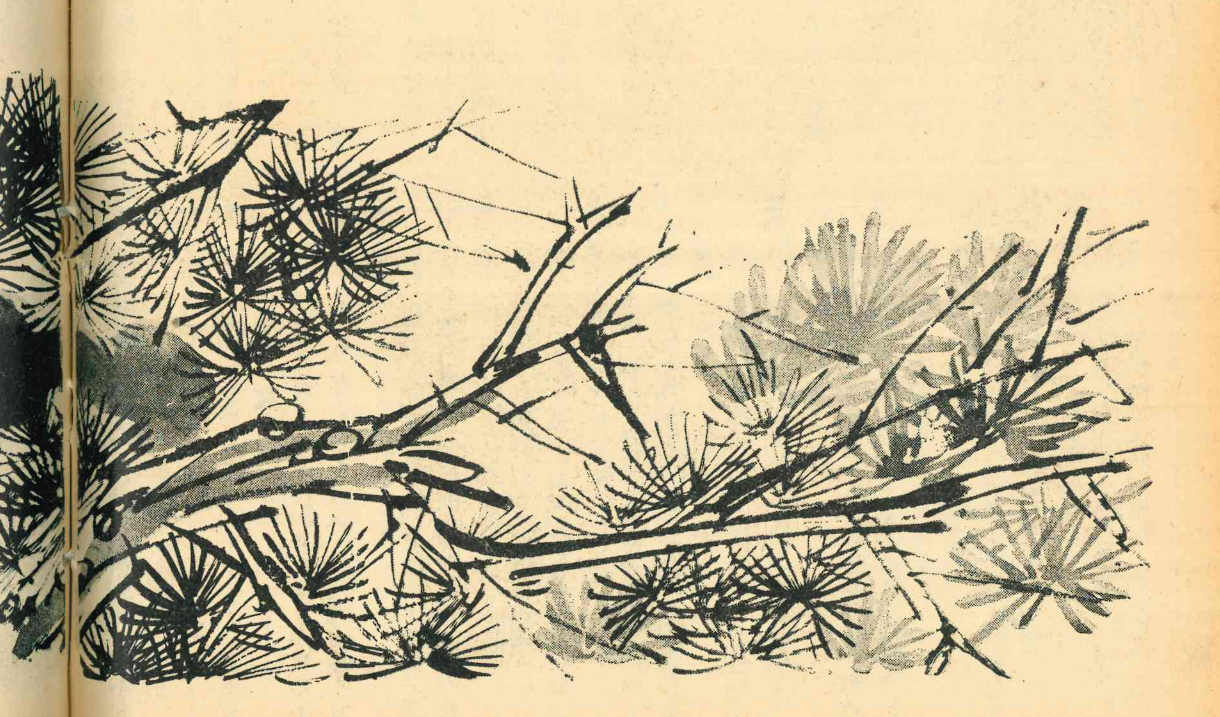
那知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那花鳳姑娘根本沒有發現他曹信雄的存在，一對鳳目，一直注視着天上，看也不看他一眼。

曹信雄大爲失望，他不好意思再「等」下去了

金獅吼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秦紅・文
培新・圖





，只得一提石鎖翻到胸前，然後大喝一聲，運力向上舉起。每個競技者在參加競技大會之前，都曾私下勤練，都知道自己能够舉起多少斤，因此在參加競技時，舉不起而被判失敗的人很少。

當然，每個競技者都不肯保留力氣，都要發揮力量的極限，因此假定他能舉一千斤，在舉的時候，也都是十分吃力的。曹信雄也是如此，他雖然有把握舉八百斤，却舉得十分吃力，他的一張臉也掙得通紅，兩個各重四百斤的石鎖，在他奮力上舉之下，慢慢的向上升，向上升……

他只要把雙臂舉直，便算成功了。

現在，他已舉起了一半高，眼看成功在望了，觀衆開始爲他鼓掌叫好。

他也十分高興，視綫又不禁投向美人幫那位花鳳姑娘，希望看到她像別人一樣，對自己投以驚佩的眼光。

這次，他的希望沒有落空。

花鳳向他「嫣然一笑」了！

那眞是傾國傾城的一笑！

曹信雄覺得她那一笑可愛極了，嫵媚極了，登時心花怒放，骨軟筋酥。

「轟！轟！」那兩聲巨响，兩個石鎖掉落了地上！

衆人呆了。

他自己也呆了。

公證人宗木坤高聲宣布道：「青城曹信雄，舉八百斤失敗！」

全場响起了一片惋惜之聲：

「眞可惜！」

「可不是，看他舉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就洩氣了？」

曹信雄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的走出競技場。

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洩氣」的，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

第三號競技者出場了。

結果成績平平，只舉了五百斤。

第四號，第五號，第六號相繼出場，都舉了六百斤，與第一號的熊凱平相同。

第七號是美人幫的花鳳。

她輕移蓮步，姍姍行到石鎖堆前，揀了兩個各重三百五十斤的石鎖，提到脚下放好，瞑目垂簾默立片刻，才彎身伸手抓住石鎖，突然嬌叱一聲，舉了起來。

一舉成功！

鼓掌叫好之聲，登時响澈雲霄！

太捧了！

一個嬌滴滴柔若無骨的姑娘，居然有如此驚人的力氣，眞是曠古未有，破天荒第一遭！

全場觀衆爲之瘋狂，掌聲雷動，歷久不止……

隨後，第八，九，十三位競技者又相繼出場，但均未超過七百斤，於是公證人宗木坤宣布美人幫的花鳳獲勝，餘者淘汰。

第二批的十位競技者，緊接着上場。

結果，崑崙派的施毓俊力氣最大，舉了八百斤，成爲第二批的獲勝者。

第三批，華山派的程詩鋒，以七百八十斤入了選。

第四批，少林派的慧因和尚以七百斤獲勝。

然後，第五批上場了。

麥飛龍自覺「七百斤」的成績已難獲勝，故心中十分沮喪。

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五位競技者順序上場，結果均未超過七百斤。

於是，輪到麥飛龍上場了。

他決心行險求勝！

他提出了兩個各重三百六十斤的石鎖，也就是決定試舉七百二十斤。

在參加競技大會之前，他也曾試舉超過七百斤的石頭，結果都歸失敗；但今天，他決心一拚，不成功，便回瓦房納凉，因爲他雖有把握可舉七百斤，但第一批和第四批的獲勝者都已舉了七百斤，第二批和第三批的獲勝者更已達到八百斤，如果他不能超過七百斤，將無獲勝之望。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默運眞力貫注雙臂，然後俯身抓起石鎖，一翻到了胸前。

畧作停歇，猛然大喝一聲，使盡全身力氣，向上舉起！

一舉，到了頭上，接着一寸一寸向上升。

他咬緊牙關，滿面凌烈，面上的肌肉跳動着，汗珠很快沁出，一顆一顆順頰而下。

前後不過一盞茶工夫，但對他來說，好像肩挑兩座山，苦撐了一段漫長的時候，全身的骨頭，都像要裂開了！

驀地，掌聲大响！

他終於舉上去了。

公證人宗木坤示意他放下，記下了他的舉重量，接着宣布道：「終南麥飛龍，舉七百二十斤，成功！」

也許觀衆都想起了終南派在第七屆武林競技大會之前所遭遇的那場災難，因此對今天前來參加的麥飛龍均有一份同情之心，鼓掌叫好之聲，响澈滿山遍野，比美人幫的花鳳更受「歡迎」！

麥飛龍抱拳向四下答謝，然後退至一旁。

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位競技者順序出場，他們因見麥飛龍已舉了七百二十斤，如不能超過他，便將淘汰出局，故均抱「破釜沉舟」之心，跟着麥飛龍試舉七百二十斤的石鎖，結果均歸失敗。

於是，麥飛龍在第五批中獲勝，可以進入決賽了。

參加舉重的五十位競技者，剎那間只剩下美人幫的花鳳，崑崙派的施毓俊，華山派的程詩鋒，少林派的慧因和尚及終南派的麥飛龍留在場上，餘者均退出場外去了。

這五人中，自然以崑崙派的施毓俊最有希望奪

得金碗，因爲他舉了八百斤！

他已經成爲衆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了。

美人愛英雄，自古皆然。

不知什麼時候起，美人幫的花鳳已站在施毓俊的身邊，跟施毓俊相談甚歡！

但是，她一邊和施毓俊交談，一邊却對華山派的程詩鋒頻頻拋送秋波。

偶爾，也向麥飛龍拋來一個楚楚動人，惹人憐愛的眼光……

公證人宗木坤再次向觀衆宣布五位得勝者的姓名後，便走到他們面前說道：「現在開始進行決賽，請第一批的花鳳姑娘出場！」

花鳳一呶櫻唇，嬌聲嬌氣地道：「爲什麼要我先出場呢？」

公證人宗木坤面泛笑容道：「花姑娘抽在第一批，按照規定，決賽時，應先出場。」

花鳳幽幽一嘆道：「既然這樣的話，我是輸定啦！」

公證人宗木坤笑道：「這也不一定，花姑娘只要盡力而爲，仍有獲勝之望。」

花鳳道：「可是，我頂多只能舉七百斤，再加一斤就不行了。」

公證人宗太坤笑了笑，催促道：「請快一點開始吧！」

花鳳很不樂意的挪步向前，提出了兩個各重三百六十斤的石鎖，準備拚命了。」

公證人宗木坤道：「花姑娘，妳打算舉七百二十斤？」

他以爲她拿錯了，故發話點醒她，要她看清楚那是各重三百六十斤的石鎖。

花鳳點了點螓首，一指麥飛龍笑道：「我至少應該和第三名拚一拚，您說是不？」

公證人宗木坤笑「哦」一聲，作了個「請」的手勢。

花鳳收斂笑靨，閉目默立半晌，然後俯身抓住石鎖，又停頓了片刻，才突然嬌喝一聲，提起石鎖一翻；停在胸前，接着，一挺腰肢，慢慢舉起了石鎖。

她舉七百二十斤，的確是在拚命，原是雪白的一張玉臉，此刻掙得蘋果似紅，下半身在微微有些發抖。

石鎖上升極慢。

掙扎了好一會，才將雙臂舉直。

全場，又一陣歡聲雷動！

一個纖纖細細的少女，竟能在舉重方面有此驚人的表現，實在太了不起了！

就連在場的施毓俊、程詩鋒、慧因和尚及麥飛龍等，均對她佩服得五體投地，忍不住拍手喝采起來。

公證人宗木坤示意她放下，記下了她舉的重量，然後高聲宣佈道：「美人幫花鳳，舉七百二十斤，成功！」

花鳳在掌聲中挪步走回，在施毓俊的身邊站定，含笑輕聲道：「我加了二十斤，你呢？」

施毓俊眉毛一揚，很洒脫的答道：「花姑娘等着瞧就是了！」

語畢，邁步而出。

他提出了兩個各重四百二十斤的石鎖！

他要舉八百四十斤！

公證人宗木坤很是吃驚，也十分不解，他覺得他只要再舉一次八百斤，卽可穩得一隻金碗實在不必如此逞強賣弄，萬一失敗了，豈不可惜？

當然，他身爲公證人，不便向競技者表示意見，看見施毓俊提出了石鎖，便向他說道：「請開始吧！」

施毓俊俯身抓住石鎖，眼睛也盯着花鳳看，那表情好像在向她說：「妳看，妳加二十斤，我加四十斤，不比妳差吧？」

花鳳向他報以迷人的微笑！

施毓俊精神大振，驀地一聲斷喝，提起兩個石鎖，一翻到了胸前，再運出吃乳之力，向上舉起！

石鎖緩緩上升。

看來他的確有能力舉八百四十斤，祇是不能很輕鬆的舉起而已！

石鎖繼續上升。

看看祇要再舉起三四寸，就可被公正人判定成功的了。

他的臉上盪着勝利的微笑，眼睛一直盯在花鳳的臉上。

他要享受贏得美人心的快樂……

就在這時，花鳳忽然柳眉倒豎，向他狠狠的瞪了一眼！

美人轉嗔爲喜，使人回味無窮，若是化喜爲怒，就叫人胆戰心驚了。

施毓俊登時像似挨了一棍，心頭爲之一慌，舉在頭上的兩個石鎖也登時搖晃起來。

「啊！」

許多觀衆失聲驚叫。

施毓俊向前邁出兩步，拚命支撐着，努力想挽回危勢，但終於沒有成功。

「轟！轟！」兩聲巨响，兩個石鎖掉落地上。

「眞可惜！」

「是啊，眼看快要舉上去了呢！」

全場响起一片驚訝和惋惜之聲。

施毓俊滿面通紅，雙目充滿迷惑與惆悵，把花鳳看了足有一盞茶工夫之久，才頹喪的垂下了頭。

他不明白她爲甚麽突然對自己怒目相向，那種突如其來的一瞪，使他驚慌失措，對他的打擊太大了。

而現在，她的表情更使他傷心，她正仰臉望天，一副俏皮之態！

他感到有啞巴吃黃蓮之苦！

公證人宗木坤也不禁爲他深感惋惜，輕輕嘆了口氣，宣佈道：「崑崙施毓俊，舉八百四十斤，失敗！」

施毓俊也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的退出場外去了。

這時候，花鳳已神不知鬼不覺的靠近程詩鋒身邊，悄聲道：「喂，程公子！」

程詩鋒受寵若驚，連忙一欠身道：「花姑娘有何指敎？」

花鳳眼眶一紅，悽婉地道：「我……我眞對不起施毓俊……」

程詩鋒愕然道：「妳對不起他？」

花鳳的聲調充滿悲切，道：「是的，方才，我告訴他說，我是我們幫主的養女，她對我管敎的很嚴厲，這次要我參加舉重奪取金碗，說我如不能奪到金碗，要狠狠的打我一頓，施毓俊聽了竟表示要把金碗讓給我，我以爲他是在說笑話，誰知他竟當眞了！你說，他這樣做不是太委屈了麽？」

程詩鋒聽得一顆心沉了下去。

他還不知如何回答之際，公證人宗木坤已在向他招手道：「程詩鋒，輪到你了。」

他嘶聲而出，神情却是一片迷茫！

他簡直不知該怎麽辦才好，他方才舉了七百八十斤，在第三批中獲勝，而在五個獲勝者中，成績僅次於崑崙派的施毓俊，如今施毓俊「失敗」被淘汰了，若無意外，他將穩得舉重金碗，可是……

施毓俊爲了不使她遭受美人幫主的毒打，已經棄本派及個人的榮譽於不顧，故意造成失敗，要將機會讓給她，如果自己坐收「漁人之利」把金碗奪到手，那還是個有血有肉的人麽？

不！

萬萬不能！

於是，他提出了兩個各重四百斤的石鎖，決定「毀滅」自己了。

花鳳見他俯身去抓石鎖，立即輕移蓮步，靠上麥飛龍身邊，嫵媚一笑道：「快要輪到你了。」

麥飛龍輕「嗯」一聲，不大肯理睬她，他覺得她不够莊重，他不喜歡不莊重的姑娘。

花鳳眉梢一挑，微笑問道：「你打算要舉多少斤？」

麥飛龍淡淡道：「隨便。」

花鳳笑道：「咱們兩人成績相同，都舉了七百二十斤，假如這個程詩鋒失敗了，就由咱們兩人來爭奪金碗了。」

麥飛龍道：「唔……」

花鳳笑道：「那樣的話，我一定可以贏你，我還可以再加二十斤！」

麥飛龍道：「恭喜。」

花鳳又笑道：「我希望你也能舉起七百四十斤，這樣的話，咱們就可再作一次決賽——啊！你看，程詩鋒快要功虧一簣啦！」

「轟！轟！」兩响，程詩鋒果然「失敗」了。

「華山程詩鋒，舉八百斤，失敗！」

程詩鋒並無沮喪之色，懷着一種欣慰的心情退出場去。

公證人宗木坤連連皺眉，他想不通這一屆的競技者到底在跟誰鬥氣，明明是垂手可得的金碗，竟都不肯要？

他目送程詩鋒走遠後，收回目光轉望少林慧因和尚，說道：「慧因和尚，輪到你了。」

慧因和尚合十一禮，舉步走了出去。

他和先前一樣，舉了七百斤。

「少林慧因和尚，舉七百斤，成功！」

慧因和尚施禮退下。

他穩得一隻銅碗了。

公證人宗木坤轉向麥飛龍道：「麥飛龍，現在輪到你了，你這次如能超過七百二十斤，金碗便是你的，如果重量與花姑娘相同，你們二位須再比賽一次，以定勝負。」

麥飛龍點點頭，走去提出兩個各重三百六十斤的石鎖，於深深吸氣之後，猛地向上舉起。

第二次舉七百二十斤，已然比第一次更感吃力，他舉到一半，已感力不從心，但是他拚命支持掙扎着，最後終於舉上去了！

「終南麥飛龍，舉七百二十斤，成功！」

掌聲，如雷响動！

公證人宗木坤接着道：「美人幫的花鳳與終南麥飛龍舉的重量相同，兩人將作最後一次決賽！」

掌聲更爲熱烈，因爲這正是人人所喜歡見到的場面——兩個勢均力敵的競技者進行龍爭虎鬥！

公證人宗木坤轉對花鳳笑道：「花姑娘，仍然由妳先舉！」

花鳳問道：「這次我如失敗了呢？」

公證人宗木坤道：「那麽姑娘只能够得到銀碗

了。」

花鳳用手一指麥飛龍又問道：「要是他失敗了呢？」

公證人宗木坤道：「那就要再比賽一次了。」

花鳳瞟了麥飛龍一眼，一撇嘴道：「他是男人如果不能比我多舉一些，勝我這個女子又有甚麽風光？」

公證人宗木坤正容道：「花姑娘不要這麽說，武林競技大會無男女之分，姑娘自認可以勝過男人，就來參加，輸了不得抱怨！」

花鳳一笑道：「我曉得了，我只是口裏說說而已。」

她說罷，移步過去，也提出了兩個各重三百六十斤的石鎖。

和麥飛龍一樣，她也拚出全身之力，才勉強將石鎖舉了上去。

「美人幫花鳳，舉七百二十斤，成功！」

成績與麥飛龍相同！

公證人宗木坤覺得有趣，向麥飛龍笑道：「麥飛龍，這次你只要加重一斤，金碗就是你的了！」

麥飛龍道：「可否能容許晚輩去與家師商量商量？」

公證人宗木坤頷首道：「可以，快去快回。」

麥飛龍立即快步奔回瓦房，和師父商量一番，隨即奔回競技場，趨近公證人宗木坤身邊，向他低聲說了一句話。

公證人宗木坤面露欽佩之色，點頭笑了笑，立刻向全場觀衆大聲道：「諸位，終南麥飛龍情願放棄與美人幫花鳳的競爭，退居第二。」

全場突地一靜，然後等到大家明白麥飛龍情願放棄競爭乃是對花鳳的一種禮讓時，才突然爆起一片震耳欲聾的掌聲！

「好呀！」

「讓得好！」

「麥飛龍眞君子也！」

對麥飛龍的禮讓最感意外的是花鳳，她臉上泛起一片紅霞，發怔良久，才向麥飛龍作了個「羞答答」的嬌笑，是表示感謝和歉意的笑！

於是，公證人宗木坤宣佈美人幫的花鳳得第一，終南麥飛龍第二，少林慧因和尚第三。

三人在公證人的陪同下，走到武林殿前領獎。

此刻，紅案上已放着金、銀、銅三個碗，這三個碗都鑄造的很精美，鑄有各種淺浮雕和「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舉重優勝」的字眼，光芒耀眼，令人愛不忍釋。武當掌敎天一眞人親自頒獎，把金碗遞給花鳳，銀碗遞給麥飛龍，銅碗遞給慧因和尚。

三人在熱烈掌聲中，各自捧着獎品回到瓦房。

麥飛龍把銀碗交給師父賞玩，含笑道：「師父，弟子如此決定，你不會生氣吧？」

終南一劍仙搖頭笑道：「不，你的決定很對，爲師十分愉快。」

麥飛龍道：「假如弟子能像崑崙施毓俊那樣舉八百斤，弟子絕不相讓。」

終南一劍仙點頭道：「對，假如施毓俊和程詩鋒沒有意外失手，你頂多只能贏得一隻銅碗，如今你把金碗讓給別人，沒有人會說你是僥倖獲勝的了，這正是君子態度，所謂陳力就列，不能則止！」

麥飛龍道：「眞奇怪，崑崙派的施毓俊舉八百斤本可穩勝，但他却自動加了四十斤，敗得太可惜了。」

終南一劍仙道：「他大概是求勝心切，怕舉七百八十斤的程詩鋒在決賽中超過他，故多舉了四十斤，看他的樣子，平常必能舉八百四十斤，但今天參加競技大會，心情緊張，因此失敗了。」

麥飛龍道：「但是程詩鋒又該做何解釋呢？」

終南一劍仙道：「也許他認爲自己若不舉八百斤，便會被人批評爲勝之不武吧？」

麥飛龍輕輕咬着嘴唇道：「不，他們兩人之敗，可能另有原因……」

終南一劍仙輕「咦」一聲，注目問道：「你認爲是甚麽原因？」

麥飛龍道：「只怕與那美人幫的花鳳——」

一語未了，司儀雄渾的聲音又响起來了：

「第二項競技開始，請參加競技者出場！」

麥飛龍起身走了出去。

方才的舉重，使他的雙臂隱隱作痛，現在痛楚尚未消失，就要參加第二項競技了，他開始感到一人同時參加數項競技，的確是十分吃重的。

第二項競技是掌力，切石板！

參加人數，較舉重少了三個，共是四十七位，公證人是以掌力聞名於世的「鐵掌開碑」萬古塵。

他點過競技者的姓名之後，也由懷中取出一隻小黑袋，向四十七位競技者說道：「諸位，參與此項競技的共有四十七位，按照規定，仍分爲五批進行初賽，第一，二批各十位，第三，四，五批各九位，現在請抽籤！」

競技者紛紛上前抽籤，麥飛龍最後一個把手伸入袋中，取出最後一塊竹牌，是第九號，屬於第一批。

這對他有兩點不利，一是第一批有十位競技者，二是他馬上就要出場，獲得憩息的時間最少。

不過，他對自己的掌力很有信心，因爲他可以一掌切斷一尺厚的石板，這在歷屆競技大會中還不

多見，如無意外的高手出現，可以贏得一隻金碗。

石板，最薄的三寸，最厚的一尺二寸，是用最堅硬的花崗石鋸成的。

「第一號，長白魯文龍請出場！」

魯文龍應聲而出。

他是個身軀魁梧的青年。

參加掌力競技的，均是健壯如牛的青年，四十七人中，外表斯文清秀的，只有麥飛龍和美人帮的卓明珠而已。

魯文龍走到一堆堆放得整整齊齊的石板前，挑了一塊六寸厚的，拿到指定地點放下。

指定「切石板」的地點，是個尋丈的沙坑，石板平放在沙坑上，競技者就站在沙坑上施爲，要站着切或蹲着切，悉聽尊便。

魯文龍把石板放在沙坑上後，便在石板前蹲下，右掌如刀也似的擱在石板上，面呈莊重凝視有頃，然後慢慢舉起右掌，口中「嘿！」的大叫一聲，揮掌猛切下去。

「拍！」

石板應聲斷爲兩截！

手法乾淨俐落，贏得不少喝采。

公證人鐵掌開碑萬古塵上前檢視過後，宣布道：「長白魯文龍，切六寸石板，成功！」

魯文龍拿起兩截石板，扔到沙坑外，把沙子弄平，才退了出去。

「第二號，青城謝玉基請出場！」

謝玉基應聲而出……

一個接着一個，順序上場。

由於第一號的魯文龍切了六寸，因此以下之人，卽使他的能力只能切斷五寸厚的石板，也只好挑六寸的來切，於是前八名的成績如下：

青城謝玉基，切六寸石板，成功。

丐帮何三，切六寸石板，成功。

華山方志忠，切七寸石板，失敗。

少林悟淨和尚，切七寸石板，成功。

無門派的林維明，切七寸石板，失敗。

武當玉眞道士，切七寸石板，成功。

無門派的洪愷，切七寸石板，失敗。

然後，輪到麥飛龍上場了。

他爲了保存實力，只挑出一塊八寸厚的石板來切，一掌落下，八寸石板應聲而斷，成功！

「第十號，峨嵋呂晉麟請出場！」

呂晉麟一見麥飛龍切斷八寸厚的石板，自知難勝，宣布退出競技。

公證人萬古塵於是高聲宣布道：「第一批十位競技者，終南麥飛龍獲勝！」

掌聲，如雷响動！

第二批的十位競技者，緊接着上場比賽。

結果，少林了因和尚和麥飛龍一樣，切斷八寸厚的石板，在第二批中獲勝。

第三批，獲勝的是美人帮的卓明珠，她也切斷了一塊八寸厚的石板。

第四批，丐帮的沙再發在九人中唯一成功的切斷七寸石板，獲勝。

第五批：峨嵋紀明松也切斷七寸石板而入選。

於是乎，第二項的掌力競技，由麥飛龍，了因和尚，卓明珠，沙再發及紀明松五人進行決賽。

仍由麥飛龍最先上場。

他挑出一塊一尺厚的石板，輕輕放在沙坑上，單膝跪下，抬起了右掌……

全場，變得鴉雀無聲，每個人都以緊張的心情注視着麥飛龍的動作。

忽然，美人帮的卓明珠發出一聲銀鈴嬌笑，道：「好厲害，看樣子金碗是他的啦！」

在沉靜而緊張的場面上，她突然發出這麼一句話，而且其聲嬌悅，有如珠走玉盤，眞能「震撼」人心呢！

公證人萬古塵忙道：「卓姑娘請勿說話！」

卓明珠蛾眉一挑，又嬌笑道：「怎麼，難道我說錯了麼？」

她長得和花鳳一樣美，但與花鳳有着截然不同的姿色，她曲眉廣頰，嬌軀豐滿，濃艷凝香，是屬於「楊玉環」一類的美人。

公證人萬古塵微微一皺眉峯，說道：「卓姑娘請不要再開口如何？」

卓明珠一聳香肩道：「好，不說了，其實我是出於衷心的讚佩，並無別意。」

語畢，又發出一陣震人心弦的嬌笑！

麥飛龍的右掌仍舉在頭上，沒有立刻切下，卓明珠銀鈴般的笑聲擾亂了他的心神，使他無法將全身功力凝聚在右掌上。

他開始重新收攝心神，行功運氣……

而正當他二度集中心力，準備切下之際——

卓明珠忽又嬌笑道：「怎麼還不出手呀？」

他渾身微微一震，眞氣又洩了！

公證人萬古塵面容一沉，對她怒目而視道：「卓姑娘，妳這是甚麼意思？」

卓明珠笑道：「沒甚麼，你瞧他遲遲不出手，叫人等得心煩！」

公證人萬古塵道：「姑娘一再開聲擾鬧，叫他如何出手？」

卓明珠道：「啊喲！奴家只不過說了一句，怎麼就指責奴家是在擾鬧？這個罪名奴家可担當不起的！」

公證人萬古塵道：「妳再說一句老夫就逐妳出場！」

卓明珠又一聳肩，笑道：「是啦！是啦！奴家不說了，其實只要有眞功夫，還怕人——」

「拍！」

麥飛龍一掌切下了！

在場數人，眼睛立刻投注到那塊石板上面，場邊的觀衆，也緊張得站了起來。

石板斷了麼？

沒有！

石板看上去完好如初！

於是，四下响起一片惋惜之聲，只有在場的了因和尚，沙再發，紀明松及卓明珠喜形於色，尤其是卓明珠，她像是打了一場勝仗，高興得「吃吃」笑起來。

公證人萬古塵走近沙坑審視，仔細的察看一番之後，忽然直起腰幹，大聲宣布道：「終南麥飛龍，切一尺石板，成功！」

甚麼？

卓明珠兩眼大睜，呆住了。

了因和尚，沙再發及紀明松也爲之愕然。

公證人萬古塵接着走下沙坑，伸手抓住石板的一端，一提提起了半塊石板。

另一半石板，留在沙坑上。

石板果然斷了！

斷得不露痕迹！

「好啊！」

「妙極了！」

「好俊的功夫！」

喝采之聲，在兩邊山坡上爆開來了。

麥飛龍起身朝四邊觀衆拱拱手，再將另一半石板扔出沙坑，把沙子弄平，才退到一邊。

「少林了因和尚請出場！」

了因和尚合十一禮，移步走出去。

他走到那堆石板前，伸手摸摸一塊八寸厚的石板走下沙坑……

「少林了因和尚，切八寸石板，成功！」

然後，輪到卓明珠了。

她的臉上已沒有笑靨。

她伸手摸上一塊一尺厚的石板，考慮一會兒，最後搖搖螓首，揀出一塊九寸厚的石板，走下沙坑去……

「美人帮卓明珠，切九寸石板，成功！」

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能够用她的玉掌切斷九寸厚的石板，這在歷屆競技大會中還未曾有過，因此她得到的采聲，不下於麥飛龍。

她已有希望得到一隻銀碗。

隨後，丐帮的沙再發出場了。

他以少林了因和尚爲競爭對象，也揀出一塊八寸厚的石板來切，結果一切未斷，被判失敗。

最後的峨嵋紀明松也遭到相同的命運，被淘汰下去了。

於是，第二項的掌力競技，麥飛龍得第一，卓明珠得第二，了因和尚得第三。

麥飛龍捧着一隻金碗回到瓦房。

終南一劍仙欣喜萬分，接過金碗緊緊捧在手上，道：「飛龍，你總算沒有辜負爲師的寄望，爲師十分高興！」

麥飛龍含笑不語，用左手按摩着右手。

終南一劍仙自然很關心他身體的情況，見他在按摩右手，不由面色一變道：「怎麼樣？」

麥飛龍道：「不要緊，只是臂上肌肉還在有些跳動……」

終南一劍仙道：「這不妙，第三項暗器競技馬上就要開始了，你的右手不能很快恢復正常，必將影响成績——來，爲師替你推拿一番！」

他放下金碗，開始爲麥飛龍推拿右臂。

麥飛龍道：「美人帮對本屆競技大會似乎志在必勝……」

終南一劍仙一哦道：「怎麼說？」

麥飛龍道：「她們派出的姑娘都很刁鑽，喜歡要手段，恨不得把强過她們的對手踢出場去。」

終南一劍仙笑道：「女人總是小氣一些，不理她們就是了！其實爲師倒覺她們武功出衆，值得欽佩，像方才那位卓姑娘，以她一個姑娘家的年齡和體質，竟能切斷九寸厚的石板，的是不簡單！」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弟子對她的掌力也是十分佩服的。」

終南一劍仙道：「方才你在場上時，爲師曾向少林，峨嵋兩位掌門人請敎，他們竟也不知美人帮的那位帮主是誰。」

麥飛龍道：「那位帮主此刻不是在第十一間瓦房中？」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不錯！她正在瓦房中，但沒有一人知道她是誰！」

麥飛龍問道：「她多大年紀？」

終南一劍仙道：「據說約三十許人，由於瓦房中垂着一面竹簾，而且她本人的臉上又罩着一方黑紗，故無人能看淸她的容貌。」

麥飛龍微微一笑道：「她是美人帮的帮主，她必姿色更勝——」

「第三項競技開始，請報名參加暗器競技者立

刻出場抽籤！」

司儀雄渾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終南一劍仙停止按摩，問道：「現在覺得怎麼樣？」

麥飛龍站起身子，揮舞着右臂，答道：「較方才舒服多了。」

終南一劍仙一拍他肩膀，爽朗的笑道：「那麼，爲師祝你再度獲勝！」

麥飛龍點頭一笑，舉步走出。

他跟着許多競技者走到競技場的另一塊場地——十具稻草人之前。

稻草人是新紮的，每一具的胸腹上都貼着一張圓形的白紙，上面畫着三個圓圈，正中是一個紅心，只有人的眼珠那麼大。

稻草人對面的場地上，橫畫着數道白線，距稻草人最近的是五丈，最遠的是十丈，乃是競技者站立發鏢的界線。

這一項的公證人，乃是以暗器聞名天下的四川唐家人，當家的「千手師」唐堯！

據說，當年十大門派掌門人在同意舉行武林競技大會時，對暗器競技這一項曾有一番爭執，原因是暗器種類繁多，各門派都有「獨門」暗器，不知選定那一種暗器作爲競技方妥，後來請四川唐家提供意見，千手師唐堯便建議使用飛鏢，理由是飛鏢最普遍，而且是歷史最悠久的正宗暗器，十大門派掌門人都同意了。那以後，每屆競技大會暗器競技這一項的公證人，均聘請千手師唐堯担任。他號稱「千手師」，一雙手能同時發出各種不同的暗器，爲當今武林無出其右的暗器大家，歷屆競技大會中，沒有人敢不服他的判決。

他點過競技者的姓名後，也由懷中取出一個小黑袋，說道：「諸位，本屆暗器競技這一項，共有四十二位報名參加，將分四批進行比賽，第一、二批各十一位，第三、四批各十位，現在請依次過來抽籤。」

競技者紛紛上前，把手探入小黑袋中……

麥飛龍這次運氣不壞，抽到第三十五號竹牌，被分在第四批。

公證人唐堯接着解說比賽方式，道：「每位競技者只發一鏢，距離任選，以距離最遠而打中紅心的最優，現在請第一號競技者出場。」

第一號是無門無派的顏光照，他應聲走到第一具稻草人之前站住，所選距離是七丈五尺。

公證人唐堯打開一個木箱，取出一支飛鏢遞給他，說道：「請開始！」

顏光照躬身接去飛鏢，身形微側，面向第一具稻草人凝視片刻，然後舉起右手，左脚一抬，抖手打出。

飛鏢，破空長嘯，如電飛去！

「颼！」

正中紅心！

「好呀！」

「好呀！」

鼓掌叫好之聲，又熱烈的響起來。

公證人唐堯記下他的成績，取下釘在稻草人紅心上的飛鏢，接着道：「第二號請出場！」

第二號競技者是武當道士，他領了飛鏢，也站到第一具稻草人之前，距離是八丈，略一凝神，隨即發鏢打出。

「颼！」

也一鏢中的！

成績比第一號的顏光照還好。

由於每一批只取一人，故顏光照一看人家成績越過自己，就知被淘汰已成定局，黯然退出場外去了。

第三號接着上場，他是華山門下，也選定八丈的距離，一鏢投出。

「颼！」

打中紅心旁邊。

他臉上一紅，恨恨的一頓足，也立刻退出場外去了。

第四號是長白門下，他也選定八丈距離，結果也未中的，嗒然而退。

第五號是無門無派的盧金輝，貌不驚人，但表現優異，八丈五尺一鏢打中紅心！

「高明！」

武當道士彬彬有禮的打一稽首，讚美一聲，也退了出去。

第六、七、八、九、十、十一號六位競技者相繼出場，他們因見盧金輝以八丈五尺的距離打中紅心，也只好選定八丈五尺的距離發鏢，結果無人能中紅心，都敗退出場。

盧金輝成爲第一批中的獲勝者。

第二批緊接着上場，打第二具稻草人，經過一番競爭，崑崙派的翁中聖成績最優，也以八丈五尺的距離打中紅心，有機會問鼎金碗。

一般情形，能够在六七丈外打中一個眼珠大小的目標已屬不易，而能够在八丈五尺外打中目標，確實已是難能可貴了。

第三批的競技者上場了。

美人帮派出的競技者，就在第三批中，她叫林馨，也是個沉魚落雁的美女，大家都認爲她可能和花鳳及卓明珠一樣脫穎而出。

果然不錯！

她以九丈的距離一鏢穿心，成績最優，獲得入圍。

「眞了不起！」

「是啊！看情形，今後的武林該是女人的天下啦！」

「我看這一屆的武林競技大會，她們美人帮極有希望獲勝！」

「她們一勝，該帮帮主豈不成了今後三年的武林盟主？」

「這是當然！」

「讓她們女人騎到咱們男人頭上，這太不像話了！」

「哈哈，老子倒覺得很有意思！」

「哼，你不怕她是個『武則天』？」

「……」

議論紛紜中，第四批競技者又上場了。

頭兩個競技者成績平平。

第三個，便是抽到第三十五號的麥飛龍！

他和美人帮的美女一樣最受人注意，一出場，全場就立刻靜寂下來。

這時，已近中午，秋老虎像一把赤熱的火傘，高張在空中，把競技場晒得火熱……

麥飛龍領了飛鏢，走到第五具稻草人之前，在距離稻草人十丈遠的白線上站住。

全場數千對眼睛，一齊集中到他身上。

他感到燠熱，感到額上似已沁出汗水，於是取出汗巾擦拭着，然後才把飛鏢舉了起來。

但是，他沒有立刻發出，他忽然感到今天在這競技場上的「十丈」較之在山中練習的「十丈」要遠了些，信心頓失！

他遲疑了半晌，決定縮短距離，便向前跨出五尺，在九丈五尺的白線上站住。

在他前面的競技者，以美人帮的林馨成績最佳，在九丈外一鏢打中紅心，現在他縮短距離爲九丈五尺，如能一鏢中的，金碗可說非他莫屬。

他再度舉起飛鏢，準備發出了。

可是，他發覺精神有些恍惚，發覺稻草人的那點「紅心」似在跳動，不覺又猶疑起來。

公證人唐堯催促道：「請快出手！」

林馨接口笑道：「他遲遲不出手，想是在等土地爺前來帮忙！」

在場的競技者都笑了。

麥飛龍忍住被譏諷的羞憤，突然再向前跨出五尺，在距離九丈的白線上，右手一抖，飛鏢脫手而出！

「颼！」

中了！

成績與林馨相同。

公證人唐堯記下他的成績，然後命第三十六號的競技者繼續出場。

第三十六號因見麥飛龍在九丈外打中紅心，只好也在九丈外發鏢，結果只打中紅心的邊沿。

底下的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號自知無法勝過麥飛龍，不敢現醜，知難而退。

第四十號雖知獲勝無望，仍然露了一手，在八丈五尺外發鏢，正中紅心，成績與第一批的盧金輝和第二批的翁中聖一樣，可惜身在第四批，有麥飛龍的「九丈」在前，仍然遭到被淘汰的命運。

第四十一號和第四十二號試打九丈距離，也只打中紅心的邊沿，不待公證人宣佈，就自動退出去了。

於是，盧金輝、翁中聖、林馨、麥飛龍進入決賽；盧、翁二人都是八丈五，林、麥二人都是九丈，因此誰將最後獲勝已看不出來，觀衆也因之大感興趣。

仍由盧金輝先出場。

他領得飛鏢，大步走到第六具稻草人之前，在距離九丈白線上穩定脚步，覓得眞切，一鏢打出。

居然中了！

「好哇！」

喝彩之聲，响澈雲霄，觀衆愈來愈興奮了。

公證人唐堯記下了他的成績，隨即示意翁中聖出場。

翁中聖神色很緊張，領得飛鏢之後，也走到距離九丈的白線上站住。

他似乎沒有把握，舉起又放下，遲疑良久，才脫手發出去。

「颼！」

鏢中第二圈。

他搖頭苦笑一下，便欲退出場去。

公證人唐堯阻止道：「你慢走，後面二人如果仍在九丈外發鏢而成績不如你或與你相同，你仍有機會獲勝。」

翁中聖只得站住。

公證人唐堯接着轉對林馨道：「林姑娘，輪到妳出場了。」

林馨嫣然一笑，過去領了飛鏢，姍姍行至第八具稻草人前，在距離九丈五尺的白線上立定。

全場又靜了下來。

人人心情緊張，屏息靜氣的注視着。

林馨自己却一點也不緊張，她臉含嬌笑，慢慢平伸右手，對準稻草人，凝神有頃，才猝然揚手一

抖，打了出去。

飛鏢又中稻草人的紅心！

「好哇！」

「好哇！」

全場觀衆，有半數以上站起來鼓掌喝彩，個個興奮萬分，如醉如痴！

林馨得意洋洋的回到公證人身邊，向麥飛龍瞟了一眼，眸光充滿炫耀和挑戰的意味。

公證人唐堯記下她的成績，隨又揮手示意麥飛龍出場比賽。

麥飛龍領得飛鏢，走到第九具稻草人的對面站住。

他也選擇九丈五尺的距離。

觀衆又自動安靜下來，因爲人人都知道這對麥飛龍十分重要，而且他們也很想把這場競爭看個眞切。

麥飛龍現在表現得很沉着！

他的精神和體力本來已有不勝負荷之感，但是現在他已覺得很好，而且渾身有勁，爭鬥的意志十分堅強，這是被林馨刺激起來的。

他堅毅的目光釘視稻草人的紅心片刻之後，也慢慢擧起握鏢的右手，猛然抖手打出。

飛鏢呼嘯直去，「颼！」的一聲：不偏不倚的穿入稻草人的紅心！

掌聲和喝彩聲，又在四下爆起！

林馨臉色變了。

翁中聖則黯然退出場外。

現在，局勢已漸明朗，無門無派的盧金輝穩得第三名，林馨和麥飛龍則須再比賽一次，以定金碗誰屬。

觀衆更興奮了。

公證人將情形向全場說明，然後取一支飛鏢遞給林馨，道：「現在打第十具稻草人。」

林馨接過飛鏢，努力表現出輕鬆自在之態，姍姍行至第十具稻草人之前。

這次，她選擇十丈的距離，看樣子要拚命了。

麥飛龍也看得暗暗緊張，忖道：「眞是要命，這女人到底有多大能耐?她每打一次就拉長五尺，而且態度輕鬆，好像穩操勝劵似的……」

林馨像是故意要吊人胃口，平伸握鏢的右手，瞄準稻草人良久，仍不肯發出去。

「打啊！」

「打呀！」

有人鼓噪起來了。

公證人唐堯連忙高擧雙手，要求大家肅靜，接着向林馨輕聲道：「林姑娘請快出手吧！」

林馨充耳不聞，又凝神了一會，才嬌叱一聲，抖手打了出去。

鏢一出手，她就頓足叫道：「糟了！」

的確糟了。

只打中第三圈。

麥飛龍一見大喜，暗忖道：「好啊，我只道妳不會緊張，原來妳也緊張得這麼厲害！」

他認爲她既然能够在九丈五尺外一鏢打中紅心，這次拉長五尺，即使不能打中紅心，也將相差無幾，但結果却只打中第三圈，這原因只有一個：緊張！

全場响起了一片惋惜之聲，也都認爲她是緊張而招致失常。

「不過，她還有機會。」

「不錯，麥飛龍也未必比她好，還有好戲可看的！」

議論紛紜中，麥飛龍又出場了。

他當然也選擇了十丈的距離，這次他的心情更加安定，並且一反常態，雙脚在白綫上站穩之後，毫不猶豫，立刻發鏢打出。

飛鏢正中紅心！

他又在驚濤駭浪中獲得第二個金碗！

掌聲如雷，一直到麥飛龍捧着金碗回到瓦房時，還在响着……

然後，大會司儀宣佈中午已到，休息一個時辰，未時三刻再繼續進行競技。

全場觀衆紛紛取出食物來吃，一邊津津有味的談論着方才所見的一切。

終南派的瓦房中，則賀客盈門！

少林、武當、崑崙、峨嵋、青城、華山、長白、丐帮八位掌門都來道賀，對麥飛龍讚佩有加，並向白一逸道賀終南派的復興。

眞的，九年來幾乎已被武林人淡忘的終南派，只不過半天之間，又成爲武林人崇仰的對象了！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和麥飛龍送走了賀客之後，也取出食物來吃，師徒倆眼睛看着兩隻亮晶晶的金碗和一隻銀碗，吃得很落胃。

麥飛龍笑道：「師父，您方才有沒有看見美人帮那個林姑娘的樣子?」

終南一劍仙頷首笑道：「看見了。」

麥飛龍道：「她又氣又惱，好像恨不得咬下我一塊肉呢。」

終南一劍仙道：「女人量淺，不理會她也就是了。」

麥飛龍道：「其實弟子對她也很佩服，要是她能大方一些，就是把金碗讓給她也無所謂。」

終南一劍仙道：「你已讓給她們一隻金碗。」

麥飛龍正要再說，忽見一人走入瓦房，連忙起身抱拳道：「尊駕何人?」

來者，是個相貌奇醜的中年漢子，雙目白瞳多黑珠少，臉上像是被火灼傷過，滿是緊綳的紅疤，身上的裝束，可以看出是個武林中人。

他踏入瓦房後，就向終南一劍仙和麥飛龍連連拱手，咧嘴露出兩排黃牙，笑嘻嘻道：「在下宇文機，拜見白掌門人和麥少俠！」

態度，卑賤至極！

終南一劍仙似乎認不得他，目光一凝道：「閣下是哪一門派的?」

宇文機連連打躬笑道：「嘻嘻，在下是彩虹堡王堡主的部屬，白掌門人想必也聽過敝堡主的名聲吧?」

終南一劍仙面色微微一冷，淡然道：「貴堡主大名如雷貫耳，老夫聞之久耳！」

宇文機喜得抓耳搔腮，又笑道：「不敢，不敢，在下跟隨敝堡主已有三年之久，一向頗受敝堡主的器重，嘻嘻嘻……」

終南一劍仙一哂道：「老夫雖不認識尊駕，但可想而知尊駕必定甚受貴堡王堡主的器重，因爲王堡主最喜歡像尊駕這樣的人。」

宇文機打躬不止，笑道：「正是，正是……」

終南一劍仙憎惡的一皺眉，問道：「王堡主派尊駕來見老夫，不知有何見教?」

宇文機忽然搖頭道：「不不，在下不是奉堡主之命來拜見白掌門人的，而是……」

他一邊說，一邊由懷內摸出一封密柬，雙手捧給麥飛龍，接着笑道：「剛剛有人託在下送這封密柬來給麥少俠，在下能有機會爲麥少俠効勞，至感榮幸！至感榮幸！嘻嘻，嘻嘻嘻！」

麥飛龍忍俊不禁，噗哧一笑道：「對不起，尊駕不是在爲小可効勞，而是爲託你送信那個人！」

宇文機微微一呆，繼又打躬笑道：「是是，不過在下有機會拜見白掌門人和麥少俠，也一樣至感榮幸。」

說到此，把密柬遞近一些，陪笑道：「就請麥少俠收下這個吧。」

麥飛龍方待伸手接去，一旁的終南一劍仙突然沉聲道：「且慢！」

橫手一攔，將麥飛龍推後數尺。

麥飛龍聽出師父的聲調滿含警告，猛然想起江湖上的許多鬼蜮技倆，心頭微微一凛。

宇文機神情又是錯愕又是恐慌，道：「怎……怎麼回事?」

終南一劍仙精眸湛湛，凝望他問道：「託你送信的人是誰?」

宇文機道：「這個在下也不知道，因爲他沒有說。」

終南一劍仙冷笑道：「是麼?」

宇文機又連連打躬陪笑道：「是的，在下忘了請教他的姓名，不過在下看他的相貌似非壞人，白掌門人儘可放心，嘻嘻……」

終南一劍仙道：「那麼，勞駕請代小徒將密柬拆開如何?」

宇文機道：「好的，好的。」

他動手拆開密柬，抽出一張半摺的白箋，順手展開白箋一看，臉色陡地一變！

終南一劍仙問道：「上面寫着什麼?」

宇文機捧着白箋的雙手微微發抖，囁嚅道：「這……這……」

終南一劍仙突然伸手搶過白箋，轉過來一看，面色也不禁變了。

原來，白箋上只有寥寥數字，寫的是：

「麥飛龍！即時退出競技，否則取你性命！」

麥飛龍也看到了白箋上的文字，不禁「哼」的一笑道：「準是尋開心的！」

宇文機已感事態嚴重，聽了立刻附和道：「對！對！準是開玩笑的。他媽的，原來那傢伙是個無賴，在下上了他的當了！在下這就去找他理論！」

說着，轉身便要開溜。

終南一劍仙冷喝道：「站住！」

宇文機渾身一震，剎住了脚步，慢慢轉回身子，一臉苦澀的笑道：「白掌門人明鑑，這可不干在下之事，在下壓根兒不知那傢伙信上寫的是恐嚇之言……」

終南一劍仙不理他說的話，轉對麥飛龍說道：「飛龍，去武林殿請武當掌教來一下！」

麥飛龍應是而去。

宇文機更加恐慌，不覺向終南一劍仙跪了下去，戰戰兢兢道：「白掌門人，在下是受人利用的，請您相信，請您相信！」

終南一劍仙冷冷道：「起來，等天一眞人來了，你再向他解釋好了！」

宇文機顫聲道：「可是，就怕天一眞人不肯相信，您……您老既不看僧面要看佛面，讓在下離去吧！」

終南一劍仙冷然笑道：「誰是『佛面』啊?」

宇文機道：「是敝堡主。請您看在敝堡主的面上，不要爲難在下。」

終南一劍仙卑視的一笑道：「你認爲貴堡主的名氣在武林中很吃得開?你可知道武林人常常說的

『小人王』指的是誰？」

宇文機面紅耳赤，忽然自打嘴巴，打一下罵一聲，道：「在下該死！在下該死！在下不該貪圖小利！在下不該貪圖小利……」

就在這時，主辦競技大會的武當掌敎天一眞人和麥飛龍走進瓦房來了。

終南一劍仙起身相迎，把白箋遞給天一眞人，笑道：「眞人請看這個，有人投束恐嚇小徒了。」

天一眞人看過了白箋，轉對宇文機寒臉問道：「你是何人？」

宇文機畏畏縮縮地道：「回眞人的話，在下叫『長尾鼠宇文機』……」

終南一劍仙接口道：「他是彩虹堡王曉仁的弟子。」

天一眞人目注宇文機，神色嚴厲的問道：「這封恐嚇信，是你們堡主命你送來的？」

宇文機急急的搖頭道：「不不！絕對不是！是一個陌生人託在下送來的，敝堡主與此事毫無關係，他若要幹這種事，那敢公然派在下送信來？」

天一眞人回望終南一劍仙說道：「貧道愚見，王曉仁大概也不敢明目張胆的派部屬送這恐嚇信來，白掌門人以爲如何？」

終南一劍仙點頭笑道：「白某人也沒有懷疑是他。」

天一眞人又回對宇文機道：「託你送信之人叫何姓名？」

宇文機道：「他沒有說出姓名，在下也忘了請敎他的姓名字號。」

天一眞人道：「那人有多大年紀？生的什麼模樣？」

宇文機道：「約四十許人，相貌端正，作文士打扮，手裏拿着一柄摺扇。」

天一眞人道：「你爲何肯替他送這封信？」

宇文機面色一紅，吶吶地道：「因爲……因爲他給了在下幾兩銀子……」

天一眞人冷哼一聲，又回望終南一劍仙問道：「白掌門人對此有何高見？」

終南一劍仙道：「明槍易敵，暗箭難防，白某人很替小徒的安全担憂。」

天一眞人道：「白掌門人是說要令高足退出競技大會？」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不，小徒將繼續參加競技！」

天一眞人道：「旣如此，貧道派幾個門下前來保護令高足如何？」

終南一劍仙沉吟半晌，又搖頭道：「這也不必了，白某人請掌敎來，只是要掌敎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以便一旦發生事故時，好有個交代。」

言外之意，是要天一眞人知道，一旦他們師徒在大會上殺了人，那是出於自衞，他們將決不負責任。

天一眞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捻鬚沉吟道：「貧道忝爲本屆主辦人，也不希望發生事故，白掌門人眞如接受貧道意思，讓貧道派幾個人隨時跟在令高足身邊保護，或可收嚇阻之效？」

終南一劍仙笑道：「那會叫人笑話，還是免了吧。」

天一眞人也不再堅持，轉望麥飛龍道：「那麼，麥小施主請自小心提防，以免爲人所乘。」

麥飛龍拱手答道：「多謝掌敎關注，小可自會小心在意的。」

天一眞人眼睛移回到宇文機身上，問道：「白掌門人打算如何處置此人？」

終南一劍仙微微一笑道：「放他回去吧！」

天一眞人頗覺不妥，又問道：「眞的放他回去麼？」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你看他一副可憐兮兮之態，若不放他回去，只怕他要痛哭流涕了。」

天一眞人便向宇文機喝道：「去吧！你最好去把那人找來，否則一旦有事，你可脫不了關係！」

宇文機連聲應是，抱頭鼠竄而去。

天一眞人隨向終南一劍仙笑道：「貧道有許多事情要忙，不能多陪了。」

終南一劍仙抱拳道：「掌敎請便。」

天一眞人打一稽首，跨出瓦房，回武林殿去。

終南一劍仙目送天一眞人離去之後，神情復變嚴肅，向麥飛龍道：「飛龍，你眞的要小心提防，萬勿掉以輕心。」

麥飛龍恭聲道：「是的。」

終南一劍仙繼續吃食，一面說道：「爲師相信寫此恐嚇信之人，必是參與競技大會的某一門派人物，所以你等下出場時，對場上的競技者要特別注意，提防有人暗算。」

麥飛龍點點頭，也拿起食物繼續吃起來。

終南一劍仙忽然低聲道：「你想寫這恐嚇信之人會不會是美人帮？」

麥飛龍點頭道：「弟子也是這樣猜想，因爲寫這恐嚇信的人，其目的自然在奪取本屆的『武林金獅』，而弟子若眞退出競技，最有希望奪得『武林金獅』的是美人帮！」

終南一劍仙微微頷首道：「不錯，迄今爲止，她們派出的三個姑娘，表現甚是不凡，已經得了一隻金碗兩隻銀碗，而從她們的表現來看，假如沒有

你參加比賽，她們必可在每一項比賽中獲勝。」

麥飛龍又點點頭，道：「不過，也不一定是她們發的恐嚇信，理由有二，第一：美人帮應該都是女人，而據宇文機說，託他送信的是個中年文士，第二，如果弟子遇害，大家一定都會懷疑是她們美人帮幹的，她們應會顧慮此點，所以——」

終南一劍仙搖手打斷他的話，道：「顧名思義，美人帮自然都是女人組成的，但也不能說她們帮中沒有一個男人，而說到大家的懷疑，只要沒被人找到證據，誰能憑懷疑而認定是她們幹的呢？」

麥飛龍道：「又也許，這只是無賴之徒的惡作劇……」

終南一劍仙正色道：「不，無賴之徒不可能寫出這麼一手好字！」

麥飛龍道：「總之，弟子小心提防就是了。」

終南一劍仙沉思片刻，又道：「對方若要下手殺害你，也很可能混在觀衆羣中下手，譬如乘你參加競技之際，由場外發出暗器，所以等下你參加騎術及陸地飛行術時，要特別留意，因爲這兩項競技都很靠近觀衆。」

麥飛龍笑道：「若有人發出暗器想傷害弟子，那倒可以先來個未雨綢繆！」

終南一劍仙一怔道：「如何預防？」

麥飛龍道：「師父去年製成的那套蟒皮衣，弟子帶下山來了，正在包袱中。」

終南一劍仙大喜道：「好極了，你快把它穿上，那套蟒皮衣雖非刀槍不入，但可以擋得住一般暗器！」

麥飛龍道：「就在這裏穿麼？」

終南一劍仙道：「你可以到凳子後面蹲着穿上，沒有人會看見的。」

瓦房中有數排長板凳，蹲在長板凳後面穿衣，確不易被人看出。

麥飛龍於是拿起包袱，走去長板凳後面蹲下，解開包袱取出一套蟒皮衣褲，先將身上的衣褲脫下，穿上蟒皮衣褲，然後再將原來的衣褲穿上去。

裝束停當，包好包袱，仍回師父身邊坐下，笑道：「行了！」

就在此時，又有一人走入瓦房來了！

來的，是個矮矮胖胖的老人，牛山濯濯，圓圓的腦袋，扁扁的臉龐，細目蒜鼻，衣着破舊，帶着幾分「酒鬼」的氣質。

他向終南一劍仙抱拳行了一禮，咧口「戛戛」笑道：「白掌門人，還認得我麼？」

終南一劍仙端坐不動，笑道：「你是『酒鬼』那伯海吧？」

老人點頭笑道：「正是，想不到白掌門人還認得我這號人物！」

終南一劍仙含笑道：「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你那伯海賣妻飲酒，武林傳爲『佳話』，老夫自然不會忘記。」

酒鬼那伯海笑道：「如今我窮得什麼都沒得賣啦！」

終南一劍仙道：「你還有一條褲子。」

那伯海低頭看看自己的褲子，窘笑道：「這是僅有的一條褲子，又是破破爛爛的，誰肯要呢？」

終南一劍仙收斂笑容，問道：「你來見老夫，有什麼事情？」

那伯海拱手道：「來向白掌門人道賀，還有就是受人之託，帶來一函面交令徒麥少俠。」

終南一劍仙神色一凝，問道：「是誰託你帶信來？」

那伯海搖頭道：「那人很怪，不肯報出他的姓名。」終南一劍仙冷笑一下道：「是不是中年人，相貌端正，手拿一柄摺扇，作文士打扮的？」

那伯海一呆道：「咦，您怎知道？」

終南一劍仙不作解釋，伸手道：「拿來！」

那伯海由胸懷內摸出一封式樣相同的密束，却不立刻遞出，戛戛笑道：「白掌門人，我很窮，已有三天不知酒味啦！」

終南一劍仙不禁哈哈大笑道：「那伯海！你這老無賴竟想敲詐老夫？」

那伯海忙道：「不敢，不敢，只是您知道我……我是專替人跑腿賺幾個酒錢的，您白掌門人本是慷慨大方之人，就請可憐可憐我，賞給我幾個酒錢吧？」

終南一劍仙道：「你已經得了那人幾兩銀子，還不滿足？」

那伯海又是一呆，但很快又彎腰陪笑道：「那裏，那裏，那傢伙——啊，不不！那位文士只給了我一兩銀子而已！」

終南一劍仙面色一沉，冷然道：「告訴你，若在平時，老夫賞你幾個錢吃酒不妨，但這一次老夫不給你！」

那伯海笑道：「旣是如此，我只好把這封信拿去還給那位文士了。」說罷，轉身欲去。

終南一劍仙冷笑道：「你若眞把信交還那人，你那伯海必死無疑！」

那伯海嚇了一跳，轉回身子，駭然道：「白掌門人這話怎麼說？」

終南一劍仙道：「你把信拆開來看看！」

那伯海呆了呆，低頭看看手上的密束，喃喃說道：「我……可以拆開來看？」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不錯。」

那伯海道：「您不是說着玩的吧？」

終南一劍仙道：「絕對不是！」

那伯海道：「好，我拆！」

他將密柬拆開，展開一看，頓時面色發白，驚得手上白箋脫手掉落地上。

終南一劍仙微微一笑道：「現在還要不要老夫賞你酒錢？」

那伯海剛一轉身便跑，叫道：「不要了！不要了！」

像字文機一樣，狼狽逃去。

終南一劍仙俯身拾起白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乃是：

「麥飛龍：這是最後一次警告，如不退出競技，你將會死在競技場上！」

終南一劍仙別臉向身邊的麥飛龍笑道：「現在你該相信這不是惡作劇了吧？」

麥飛龍凝容說道：「咱們就等着看他怎樣動手吧！」

終南一劍仙忽然嘆息一聲，道：「方才爲師說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不如退出競技大會算了。」

麥飛龍毅然道：「不，弟子要繼續參加！」

終南一劍仙皺眉道：「可是，爲師現在只有你這麼一個徒弟，你又是本派復興唯一指望之人，萬一出了事，那麼如何是好？」

麥飛龍道：「就憑這兩封恐嚇信，咱們若退出競技，那麼本派也就別想復興了！」

終南一劍仙道：「你已經奪得兩個金碗一個銀碗，很不錯了。」

麥飛龍道：「問題在於咱們不能屈服，試想弟子若眞退出比賽，武林朋友必會譏笑弟子沒胆量，那樣一來，這兩個金碗也就失去光彩了！」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嘆道：「說得是，可是爲師實在不放心……」

話聲微頓，又道：「咱們接受天一眞人的好意，請他派幾個人保護你如何？」

麥飛龍搖頭道：「不必。」

終南一劍仙精眸銳芒連閃，突然起身道：「距離比賽尚有半個時辰，待爲師出去找找看！」

麥飛龍跟着起立問道：「找那中年文士？」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

麥飛龍道：「場外觀衆近萬，如何找得着？」

終南一劍仙道：「也許碰巧會叫爲師找上。」

麥飛龍道：「弟子和師父一道去找吧？」

終南一劍仙道：「不，你若走出這間瓦房，正好給他們暗算的機會，你留在這裏較爲安全。」

麥飛龍道：「可是師父——」

終南一劍仙截口笑道：「爲師不要緊，他們要傷害的是你，不是爲師！」

他拍拍麥飛龍的肩頭，要他坐下，隨即負手踱了出去。

麥飛龍只得在瓦房中默坐，他心中非常氣憤，在他的心目中，武林競技大會是公正無私的，任何人想得到榮譽，唯一的途徑便是參加比賽，可是現在，却有人企圖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勝，這眞是無恥之尤，卑鄙至極了。

以不正當的手段求取勝利，難道是一種榮譽？對不知眞情的人看來是一種榮譽，但他本人難道不覺得慚愧？

莫非對方不要榮譽，只要黃金？

可是，何處無黃金？爲何偏要覬覦武林競技大會的金碗和金獅？

× × ×

終南一劍仙回到瓦房來了。

麥飛龍起身問道：「有無發現？」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沒有。」

麥飛龍道：「觀衆如此之多，且又不認識對方，自然不易找到。」

終南一劍仙道：「爲師已將第二封恐嚇信給天一眞人看過了，他表示要派數十個門下混入觀衆羣中，暗中監視歹徒的行動。」

他在長板凳上坐下，接着道：「對方既敢發出恐嚇信，必非他們武當派幾個道士所能阻止得了，你還是自己多加小心吧！」

麥飛龍道：「弟子有一點不解，對方既不惜殺害弟子以達到非法求取勝利的目的，那又何必發出恐嚇信？不聲不響的動手，不是更能得手？」

終南一劍仙沉思片刻，道：「這有兩種解釋，一是對方不想把事情鬧大，希望咱們胆怯退出，一是對方並無殺害你的能力，只想虛言恫嚇一番……不過，爲師覺得前一種揣測較爲正確。」

麥飛龍微笑道：「弟子若被暗算而死，不知大會將採取何種措施？」

終南一劍仙道：「總不至於因你一人之死而停止競技大會。」

麥飛龍點點頭，笑道：「如果天一眞人肯宣布說：如有競技者遭受暗算，便停止比賽，則對方一定不敢下手了。」

終南一劍仙道：「這是不可能的，競技大會乃是安定武林的一樁措施，豈能爲一人而廢止。」

他探手入懷取出一頂厚厚的皮帽，遞給麥飛龍道：「這頂風帽你帶着，參加騎術和陸地飛行術的時候，就把它戴起來，可以保護頭部，不怕輕形暗器的襲擊。」

麥飛龍接過風帽，訝異地道：「哪來的這頂風帽？」

終南一劍仙道：「是爲師向長白派掌門人借來的，他們這種風帽，只要距離不太近，可以擋住一般輕形暗器。」

麥飛龍把風帽收入懷中，一眼瞥見那位司儀已步出武林殿，便說道：「時候到了。」

果然，那位司儀步出武林殿後，即大聲宣布道：「未時三刻已到，請參加第四項競技者出場！」

於是，競技者紛紛出場。

麥飛龍也舉步而出。

終南一劍仙滿面凝重，叮嚀道：「飛龍，一切小心！」

麥飛龍點點頭，一直向場上走去。

第四項競技是輕功，競技者不待公證人指示，便一齊來到「竹樁」之前。

竹樁，按八卦排列，每支竹桿長約三丈，細如小孩手臂，末端是尖的，迎風搖晃，人要跳上去站住，非有過人的輕功不可！

此刻，竹樁之前已放置着一個「限時」用的大鼓，負責擂鼓的，是個頭紮青巾的彪形大漢。

公證人則是以輕功闖名天下的「無影燕」井清波，他是一位身材中等的老人，樣子很像庸庸碌碌的農夫，如果不是出現在競技場上，誰也不相信他是身懷絕技之人。

參與「輕功」競技的共有五十八個：公證人無影燕井清波照例點過名，讓競技者抽籤，決定各人的先後次序後，才說道：「各位，本屆輕功競技與上次相同，先以輕功提縱術跳上竹樁，聽到鼓聲，就要在上面翻個筋斗，趕不上鼓聲，踩倒竹桿及失足墮下者，被判失敗，成功的連翻十個筋斗者，可以晉入複賽，現在請抽到第一號的競技者上去。」

抽到第一號的是丐幫一個叫化子，名叫勞蓬，他向公證人井清波行了一禮，然後走到竹樁前，一個縱身，飄然降落竹樁之上，單足鶴立。

身法乾淨俐落，贏得不少掌聲！

不過，他脚下的竹桿却在左右搖晃，可以看出他功候尚差。

公證人井清波右手一抬，負責擂鼓的彪形大漢立時揚搥擊下——鼕！聲震全場！

勞蓬應聲縱起一丈二三尺，空中一個鷂子翻身，輕飄飄的落到另一支竹桿之上。

鼕！

勞蓬又一冲而起，翻了個筋斗。

翻筋斗，可說是輕功最基本的動作，而前來參加競技的人，輕功自然都很不弱，爲何只要他們翻筋斗呢？

原因與選定飛鏢作爲暗器競技相同，各門派的輕功身法均有不同，有的以輕靈著稱，有的以快速見長，很難判定高下，因此就以最基本的動作來決定勝負，但雖說是基本動作，眞正決定強弱的，却在於「持久」，也即是說要在竹樁上連翻十個筋斗並非易事，一般的看法，能翻七八個筋斗而不踩倒竹桿，已算是高明的了。

鼕！

勞蓬又翻了個筋斗，飄落於一支竹桿上，身形開始現出無法穩定的現象了。

鼕！

鼕！

鼕！

他又連翻三個筋斗，到第七通鼓聲響起之際，他雖然又縱起一丈多高，但脚下那支竹桿却倒了！

於是，他被判失敗。

公證人井清波親自把那支竹桿插好，接着叫出第二號競技者，上去施展。

第二號競技者是長白派的門下，名叫李南煌。長白派以「踏雪無痕」的輕功見稱於世，曾在歷屆的「輕功」一項中獲得三隻金碗，因此李南煌一上場，立刻引起觀衆的注意。

果然，李南煌不負衆望，輕輕鬆鬆的就翻過了十個筋斗，晉入複賽。

然後，一個接一個的上場，但能够晉入複賽的，十個之中只有一二人，不是在中途踩倒竹桿，便是站不穩而跌下來。

麥飛龍抽到第二十九號，成功的翻過十個筋斗，也獲得晉入複賽的資格。

當他在竹樁上翻筋斗時，心中頗担憂有人乘機暗算，但結果却沒有。

也許是竹樁設在競技場的中央，距離場外有十幾丈遠，歹徒「鞭長莫及」之故吧？

由於「輕功」競技時間較久，故凡是晉入複賽的，也可暫時回到瓦房坐等，麥飛龍讓公證人記下姓名後，即回到瓦房中。

終南一劍仙見他輕易的通過了初賽，心中很高興，急問道：「飛龍，你覺得如何？」

麥飛龍笑道：「不難，比在山中的樹梢上翻筋斗，要容易多了。」

終南一劍仙道：「但等下複賽時，你仍然不能大意，要知長白派在這一項中有三個門下參加，第三屆競技大會時，他們曾囊括過金，銀，銅三個獎呢！」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鏢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胆金鈴震八方」關中岳，爲拯救四省災黎，自動閉歇鏢局，投身督帥府，協助徐督帥追探牧羊圖寶藏，肩負督帥安全，與一般覬覦牧羊圖的沵魔盜魁對抗，那晚，葛玉郞率衆來犯，李玉龍、于俊以新得自鐵夢秋傳授的高超刀法，大事克敵，關中岳也施展出新近悟自牧羊圖上的絕妙刀法，把葛玉郞震退數步，葛玉郞目睹己方傷亡過半，正欲呼嘯退走，「百劍王」冷綸已到，喝止葛玉郞，向關中岳迫去，于俊、李玉龍雙雙躍出，兩人聯手，同時揮劍封擋冷綸兩柄長劍，响起了一聲金鐵交鳴——



豪氣冲霄漢　威儀懾羣倫

關中岳一看那冷綸出手的劍勢，已知百劍王名不虛傳，立時運氣戒備，準備出手搶救兩人。

百劍王哈哈一笑，道：「好小子，眞有兩手，能擋開老夫一劍的，武林中還未有幾人。」

就這說上幾句話的工夫，又攻向每人三劍。

李玉龍、于俊，對付一般江湖人物，有着揮刀砍瓜般的感覺，但遇上百劍王這等高手，却是另有一處大不相同的感受。

只覺對方劍勢快如迅雷，疾逾飄風，每一劍又都是攻向至命要害，簡直使人沒有還手的機會。

兩人全是在招架，挨打的地位，還手無力。

百劍王連攻數劍，仍未能傷得兩人，心中大怒，雙劍一緊，劍花錯落中，又多出兩柄長劍。

原來，不知何時，他又扳出了身上兩柄長劍。

百劍王兩手四劍，攻勢威力也相對的增長。

關中岳已瞧出情形不對，正待喝令兩人退下，爲時已晚。

但聞兩聲悶哼，李玉龍和于俊，已各自中了一劍。

關中岳驚駭之下，一招「泰山壓頂」，大環刀直劈下去。

他早已有備，這一刀快迅至極，百劍王手中劍已遞出，見關中岳來勢兇猛，不得不後退一步，接下關中岳的刀勢。

關中岳全力施爲，不容那百劍王有還手的機會，揮刀疾進，連攻數刀。

這些刀法，都是他由牧羊圖中悟出來的刀法，不知道它的出處來歷。

一連五刀，迫的那百劍王不但沒有了還手之力，而且連連後退。

旁觀之人，也都覺出關中岳這套刀法，博大，精深，有着君臨天下之概。

但關中岳劈出了五刀之後，却突然住手，道：「四天王中，只來了你閣下一個人麼？」

原來，關中岳和百劍王動上手後，憑仗悟出那五招奇奧的刀勢，連佔上風，但他已感覺到百劍王手中之劍，有極强的暗勁。自己只會五招刀法，五招用完，那就再無拒敵之能，所以五刀攻完後，立時借故問話。

百劍王冷冷說道：「閣下的刀法，果然是精奇博大，稍佔優勢，虎威鏢局，能在江湖上闖出一塊招牌，看來，實不簡單，但還未勝了我，等你勝我之後，他們自會現身。」

他雙手各執兩劍，突然一齊揮動，攻了上來。

關中岳無可奈何，只好把悟出的五招武功，反覆的運用出手，舉刀一揮，封開了四柄長劍。

這刀式還是眞靈，百劍王那攻出的四柄劍勢，竟被他一刀擋開。

百劍王怔了一怔，道：「好刀法。」

右手一抖，一柄長劍，突然脫手而出，飛向關中岳的前胸，另一柄長劍，却跟踪而至。

關中岳吃了一驚，揮刀一擋，又把那攻來的劍勢擋開。心中暗道：他號稱百劍王，縱然是大羅金仙臨凡，也未必能雙手運用百劍，定然把長劍當作暗器施用。

百劍王看右首劍勢被人擋開，立時一揮左手，攻了上來。

這當兒，突然聞一聲清亮的女子口音，道：「關總鏢頭，請退下來休息片刻，這一陣，由我來試試。」

一道劍光，閃電而至，擋開了百劍王左手的攻勢。

關中岳暗叫了一聲慚愧！疾快的收刀而退。

凝目望去，只見劉婉蓉手橫長劍，擋住了百劍王的去路。

百劍王連遇高人，心頭大火，冷說道：「臭女人，你是什麼身份？」

劉婉蓉笑一笑，道：「紫天君也不敢這樣對我，你不過四王之一罷了。」

百劍王大喝一聲，雙手齊出，四柄長劍，一齊攻了過來。

劉婉蓉打個轉身，繞身飛起了一道寒芒，封開了四支長劍。

一陣金鐵交響之後，劉婉蓉收回了揮出的長劍，緩緩說道：「你號稱百劍王，大約能够使用很多的長短寶劍，是麼？」

一招交接之後，百劍王也知道遇上了自己生平未遇的勁敵，並未再急於出手搶攻，冷然一笑，道：「姑娘是那狗官的第幾位侍妾？」

他每一句話，口氣都惡毒的很。

但劉婉蓉却是平靜的很，淡淡一笑，道：「我是徐督帥的義女，你不用口舌輕薄，今晚上咱們總要拚一個勝敗出來。」

百劍王一生中很少遇上過敵手，除了那位紫天君之外，可以說從未敗過，雖然明知道劉婉蓉武功高强，但心中並不畏懼，一面暗中運集功力，一面冷笑道：「托大的丫頭，老夫讓妳先機。」

劉婉蓉道：「紫天君來了麼？」

百劍王冷綸揚了揚手中長劍，道：「妳如能勝過老夫，天君自會出面。」

劉婉蓉道：「你作不了什麼主，和你說話，多費唇舌而已，紫天君如是來了，就該出面來和我談談？」

百劍王幾時受過這等羞辱，怒聲喝道：「臭丫頭，好狂的口氣。」

揮手搶攻，四劍並出。

劉婉蓉冷冷道：「讓你試試看自己有幾分成就也好。」

口中說話，却揮劍接架，就在兩人說上幾句話的工夫，已然彼此交手五招。

百劍王同時用四柄長劍出手，不但攻勢兇猛，而且劍招上花式繁多，看上去，耀眼生花。

劉婉蓉的一柄劍，滿含勁氣，決盪在四支長劍之中。

兩人的劍勢都快，快的人瞧不清楚他們交手劍招的變化。

在那劍光繚繞中，突聞劉婉蓉輕叱一聲：「放手。」

劍光斂收，人影出現，百劍王手中之劍，四柄變成了兩柄，兩柄劍跌落在地上。

劉婉蓉劍術，使得在場的葛玉郎等，都瞧的駭然震動。

她似是有意賣弄，手中的長劍一抄，挑起了跌落在地上的兩柄長劍，說道：「百劍王，接住你的劍。」

冷綸一伸手，接住兩柄長劍，突然解開長衫衣扣。

高挑的燈光之下，只見他身上一根黑皮腰帶，寬有五寸，上面插了一十二柄短劍。

劉婉蓉笑一笑，道：「十二加四，不過一十六支罷了，百劍二字用的誇張，如能改稱十劍王，那就名符其實了。」

冷綸道：「姑娘如能接過在下一十六劍，在下就算敗在你姑娘的手中了。」

劉婉蓉道：「好！我很願試試你這十六支寶劍上，有些什麼過人之處！不過！這樣打起來，對你們有害無利。」

冷綸道：「爲什麼？」

劉婉蓉道：「以紫天君和四天王爲主的實力，似乎是不適宜和我們單打獨鬥，如是你百劍天王不幸敗了那你就很難在此地立足。」

冷綸道：「這麼說來，姑娘似是一定能勝過在下。」

劉婉蓉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你是否是我敵手，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冷綸緩緩說道：「如是咱們此刻不動手，那又應該如何？」

劉婉蓉道：「那很簡單，紫天君和另外三位天王，大概都要來，等他們來了之後，咱們好好大打一場。」

冷綸兇燄頓消，輕輕咳了一聲，道：「如是他們不來呢？咱們今晚這一戰就不用打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但他們今天晚上一定會來……」

百劍王接道：「姑娘似乎是很相信自己的判斷了。」

只聽一個威重的聲音，接道：「劉姑娘不是平常的人物。」

話聲似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但話說完，人已到了面前。

來人正是紫天君。

百劍王那等兇狠的氣燄，一見到紫天君，立時變了一副形態，一欠身向後退了兩步，道：「見過天君——」

紫天君一揮手，百劍王悄然地退到了紫天君的身後。

劉婉蓉目光四顧了一陣，淡然一笑，道：「閣下帶了好多人？」

紫天君道：「除我之外，還有一十二人，不過，能够打的，只不過三五個人而已，如是姑娘能够勝了在下，餘下的，不會和諸位動手了。」

劉婉蓉道：「也好！這一場決戰之後，一了百了，大家不用再拖下去了。」

紫天君道：「本座也是此意。」

劉婉蓉道：「賤妾建議，咱們用不着在帥府中鬧一個驚天動地，最好選一個淸靜地方，大大的打一場。」

紫天君道：「也可以，不過是帶上那幅牧羊圖，如是我們勝了，取走牧羊圖，如是不幸敗了，大約武林中再無人找你們的麻煩了。」

劉婉蓉道：「帶不帶牧羊圖，都是一樣！」

紫天君冷冷說道：「有一件事，姑娘要先行明白！」

劉婉蓉道：「什麼事？」

紫天君道：「徐督帥的爲人，黑，白兩道，人所共欽，本天君此番到開封府來，和督帥個人無關，旨在牧羊圖，拿到圖，在下立刻走路，拿不到牧羊圖，在下也決不會干休，姑娘既要替徐督帥出頭，本君也希望把事情限制牧羊圖上，不要把恩怨扯在徐督帥個人的身上。」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天君能如此敬重督帥，足見是一位明辨是非的人物。」

紫天君冷然一笑，道：「劉姑娘，本君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應該如何，還望劉姑娘早作決定。」

劉婉蓉點點頭，道：「其實，牧羊圖就不在徐督帥的身上。」

紫天君道：「在那裏？」

劉婉蓉道：「由我保管。」

紫天君突然向前欺進了兩步，冷冷問道：「在那裏？」

劉婉蓉道：「我不會帶在身上。」

紫天君道：「除非本天君能看到牧羊圖，否則在下不會離開帥府！」

劉婉蓉道：「自然要給你看到，不過，你先要約束屬下，不可妄動帥府中一草一木。」

紫天君道：「照在下觀察，帥府早已經有了很森嚴的戒備。」

劉婉蓉道：「未瞭解天君的來意之前，我們不得不作準備，不過，賤妾還是不希望在帥府中與你動手。」

紫天君道：「好吧！我見到牧羊圖，就隨着你姑娘離開帥府。」

劉婉蓉道：「勞駕稍候片刻。」

紫天君一揮手，高聲說道：「我已和劉姑娘互有約言，未得我之命，任何人不得在帥府有所舉動，妄動一草一木，當場處死。」

目光轉到劉婉蓉的臉上，接道：「本君恭候半個時辰，如是姑娘仍不出面，在下就要有所舉動了。」

劉婉蓉道：「要不了半個時辰。」

轉身行入了暗影之中。

紫天君目光轉動，只見四週暗影浮動，似是有不少的人，而且隱隱間泛出殺氣。

一刻工夫之後，劉婉蓉重行現身。

只不過，左右多了兩個人，左面鐵夢秋，右面八卦教主。

劉婉蓉手中捧着牧羊圖，笑道：「天君原諒，在沒有確定天君能否奪去牧羊圖之前，恕我不能奉上。」

紫天君笑一笑，道：「那是自然，但姑娘要想一個法子要本君瞧到，是眞是假。」

劉婉蓉點點頭，高聲道：「拿過火把。」暗影中一個黑衣大漢，快步行了過來。右手擎起火摺子一幌，燃起了一支火把。

劉婉蓉擧起手中的牧羊圖道：「天君請看。」火把熊熊，光燄十分明亮，照在牧羊圖上。那是眞眞正正的牧羊圖。

劉婉蓉道：「天君，看清楚了麼？」

紫天君道：「看清楚了。」

劉婉蓉緩緩收起牧羊圖，放在身上，道：「以天君目光的尖銳，定可一眼間，分辨出眞假了。」

紫天君道：「那是眞的牧羊圖。」

劉婉蓉道：「那很好，証明了，我們的心意很誠。」

紫天君望了鐵夢秋，藍小鳳，道：「你們準備有多少人？」

劉婉蓉道：「說人數，徐督帥轄下有千萬鐵甲，但和天君決生死，只有我們三個。」

紫天君點點頭道：「很有豪氣。」

劉婉蓉道：「小妹也希望天君能够把這場武林血戰，局限於數人身上，其實，只要咱們數人能够分出勝敗，大局已經決定，其他的人，是否參與已經是不大重要了。」

紫天君沉吟了一陣，道：「姑娘之言，倒也有理。」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天君肯同意此事，那是最好不過，但小妹希望天君能够先行決定一下，參與的人數。」

紫天君道：「什麼人數？」

劉婉蓉道：「參與決戰之人。」

紫天君道：「我和四天王，人數比諸位多了兩個，希望你們，也選兩個人補上。」

劉婉蓉道：「不用了，就是我們三個。」

紫天君道：「但不知何處決戰？」

劉婉蓉道：「敎場，那裏已經有了準備……」

突然沈百濤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人，你……」

徐督帥宏亮的聲音，打斷了劉婉蓉未完之言，道：「人家鐵大俠，和此事何關，竟然挺身而出，爲四省數千萬人拚命，我身爲四省都巡按，竟能畏縮不前，如是這一戰，咱們不幸敗了，我也不忍見四省千萬飢民餓斃，只有一死謝罪了。」

轉目望去，只見徐帥青袍便靴，緩緩自府中行了出來。

他雖非身負武功之人，但那步履之間的氣勢，風度，自成威嚴，令人肅然起敬。

紫天君那等人物，也看得微微頷首，抱拳一禮道：「督帥大人。」

徐督帥拱手一笑，道：「本帥不會武功，不能執劍和諸位一決，但小女婉蓉，代父出敵，鐵大俠，藍姑娘仗義相助……」

突聞一陣哈哈大笑，接道：「大人，別忘了還有丐帮黃某一份。」

回頭望去，只見丐幫黃幫主手中握着一條六尺九寸的青銅棒，身後面站着兩位丐幫中的長老。

徐督帥點一點頭，道：「本座雖然不知江湖中事，但想諸位，都是江湖上第一等人物，這一場火併下來，不論勝負屬誰，就武林而言，都是一種損失。」

紫天君冷笑一聲，道：「大人說的不錯，但此事還要大人幫忙，如是大人能够下令拏出牧羊圖，一場武林中罕見的搏殺，就可以立刻停了下來。」

徐督帥道：「那牧羊圖上財富，關係着四省千萬百姓的安樂，本座如何能輕作答允。」

鐵夢秋突然接口說道：「紫天君，撇開那幅牧羊圖不談，我們早晚也免不了一場衝突。」

紫天君冷哼一聲，冷冷道：「在下聽說江湖上出了一位年輕的高手，出劍如風，想來，就是你閣下了。」

鐵夢秋道：「江湖上能人輩出，出劍如風的，未必就是在下。」

紫天君道：「至少，閣下是其中之一了。」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我是否出劍如風，無關緊要，反正咱們要有一場搏殺。」

紫天君道：「你好大口氣。」

鐵夢秋回顧了徐督帥一眼，道：「大人請回室休息——」

徐督帥搖搖頭，道：「不行，我要跟同你們去瞧瞧？」

鐵夢秋道：「大人，最好不要去。」

徐督帥道：「爲什麼？」

鐵夢秋道：「紫天君如是勝了這場搏鬥，那也許還可遵重約言，如是他不幸敗了，那就很難遵守約言，道義，只怕要向督帥大人下手。」

徐督帥笑道：「這一點，本座不怕。」

紫天君冷冷說道：「好狂的小子，先接本君一刀試試。」

眞的拔出金刀，準備出手。

劉婉蓉道：「慢着，咱們到敎場去好好的打一個生死存亡來。」

紫天君道：「好！我在敎場之中候駕。——」

一招手，接道：「咱們走！」

當先轉身向外奔去。

百劍王，葛玉郞等，緊追在身後離開了帥府。

混入督帥府中的人，來的快，去的也快，不過眨眼工夫，人已走完。

鐵夢秋低聲道：「師妹，勸勸督帥大人不要去，他們花樣太多，咱們防不勝防。」

劉婉蓉道：「你都無能勸阻，我又能如何？再說留在府中也是一樣危險。」

徐督帥輕輕咳了一聲，笑道：「鐵大俠，不用替我担心，婉蓉說的不錯，他們如是要殺我，不論我在那裏，都無法躲過他們……」

神情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接道：「如是敎場中一戰，你們不幸敗了，牧羊圖爲人取走，本帥也不忍親眼看飢民哀號，個人生死，實已不關重要，如是你們勝了，紫天君鎩羽而逃，那裏還有殺害本座的餘力。」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大人貴爲極品，位託封疆，但却胸懷大仁，輕淡生死，的是百年難見的好官，至於敎場決鬥，有了黃幫主出手相助，我又多了幾份勝算，督帥不用憂慮。」

徐督帥道：「本座經歷了不少陣仗，見過千軍萬馬的衝殺對抗，但却沒有見過你們這等武林高手的搏鬥，很想去大開一次眼界。」

鐵夢秋道：「黑道上人，不可完全信任，紫天君如是不幸落敗了，定然會向大人下手，他手下衆多，不少兇悍之徒，大人想去見識一下，無可厚非，但希望早作一下準備。」

劉婉蓉低聲說道：「關中岳帶門下和幾位鏢師，嚴密保護，足可和紫天君的屬下對抗一時。」

藍小月插口說道：「八卦敎下，也有幾位武功高强的屬下，佈置督帥四週。」

鐵夢秋沉吟了良久，道：「督帥大人，已然決定要去，在下也不便再行勸阻，多帶一些人手保護就是。」

目光一掠劉婉蓉，藍小月，黃幫主等，接道：「咱們先走一步吧。」

走字出口，人已飛躍而起。

藍小月，劉婉蓉等振袂而起，急追身後而行。

鐵夢秋行出帥府，直奔敎場。

只見百支以上的火把，分佈場中四週，火光熊熊，耀如白晝。

鐵夢秋突然停下脚步，道：「師妹，有一件事，小兄先得說明。」

劉婉蓉道：「什麼事？」

鐵夢秋道：「我未必一定能勝過那紫天君，但師門有一招『玉石俱焚』的武功，師父不知指點過師妹沒有？」

劉婉蓉道：「沒有。」

鐵夢秋道：「我學過，我相信那一招，可以和紫天君同歸於盡……」

劉婉蓉急道：「師兄你——」

鐵夢秋搖手攔住了劉婉蓉的話，接道：「我能和當今黑道中第一高手，拚個同歸於盡，死而何憾，只是未能見師父一面，稍感不安，但小兄相信，紫天君一死，四天王等的鬥志，必然大打折扣，你們足可勝過他們——」

劉婉蓉道：「師兄，如若對付紫天君沒有把握，咱們聯手和他决戰。」

鐵夢秋搖搖頭，道：「不行，小兄這一戰，不論勝負如何，必然哄動江湖，如若咱們聯手而戰，日後，必將留爲江湖笑柄。」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小妹倒有一個計劃，不知師兄的意下如何？」

鐵夢秋道：「說說看吧！」

劉婉蓉道：「我先對付紫天君，如是小妹不支時，再請師兄接手，不知師兄的意下如何？」

鐵夢秋道：「這個麼也不成？」

劉婉蓉道：「我看可以。」

鐵夢秋道：「理由安在？」

劉婉蓉道：「第一，我不是江湖中人，不用守江湖規矩，第二，我是女孩子，就算傳揚到江湖上去，也不算丟人。」

鐵夢秋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道：「師妹，我這次出現江湖，只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再見師父老人家一面，但就目前情形言，似乎這期望不太大。」

劉婉蓉黯然說道：「小妹也不敢妄作斷言，不過，我希望他老人家能够以深厚的功力，保留下性命。」

鐵夢秋道：「那只是千百分之一的希望……」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不過，我看到師父的傳人，心中也就安慰多了。」

劉婉蓉答道：「師兄錯了，你才是師父的傳人，我只是——」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笑裏藏刀」勝箭，爲了要獲得劍王宮捉拿「天殺星」申無害，要他在長沙逗留下來，另方面又要把劍王宮派出追緝申無害的總管和十二錦衣劍士騙走，這兩項危險而又棘手的事，他都進行得很順利，更配合着如意嫂又來到了長沙，現在只剩下來等申無害便成了。這時候的申無害雖然知道了劍王宮的劍士們已然遠離了長沙，但他也不急於前往會晤如意嫂，因爲他知道有萬両黃金的賞格會使很多人有耐性等候，他只是在與一對活寶歡暢地開懷暢飲——

酒逢知己飲

勝箭那天的描述，一點也不誇張；如意嫂的動人儀態，果然大出申無害的意料之外。

這女人今天並沒有如何刻意修飾。

在她那張嬌嫩白皙的臉蛋兒上，幾乎看不出一絲脂粉的痕迹，因此使人看上去更覺得有着一股清新脫俗之感。

這使申無害在見面第一眼便留下了極爲良好的印象。

女人不分美醜，多喜歡用胭脂花粉來打扮自己，只有天知道一個女人臉上的胭脂花粉如果施用過份，將會帶給別人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這女人顯然非常了解男人的心理。

因爲她懂得在什麼場合，應以什麼姿態出現，會見什麼樣的人物，應有什麼樣的風度。

男人最欣賞的，正是這種女人。

該濃粧的時候濃粧，該樸素的時候樸素；該做作的時候做作，該大方的時候大方；骨子裏風騷冶蕩，表面上看去却又端莊得像個大家閨範。

申無害對這女人忽然生出一股親切之感。

他覺得過去這兩年來，他殺過多少人，都不算稀罕，今天他要能不栽在這女人手裏，那才是一個值得自豪的奇跡。

有一件事，他相信一定錯不了。

他相信過去死在這女人手上的人，一定不比死在他這位天殺星手下的人爲少。

因此，他不由得想起，今天他要與這女人一較高低的，顯然在酒力之外，又加多了一項。

他希望明天這個時候，他還能好好的活着……

× × ×

如意嫂笑了！

她沒有料錯。

不管這位天殺星曾經殺過多少人，心有多狠，手有多辣，只要他是一個男人，到了她如意嫂面前，他就跟別的男人沒有什麼兩樣。

× × ×

最高興的當然還是勝箭。

現在，這位笑裏藏刀連最後的一絲憂慮，也消失得乾乾淨淨。

他暗暗佩服如意嫂這女人果然有一手。

這女人只答應他分賞金的一成半，儘管他當時很不樂意，如今想想又不免心平氣和起來。

沒有這女人，很明顯的，他連金葉也不可能得到一片，如今一千五百兩黃金已穩可得手，還不全出於這女人之賜？

× × ×

如意嫂這女人，確有她的一手。

只要想想促成他們三個人今天聚在一起的原因，就够人臉紅的了；而這女人居然在一開始，就以三言兩語，將酒席的氣氛，給轉變了過來。

她笑着道：「不瞞申俠說，奴家這次來長沙，實在是爲了那一萬兩黃金來的，奴家實話實說，尚望申俠不要見怪……」

像這種話，如果換了別的女人，怎麼樣也出不了口。而她竟能說得那麼樣的自然，使人聽起來一點也不覺得她這種動機有什麼不純正的地方。

申無害也笑了笑道：「這也沒有什麼，我已跟勝兄說過了，一萬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如果易地以處，我某人又何嘗不動心？」

勝箭嘆了口氣道：「我最欽佩的，就是我們申老弟這份氣量，不論什麼事，都能爲別人着想。」

如意嫂接着又笑道：「奴家還要再放肆的說一句，以申俠這兩年來的行爲來說，想獲得劍王宮的這筆賞格，實在也並不是一種罪過。」

她又笑了一下，道：「不過，現在見到申俠本人，奴家的想法就不同了。」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因爲我不像一個到處殺人的人，是嗎？」

如意嫂道：「可以這樣說，但奴家要說的，並不是這個意思。」

申無害道：「那麼大嫂要說的是什麼意思？」

如意嫂道：「如果申俠否認那些人都是申俠殺的，奴家一定相信；不過奴家知道，申俠對這件事，必然不會否認；所以奴家猜想，人是申俠殺的固然不錯，但這裏必定另有曲折。如果容許奴家說得更肯定一點，那些死在申俠手上的人，也許都有其致死之因。奴家不敢說申俠不像一個到處殺人的人，但至少你申俠不像一個隨便殺人的人！」

勝箭一聲不响的將面前的一杯酒喝乾了。

他眞希望自己從此以後變成一個啞巴。一個人長着一張嘴，如果說不出像這女人現在說的這番話，實在還是永遠不要開口的好，否則只有使自己感到慚愧！

申無害端起酒杯道：「我眞希望別人都能有這種想法，不過到目前爲止，有這種想法的人，恐怕還只有你大嫂一個。這一杯酒，我敬大嫂，聊表申某人感激之意！」

若是別的女人，聽了這幾句話之後，準會接着追問下去：

「那麼，你殺這些人，又是爲了什麼呢？」

假如這女人眞的這樣問出來，她就不配被稱作如意嫂了！

因爲申無害如果願意說出他殺人的原因，經過了這番對答，他一定會自動說出來。

如果他不肯說，就表示他不願說！

一個聰明的女人，決不會去問別人不願回答的問題，否則就算不上是個聰明的女人了！

這道理說起來也許很簡單，可惜十個女人之中，幾乎就有九個不肯在這一方面再往深處想一想。

酒席上的氣氛，愈來愈見融洽。

三個人的酒，都喝得不少，勝箭發覺差不多是他應該知趣告退的時候了。

他等着一個機會，故意裝作吃驚的樣子道：「啊啊，你們看我多糊塗，昨天約好一個朋友，說要在今天中午見面，我竟差點忘了……」

如意嫂道：「那你爲何還不快去？」

勝箭道：「是的，我這就要去了，你們慢慢的喝，等見過了我那個朋友，我再回來陪你們……」

申無害道：「你約會這個朋友，有沒有什麼緊要事？」

勝箭道：「緊要的事，倒是沒有，只是既然答應了人家，無故不去總不好意思。老弟是不是另有差遣？」

申無害點頭道：「是的，我是有點事，想麻煩你勝兄一下。」

勝箭忙說道：「如果老弟有事吩咐，自然又當別論。我那個朋友是孰人，就是不去，也不打緊。老弟有什麼事？」

申無害道：「小弟對數目字一向頭疼，故想請勝兄去取紙筆來，替小弟算一個帳。」

勝箭不禁當場爲之一楞！

他心想：以你小子之聰明，應不難看出我之所以藉故抽身，完全是爲了替你們造成一個單獨相處的機會，而你小子竟在這時候拉住我爲你算帳，豈非大殺風景之至？

他心裏儘管這樣想，口中却不得不應了一聲：「好的，勝某這就去取來。」

不消一會，紙筆取至，如意嫂也另外淸出了一張桌子。

她既不問申無害爲什麼要還在這個時候算帳，也不問申無害要算的是什麼帳，她只笑着跟在後面忙。就好像申無害無論提議做什麼，她都感到興趣似的。

像這樣的女人，試問那個男人不歡喜？

一切準備就緒，就只等申無害開口了。

申無害思索了一會兒，緩緩抬起面孔，移目望向執筆待命的勝箭道：「我想在京城附近買一百畝地，如依目下的時價計算，勝兄以爲需要多少銀子才能買得到？」

勝箭聽了，不由得又是一楞！連如意嫂也露出了迷惑不解的神情。

可不是麼？這位天殺星什麼不想買，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忽然想到地皮上去了呢？

申無害微笑着又說道：「很難計算，是嗎？」

勝箭連忙定下神來回答道：「噢……不……這個……我想，大概有上個一、二千兩銀子，也就能買到了。」

申無害點點頭道：「那就算二千兩好了。」

勝箭忍不住眨着眼皮問道：「老弟買下這樣一片廣大的土地，打算拿來派什麼用場？」

申無害含笑望着他道：「你想呢？」

勝箭遲疑地道：「蓋宅第？」

申無害頭一點道：「對了！我買得這樣一片土地之後，打算不惜重金聘請全國最有名的營造匠人，用上等材料建築一座今日的金谷園；在這座府第裏面，除樓台亭閣俱全之外，尚須兼有林園之勝，假山流泉，奇花異草，一樣不能欠缺。」

勝箭這下完全明白過來了，原來小子忽然興起了家室之念！

他心想：好個可笑又復可憐的小子，才不過跟這女人喝了幾杯酒，就忘了自身朝不保夕之處境，而想入非非的做起這等美夢來！有道是色不迷人人自迷，眞是至理名言，一點不錯。

申無害抬抬下巴道：「請勝兄再替我計算一下看看，如果要蓋這樣一座府第，大約得花多少銀子呢？」

勝箭在紙上計算了片刻，抬起頭來道：「關於建築方面，勝某人可說完全外行，如果老弟一定要問，勝某人也只能說出一個大畧的數字。」

申無害道：「能有一個大畧的數字，也就可以了。」

勝箭道：「依勝某人估計，這筆建築費用，可能不比地價爲低，說不定還會超出一點。」

申無害道：「再有個二千兩，你看够不够？」

勝箭道：「我看這個數兒一定省不了。」

申無害道：「那就再記上個二千兩已好了。」

勝箭依言在第一個二千兩之下，又記下第二個二千兩。

申無害等他寫完，輕咳了一聲，又道：「另外，我還打算在府中長年招待一批淸客，以便陪我在無事時，喝喝酒，下下棋。」

勝箭道：「這筆開銷有限。」

申無害道：「不見得。」

勝箭道：「爲甚麼呢？」

申無害道：「要成爲我府中的淸客，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勝箭道：「老弟需要的，是哪一類型淸客？」

申無害道：「一般來說，一個當淸客的只要肚子裏有點墨水，或是有着一技之長，能博主人歡心，就算稱職了，而我需要的一種淸客，除須具備上述之條件外，還得有着人們不及的度量，因爲逢着我心情不佳時我說不定要拿他們發發脾氣，他們必須要能忍受。」

勝箭忙說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老弟有銀子，這樣的人物也不難找。」

他頓了一下道：「除此而外呢？」

申無害道：「除此而外，我還要一名忠心耿耿的總管，一名精通文墨的師爺，兩名具有易牙之藝的廚司，一隊身手矯健的護院，一羣能耐勞苦的僕婦，四名書僮，四名馬僮，以及一批姿色端麗，能歌擅舞，善體人意的姬妾！」

勝箭一邊留神靜聽，一邊不斷的點着頭，彷彿人生在世，本來就該有着這等排場一般。

及至申無害最後說出還需要一大批姬妾時，這位笑裏藏刀不由得一下子睜大了眼睛，露出一臉不敢置信的神氣。

是小子說錯了呢？

還是他聽錯了呢？

誰都知道，女人最大的忌諱，除了怕老之外，就是怕男人討小。

這小子如今博取這女人的歡心還來不及，怎麼會一下子糊裏糊塗的說出了這種話來呢？

申無害若無其事地接下去說道：「凡是跟隨我的人，不論身份尊卑，我都會使他們獲得好的生活

，至於我自己的享受，那當然更不用說了。現在，請你勝兄再替我大畧的計算一下，看維持這樣的開銷，一年下來，約需若干？」

勝箭收定心神，又計算了一會，抬頭道：「養上這麼多人，開銷相當可觀，說來你老弟也許不信，這恐怕比蓋府第又要……」

申無害打斷他的話頭道：「一年三千兩銀子够不够？」

勝箭道：「差不多。」

申無害道：「十年就是三萬兩，對嗎？」

勝箭道：「是的。」

申無害道：「像這樣的日子，一個人如果活上十年，該沒有什麼遺憾了吧？」

勝箭道：「十年？嘿！這種日子我勝某人只要有三年可活，就是請我當皇帝，我也不去！」

申無害笑了笑，又道：「所有的開銷加起來，包括買土地蓋府第在內，一共是三萬四千兩銀子，對不對？」

勝箭道：「不錯。」

申無害道：「目下金價和銀價怎樣折算？一兩黃金可換多少兩銀子？」

勝箭道：「這要看是什麼成色的銀子，庫平銀大約在二十五兩左右。」

申無害道：「就算是庫平銀吧，三萬四千兩全部折成黃金，該是多少？」

勝箭又算了一下，答道：「全部折成黃金是一千三百六十兩正！」

申無害點點頭，沒說什麼，隔了片刻，才嘆了口氣道：「看看吧，一個人只要有上一千三百六十兩黃金，就可享受十年雖南面王不易的生活，眞不知道大家爲什麼那樣不知滿足，一定要獨得劍王的那筆賞格！剩下來花不完，不知道又有什麼用？」

勝箭心頭撲通一跳，臉色登時顯得有點不自然起來。

他滿以爲這小子已爲如意嫂的美色所迷，才會渾陶陶的想到買土地蓋府第，成家立業，沒有想到，小子竟依然十分淸醒冷靜，一點也沒有因美色當前，而忘記身週潛伏之危機！

這位笑裏藏刀這時於坐立不安之餘，又不由得暗暗納罕：難道小子對如意嫂這女人的美色，竟眞的一點也不動心？

他　相信！

包括他姓勝的在內，他還沒有見到一個見了如意嫂這女人居然能不動心的男人。

這女人如今已是全盤棋局中，最後的一步殺着，萬一連如意嫂這樣的女人也迷不住這小子，那就未免太可怕了。因此他心底馬上跟着升起另一個念頭。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行險徼倖，只能一次，如果情勢不對，他覺得最好還是趁早開蹓爲妙。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掉轉面孔，佯裝察看各人杯中是否都是盛滿了酒，而趁機朝那女人偷偷溜了一眼。如意嫂的臉上，仍然掛着笑容。

笑容在這女人臉上，始終未曾間斷過，而且看上去愈來愈顯得嫵媚動人。

勝箭安心了！

他雖然不及這女人來得鎭定，但却另有一套觀氣望色的功夫。

如今他見這女人一點也不慌張，心情便也隨着穩定下來。

他認識這女人很久了，對這女人的底細，他比誰都淸楚。他知道得最淸楚的一件事是：不論遇上多難應付的兇神惡煞，這女人都有她不同的應付方法，而從沒有失靈過一次！

既然這女人始終充滿了信心，他還疑慮些什麼呢？

申無害輕輕咳了一聲，緩緩接下去說道：「在下有一句話，說出來不知道兩位相信不相信。」

勝箭趕緊接口道：「當然相信！」

申無害道：「兩位若能暫時忘去劍王宮那筆賞格，同時答應爲我辦到一件事，我保證兩位在不久的將來，將可以分別獲得三千兩黃金的好處！」

× × ×

隨之而來的，是一片死寂。

笑容第一次自如意嫂臉上消失。

勝箭像中了定身法，呆在那裏，一動不動，眼睛和嘴巴都張得大大的，彷彿懷疑自己是否正在做夢。

不是麼？

三千兩黃金，不，不，應該是兩個三千兩，這個數目比劍王宮那筆賞格的一半還要多得多，這小子是在說夢話還是在說笑話？

但兩人都看得出來，這位天殺星說的神情認眞，顯然說的並不是夢話或笑話！

如果這位天殺星說的不是夢話或笑話，那麼這小子的六千兩黃金，將從什麼地方拿出來呢？

這位天殺星過去這兩年來殺的人雖多，但從沒有聽說這位天殺星有過刦掠財物之行爲。

同時，最重要的是，以這小子之能耐，他有什麼自己辦不了的事，而竟需要別人爲他代勞？

申無害似乎已經看出兩人之心意，當下淡淡一笑，又道：「我知道兩位無法相信，但我也無法使兩位立卽相信，因爲目前還不是說出整個事件眞象的適當時機，目前我只能再重複一遍，只要兩位肯相信我的話，就一定會得三千兩黃金，一人三千兩，不短分毫！」

勝箭以舌尖潤了潤發乾的嘴唇，正想開口要說什麼時，申無害已搶在前面端起了酒杯道：「來，現在我們喝酒！」

勝箭只得改口道：「是的，喝酒。」

口中說着，伸手便想去端自己面前那隻酒杯。如意嫂瞟了他一眼，笑着道：「這裏已經沒有你的事了，趁現在空着，你爲什麼不過去看看你的那個朋友？」

心爲黃金狠

勝箭翻來覆去，一夜未能睡好。

因爲他也是個不折不扣的男人！

× × ×

昨天，他在那女人暗示之下，中途退席離開那座西跨院時，天差不多快黑了。

他回到後院東廂自己的房間之後，燈也沒有點，就躺上炕床。

他躺在炕床上，在黑暗中呆呆地瞪着屋頂出神，腦中思潮起伏，久久無法平復。

他首先想到的當然還是黃金。

那小子的話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那女人僅答應他在事成之後分給他一千五百兩黃金，而這小子則聲稱，只要他們爲他辦到一件事，兩人就可以分別獲得三千兩黃金的好處。

那女人算算也許會覺得有點划不來，在他，由一千五變成三千，等於是原數加一倍，自是合算之至。

只不過是，這種事聽起來，實在是令人不敢相信。

這世上慷慨的人不是沒有，但還沒聽說一個人會慷慨到這種程度，一出手就是六千兩黃金！

姑不論這小子是不是能拿得出這樣一筆鉅額黃金來，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小子眞在什麼地方藏有一筆驚人的財富，同時有心要拿這筆財富來討好那女人，這跟他姓勝的又有什麼關係？

他姓勝的憑什麼也能和那女人獲得同等數目？

所以，歸根結底，總說一句，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世間眞有這等便宜事！

× × ×

接着他又想起如意嫂那個女人來。

他的希望還是寄託在這女人身上！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既然連他都不相信姓申的小子眞能拿得出六千兩黃金來，這女人當然更不會相信小子這種鏡花水月的承諾。

只要這女人不爲小子的承諾動心就一定仍會按照原計劃行事；只要這女人决心採取行動，就一定保證可以成功。

這一點他可說與那女人具有同樣的信心。

他有這份信心，是因爲他認識這女人比別人久，知道的比別人多，了解得也比別人更深刻！

歡喜喝酒的男人，在有了幾分酒意之後，經常會將自己看成是世間的大英雄，眞好漢，做事够義氣，做人够朋友，俯仰無愧！且這些既够義氣，又够朋友的英雄好漢們，在酒足飯飽，飄飄然之餘，第一件所想到的事，却往往是這世上最最沒出息的一件事——找個女人上床。

食色乃人之本性，找個女人上床，只要不逾規範，原也不算什麼，但如果你找的女人恰巧就是如意嫂的話，情形便完全不一樣了！

眞正了解這女人的人都知道：床上的如意嫂，才是眞正的如意嫂！

床是這女人的宮殿，也是這女人的獵場。

一個男人一旦上了這女人的床，無論你是多麼了不起的英雄好漢，都無異跨進了死亡的墓門。

沒有人能在床上是這女人的對手。

卽使是眞正的英雄好漢亦不例外。

眞正的英雄好漢，只有敗得更慘，更澈底！

沒有優越感和佔有欲的男人很少。

優越感和佔有欲，是男人特有的天性之一，也是男人天生的兩大弱點。

這女人最善於把握和利用的，便是男人的這種弱點。

如果她知道你有着强烈的優越感，她便會想盡種種方法，處處使你覺得你比別的男人强；讓你滿心歡喜，讓你得意忘形。

同樣的，她如果發覺你有着特强的佔有欲，那她便會裝出一副楚楚可憐，不勝委屈的樣子，使你覺得你已完全佔有了她。

實際上却是她已完全佔有了你。

只要走進了這女人的温柔陷阱，就沒有一個男人還能保有本來的面目。

她可以使你變成一頭猛獸，也可以使你變成一團稀泥，而她所使的手段，也許只是一聲蕩笑，或者只是一聲低吟……

× × ×

勝箭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心頭感到一陣無比的滿足。

一千五百兩黃金，正如那小子所說，也儘够他享用一陣子的了！

接着他又開始思索領到這一千五百兩黃金之後，應該怎樣來安排今後的生活，方不負做人一場。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笑了。

因爲他忽然想起日間那小子已爲他描繪出一幅美麗的藍圖，他根本毋須再爲這一點煩心。

是的，首先他得蓋建一座豪華的宅第，佔地須在百畝以上，地點當然以選在京城附近爲宜。

然後，他得選用一批僕從，師爺，總管，護院，廚司，女僮等等，當然也不能缺少。

不過，有一點，他必須稍作更改。

他不以爲自己只能再活十年。

所以，一些不必要的排場，就必須先從其中剔除。

奇花異草，他沒有興趣，如果他有時間，他寧願拿點古董珍寶出來賞玩。

古董珍寶自比花花草草的有味得多。

至於假山假水，那更笑話，放眼這世上有的是眞山眞水，只要有銀子，那裏不可以去？

最後說到淸客，他認爲更無此必要。

有了銀子，享樂還來不及，那還有打發不了的時間，需要跟這些臭男人窮泡呢？

女人不會喝酒？

女人不會下棋？

他就不能多討幾房姬妾？

啊，對了，姬妾！他幾幾乎忘記了這一項最最重要的享受！

姬妾要討幾房，才算合適呢？

噢：不，討多討少，並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能不能物色到幾個趁心如意的女人！

最好物色到個把像如意嫂這樣的女人……

一想到如意嫂，這女人所能帶給男人的興趣，這位笑裏藏刀的思路突然一下紛亂了起來。

現在大概是三更剛剛過吧？

那女人是不是已經得手了呢？

他忽然感到一陣衝動，眞想馬上悄悄的趕過去看看。

但是，他知道這事千萬輕舉妄動不得。

他緊緊咬着牙齒，儘量不使自己再有這種念頭。可是，他愈是克制，却愈想得厲害。

一種灼熱的感覺，瞬息流遍他的全身。

他感到兩頰火燙，喉嚨發乾，心跳加快，血管中的血液像是變成了燃燒的火焰……

他想閉上眼，凝神調息，好好靜定一下，但剛一閉上眼，眼前便浮現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景象。

在這一刹那間，他眞恨不得與那姓申的小子易地以處。

他可以放棄那筆黃金。

他也不計較任何後果。

在這一瞬間，他要得到的，只是那個女人……

× × ×

天亮了。

東方天際，開始露出一抹魚肚白。

勝箭的一張面孔，蒼白得更厲害，眼睛中也浮起了血絲，疲累得像是趕了一夜的夜路。

昨天，他幾次想衝向那座西跨院，現在天亮了，他可以去了，却又有點猶豫起來。

現在就過去，會不會太早了一點呢？

一名店小二端進來一盆洗臉水，勝箭如同遇見救星一般，正想開口打聽西跨院那邊的情形時，不意那店小二已搶在他前頭先開了口。

那店小二笑着道：「西跨院的那位白相公剛才交代小的，他請勝爺洗過了臉，就過去他那邊，一起共進早餐。」

勝箭什麼也用不着問了。

× × ×

西跨院中靜悄悄的，一點聲音沒有。

勝箭一顆心，不由得又卜通卜通的跳了起來，院門虛掩着，他已走上踏階，但就是提不起勇氣伸手去推那扇院門。

院心中忽然有人笑着道：「怎麼不進來啊？」

勝箭聽出正是那女人的聲音，這才如釋重負似地，深深噓出一口氣，伸手推開了院門。

如意嫂正在院子裏等着他。

這女人今天又回復一身男裝，方巾緩帶，足登雲履，神態俊逸從容，完全是一副貴介公子打扮。

勝箭張望着躡足走過去，朝廂房那邊比了個手勢，悄聲問道：「怎麼樣？」

如意嫂含笑飛了他一眼道：「你想會怎樣？」

她話已說完，流動的眼波，却仍然在他臉上轉個不停。

她顯然已在這位笑裏藏刀臉上看到某些秘密。

勝箭避開了她的眼光道：「我……我……昨夜……沒有睡好……我一直放不下心來。」

如意嫂點點頭，笑道：「我看得出來。」

勝箭臉孔微微一紅，像吃東西給嗆了一下似的，接連乾咳了好幾聲，才又湊上一步，低聲接着道：「大嫂……有沒有……多點他幾處穴道？這小子的一身武功，非等閒可比，如出了岔子，可不是玩的。」

如意嫂道：「我一共點了他三處穴道，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你如果認爲不妥當，等下你再看着辦好了。」

勝箭道：「大嫂點的是那三處穴道？」

如意嫂道：「笑腰、精促、鳳凰入洞。」

勝箭聽了這三處穴道的名稱，不由得感到一陣噁心。

因爲這三處穴道，全分佈在人身後背後腰股之間，只有當一個人被人緊緊摟着時，才有遭人一下全部點中之可能。

這女人是在什麼時候下的手，以及是在什麼情況之下下的手，自是不問可知。

如意嫂又飛了他一眼道：「人是歸我收拾下來了，底下你看如何處置？」

勝箭沉吟着點頭道：「讓我想想。」

他的眼光從她臉上滑開。

但只往下移動了幾寸，突又停留下來。

這女人雖已改着一身男裝，但雙峯隱約，仍依稀可辨。

不過，他此刻注意到的，並不是對方那一副誘人的胸脯。

他目光停留的地方，是這女人的將台穴！

在這一刹那間，他忽然想到，在某種情況之下，女人的將台要穴，要想下手，也並不難。

他這一雙手，已不知撫摸過多少女人的胸脯，但還沒有撫摸過一雙價值八千五百両黃金的胸脯。

他覺得他不能辜負了他的這一雙手。

× × ×

房中桌上，昨夜的殘席仍未撤去。

從殘留的酒菜看來，不難看出昨天自他離去之後，兩人顯然就沒有再動過盃箸。

勝箭心頭覺得很不是滋味。

奶奶的，他們快活了一夜，却讓他受了一夜的活罪！

到時候那一萬兩黃金的賞格，如果是兩個人平分，也還罷了，但事實上，他最後所能得到的，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千五百兩！

這口烏氣，眞是越想越咽不下去。

如意嫂手朝隔壁臥室中一指道：「你去裏面看看，順便替他穿衣服，你若是不放心，不妨再使點手脚，總之以安全爲重……」

勝箭強忍着依言向臥室中走去，但旋即從臥室中探出頭來道：「人在那裏？」

如意嫂道：「床上。」

勝箭道：「床上除了兩條空被窩外，那裏有人呢？」

如意嫂一楞道：「人不在床上？」

廂房外面台階上，有人冷冷接口道：「人在這裏！」

勝箭頭一縮，便想找路逃命，可借臥室中並沒有通往外間的其他門戶。

如意嫂也嚇呆了，僵在那裏，像座石像。

申無害從容走入屋中，擺擺手道：「坐下來，不要怕，如果我要你們死，你們想跑也跑不了，只要你們不想跑，說不定還有活命的機會。」

勝箭兩腿發軟，渾身乏力，但還是抖索着走來房間中。

申無害望了兩人一眼，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你們二位，果然名不虛傳，咳咳，只可惜你們這次却弄錯了對象。」

他頓了一下，緩緩接下去道：「以你們這兩塊料，湊巧碰上的，又是我這個以殺人聞名的天殺星，如果我宣稱可以饒你們不死，不但你們兩個不肯相信，恐怕說出來誰也不會信，但你們只要耐心聽下去，我還可以再告訴你們一件，恐怕就是殺了你們，你們也無法相信的事……」

他又望了兩人一眼，一字字的說道：「我現在不但可以饒過你們這一次，而且前此之承諾，還那樣有效，就是只要能爲我申某人辦到一件事，我申某人照樣可以使你們每人都能夠獲得三千兩黃金的好處！」

兩人果全都瞪大眼睛，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氣。

申無害接下去道：「申某人這次入關，有一半是爲了一個朋友的事，我這個朋友的名字，說出來你們也許並不陌生。」

又是一件令人無法相信的事，這位天殺星居然也有朋友？

勝箭鼓起勇氣問道：「誰？」

申無害道：「趙中元。」

勝箭怔了怔道：「金鞭趙中元？鎭江信義鏢局的那位總鏢頭？」

申無害道：「不錯。」

勝箭幾乎愈聽愈糊塗。

金鞭趙中元乃武林中老一輩的人物，早在四十多年前，名頭就已响遍大江南北，如今少說一點，也該是七十歲以上的人，這小子年紀輕輕的，又是第一次到關內來，他怎麼會跟金鞭趙中元交上朋友的呢？

申無害繼續說道：「在三年前，信義鏢局出了一點事，損失了約莫十萬兩銀子的一批鏢貨，那次負責押運的鏢師，便是我這位老友。」

勝箭臉色微變道：「申俠該不會疑心——」

他話才出口，便發覺自己這話實在說得幼稚可笑。這位天殺星若是懷疑他們在三年前刦了鎭江信義鏢局的那批鏢貨，拿他們嚴刑拷逼還來不及，又怎的會倒過頭來，反而答應他們六千兩黃金的好處呢？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怒俠風塵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憑藉蠱神的感應，靈鴉的引領，終於發覺到黑衣仙姑何秀瓊，她被人點了穴道，倒吊在一竿長竹上，呂柏年正欲飛撲往救，突爲神鴉阻止，旋悟竹竿下埋有地雷火藥，乃發石解開何秀瓊穴道，並別出心裁把她解救下來，剛在此際，突有唐青者率人來欲對呂柏年不利，但却爲一老者出聲喝退，旋那老者以要見識三白先生遺學爲名，要與呂柏年印證，詎拚搏下來，老者陡生殺機，暗施殺手，呂柏年藉護身寶甲死裏逃生，反傷老者臂肘，老者倉惶逃去，呂柏年運功療傷之際，唐青去而復返，見何秀瓊爲呂護法，向何發話——

變生肘腋仙子刦

何秀瓊冷然一笑道：「大堂主，你爲什麼一下子客氣起來了，我何秀瓊可不敢當。」

唐青陪着笑臉道：「何姑娘，在下如有不是之處，也請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在下向你賠個禮好不好。」

何秀瓊嗤鼻一笑道：「什麼僧面，什麼佛面，我是一概不知，你別向我打啞謎好不好。」

唐青凶眉連挑，怒惱已極，就是不敢顯露出來，因爲他實在怕了那條短鞭的主人，所以也不敢再得罪何秀瓊。低聲下氣的道：「他老人家留下這條短鞭給姑娘，說了些什麼話？」

一句話答錯，就是滔天大禍，最好的對策，就是不答，叫他疑神疑鬼，莫測高深。何秀瓊一挑秀眉道：「你這人眞奇怪，你想知道，不會去問他麼？問我做什麼？」

唐青道：「姑娘……這……這……你要不說，莫怪我又不客氣了。」猛然臉色一變，發起威來。

何秀瓊昂然一笑道：「只要你動手，我們這兩條命，都隨時可以給你，只不知你敢不敢動手？」

唐青惡形惡像的暴喝一聲道：「你道老子不敢要你的命麼？」身形一起，猛向何秀瓊撲來。

何秀瓊暗道一聲：「糟了，我莫非是做得太過火了。」方待拚着一死先擋住他再說。

忽然，那撲來的唐青凌空一個折腰，退回原地，一跺脚揮手道：「我們且放過他們今遭！走！」

一聲呼嘯，帶領所有的人，反身疾馳而去。

何秀瓊恍然一笑道：「敢情他是虛張聲勢，想嚇唬人，我這一招，倒是……。」

一語未了，忽然一聲其冷如冰的口音，截口道：「我看你未免高興得太早了。」

何秀瓊心神大震，轉頭望去，只見她原來立身的那棵大樹之下，站着一個身穿寬袍的蒙面人。

何秀瓊回頭望去時，那人的話已經說完，何秀瓊只覺那人站在大樹之下，令人有一種冷森森的感覺，不由得打了一個冷噤，大喝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冷冷的道：「我是什麼人，你已經沒有知道的必要了。」

說着，踏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向何秀瓊走來。

何秀瓊只覺那人身形移動時，四週的空氣陡然變得像冬天一樣，使人寒忱悚的，一陣戰慄。

何秀瓊惶悚的叫道：「你要幹什麼？」

那人一陣陰笑道：「我要你的命。」右掌一舉，就要向何秀瓊迎面劈落。

驀地，另一聲冷笑，起自何秀瓊身後，道：「我看你不如說是前來送命的好。」

那人怔了一怔，他那伸起的右掌忽然改向地上的那根短鞭一招，那短鞭一跳而起，自動飛入那人手中，那人取到短鞭，雙肩一晃，點足而起，破空而去。

何秀瓊因聽出那說話的人是呂柏年，爲防那蒙面人暗算，當時並未轉頭去望呂柏年，只橫身移開了三尺，那人被呂柏年一句話驚走後，才轉頭向呂柏年望去。

這時只見呂柏年已是精神飽滿，神采奕奕的起身而立。

何秀瓊喜不自禁的大叫一聲道：「年哥哥，你完全康復了麼？」

呂柏年微微一怔，顯然是驟然聽到她這種稱呼，而感到意外，他也曾轉念一想，可能是因爲自己救過她，消除了她對他的不快，所以把他視作兄長了。

呂柏年自然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坦然笑了一笑，點頭道：「在下已完全好了，有勞姑娘……」

何秀瓊年哥哥已然脫口而出，一咬銀牙，率性截住呂柏年的話道：「小妹姓何，名秀瓊，年哥哥，你叫何秀瓊也好，秀瓊也好，秀妹也好，就請你不要叫我姑娘好不好。」

呂柏年一陣猶豫道：「這……」

何秀瓊接口道：「你不是還怪我在你身上下蠱的事吧？」

呂柏年被她這樣一說，那是縱有話也表達不出來，只好滿口的道：「那裏！那裏！我就斗胆稱姑娘一聲秀瓊小妹了。」

「妹」字之上，加了一個小字，呂柏年心中的意思是表示他這「小妹」，與鍾玉珊有別。

他一直空不出時間去找尋鍾玉珊，可是他心中一刻都沒有忘記她，所以處處都替她想一步。

何秀瓊當然不明白呂柏年加那小字的用心，但呂柏年既已叫她小妹，她就已經很高興了，忽然，她覺得有一句話非說明不可，皺了一皺蛾眉，輕輕的叫了一聲：「年哥哥……。」話到口邊，忽又沒來由的不說了。

呂柏年低頭望着她道：「小妹，你有什麼話要說？」

何秀瓊沉吟了一下，道：「有一件事情，小妹想向你說明，請你不要見怪。」

呂柏年淡淡的一笑道：「什麼事，我爲什麼要怪你。」

何秀瓊緩緩道：「就是關於你身內的金蠶蠱的事。」

呂柏年見她忽然提起金蠶蠱來，又見她說話的態度非常慎重，以爲她也控制不住金蠶蠱，大吃一驚道：「你說金蠶蠱怎麼？」

何秀瓊當然不知呂柏年這時的想法，只道他對她下蠱的事，極爲不樂，連忙認錯道：「年哥哥，是小妹的不是！」

抬眼望着呂柏年，只見呂柏年眉頭緊結，隱憂重重，何秀瓊幽幽的一嘆，愀然道：「你身上的蠱毒，本來小妹應該馬上就替你解除，只是小妹在神前立有重誓，非你到小妹師門，謝過神祇，不能收回金蠶神蠱，關於這一點，要請你多多原諒……不過年哥哥，你儘可放心，小妹絕不會再發動它。」

呂柏年暗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是這樣一回事，你放心我不會怪你。」

何秀瓊嫣然一笑道：「多謝你大量包含。」

呂柏年笑了一笑，擧目打量了一下天色，道：「天色快暗下來了，我們離開這裏吧！」

何秀瓊點了點頭，但却並未移動脚步，睜着一雙秀目，四處打量不已。

呂柏年道：「你找什麼？」

何秀瓊道：「你的那小烏鴉呢？怎的不見？」

呂柏年一笑道：「不要管牠，牠會自己照顧自己。」話聲一落，忽然面色一變道：「奇怪，牠莫非出了什麼事？」

何秀瓊眨了一眨星眸，道：「你剛在說不要管牠……」

呂柏年道：「你會錯了意，我說的是和我同來的一位朋友，我因心急救你，半路上把他丟下去了……」接着，忽然張口發出一聲清嘯。

他是發嘯招呼小黑，可是嘯聲過後，半天都不見小黑踪影，他回頭看了何秀瓊一眼，覺得他這時如去找楊雲峯，帶了她去，是一個累贅，不帶她去，又不放心她的安全，最後，輕嘆一聲，道：「走！我替你去找一個落脚的地方去。」擧步先走了出去。

何秀瓊察言觀色，看出呂柏年內心之中甚是焦急，自己也不知說什麼話來安慰他，只好悶聲不响的，跟在呂柏年身後。

離此三十里外，有一座市集，何秀瓊脚程雖趕不上呂柏年，但一般說起來，也是一流身手，三十里路，不到半個時辰就趕到了。

這時，天色還沒有完全暗了下來。

呂柏年找了一個住戶人家，安置了何秀瓊，正要獨自一人去找楊雲峯，天上「啞！啞！」兩聲鳥叫，小黑已一衝而下。

敢情，呂柏年所到之處，都留有暗號，所以小黑隨時都可以找到他。

小黑落在呂柏年肩上，兩者交談的方式，看得何秀瓊莫明其妙，只從呂柏年臉上神色看出他更是憂慮了。

呂柏年一揮手，小黑又飛走了。

但呂柏年却打消再出去的念頭，也留了下來。

這個市集沒有像樣的客棧，一間供婦女用的客房都沒有，所以他們請這家人家通容住了下來。

這家人家，一共有五間房子，但現在家中只有二個人，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孫女，據那老太婆說，他還有二個兒子都出外做生意去了。

她因爲自己兒子經常在外走動，知道出門人的困難，所以給了呂柏年他們這個方便。

那老太婆特別好心，還給了他們一個房間。

何秀瓊很想和呂柏年多談一談，可是眼見呂柏年那心事重重的樣子，又怕影响了他的心情。

她很早就進入房中，輕掩着房門，等待着呂柏年隨時進來吐露心中鬱結。

呂柏年這時確是很頭痛，赤眉方面的事，大約正等着他回去相助，而目前據小黑回報，楊雲峯又出了事，同時，自己的內傷也還沒有眞正全好。

他爲了要嚇阻那蒙面人，不得不半途收功，打腫臉充胖子，尙幸那蒙面人眞被他唬住了，否則，眞要動起手來，他自知必敗無疑。

他從何秀瓊默默含情的目色之中，不是完全不知道她的心意，可是他要利用這時間運功療傷，顧不得她了。

呂柏年把房門一關，便萬事不顧的凝神靜氣，摒除一切煩惱，運功療起傷來。

武林人物，體力就是本錢，沒有體力，萬事皆休，呂柏年的處置一點不錯。

小市集裏，沒有什麼夜市，天色一黑也就家家關門閉戶，早早休息了，到得三更時分，呂柏年又自療了兩個多時辰了，他這時一身傷勢已經完全痊癒，又是精神煥發，生龍活虎一般了。

夜闌人靜，隔壁房中何秀瓊均勻的呼吸聲，顯示出她也已靜下心情，入了定。

呂柏年再一凝神靜聽，只見屋內那老太太和她小孫女也睡得正酣，他挺身而起，走出房外，走出長着一棵銀杏一株桂花的小庭院之中。

天上，月影西斜，繁星點點，寧靜中微聞二三聲貓叫犬吠之聲。

呂柏年默計時間，覺得小黑也該回來了，微一提氣輕身，人已輕輕登上了屋脊。

登上屋脊，微風拂面而過，精神更爲之一爽，擧目四望中，只見天邊一角，現出一點黑色，對正自己飛來。

黑點來勢極速，來者正是小黑，小黑飛落呂柏年肩上後，只見牠身上羽毛已有脫落，似是與人經過一番纏鬥。

呂柏年一皺眉頭道：「你和誰打鬥過了？」

小黑告訴呂柏年，他正追踪楊雲峯的下落時，在一座大山之前，遇上了一隻兇鷲，被阻不得入山，但它却確信楊雲峯已被送入那大山之中。

小黑形容那大山戒備非常嚴密，所出現的人，個個功力奇高，說不定就是他們的基本重地。

同時小黑更相勸呂柏年，要謀定而動，千萬不可輕擧妄動，打草驚蛇。

呂柏年經小黑這樣一說，也認定那裏極可能就是人寰五絕的根本重地，楊雲峯如果是落到了人寰五絕手中，他也自知，心急也是無用。

撇開楊雲峯不談，呂柏年只要安置好何秀瓊，就可放手辦自己的事了。

小黑似是看出了呂柏年的困難，「啞！啞！」一叫，啄着呂柏年肩頭道：「公子，這有什麼爲難的，何姑娘也是一把好手，目前無法分身送她回山，把她帶回去好了，反正有辣手夫人在一道，又沒有什麼不方便。」

呂柏年沉吟有頃道：「只怕她不願意。」

小黑啄着呂柏年肩頭道：「你又沒問她，怎知她不願意。」

呂柏年也是大事聰明小事糊塗，就沒想到這樣簡單的方法，不由失聲一笑道：「我眞是急昏頭了，爲什麼就沒想到這一點，好，我這就去問她。」

呂柏年飄身下了房，伸手一叩何秀瓊房門，何秀瓊的房門着手而開，呂柏年在門外，輕輕的喚了一聲：「小妹……小妹……。」

何秀瓊呼吸之聲如舊，就是不答應呂柏年的呼

喚。

一個身具一流身手的武林高手，那有睡得這樣死之理，吕柏年劍眉一皺，推開房門，一步跨入房內。

床上側身臥着一人，背外臉內，睡得眞酣。

吕柏年担心她已被人點了穴道，又叫了一聲：「小妹！……」

伸手一搖她香肩，人是被他搖得翻身坐了起來，但四目一對之下，吕柏年不由一怔，她那裏是何秀瓊，完全是一個不認識的陌生少女。

那少女更是花容變色，尖聲大叫道：「救命呀：有賊！」

吕柏年被她叫得心神失據，搖手不迭的道：「姑娘，我不是賊，我只是認錯了人……。」他這時完全是防禦性的自辯清白，却沒反問那女人怎會睡到這床上來。

突然，背後一聲冷笑道：「認錯了人！哼！難道是熟人，你就能够在這三更半夜，跑入她房中來麼？」

吕柏年一轉頭，只見那屋主老太婆已横身擋住了門口，一臉鄙夷之色，鼻中發出陣陣冷哼。

吕柏年方叫得一聲老太太，只聽那床上女人又扯長頸子尖叫道：「救命呀！有採花淫賊……。」

吕柏年氣得劍眉一揚，只見小黑已穿窗而入，扯着他衣襟，「啞！啞！」叫道：「走！快走！」

吕柏年見如此情勢，也知有口難言，同時左隣右舍，都已被驚動，人家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留下去只有更丢人，恨得一頓脚，從窗口射身而出。

吕柏年飛身出得屋外，在市集之外停住了身形，這時氣得臉都發了青，但又哭笑不得，同時也羞愧難當。

這不僅是上當，簡直大丢人了！

吕柏年越想越恨，也越想越氣，轉念又想撲回屋內去，抓出那老太婆來，弄個一清二白，這時，小黑忽然在他頭上「啞！啞！」叫了兩聲，向斜裏飛了出去。

敢情，小黑趁他發怒的時候，又飛出去轉了一圈。

吕柏年與小黑相處日久，心意相通，不加思索，就掠身隨着小黑而去。

小黑在前領路，飛不多遠，在一叢雜草裏找到了何秀瓊，吕柏年只見何秀瓊身屈如盤，臉上一片黑氣，頭上出汗如漿，口中呻吟不止。

吕柏年落指如飛，點了何秀瓊三處穴道，何秀瓊的身子才能轉動伸直，人也清醒過來，只是臉上黑氣未褪。

何秀瓊開口一句話，就是：「我中了毒了，請你送我回山去。」

吕柏年本有意把她帶回南陽去，這時她却要回山去，吕柏年正想如何說服她到南陽去，只聽她接着又道：「小妹中的毒，不是普通之毒，只有回山啓動本門一種神物，才有保命之望。」

吕柏年見她這樣一說，別無選擇，只好要小黑送了一張條子給横山秀士解九如，自己抱起何秀瓊送她回山去。

何秀瓊師門遠在湘西茶洞，路途遙遠，吕柏年爲爭取時間，既不能趕車，也不能利用任何交通工具，因爲那都太慢了，怕莫要走二三十天。

所以，吕柏年寧願自己苦一點，也非爭取時間不可，日前江湖多變，二三十天的時光，誰知江湖上會發生多大的變化。

吕柏年自己背負何秀瓊，以他冠絕一時的輕身功夫，日夜兼程，最多不會超過四天，就可趕到茶洞，因此，吕柏年決心自己背負她。

吕柏年先帶何秀瓊趕了一段路，在一家農家買了一根背帶，把何秀瓊妥切的揹在背上，放開脚程，風馳電掣的奔向茶洞而去。

吕柏年親自揹送何秀瓊，展開身形之後，其快無比，雖然也有人想沿途狙擊他，怎奈吕柏年快得叫那些想狙擊他的人，跟都跟不上他，更不用說想害他的了。

因此，吕柏年一路之上連小毛賊都沒遇上一個，就在第四天的晌午時分，太平無事的到了茶洞。

茶洞位於四川、湖北、湖南三省邊境之上的深山之中，人口不多，只是一處小市集。

當吕柏年揹着何秀瓊正要進入茶洞時，何秀瓊忽然招呼他轉向一條山徑奔去，前行約二十多里，地勢畧平，有一條小溪横在前面，溪的兩邊，垂柳如絲，好一處人間仙境。

到得那小溪邊，便遙見小溪一頭，有一不太大的小潭，小潭一旁，有一個拱形的洞口，洞口兩旁散落着幾間草屋。

何秀瓊在吕柏年背吐氣如蘭的告訴吕柏年道：「年哥哥，洞口右手邊，有一棟精巧別緻的茅屋，你看到了沒有？」

吕柏年道：「看到了。」

何秀瓊道：「那就是小妹的窩居。」

吕柏年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把你送回家了……」

一語未了，何秀瓊忽然截口道：「可惜，小妹現在不能好好的欵待你。」

吕柏年一笑道：「你我還客氣什麼，但願你身

上之毒能順利解除，我就非常高興了。」脚下一點，就要長身而起，飛掠過去。

奇怪的是，何秀瓊這時竟無絲毫興奮之色，反而心情沉重的叫了一聲，道：「且慢！」

吕柏年停身一怔，道：「小妹，……」他聽出她心中似有重隱憂，但又不知如何措詞，叫了一聲「小妹」，就沒了下文。

何秀瓊道：「我現在還不能回去。」

吕柏年眞聽得有點傻，迷惘的道：「小妹，你這話叫人聽了好不糊塗。」皺了一下劍眉，搖頭一笑，接道：「那你要怎樣辦，小兄聽你的是了。」

何秀瓊道：「我們先藏起來，小妹有很多話，慢慢請你指敎。」

吕柏年與何秀瓊相處四五天以來，已瞭解何秀瓊一部份性格，知道她不是無的放矢的人，既出此言，必有所見，張目四望了一下，道：「我看那邊有一道山谷，極是僻靜，我們就先到那裏去暫時停身，如何？」

何秀瓊點頭道：「小妹也正有此意，那裏最好不過。」

吕柏年一伏身，展開身形，借着山形地勢掩護，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那山谷谷口。

到得谷口，只見那谷口經過人工整理，兩行松柏左右分植，直向谷內引去。

松柏前頭，立有一塊高達二丈的大碑，刻有「聖域仙鄉」四個擘窠大字，書法通勁不俗。

大碑旁邊，立有一塊小碑，上書「擅入者死」四字。

吕柏年見了那小碑不由一陣猶豫，舉步不前。

他當然不是怕事，但他也不顧惹事生非，因此不得不有所攷慮。

何秀瓊在背上輕聲道：「年哥哥，無需顧慮，你只管進去，此谷旁人不敢隨便進入，對我們甚是有利。」

吕柏年舉步進入谷內，順着松柏引路，行約二里左右，谷內一開，是一塊植滿奇花異草的平坦之地，週圍約有四五十丈寬廣，高山環立，把這片土地圍在當中。

花樹叢中，碑石林立，吕柏年瞥目之下，敢情都是些墓碑。

何秀瓊指點着吕柏年穿過一片花樹碑林，只見眼前是一座白石砌的佳城，當中一塊大碑，上書「三才門中歷代祖師安息佳城」。

巨碑兩旁，是排得整整齊齊的石槨，那就是她們三才門中的歷代祖師了。

何秀瓊請吕柏年把她放在第七位石槨之前，她在吕柏年扶持之下，向那石槨行了三跪九拜大禮，便伏在槨前默禱不已。

原來，這就是她師父七步仙子的安骨之處。

何秀瓊默禱了一陣，請吕柏年扶她轉到旁邊一座石屋之內，安身休息。

這座石屋不大，裏面放了些祭神應用之物，也有幾張椅子，那是爲春祭時掌門人準備的。

何秀瓊坐在椅子上，閉目養了一陣神，忽然睜開秀目望着吕柏年道：「年哥哥，你道小妹中的是什麼毒？」

吕柏年搖頭微嘆道：「小兄慚愧，對用毒一道，所知不多。」

何秀瓊長嘆一聲道：「眞是做夢也想不到，小妹中的也是蠱毒……」

吕柏年幾乎不相信的張口道：「你中的也是蠱毒？」

何秀瓊點頭道：「而且就是本門的蠱毒！」

吕柏年訝然道：「你不是掌門人麼，怎會中自己門中蠱毒？」

何秀瓊苦笑一聲，道：「照說本門弟子的蠱毒，誰也奈何不了小妹，但小妹中的却是本門中歷代祖師相傳下來的蠱母之毒。」

原來，她們這三才門中爲控制後代掌門人，恪守門規，由歷代祖師各將所練蠱毒，取出少許，塗在一件法器之上，奉爲「蠱母」。

是則，這「蠱母」身集三才門歷代蠱毒的大成，厲害無比。

每次新掌門人產生，神前立誓，飲下一杯，下了「蠱母」之毒的法水，以後如有違反門規之處，便由門中長老公議，催動「蠱母」之毒，予以應受之處分。

何秀瓊把這些內情，一併告訴了吕柏年，吕柏年沉吟一下，道：「你自忖有無違犯門規之處？」

何秀瓊搖頭道：「沒有！」答得非常肯定。

吕柏年道：「你既無違犯門規之處，那誰能催動你身中蠱母之毒？」

何秀瓊道：「這也就是小妹不解之處，所以，我們要查個明白，才好現身處理，幸好年哥哥你脚程快，他們萬萬料不到，我們回來得這樣快。」

吕柏年道：「你準備怎樣辦？」

何秀瓊道：「天黑之後，小妹想請你代我去見一位門中長老，她平日對小妹極是愛護，你將小妹的情形告訴她，她自會設法相助我們。」

吕柏年因爲尚不瞭解這裏環境，無從攷慮，只有點頭道：「這很好，只不知我到那裏去找她？」

何秀瓊道：「小妹有二貼身丫環，一個叫小娟

，一個叫小翠，就住在小妹那茅屋之內，你見了她們兩人之後，她們自會帶你去見敝門那長老。」

說話中，從懷中取出一隻血紅色的玉石小鷄，交給呂柏年，接着又道：「這是小妹的『血鷄令』，她們見了自會相信你的話。」

呂柏年接過那「血玉小鷄」，把玩了一下，覺得非常可愛，收起那「血玉小鷄」之後，因時間尚早，於是問了許多想知道的問題。

待得天色一暗，呂柏年便留下何秀瓊，一人出了那山谷，向何秀瓊回去不得的家奔去。

呂柏年的身手，在這小小的三才門重地，簡直如入無人之境，便接近了何秀瓊的那茅屋。

近得那茅屋，才看出這間茅屋外形雖是極其精巧雅緻但却相當的大，不失爲一派掌門人的府邸。

呂柏年照着何秀瓊的話，很快就找到是何秀瓊在家時的臥室，據何秀瓊說，小娟就住在她左手邊一間房中，小翠卽住在右手邊。

山居之人，睡得早，這時雖然剛天黑不久，但屋內已是一片寂靜，似是都已入了睡。

呂柏年移身到小娟臥床房窗外，正待舉手用暗號手法，叫出房中小娟時，正中忽然微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正向這茅屋疾掠而來。

呂柏年功力奇高，雖說在五六十丈外就發現了來人，但來人身手亦是快速之至，呂柏年剛縮手閃身隱向暗處，已有一條人影一閃而到，就落在他剛才立身之處。

呂柏年目運神功，只見來人一身外地打扮，年約三十左右，長得也頗爲英俊，眼波流光，顯見功力不弱。

那人一步跨到小娟窗外，身輕如燕，輕巧之極，他舉手輕輕在窗緣上彈了一指，便飄身而退，隱身在一棵花樹之下。

少頃，只見窗門一開，從裏面跳出一條纖小人影，反手關好窗門，點步向剛才來人隱身的花樹走去。

呂柏年劍眉一揚，暗暗替何秀瓊嘆了一口氣，暗忖道：「秀妹也未免太自信了，原來毛病出在她自己人身上，她要知道了不氣死才怪，唉！眞是人心難測！」呂柏年眞有點替何秀瓊難過。

小娟奔到那棵花樹之下，也未出聲發話，身形一矮，繞過另一株花樹，掠了出去。

那原藏在花樹之下的漢子，便緊隨在她身後，一路而去。

呂柏年有此發現，也就沒有時間再去找小翠，身形閃動，暗暗躡在他們身後，轉眼出去了一里多地。

他們二人一路默默而行，未交談片語隻字，呂柏年跟躡了半天，却是什麼也沒有聽到。

轉眼間，小娟與那人一口氣翻過了一座山頭，來到一森林之內，他們兩人在森林之外梭巡了一週，然後雙方一擧手作勢，從不同的方向入了森林。

呂柏年藝高人胆大，緊跟在小娟身後，進入森林之內。

入得那片森林，行約四五十丈，森林之中有一片人工開出來的空地，約有七八丈寬廣敞，但這林高樹大，枝葉繁茂，中間雖開出來七八丈寬廣，頭上却是仍不見星月，盡爲大樹枝所遮斷。

林內十分陰沉，只有微弱的天光透入。

呂柏年默運神功，逼目凝光，向林中望去。

只見林中空地中央，放着一張桌子，桌上鋪滿了一種闊葉樹葉，樹葉之上，擺了一些花飾，花飾之中，放着一隻墨粈鉢盂，鉢盂之上蓋着一隻仙鶴獨立的蓋子。

桌子四週，圍了三圈各式各樣的鉢盂，怕沒有六七十隻之多。

這時，只見小娟見到了那些東西後，忽然冷笑了一聲，擰腰向那桌子奔去。

她奔到那桌子之前，一探懷中，取出一隻小玉瓶子，打開瓶塞，倒了一些藥粉在那鉢盂蓋子的仙鶴口中。

正當她傾倒藥末時，忽地一聲嘿！嘿！陰笑，從對面一棵大樹枝葉之中發出，接着只見人影紛飛，從大樹之上一連縱落下來九個人。

九人之中，五女四男，爲首的是一個頭挿山花的半老婦人，手中握着條蛇骨軟鞭，臉如寒冰，殺氣騰騰，暴喝一聲道：「好大胆的丫頭，你要做什麼？」

小娟眞也胆大無比，微一失驚之下，接着就泰然無懼的向那婦人行禮下去，道：「婢子小娟，參見長老！」

呂柏年一聽那婦人就是何秀瓊要他找的凃長老，便存心要看她如何處理這件事，準備袖手旁觀。

小娟這裏行禮下去，凃長老冷哼一聲，道：「你鬼鬼祟祟，來此何事？」

小娟鎭靜的道：「凃長老何出此言，難道長老沒有召喚婢子？」

呂柏年暗笑一聲，忖道：「這丫頭當面說鬼話，又如此鎭定，顯然是早有預謀了。」

呂柏年警念一生，便格外地注意小娟的言行擧動。

凃長老怔了怔，道：「老身幾時召喚你了！」

小娟一震道：「這就怪了，明是玉梅姐姐親來傳召婢子的，要不是玉梅姐有心要陷害婢子了。」

凃長老冷笑一聲道：「你手中握的是什麼？」

小娟伸手現出手中玉瓶，道：「掌門人命婢子掌管的『玄玉散』也就是玉梅姐要婢子帶來的。」

那凃長老望了那玉瓶一眼，向身邊一個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婦人道：「你去看看，那是不是眞的『玄玉散』？」

那婦人應了聲：「領命！」閃身到了小娟面前，伸手從小娟手中取了那玉瓶，打開瓶塞，聞了一聞道：「不錯，正是『玄玉散』。」

凃長老面現迷惑之色，皺了一下眉頭道：「取過來，給老身一看。」

那婦人帶着那玉瓶回到凃長老前，伸手將那玉瓶送到凃長老胸前道：「請凃長老過目……」

凃長老正要伸手去接那玉瓶，那婦人忽然掌力一吐，震得那玉瓶一炸而開，接着一推一送，玉瓶之內冲起一股紅雲，向凃長老迎面湧去。

那婦人隨同凃長老一同而來，應是凃長老的心腹人手才是，這時她突然發難，簡直大出人意料之外了。

呂柏年雖暗中看出小娟心懷不軌，却沒想到出手的不是小娟，而是凃長老的心腹手下，呂柏年空自提防着小娟，乃是鬧了一個措手不及接應不上。

這時，那凃長老大叫了一聲，擧袖連揮，意圖揮散那股紅雲，無奈距離太近，鼻中已吸進些許。

同時，那婦人打出玉瓶之後，身形一矮，已搶身而上，指掌齊出，猛襲而到。

凃長老脚步踉蹌，被逼得連連後退。

接着，幾聲怒喝，凃長老帶來九人之中，已有四人同時出手，撲向偸襲凃長老的那婦人。

奇怪的是，人影一閃，另外那四人却又出手擋住了那四人，顯然，凃長老帶來的人，早就與小娟有了勾結，這時倒戈相向，怪不得小娟這樣鎭定。

凃長老一連被逼出丈多遠，才緩過氣來，與那婦人打在一起。同時，口中還不時發出陣陣呼嘯，招呼援手。

小娟沒有人對敵，湧身跳上那桌子上，一脚踏翻了桌上那鉢盂，倒出一條茶色小蛇，那小金蛇已被她用藥物制住，掌力一落，把那條金色小蛇打得稀爛。

就這片刻之間，凃長老所中毒烟之毒，已慢慢發作，手脚一慢，被那婦人揮出一掌，打在左腰之上，悶哼一聲，人便向地上倒去。

那婦人還不放過凃長老，身形一俯，五指箕張，又向凃長老胸前抓去……。

就在她五指揚起未落之際，一條人影疾射而來，人未到，一股其强無比的勁力，已先着體。

那婦人被那襲來的勁力，迫得無法再抓凃長老，旋身一讓讓了開去，回頭一看，只見來了一個陌生的少年人。

她張口想說什麼，口剛一張，話還沒有發出來，呂柏年已是冷笑一聲，道：「少廢話，先給我躺下吧！」出手如電，就點住了那婦人穴道。

呂柏年一出手就制住了那婦人，接着身形連轉，閃入那八人混戰之中，只見他手起指落，有如秋風掃葉，頃刻之間，他心中認定的四個惡徒，已盡該被他制住了穴道，倒在地上。

呂柏年向那四個擁護凃長老的人一揮手道：「快去看視你們凃長老，那丫頭逃不出在下掌握。」

身形微閃，便到了小娟面前……。

小娟眼看大功告成，凃長老就擒在卽，心方一喜，忽見情勢陡變，憑空飛來一人，擧手投足就把自己苦心安排在凃長老身邊的四個人，毫不費力的收拾了，心方一楞，人却又到了自己身前。

小娟暗叫了一聲：「苦也！」

忽聽樹林之中，發出一聲長嘯道：「小娟姑娘不要驚慌，在下來也。」

一條人影，其快如風，一閃而到，呂柏年凝目望去，正是那帶小娟而來的那男人。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你來得正好，免得在下四處去找你了。」

那漢子一楞道：「你識在下，你是什麼人？」

呂柏年道：「到時候你們自會知道，現在你們兩位是束手待擒呢，還是要在下多費手脚。」

小娟忽然神情一肅，滿臉悲壯之色道：「朋友，你如任由這位大俠離開，小女子卽願束手待擒，聽任處置。」

呂柏年目光一注那漢子，心中想道：「這漢子一定是人寰五絕的手下，豈能讓他逃出手去，又生枝節。」念動中，只見那漢子霍的拔劍在手，道：「小娟姑娘何出此言，世間只有斷頭將軍，那有乞命英雄，我們豈能就此認命。」

話聲中，大步直向呂柏年走來，擧手一劍，先行出手搶攻，不待那小娟再作任何決定。

小娟見那漢子已然出手，知道無法使那漢子置身事外，暗嘆一聲，接着取出一對小巧的金鈎，快攻而上。

呂柏年心中甚是氣惱小娟心生異心，勾結外人陰謀不軌，手下那會留情，大喝一聲，揮掌相迎。

小娟與呂柏年搭上手，便覺出呂柏年力重如山，簡直非人力所能抵擋，當下一聲厲嘯，雙腕同振，兩柄小巧的金鈎，脫手飛出，直向呂柏年打去，同時，幌身搶在那漢子前面喝道：「沈大俠，徒死無益，別忘了你還有更要緊的事。」（未完待續）



鬼刺客

神手無相故事之一

柳残陽・文
董培新・圖

夜雨残廟江湖客

空中飄着絲絲的雨，時近薄暮，在這荒僻的山野裏，便就更透着那麼一股子朦朧，與陰寒的意味了……

深秋的天氣，風和雨總是挾合着來的，拂過崗領樹叢的風雨，特別叫人覺得凄冷幽惶，有種茫然又枯寂的怔忡，落寞得很。

在前面的山道轉角處，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廟；灰塵滿佈，蛛網垂結的殘頹正殿裏，生着一堆熊熊的火，火光閃亮着，映照在傍坐火邊的那個人面龐上，便跳動幻現着時明時陰的影像。

戰飛羽盤坐不動，任由前面的火光在他眼下跳耀熾騰，他的面色蒼白，在火光的照耀中却呈現出異樣的朱酡——只是，這朱酡却仍然包容於他那慣有的蒼白臉色裏。

他的全身，都宛似在散發着一種無形的冰寒氣息，他的整個組合，都予人一種深刻的顫慄與攝空感觸，由他那雙冷寞而寂寥的眸瞳所顯示出的神韻，便已代表了無須言的那些生硬同酷厲了。

他是屬於瘦削形的，但肩膀却寬大，胸膛亦結實得令人連想到鋼鐵相似的堅硬；他盤坐在那裏，穩重如山，强烈的透示出力和氣的內涵。

身上的一襲紫袍有些兒陰濕，但並沒有換下來，却任由前面的火熱就着身子烘烤，他的雙手，一直套隱在袍袖之中。

火光將他的影子，斜斜的投映在地面，微微幌搖，與他背後業已烟污塵蔽的額圮山神像互為映照，形成一副怪誕又詭異的景象。

於是，那馬蹄聲就在這時由遠處傳了過來。

蹄音很急，如同擂鼓，迅速向這邊接近。

戰飛羽寂坐不動，沒有絲毫反應，就像沒有聽到這陣急驟的馬蹄聲一樣，他甚至連面上的一條細小摺紋，一根末梢筋肉抽動都沒有。

馬兒在廟外停下，噴着鼻，刨着蹄，總是那種發力奔馳後喘吁的聲响；濕淋淋的，一個人，脅下尙挾着另一個人大步的走了進來。

進來的人雖然身子是濕的，但是似帶了一團眩目的火進來，這人身材魁梧，紅衣紅巾，外帶腥紅披風，一張國字形方臉，也是有如㗋血般赤紅；他踏入殿內，以一雙灼然尖銳的眼光打量着火邊的戰飛羽，同時，重重丟下挾在臂彎中的那個人——有如丟下一捆布捲，一隻蔴包，或是一頭猪那樣的毫不憐惜。

摔跌在地下的那人發出「哺」的一聲碰撞，但



除了晷晷抽搐一下之外，沒有其他反應，連哼也未曾哼出一聲來。

戰飛羽恍若不見，心中却明白被摔在地下的那人，乃是被制住穴道使然。

一身紅衣的人似乎十分不友善的盯視着戰飛羽，沉默了片刻，他緩慢又沙啞的開了口：「你是那條道上的？」

戰飛羽沒有回答，目光都不眨動。

一身紅衣的人提高了聲音：「喂！我在問你的話。」

戰飛羽仍無反應。

經過一段暫短的僵窒之後，紅衣人額上的青筋浮起了，他火暴的道：「這是玩那一套？你是聾子還是啞吧？」

注視着熊熊的火光，戰飛羽冷冷的道：「陌路相逢，何必相識！」

紅衣人臉色一沉，厲聲道：「看樣子，你是必有所恃，才會這麼個狂傲。」

戰飛羽平靜的道：「不要惹我，就如同我不曾惹你。」

又上下打量了戰飛羽一會，紅衣人才重重哼了一聲，脫下濕透的披風，老實不客氣的坐到火堆邊烘烤起來，一面仍不時向戰飛羽投去戒備一瞥。

破落的殿堂中一片沉寂，僅有偶而爆起的「嗶喙」聲在火光裏濺起一點星芒。

還是紅衣人忍不住，他又開口問道：「你這人像是不大願意說話？」

戰飛羽的語聲漠然道：「說什麼？和你？」

紅衣人又發怒道：「就算陌路相逢吧！也是有緣，莫不成我尚不值你一顧？」

戰飛羽蕭索的道：「言多必失。」

紅衣人楞了楞，悻悻的道：「我還眞是少見你這種怪物。」

冷森的目光掃過紅衣人的面孔，紅衣人不由自主的心腔子跳了跳，就彷彿被兩柄利劍刺了一下似的，感到一陣僵痳的痛楚。

於是，沉默又籠罩下來。

過了一會，紅衣人站起身來，用力一脚踢到蜷縮在地下那人的身上，只聽那人「吭」的哼了一聲，立卽便開始呻吟——紅衣人已經解除了他俘虜的穴道。

紅衣人惡狠狠的叱喝道：「別嚎你娘的喪，給我安靜點。」

那人顫抖着求告：「你發點善心……就在這裏殺了我……不要把我送到他們手上……」

紅衣人獰笑道：「你想的倒挺美，人家可是言明要活的哩，送具屍體去，就不值錢啦！你就委屈點，少給我添加痳煩，到了地頭，他們自會服侍得你熨熨貼貼的，哈哈哈哈。」

伏在地上，那人掙扎着道：「我……我也可以給你相同的代價……」

紅衣人冷笑道：「遲了，幹我們這一行的，只要能接收一個主兒的委託，這是不可變異傳統！」

身子猛一抽搐，那人嘶啞慘厲的叫：「我死，我自己死……」

嗥叫聲裏，他瘋一樣的把前額撞到地面上，一次又一次，宛如恨不能將自己的腦袋碰成個稀爛。

紅衣人身法好快，往前一閃，拎着那人後領便提了起來，他順手幾記大耳刮子，打得那人一顆頭顱左歪右斜，口鼻噴血，然後，將那人重重摔在火堆之旁，紅衣人憤怒的吼着：「梁宏川，你想死可沒那麼容易，老子會好好的替你續着這口氣，包管叫你一直喘到地頭上，他們要怎樣送你的終，那是他們的事，在我手裏，却不會讓你死得這麼順當，入娘的，老子費了這大的氣力，你倒想叫我白耗工夫。」

火光映照着那青紫烏瘀的面孔，面孔上尙染着斑斑血漬，這人的五官扭曲，表情在痛楚中又顯示出無比的悲憤與驚恐。

戰飛羽的視綫微微抬起，望了對方一眼。

紅衣人還在叱罵：「給我老實點，姓梁的，否則只怕你求死不能，零碎的活罪却要先受，你要攪清楚，我可不是善人！」

這位叫梁宏川的人，一個勁的痙攣，四肢也微微的抽搐不停，他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神色是那樣的無告，那樣的絕望，又那樣的惶悚……

突然——

戰飛羽問道：「你叫梁宏川？」

姓梁的身子一震，好像他如今方才發現了在這古廟破殿中，尙有着另一個陌生人在場一樣——他吃力的望向戰飛羽，暗啞含混的道：「是……是的……我……是梁……宏……川……」

戰飛羽淡淡的道：「梁山的梁，宏大的宏，川河的川？」

梁宏川的喉嚨裏「咕嚕」了一陣，聲音是併擠出來的。

「對……對……我的名字……是這……三個……字……」

紅衣人一把抓緊了梁宏川的領口，兇惡的道：「不准多說。」接着，他瞪着戰飛羽：「你也少問爲妙，朋友，好奇心往往會給人帶來意外災禍。」

戰飛羽眼皮子也不抬道：「我沒有好奇心。」

不待紅衣人回答，他又接着道：「但我有道義

感。」

雙瞳中光芒頓寒，紅衣人陰鷙的道：「很好，却須量力而爲才是。」

注視着柴燼的暗紅與火燄怪異的交舞，戰飛羽也不知在對誰說話：「你有個號，稱爲『摩雲鵬』，爲『青峯派』所屬。」

梁宏川的面龐上，似展現了無限期盼的光輝，他抖索索的道：「我……是『摩雲鵬』……正正乃……『青峯派』門人……」

戰飛羽無動於衷的道：「你的掌門大師兄是『馭風雕』馮子欽？」

眼裏湧起了淚，梁宏川激震道：「是他……」

點點頭，戰飛羽好像嘆了口氣。

一直在注意着動靜的紅衣人，這時不禁異常狐疑的問：「你認識姓梁的？」

戰飛羽道：「不認識。」

紅衣人大聲道：「但你明明和他『盤道』盤上了路。」

戰飛羽道：「因爲我以前聽人提過他名姓。」

紅衣人咆哮道：「聽誰提過？」

寬大的雙肩穩健不移，戰飛羽的態度亦相同：「這不必告訴你。」

目光如燄般的瞪着戰飛羽，紅衣人威脅着道：「不管你是什麼人！無論你有什麼來頭！你全聽仔細了——我的事你不要想插手，沾也不能沾，你給我老老實實坐在那裏，只要你有半點蠢動，你就後悔莫及了，我說得出做得到，我的修養並不好，我很容易衝動，你記住……」

戰飛羽沒有回答。

紅衣人又朝着蜷縮在地下的梁宏川叱吼：「姓梁的，如果你再吐露一個字，我就會把你當猪剝了——只要你受得了，我便做得到，別以爲會有人救你，誰也救不了你！」

梁宏川畏縮的抖了抖，鼻翅在不停的噏闔，一雙眼睛，帶着那樣祈求和哀懇的神色，投向火堆對面戰飛羽的身上，但戰飛羽却渾如不覺不見。

火光有些微弱了，這荒落的殿便更形陰沉，四週的黑暗，彷如潮水般緩緩的侵擴過來，望向週遭，黑得濶稠，黑得厚重，全是一片無盡止的黝深，淅瀝的雨聲，越發襯出這副情景的孤凉與冷寂來。

暗紅的火燄，如同無力的舌信在跳躍，描述出火堆旁三張表情迥異的面龐形像，看上去，有一股寒慄的怪誕意味。

熱力與光亮幻閃成一個逐漸縮小的圈子，而圈子越來越小，不用多久，他們就要被黑暗吞噬了。

不安的移挪了一下坐姿，紅衣人目光四轉：「喂！那裏有柴薪？火該加添些木頭了，不旺啦！」

戰飛羽端坐不語。

紅衣人怒喝道：「我問你那裏有木柴可以續火？這火堆不旺啦！莫不成就等它熄掉，讓大伙呆在這又冷又濕又黑又敗落的破廟裏？」

戰飛羽冷森的道：「這火，是我生起來的。」

紅衣人氣虎虎的道：「怎麼樣？」

戰飛羽道：「我容許你們在火邊分沾這點光熱，只是因爲我不願搭理你們，我甚至懶得說個『不』字，因此，你們就宣賓奪主的湊上來了。」

紅衣人莫明其妙的道：「什麼意思？」

戰飛羽道：「這是告訴你，我生的火，我有權讓它熄滅，你如果要使火力旺盛起來，必須要徵詢我的意見，得到我的許可。」

呆了呆，紅衣人愕然大怒：「這是什麼渾話，我們幾個人一同藉着這堆火取暖獲光，現在火勢弱了，我想加柴，却須徵得你的同意？爲什麼要徵得你的同意？」

戰飛羽木然道：「我已說過，火是我生的。」

紅衣人咆哮道：「如果我不理你的碴呢？」

戰飛羽道：「那麼，你就必須另外再生一堆火。」紅衣人吼了起來道：「老子就要在這堆火上加柴。」

戰飛羽緩緩抬起目，那是兩股令人冷澈心脾的銳利目光：「你眞要這樣做，對你來說，將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不知怎的，紅衣人居然在戰飛羽那冷銳的視綫下，顯得有些退縮了，他窒了一下，悻悻的道：「朋友，如果火熄了，這裏便又冷又黑，於你，於我們，全都沒有好處，你便算個怪人吧！也不該這麼怪法。」

戰飛羽冷冷道：「我喜歡這樣。」

一股怒氣又往上冲，紅衣人強行壓制着自己，咬着牙道：「娘的，你横，設若不是我有這椿買賣在身上……」

戰飛羽道：「我不受恫嚇。」

於是，兩個人沉默下來，戰飛羽聲息靜寂，紅衣人却呼吸粗重，慢慢的，火堆的光亮趨弱，熱力漸減，黑暗蔓延得很快，只頃刻間，便籠罩了絕大部份，方才還是光亮所能映及的部位，而只剩下一團帶着模糊的暗赤光影了。

紅衣人似是有些忐忑的移動了一下，故意發出細微的聲響來。

火堆只剩下一片暗淡的紅暈了，柴燼的餘光還在那忽明忽暗的眨着鬼眼……

在那灰沉如霧的暗影侵襲中，戰飛羽悠悠的啓口：「你是幹那一行的？」

楞了一下，紅衣人道：「你是問誰？我麼？」

戰飛羽道：「是問你。」

紅衣人淸淸嗓子，道：「我是專門……」

突然警覺又憤怒的住了口，紅衣人大聲道：「呸！你是什麼東西？配用這種語氣來問我？好像在他娘的過堂審案似的……」

點點頭，戰飛羽道：「我熟見你這種人，狂妄，貪婪，狠辣，容易衝動，却又缺乏頭腦。」

紅衣人吼道：「你又算那一路的神聖？你竟敢來批斷於我？」

戰飛羽毫無情感的道：「卽使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吃那種飯的角色——黑白兩道上，你選了一門最遭忌的行當，你替人把所要到手的對象送上門去，藉而領取報酬，是麼？」

紅衣人怔了怔，隨卽悍然道：「是又如何？」

戰飛羽道：「我不喜歡你們這一行的人物，因爲你們大多不顧道義，只論代價，不管是官府或地方，私人或團體，也不管動機，目的，是非，只要有懸賞的酬勞，你們便千方百計的將他們所要的擒住送去，有時你們受過委託，有時却沒有，你們的着眼點全放在報酬上，你們不攷慮其他因素，而這其中，往往便有不公受冤的事情發生了。」

紅衣人强硬的道：「這是我們的職業，你想挿一腿還不行呢。」

戰飛羽道：「我永不會牽涉到你們這齷齪的一行中去。」

紅衣人瞪着眼叫：「什麼？你敢辱罵我們『代執役』這一行崇高的營生？」

戰飛羽憎惡的道：「『代執役』，我知道你必也是一個『代執役』，取了個好聽的名稱並沒有用，這掩飾不了你們一行中卑陋又醜邪的內涵。」

紅衣人大吼道：「你好大的狗胆，你竟敢當着我的面冲我們的山門，你可知道我是誰？」

戰飛羽冰凉的道：「你是誰？」

紅衣人暴烈的道：「『代執役』中的佼佼者，最硬的一對搭檔之一，我是凌剛？」

無聲的哼了哼，戰飛羽道：「我聽過你——『大紅雲』。」

狂笑一聲，凌剛道：「好小子，倒不似我想像中的那樣孤陋寡聞，你當心點，我們可不是好惹的，別人老遠躱着我們，勸你也不要充能！」

戰飛羽緩緩的道：「我是我，我不是別人。」

凌剛加重語氣道：「朋友，幹我們這一行，任什麼三頭六臂也碰過，管什麼牛鬼蛇神亦擒拿，水裏火裏進出多了，你休要自觸霉頭。」

戰飛羽平淡的道：「坦白的說——你我相遇於此，還不知是誰要觸霉頭？」

凌剛又驚又怒的道：「你想如何？」

戰飛羽道：「本來，我不想招惹你。」

面色一變，凌剛又道：「現在你打算怎樣？」

戰飛羽安詳的道：「凌剛，你走吧，留下那俘虜——梁宏川。」

「咯崩」一咬牙，凌剛狠狠的道：「你在做夢，這是一樁我早經受託的生意，你想橫加破壞？」

戰飛羽道：「我正是此意。」

「霍」的站起，凌剛兇惡的道：「無目狂夫——你要有這個破壞的本事才行。」

戰飛羽穩若磐石：「凌剛，你該有點腦筋，如果我想做，我會不具有這種能力麼？」

冷冷一笑，凌剛道：「那得要試過才曉。老子就不信邪。」

戰飛羽輕輕的道：「在沒有流血之前，你仍有最後攷慮的餘地。」

黑暗中，凌剛氣勢如虎：「你說，你是否也是個『代執役』，想來搶我的買賣？」

戰飛羽道：「把我的身份與閣下混爲一談，對我來說，實爲一天大遺憾，『代執役』這一行中，配有我這樣的人嗎？眞是笑話了。」

凌剛血脈賁張的道：「那麼，你爲什麼要與我作對？」

戰飛羽道：「爲了梁宏川。」

凌剛叫道：「他是你什麼人？」

戰飛羽道：「老友的師弟。」

凌剛又吼：「你又是誰？」

搖搖頭，戰飛羽道：「你不需知道，但若你也見過世面，你便會曉得我是什麼人了——當我出手的那一瞬間；不過，最好你不要經歷這一瞬。」

凌剛瞋目切齒的道：「他娘的光棍不擋財路，你這是存心要和我過不去，不管姓梁的同你有什麼關係，你想我放過他，却須拿命來換。」

戰飛羽道：「我們之間，還是不動手的好。」

凌剛狠暴的道：「少他娘的來擺弄這些玄門道，你唬不着誰，今天不論勝負，你是篤定要吃不了兜着走，老子能否罩住你且不去談，我的老伙計包準會生撕了你這野種。」

戰飛羽道：「你的伙計是誰？」

凌剛嘿嘿笑道：「戈凉，你也聽說過麼？」

微微一怔，戰飛羽極慢極慢的從口中吐出了三個字：「鬼刺客！」

凌剛傲然睥睨：「正是他！」

戰飛羽沉默片刻，臉上第一次出現了較爲複雜的表情：「你是說，戈凉和你是搭檔？」

凌剛得意的道：「一點不錯。」

戰飛羽低沉的道：「怎的沒聽說過？」

凌剛昂着頭道：「我們是一對，但很少在一起做買賣，我們生意好，大家分頭忙，這並不足怪，等到戈凉與我找到你，你就知道眞假了。」

想了想，戰飛羽道：「就算戈凉和你是搭檔，我也不能不救梁宏川。」

凌剛大怒：「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眞要找你自己的痲煩？」

戰飛羽道：「很遺憾，勢必如此。」

驀然，凌剛的身形在黑暗中閃動，一道冷電猝射戰飛羽的面門。

那是一隻尖銳的「穿心刺」。

戰飛羽盤坐的身形「呼」聲飛騰，怪異的到了凌剛背後，其快難言。

有若一片紅雲翻滾，凌剛倒躍而起，右手猛揮，另一柄尺半長，手面寬的鋒利「掌刀」已神鬼莫測的暴戮敵人胸膛。

戰飛羽突然迴旋——明明向左，却一下子到了凌剛的右邊，他袍袖飛展，沒見到他的任何招式與雙手的動作，凌剛已「吭」的一聲，一個跟斗被打了出去。

這時，戰飛羽的雙手隱於袖袍，環抱胸前。

「哇」的噴了一大口鮮血，凌剛恐懼中加雜着悲憤的嘶號：「神手無相！」

隨着這聲嘶號，他猛一躍身，發狂般奔出廟門，緊接着，蹄聲揚起，急促的漸去漸遠，終至寂然不聞。

戰飛羽面色冷森，無表情的走到梁宏川跟前：「站得起來麼？」

地下的梁宏川驚喜交集，激動不已的道：「原來……原來尊駕……竟是……『神手無相』戰大哥？早聽師兄一再道及，恨未識荆，今晚也是我福大命大，幸而巧遇上了尊駕，否則眞不堪設想……」

戰飛羽冷冷的道：「不要客氣話；如果你能動彈，我就自己走了。」

梁宏川哦咳幾聲，吶吶的道：「戰大哥……很慚愧，我已受了內傷，很嚴重……」

幽咽怒恨是琵琶

戰飛羽面無表情的道：「是凌剛傷了你的？」

梁宏川期期艾艾，十分羞慚的道：「除了這斯，還有誰呢？」

微蹲下身，戰飛羽注視着梁宏川的眼睛，又伸手試了試脈搏，跟着，叫梁宏川敞開衣襟，他抖亮了火摺子細細察看，片刻後，他站起身來，將火摺子吹熄，半晌沒有出聲。

梁宏川一面重新將衣衫穿好，一邊忐忑的道：「戰大哥，很嚴重麼？」

戰飛羽在黑暗中的聲音更顯得冰寒了：「你自己覺得如何？」

嚥了口垂液，梁宏川澀澀的道：「我，我只覺得混身上下時作隱痛，更有股子酸軟的感覺，半點力氣也用不上，除此之外，血氣也不穩定，時時翻湧激蕩，每在這一刻，都抖個不停，由裏冷到外，像掉進了冰窖裏一樣……」

戰飛羽平靜的道：「中了『七毒指』的人往往都有這樣的反應。」

猛的一抖索，梁宏川恐懼的道：「什麼！我，我已中了『七指毒』？」

戰飛羽道：「在你的胸腹兩側，有七條分許寬窄的暗紅坐痕浮現，並向左右下方延伸，再加上你體膚上的反應，我想不會錯。」

梁宏川恐怖慌張的叫道：「戰大哥救命，戰大哥救命啊！這『七毒指』乃是一種最惡毒的內家技藝，中上人身，不出半月便令中指的人內臟扭絞，逆血透孔，輾轉哀號而死……」

戰飛羽道：「這種結果，我比你更明白，無須你來指出。」

梁宏川的臉色倐青倐白，難看得像抹上了一層灰，他哭喪着臉哀告道：「戰大哥……請你開恩救救我，你一定得想法子治治我這內傷啊！戰大哥，素聞大哥你任俠尚義，英雄肝胆，你對別人猶如此關照，對我更得多加慈悲……」

戰飛羽緩緩吐了口氣，聲音很冷道：「梁宏川，生與死是另一回事，但人的自我尊嚴却不要先行拋棄了，你這個樣子，確實令我有些驚異。」

呆了呆，梁宏川趕忙又顫着聲，急切的解釋道：「戰大哥不要誤會……我不是怕死，戰大哥我眞的不是爲怕死……我身上還有家庭的負累，再說，仇尚未報，我也不甘心死啊……」

戰飛羽冷冷的道：「不要多說了，這『七毒指』的內傷，我沒有法子治。」

梁宏川掙扎着向前爬了幾步，悲悲惶惶的道：「無論如何，戰大哥要救我這條性命……戰大哥，我有老婆孩子，他們全仗我糊口生存，我若有了長短，這一大家子人豈不是跟着面臨絕境？而凌剛那畜生就更稱心……戰大哥，求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吧……」

搖搖頭，戰飛羽獨自從破殿側門向後走去，梁宏川大叫一聲，又是絕望，又是驚恐的伏倒在地，居然號啕痛哭起來！

半晌——

梁宏川又聽到細微的腳步聲來到他的身邊站定，他方自疑惑不定的抬起頭臉，模糊的淚眼中，却已出現了戰飛羽那修長的身影。

「戰大哥……」

梁宏川驚喜逾常的哭叫了一聲，喉眼便被哽塞住了，戰飛羽俯下身子，一把將他抱起，沉默着大步的走向殿外。

殘破的廟門一側，有匹高大神駿的馬兒正在安靜的站着，馬兒壯健昂揚，神氣飛逸，牠雖是毫無動作的站在那裏，但也一樣予人一種奔雷追電般的速度感覺。

那是匹毛色赤灰的馬兒，油光水滑的毛皮在雨霽夜靜的晚上，看上去閃閃發亮，有如披上一襲紫色的緞，而赤與灰的調和，也就近乎紫了——與牠主人的那身紫袍相似。

戰飛羽將梁宏川置於鞍上，他輕輕拍了拍馬兒的頭頂，柔和的低語道：「小龍，慢慢走，別驚動了馱在你上面的人……」

梁宏川有些迷惘的望着戰飛羽，從見面到如今，他還是第一次聽到戰飛羽這麼柔和，又這麼有感情的在說話。

戰飛羽牽着坐騎，穩定的在小野荒徑上緩緩的走着，雨停了，地面仍滑，他走得那麼小心，那麼沉實，宛如踩着一根根浮露在水面上樁頭似的了。

雙手緊抓着鞍上的「判官頭」，梁宏川瘖啞的道：「戰大哥……多謝你救我……我知道你不會拋我而去的……」

戰飛羽頭也不回的道：「你不知道，因爲你實在已認定我要拋你而去了。」

這時面紅耳赤，梁宏川結結巴巴的道：「不！不！戰，戰大哥……你……你不……不是……這樣的人。」

戰飛羽淡淡的道：「我不是麼？」

梁宏川窘迫的，急急移轉了話題，他忙苦笑道：「戰大哥，方才戰大哥說無法治我這『七毒指』的內傷，想是說笑話的了？」

戰飛羽道：「我的確不會醫治這種內傷。」

哆嗦了一下，梁宏川吶吶的道：「那……那該如何是好？我這……這豈不是等死了？」

戰飛羽不耐的道：「我醫不好，但我可以請一個人替你醫，他是專學這一行的，功夫比我精深得多，只要人沒有斷氣，十有八九都能經他的手回春。」

梁宏川喜出望外的道：「眞的？」

戰飛羽道：「你最好這麼希望。」

小心的，梁宏川問道：「戰大哥，你那位『術體天心』的朋友，是誰呀？」

戰飛羽道：「見了面，你就曉得他是誰的了。」接着，他又反問了一句：「你的掌門大師兄好吧？」梁宏川怪異的窒噎了一下，趕緊道：「好，好，戰大哥，託你的福。」

戰飛羽道：「他是個堅毅公正的人，血性漢子，我看得起他。」

梁宏川帶着阿諛的意味道：「掌門大師兄對戰大哥也是推崇備至，欽佩無比呢。」

戰飛羽默默無語

梁宏川試探的問道：「戰大哥，據我所知，你與我掌門大師兄有好些年沒見面了吧？像是……有……四五年了……」

微微一頷首，戰飛羽道：「有四年多了，浩浩寰宇，唯一消失得令人無可奈何，就是光陰了。」

梁宏川連聲道：「是，日子快得可怕……」

戰飛羽道：「一天與一世，全乃眨眼的工夫，但想，假如爲了苟生而辱沒了自己做人的人格，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說着，他斜睨了鞍上的梁宏川一眼。

戰飛羽話中有刺，梁宏川如何聽不出來？

就在這時，一縷流水也似的琤琮音響，突然的自右邊一片斜山的暗影中傳來。

琵琶聲，淸脆悅耳之極，但只是一輪，倏忽的又消歛了。

彷彿一串琉璃管經指撥弄，發出那樣動人的音響來，可是有一椿異處，聽在耳中，像是連心跳也不自覺的跟隨着那串琤琮音節而忽急忽緩起來。

脈搏似是依附在琵琶的震動裏——雖然只是那麼輕悄的一掄。

茫然舉目四顧，梁宏川迷惘的道：「奇怪，深山曠野，時又中宵，那來的琵琶聲？」

戰飛羽默默牽馬前行，頭都不擺動一下。

於是，脆落得像撒下一地的冰珠子，那悅耳的琵琶聲又來了，這一次却急促了些，在承受聽音的感覺上，宛似將這些冰珠撒到人的心弦上了。

梁宏川覺得心跳加速，他呼吸急促的道：「不對，戰大哥，這琵琶聲有點怪……」

戰飛羽冷漠的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額角兩邊的「太陽穴」，「突」，「突」跳動，梁宏川惶然不安。

「戰大哥，依我的經驗，那彈奏琵琶的人，似是已將某種玄功或極深的內力貫注進音律中了，否則，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戰飛羽靜靜道：「心不旁鶩，自然安寧了。」

就像回答他這句話，琵琶聲又適時而起，這一

次，全是用的「輪指」，一陣比一陣快，一陣比一陣急，似是狂風暴雨驟息而起，又像鬼泣魂號，銳厲悽怖，梁宏川全身抖索，神色大變，簌簌的哆嗦着，險些兒自馬背上摔落。

戰飛羽步履沉穩，就同絲毫不聞一般，安詳的仍然往前走着。

這陣動人心魄的琵琶彈奏倏然而止。

這片斜山上的暗陰裏，一條淡淡的白影，飄飄出現，攔到了馬頭之前。

戰飛羽站住，目光冷森的凝視着前面丈遠處的白影。

白衣，白裙，素白的臉蛋，只有一頭秀髮是純黑的，像流水一樣披曳在那人瘦怯怯的雙肩，這女人生得非常美，連懷抱的一具琵琶，也是罕見的整塊白玉製就。

戰飛羽用他的眼，而不用他的嘴。

白衣女人冷幽幽的笑笑，語聲也同她的笑一樣，冷幽幽的道：「戰飛羽，三輪琵琶奏，猶留不住你一步路！」

戰飛羽緩緩的道：「我一向不喜歡妳這種彈調，過於陰詭，失之堂皇。」

白衣女人冷淸道：「同樣的，我也不喜歡你這種孤僻怪誕的個性。」

戰飛羽低沉的道：「相信妳不是專爲和我爭執而來？」

白衣女人哼了哼，道：「當然不。」

戰飛羽道：「大概也不會像上次那樣，再和我動手吧！」

白衣女人神色越寒：「這却要看你是否答應我的要求而定。」

一揚頭，戰飛羽道：「什麼要求？」

白衣女人怒道：「不要裝蒜，你知道是什麼要求。」

戰飛羽凜烈的道：「如果妳仍想索取妳亡夫的那張藏寶圖，我勸妳乘早打消主意。」

白衣女人厲聲道：「戰飛羽，那筆財物是辛家的東西，而我是辛家的媳婦，辛家如今只有我一個人在，爲什麼我不能要這張圖？」

戰飛羽淸晰的道：「我再告訴妳一次——因爲妳已經楚棄了辛長定，妳在他臨死之前的半年拋捨了他，同妳的姘頭私奔了，若非長定在彌留之際，一再的向我懇求饒恕妳，夏婷，妳們這一對姦夫淫婦早已活不到現在，猶還妄想那張藏寶圖。」

白衣女人——夏婷臉色蒼白，但雙目如火：「這是辛家自己的事，你管不着。」

戰飛羽陰深的道：「我本來要管，但長定最後的請求我却不能不依從，所以，妳才一直活到今天，像妳這樣婦德不修的女人，莫說是我和長定十五年老友的關係，任何一個理由，有倫常觀念的陌生人，也都有權來主持公道。」

夏婷的面龐扭曲了，一張如此秀麗的面龐在扭曲之後的形像，要比一張平凡的臉孔在同樣扭曲的情況下更爲可怖，她尖銳的道：「你胡說，辛長定虐待了我好些年，他欺負我，羞辱我，冷淡我，這些事實你怎麼就不出來主持公道？我受不了他經年累月的欺凌，我選擇了一個眞正愛我的人去共同建立新的生活，我那一點做錯了？難道只准辛長定虐待我，就不准我享受自己的生命？」

戰飛羽的聲音有些疲倦，他蕭索的道：「無論長定待妳如何？他仍是妳正式的丈夫，妳不能拿着這些事來做背叛的藉口，他或許在態度上有不該，但妳，却在根本的行爲上謬誤了。」

夏婷冷森的道：「我不同你在這些毫無意義的事情上爭論，把藏寶圖拿來。」

戰飛羽道：「妳明白，這是不可能。」

夏婷瞪目切齒的道：「戰飛羽，你想獨吞？」

戰飛羽身子一僵，冷冷的道：「夏婷，要污衊我，對妳來說，只怕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夏婷兇狠的道：「那就把圖交來，這是辛長定將所有辛家財產埋藏後的唯一指引，我是他的妻子，理該承受。」

戰飛羽道：「從妳離開長定的那一天起，妳即已不能算是辛長定的妻子了。」

夏婷尖聲道：「如我不能承受，我問你，還有誰能？」

戰飛羽生硬的道：「妳已忘記妳還有一個兒子？他能。」

夏婷冷笑一聲道：「這樣說來，你是在替一個四歲的孩子代爲保存這筆財富囉？」

戰飛羽坦然道：「不錯。」

夏婷譏誚的道：「只怕你別有用心吧？」

戰飛羽吸了口氣，冷冷的道：「夏婷，我受到我的好友辛長定生前重託，我要盡心照顧長定唯一的兒子，將他撫養成人，在他有足够的自主能力時，我會將這張埋藏辛家財富的引圖原封不動的交還予他！不錯，財富固然誘人，但不能誘的却是我戰飛羽的人格！」

夏婷憤怒的道：「兒子是我生的，你還給我，他的將來由我做主。」

戰飛羽慢慢的道：「一個背夫私奔的女人，也不會是一個好母親，一個婦德失修的女人，更不會是一個配來敎養後輩的女人。」

夏婷叫起來道：「你罵我？」

戰飛羽道：「我是在闡述事實與眞理。」

咬咬牙，夏婷激動得全身發抖道：「戰飛羽，你以爲別人怕你，我也怕你？」

戰飛羽道：「我不須人畏，我只求公道。」

夏婷模樣十分駭人的大叫道：「你到底給不給我那張圖引？」

戰飛羽乾脆的道：「不給。」

退後一步，夏婷道：「你眞的不給？」

戰飛羽平靜的道：「我的態度和語氣，可像是假的？」

夏婷威脅着道：「戰飛羽，一年之前我向你要，你不給我同你打了一架，當時我只有一個人，所以輸給了你，我既然捲土重來，便不會再蹈覆轍，這一點，我希望你要先攪淸楚了。」

戰飛羽冷然道：「妳是在恐嚇我？」

夏婷强硬的道：「我是在警告你！」

戰飛羽道：「夏婷，妳應該很滿足了，如果妳還稍有理性和良知的話。」

夏婷大聲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微微一嘆，戰飛羽道：「原來，妳與辛長定是一對令人羨慕的神仙眷侶，妳們婚後才發現彼此間志趣不合，意見時而相左，但只要雙方能以最大的忍耐互爲容納，仍不至於鬧到最後這種悲慘的地步，夫妻間免不了齟齬，可是却非絕裂的藉口，妳離夫棄子的私奔，才是眞正的不幸的開始，長定受不了這麼深重的刺激，終日鬱鬱不歡，瘋狂酗酒，自己糟塌死了自己，而妳，又何嘗是幸福了？良心的責難，也不會令妳平靜吧？唯一苦的，却是你們的兒子！……」

夏婷咬緊着下唇，突然高叫：「你說這些話幹什麼？不要再講下去了……」

戰飛羽道：「我告訴妳這些的意思，是希望還能喚回妳一點未滅的天良，夏婷，我曾看着你們相愛，看着你們成親，又看着你們分離，這也是我不忍殺妳另一個理由，妳現在有了妳的生活圈子，妳就好好去吧，不要再來掀起我的怒恨，更不要剝奪這孩子僅剩的一些東西，妳已有了妳的——雖然那是不道德的——而孩子也該保存下某些他該得到的，何況，我受過他父親的重託。」

夏婷狠厲的道：「我不管，我要寶圖，也要孩子。」

戰飛羽道：「回答的仍是那個字『不』。」

眼中的光芒陰毒而銳利，夏婷道：「你是個卑鄙齷齪的劊子手，刦財背義的僞君子，離間骨肉的奸刁徒。」

戰飛羽昂然道：「盡其在我，不求諒解。」

夏婷大叫：「我要殺了你！」

戰飛羽道：「夏婷，滿足於妳的現狀吧！我不去找你們，已是妳們的運道了，妳趕快走，永不要再叫我看見妳，那麼，妳的餘生說不定還過得平靜，反之，妳如貪心不足，得隴望蜀，恐怕那結果之悲慘，就不是妳可以想像的了。」

夏婷雙目中的表情，突然變得兇厲又瘋狂了，她刺耳的尖呼道：「圍住他，硬奪。」

仍在那片斜山的陰影中，四條身形電光石火般的射向半空，那麼快法，又分成四個不同的角度颮然落地。

只憑這種身手，一看即知全屬頂尖的角式。

四個人才一落地，靠着夏婷最近的一個——那是個目若星，唇塗朱似的俊俏書生，藍袍粉鞋，越見風流，他以一種特異的情感音調開了口：「小婷，姓戰的沒欺侮妳吧？」

夏婷激動的依向那人身邊，哽塞着道：「還沒有？他從頭到尾都在侮辱我？」

年青書生雙目倏寒，他面對戰飛羽，嚴厲的道：「姓戰的，你太放肆了，你算什麼東西？竟敢如此對待我的小婷。」

上下打量了對方一陣，戰飛羽冷酷的道：「憑你這種口氣，想必就是那個無恥奸夫『鐵儒生』倪世鴻了？你在我面前如此出言，我倒很佩服你的那股子勇氣。」

「鐵儒生」倪世鴻狂笑一聲道：「你這算是唬我麼？姓戰的，憑你那幾下子，要想在我倪某之前賣弄，只怕火候還差上那麼一截！」

戰飛羽冷冷的道：「倪世鴻，我早就想找你，稱稱你的份量了，今晚正好，但我可以保証，你這一把身架，尚不够我戰飛羽掂弄的。」

倪世鴻忽然怒道：「那你就放馬過來，徒放空言，何値一笑。」

戰飛羽鄙夷的道：「論你的爲人，早已不值一笑了。」

倪世鴻怒極握拳，氣湧如山：「戰飛羽，我不自鳴淸高，不標榜俠義，但我自認比你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無賴地痞要高明上多多，你簡直不配在江湖上充數。」

戰飛羽不屑道：「告訴我，要怎麼樣才能在江湖上充數，勾引有夫之婦？教唆人家背夫棄子私逃？還是挾衆要脅，公然在衆人之前以肉麻爲趣？」

氣得全身發抖，倪世鴻大叫：「你完全一派胡言，斷章取義，你，你純是含血噴人！」

戰飛羽無動於衷的說道：「事實俱在，何庸狡辯？姓倪的，你不自鳴淸高，却也不該引誘人婦，敗壞倫德，你不標榜俠義，豈應聚衆逞兇，意圖刦

持？」

倪世鴻嘴唇泛白，瞪目如鈴：「戰飛羽，你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俱爲對我人格的污衊，我會叫你通通再吞嚥回去。」

冷冷的，戰飛羽道：「對你而言，污衊都是多餘的。」

青白的面孔倏忽漲成紫紅，倪世鴻怪叫：「戰飛羽，今夜我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戰飛羽隱在袖內的雙手環抱胸前，古井不波的道：「沒有人在攔阻你。」

這時，夏婷緊張的叫：「世鴻，小心他的兩隻手。」

虎視眈眈於左側的那個魁梧青面大漢往上走近了一步，沉穩的道：「讓我來！」

戰飛羽的雙眼凝視着正前方的夜色，眼中是一片冷硬與僵木的寒光，他的眉心皺成了一個「山」字形，投下一抹肅殺的陰影於鼻唇之間，然而，他依舊雙手隱於袍袖之內，環抱胸前。

青面大漢氣勢洶洶的叱喝着：「姓戰的，你就亮一亮你那雙『神手』給我們開開眼界，我們全想試試，你是怎麼一個『無相』法？」

戰飛羽滿臉厭倦之色的道：「只要動手，自然知曉的。」

夏婷急促道：「不要單個上，一起下手……」

青面大漢咧開他那張厚厚的嘴唇：「夏姑娘，他戰飛羽無論有多大個道行，在我『八臂熊』雷寬的面前，諒也佔不了便宜。」

夏婷忙道：「雷大哥切切不要輕敵，姓戰的不是等閒之輩，他那身功夫千萬小覷不得，還請楊大哥，胡大哥多加維護才是。」

馬鞍上的梁宏川，此刻心情的惶急，比諸事情的正主兒戰飛羽猶要强烈上十倍，他滿臉的驚悸之色，目光亂轉，連坐也坐不安穩了。

第一個動手的却是那被稱爲「胡大哥」的矮胖人物，他人雖朝橫裏長，動作之快却匪夷所思，閃幌之下，一對銅鈸業已到了戰飛羽咽喉。

陡然間，戰飛羽身形暴旋，神鬼莫測的來至對方後側，他沒有出手攻擊，僅是站在那裏而已，姓胡的朋友雙鈸空斬，「霍」的迫轉，面對戰飛羽，戰飛羽木然還視，只這一刹，姓胡的這人已經冷汗透衣了。

冷冷的，戰飛羽道：「好名頭，『蛇嶺一雄』胡牧。」

矮胖漢子一張黑如鍋底的面孔頓時泛了紫，他惱怒的吼：「即使你認得出我胡牧，也一樣的挽救不了你的厄運當前。」

戰飛羽陰沉的道：「是誰厄運當前，彼此心中都該有數。」

那位一直不言不動，面如冠玉，形容洒脫飄逸的中年人，輕輕一拂袍袖，露出一抹深邃的笑意，開口道：「戰朋友，你的本事，我們全淸楚，但却也不要狂妄得離了譜，否則，非但幼稚，更屬荒謬了。」

戰飛羽淡淡的道：「不幼稚，不荒謬，有多大能耐，才敢擺多大的排場。」

中年人古怪的笑了笑，道：「我是『玉獅』楊雍。」

僵木的面龐，肌肉不自覺的抽搐了一下，戰飛羽緩緩道：「你是何人，於即將來臨的結果並無分別。」

楊雍安詳的道：「我想，你也該明白我屬於『黑風洞』，我不妨再告訴你一點，我是『黑風洞』『五獸王』的座前大司旗。」

戰飛羽的眼皮子急速跳動着，但他的腔調，仍是一樣的冷銳：「告訴我你的身份來歷之後，你希望看到什麼反應？」

楊雍平靜的道：「戰朋友，相信你並不情願跟『黑風洞』的人結仇，尤其不情願招惹我這樣屬於『黑風洞』首要身份的人吧？我也與你有同感，大家和和氣氣的了斷一樁麻煩，不是要比大動干戈高明得多麼？」

戰飛羽道：「當然。」

點點頭，楊雍又道：「總算你還分得淸利害得失……」

戰飛羽道：「我分得淸，我認爲，要和和氣氣的了斷這樁麻煩的唯一方法，就是請各位打消原意，趁着夜色尚好，肅靜離去。」

臉色微變，楊雍冷哼一聲，道：「你這是揶揄我的麼？」

戰飛羽沉沉道：「不！僅是提供忠告而已。」

楊雍嚴肅的道：「這可是你最後的主意？」

削薄的嘴唇抿了抿，戰飛羽道：「更是唯一的主意。」

抖着面孔，楊雍道：「戰朋友，你可明白，與我作對，也等於同『五獸王』作對？」

戰飛羽沒有表情的道：「我非常明白。」

楊雍怒火漸升，話的力量也加重了：「那麼，你有胆量同『五獸王』抗衡？」

冷冷看着對方，戰飛羽道：「拿着別人的名頭，來壯自己的聲勢，楊雍，你也不覺有辱自己本身的尊嚴？」

如玉的面孔浮起了赭赤，楊雍憤怒的道：「戰飛羽，你不識抬舉，莫非我楊雍還要巴結你？你也

太高估自己的份量了。」

戰飛羽道：「我說過，有多大能耐，擺多大排場，無論對你，對你的後台靠山『五獸王』，這兩句話的意義完全一樣。」

一側，夏婷大叫：「楊大哥，姓戰的是不見棺材不落淚，除非弄倒他，沒有別的法子可行。」

戰飛羽道：「對，還是故人之妻比較瞭解我的習性。」

「我呸！」一聲暴叱，兩隻粗若兒臂，長只三尺的黝亮「雕龍棒」並擊戰飛羽兩邊「太陽穴」，出手的人，赫然正是「八臂熊」雷寬。

又是那樣疾似電掣般的暴旋，戰飛羽已到了雷寬身後。

雙鉞幻映着黃光，胡牧悄然揮手撲向戰飛羽。有如一團掠空的烏雲，倏閃之下，戰飛羽已彈翻向右，他的袍袖猝展，胡牧往外猛躍，肩領處「刷」聲裂响，已經破了一道裂痕。

「雕龍棒」凌空而下，狠狠併砸，戰飛羽單足旋轉，飛移三尺，棒身挾着勁風掃過他的面頰，他右邊的袍袖閃動，雷寬大叫一聲，一隻棒子脫手拋出，肘臂部位鮮血淋淋。

那具白玉琵琶當頭擊向戰飛羽的天靈蓋，有如一片冰雪撲面，戰飛羽雙臂抖振，一冲七丈，幾乎在他甫行到達那樣的高度時，他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反彈回來，夏婷倉慌奔躲，楊雍的「獅頭拐」適時橫截。

撲曳的身形，完全違反力道的慣性運用，戰飛羽就在離地五尺的距離，猝然往上再度騰起，他的雙脚暴彈，楊雍已一個跟斗倒翻出去，就在這位「玉獅」倒翻瞬間，耳根處破裂的傷口血水拋洒了。

悶不吭聲的倪世鴻倏然正面衝來，他雙手伸縮，兩條毒蛇蛇信也似的冷芒飛射戰飛羽雙目，戰飛羽目瞪如炬，昂然不動，袍袖左右分揮，却在分揮的同時閤攏，「嗆」的一聲崩上倪世鴻的手腕，將他震得一屁股坐倒在地。

從開始到如今，戰飛羽的攻拒進退都在瞬眼間完成，他的飛騰廻旋，已俱於瞬息裏週全。

鮮血涔涔流自左頰的楊雍，咬牙瞪目，怨毒已極的叫道：「戰飛羽，從今以後，『黑風洞』與你誓不兩立。」

戰飛羽雙臂環胸，冷冷道：「悉聽尊便吧。」

驚魂甫定的夏婷尖聲道：「我們再上，決不能放他走，否則，今後就永沒有太平日子過了。」

戰飛羽道：「這是妳自己找的，夏婷。」

掙扎着從地上站起來，倪世鴻忍受着浮腫的雙腕那種火辣般的痛苦，他激憤的吼叫道：「姓戰的，你必須爲你的行爲償付代價。」

戰飛羽嚴肅的道：「只怕各位也一樣須要如此！」

雷寬青臉漲赤吼：「我們和這野種拚了吧！」

胡牧的一雙眼似在噴火，他嘶啞的叫着：「那是姓戰的湊巧啦！我們再來，看這小子有沒有能耐重新演過一遭。」

緩步走向前面，戰飛羽頭也不回的道：「我不取命，乃是因爲我今晚的殺機未動，希望你們能够自我節制，適可而止，否則就是各位的不幸了。」

青色的經脈暴浮於額，倪世鴻吼道：「姓戰的想逃，他怕了。」

雷寬也快步追上，一邊叱喝：「姓戰的，你往那裏逃？」

握緊手中「獅頭拐」，楊雍一咬牙道：「我們非擺平姓戰的不可，如今只好死活不論了。」

夏婷急道：「還是要活的，要不藏寶圖和孩子全沒地方找了！」

倪世鴻怒道：「先報方才一箭之仇再說，走一步，算一步！」

五個人一湧而上，戰飛羽仍在前面沉穩走着。

雙方距離迅速的縮短，冷冷的夜色中，戰飛羽的袍袖突展，「呼」聲暴响，他已一個跟斗倒翻而回，看不見他的手掌，而他的手掌却已在無聲無影中劈向楊雍與倪世鴻二人。

楊雍「獅頭拐」猛起揮舞，倪世鴻的淬毒七首猝閃猝飛！

凌空急旋，戰飛羽穿過這幾件兵器的隙縫，胡牧雙鉞暴斬，戰飛羽袍袖揮展，如鐵板般的「噹」聲震响了鉞沿，他的雙手，一雙修長的，淡青色的，掌沿呈削薄平齊却又在淡青中泛着暗黃的手，已深深插進了胡牧的胸膛，當胡牧注視着這雙手的時候，他也同時交付出了他的生命。

「嗷……」胡牧猛往後挫，這聲慘叫宛若自腸腔裏擠壓出來，漫空濺洒的血影，形成了怪誕虛幻的圖案，戰飛羽的雙掌早已在毫無徵兆裏來到雷寬頭頂。

斜刺裏，楊雍連人帶拐，瘋狂衝擊而至。

雷寬僅存的一隻「雕龍棒」揮劈砸掃，向是道士趕鬼一樣的向虛無中施法，戰飛羽袍袖飛閃，兩掌做着絕對不可思議與方位玄異變化的攻擊，當楊雍衝來，他的身形驀沉，一掌上指，楊雍的「獅頭拐」横壓，但那上指的一掌，却令人瞠目結舌的切到楊雍的胸口——不知這隻手怎麼來的，它却像一直便在這個位置了。

一條半尺長的血口子，突然横裂在楊雍胸膛上，他全身倏顫，手上兵器「嗆啷」墮地；撲上來欲待搶救的雷寬甚至連戰飛羽的手掌來勢也未看清，

戰飛羽的左手已經像生有眼睛似的從左脅邊倒揷而出，剛好揷進了雷寬的小腹。

摀着胸膛上的傷口，楊雍宛若發瘋一樣亡命奔走，但雷寬却再也走不動了，這位生有雄偉膂力的「八臂熊」歪曲着五官，眼珠子突出，牙縫裏「嘶」「嘶」出氣，一步一步往後退，每退一步，地上便留下一灘稠黏的血印。

戰飛羽移閃如電，他像刀刃也似的手掌伸出於半空，恰好阻止了倪世鴻與夏婷正待逃走去路了。

面色灰敗的倪世鴻，恐懼的僵立着，舌頭發硬的道：「你……想做……什麼……」

戰飛羽森酷的道：「既已搏生死，是不宜臨陣退縮的。」

倪世鴻色厲內荏道：「笑話……誰在退縮？」

點點頭，戰飛羽道：「很好，我相信你也不會退縮。」

上身微弓，挽起頦頸，倪世鴻形如鬥鷄，儘量提高聲音：「戰飛羽，今天我同你決不並存。」

視綫投注於自己平伸的手掌上，戰飛羽以一種冰寒冷冷的語調緩緩說道：「這是我的一隻左手，倪世鴻，這隻手呈現着淡淡的青色，掌沿部位是削薄又平整的，宛如刀的刃口，在這刃口的一側，色澤又從淡青泛現了微微的骨黃，這隻手和我的另一隻相同，非常堅硬，非常鋒利，也非常强韌——它們也都來去無影，虛幻莫測，它們去了，却似來了，來了，却又似去了，它們現隱在不能預想的時候，它們不是可以其體看到的。這雙手，我淬它們有十七年之久，十七年是一段漫長的時光，我已將這一雙手的血肉、骨、融合成一體、使它們變成一種和身體不能分割的武器，這雙手曾經奪取了許多奸邪歹惡之徒的性命！也曾經救了許多善良無辜者的生命。它們很快，很有效！很猛烈……」

倪世鴻驚恐道：「你說……說這些幹什麼？」

戰飛羽幽冷的道：「我的一雙手聽命我的頭腦，而我的頭腦分辨善惡，判定該殺與否，現在，倪世鴻，你該殺，你該死，看這一雙手，它們就要來了！」退後一步，倪世鴻大叫：「我不怕你……我和你拚了。」

戰飛羽頷首，以嘉許的口吻道：「對！這才像一條漢子，一條視死如歸的漢子。」

在倪世鴻身後，夏婷的容顏慘白，但却鎮靜，她走向一邊幾步，白玉琵琶橫胸，雙目一瞬不瞬的盯着戰飛羽，陰寒的道：「不要以爲吃定了，戰飛羽，我們永不會向你屈服的！」

戰飛羽道：「我一直對妳陋視，夏婷，我看不起妳，妳羞辱了辛家，也羞辱了妳自己，妳把無恥做爲氣節，將掙扎看成不屈，說穿了，妳只是個無行無德的淫婦。」

夏婷狠毒的一笑，道：「你激不動我，更嚇不了我。」

戰飛羽舉目看天，沉鬱的道：「像妳這樣的人，連良知都麻木了，更遑論意識上的反應。」

夏婷像横了心，她强硬的道：「我是個人，我需要情與愛的滋潤，不似你，不懂感情，漠視人性，要說麻木是你而不是我，你冷酷，暴虐，狂妄又無知！」

戰飛羽以一種悲憫的神色望着這女人，搖頭道：「情感與人性若似妳這樣的解釋，這世界就不是人的世界，早變成禽獸的天下了。」

鼓足了勇氣，倪世鴻硬起頭皮喝道：「姓戰的，不許你侮辱小婷……」

戰飛羽輕蔑的道：「黃泉道上，你趁早啓程吧！」才自悚然警覺，倪世鴻來不及有任何動作之前，戰飛羽平伸的左手已在一幌之下飛抓到他的頭頂——宛如九天之上罩落的神手。

雙腕猛起，倪世鴻的兩柄鋒利七首猝然吞吐，同時旋身暴退。

戰飛羽「呼」聲側移，早已截斷對方的退路，左手還是原式探向倪世鴻頭心，右邊袍袖幻成一片黑影，右手自黑影中筆直插向倪世鴻胸口。

七首的冷芒閃擊跳躍，虛幻的掌指奇詭變異，光影幌動，倪世鴻突然一哼，踰跟急退，左臂上裂開一條整齊有如刃切的血槽。夏婷聲息不响，白玉琵琶斜着砸戰飛羽的背後，雙足飛踢，阻絕戰飛羽可能移挪的空間，一招兩式，狠中帶辣。

像是永遠不可捉摸，又永遠領先在前的流光一抹，戰飛羽陡然翻騰，業已到了夏婷的身後，他沒有叫夏婷濺血，他只將掌沿，輕輕的挨了挨夏婷的頸項。戰飛羽的手冰凉，宛若一塊凍凝的岩石，更似一面寒森又透着煞氣的刀鋒。

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夏婷驀的呆住了，但是，却在一呆的瞬息，急速調轉手中琵琶，「錚」的一聲輕响，一溜銀絲快不可言的射向戰飛羽眉心。

隔得這麼近，尤其夏婷如此心黑手辣，倒令剛饒過她性命的戰飛羽覺得意外，那根激射而來的琵琶絲弦，一刹裏，筆直到了眼前。

身形不動，戰飛羽右手飛揚，就在面前的半寸處，他手掌微跳，抓住了這根又細又韌，却足可以致命的絲弦，別人看不出，他自己知道。細韌的絲弦已經割進了右手姆指與食指中間的虎口。

冷銳的七首就在這時又襲向他的脅側。戰飛羽受了輕傷的右手只是那麼微微一沉，猛的扣住了倪世鴻執着七首的手腕。（以下轉入第九十八頁）

一月完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劍氣如虹霜滿天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歸雲堡堡主夫人「冷魂仙子」盧曉英，聽信內姪「玉麒麟」盧昆讒言，以擅犯歸雲堡規爲藉口，用大鎖元陽內功閉穴手法，施諸游兆寧身上，要令他坐以待斃，此事雖爲金濤所知，但碍於盧曉英的翠環令，只好先以聚陽元丹給游服下，令其詐死，徐圖後救。那晚，章新得盧昆之助越獄，但終爲「紫衣侯」沈君儒擒回，盧昆恐事洩，乃藉故殺之滅口。三天後，盧昆重上雪嶺，查視游兆寧生死，至則見游僵臥洞內，探之已氣絕，乃掘一雪坑埋之，這一切全給金濤看到，侯盧走後，金濤把雪坑掘開——

上窮碧落下黄塵

金濤揹上了剪子，探身由雪坑裏，把游兆寧給弄了出來，然後匆匆又把雪地弄平。

抱着他，金濤又回到了游兆寧原先居住的石洞之內。

首先他把游兆寧冰凉的身子包裹在一方獸皮裏，然後他右手二指一探，「克！」地一聲，已揑開了游兆寧下巴的骨節，游的嘴，自動的張了開來！

在他嘴裏，兀自清晰可見那噙着的半粒紅色丹藥。

金濤會心的一笑，點點頭，只要這粒丹藥在口，游兆寧八成更是死不了。

閤好了他的下頦之後，他急搓着雙掌，猝然提貫氣力，連續的在游的「心坎」「志堂」兩處大穴上各拍一掌，游的身子，立時就像是觸了電也似的抽動了一下。

金濤遂即展開雙掌，來回運施力氣的在他全身上下前後到處拏拍了一陣！

約有盞茶的時間之久，游的臉色，竟然透出了一絲紅潤，那緊綳着；像是冰封了似的面頰，開始抽動了一下。

金濤探手他的鼻子，已覺出有了些出息……他這才鬆了一口氣！

又過了一會兒，游兆寧雙目眨動着，隨着一聲沉長的呻吟聲，他張開了一雙眸子。

當他目光接觸面前的金濤，顯然的頓了一下，張開嘴想說話，只是沒有一點聲音！

「鐵剪」金濤道：「游兄弟，你此刻還不便說

話，我即將天陽眞氣，貫注你頂門之內，你默用心機，引道着全身行走一遍，之後就大功告成了！」

游兆寧會心的點了一下頭。

「鐵剪」金濤遂即探出一掌，輕按在他頂門之上，遂即有一股奇熱的氣機，猝然貫入，一路衝撞而下，游兆寧遵其關照，乃試行着引導着金濤那股眞氣，一路蜿蜒而下，順序的經過任督脈，打開了三十六處穴道！

如此經過一週天之後，「鐵剪」金濤才緩緩收回了右掌，他一言不發的退後幾步，盤膝坐好。

如此，運功調息了一會兒，他才開目站起身來！只見游兆寧已坐身而起。

對于眼前這位好心的老人，游兆寧眞有說不出的感愧之情！

他恭恭敬敬的向着金濤深深的一拜，痛心的道：「金老前輩，你老人家是我再世的恩公……游某有生一日，願効犬馬報你活命的大恩！」

「鐵剪」金濤一隻手扶他起來，打量着他道：「游兄弟，你不要這麼說！」

說時，他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骨骨碌碌的在游兆寧臉上一轉道：「這宗苦難渡過，不久你尙有一番奇遇，望你好自爲之！」

游兆寧一怔，道：「後輩至此，已是山窮水盡，那裏還會有什麼奇遇，尙請老前輩指示迷津！」

「鐵剪」金濤道：「我實在也沒有好告訴你的，不過，這歸雲堡，你却不便再留下去了！」

游兆寧嘆息一聲，垂頭不語！

金濤道：「游兄弟！你來此的苦心，無非是想學沈家不傳之技，落得如此下場，誠然十分的可悲了！」

游兆寧垂首不語，表情沮喪！

金濤冷冷一笑道：「年輕人難在立志，立志，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游兆寧一喜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金濤道：「沈家絕技，固然獨步天下，只是在百年之前，却有另一門宗，其威盛，只怕較沈家猶有過之！」

游兆寧一怔道：「是……那一家？」

就是「鐵門老董！」金濤一笑道：「你可曾聽過麼？」

游兆寧恍然大悟道：「哦……鐵門老董……？董老太爺好像是死在沈家第七代掌門人的手上的，可是？」

金濤一笑道：「這你就錯了！」

這是一段極爲隱密，而鮮爲人知的事情，既經金濤口中道出，無異鐵的事實！

這位當今宇內一流高手，含着深邃的目光，依依的道：「小兄弟，這件事情，大概除去老夫以外，當今武林中，知道的人經已不多了！」

他說着，緩緩的坐了下來，道：「這是一件大隱密……你以爲『鐵門老董』當眞是死在沈七公的手裏？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那是……？」

游兆寧這一刹那，恍惚連身上的痛苦也忘了。

「鐵剪」金濤道：「你知道得正好相反，不是鐵門老董死在沈七公的手裏，而是沈七公死在鐵門老董的手裏！」

「有這種事？」游兆寧簡直呆住了！

金濤肯定的道：「一百年前，就在這裏——冷魂谷，董、沈兩派祖師董老太爺和沈七公，擇地決戰，他們關一石室，作一月之會……就內、外、輕、氣等各門功夫，作一深入廣泛的比試……看一看董、沈兩門的功夫，到底那一派見長！」

頓了一下，他接下去道：「比試的結果，四門功力當中，董氏倒有三門見長，沈七公羞憤而亡，董老太爺徼天之幸，而居天下武林之盟首……」

說到此，他嘆息了一聲，道：「……此老個性迥異，自以戰勝了沈家，平生之願已達，乃以此輝煌戰績，修函綁紮在飛行的一隻信鴿之上，特別的通知了沈家門下，自此隱居該秘室之內，不復再出，此事至今誠是一謎，令人非夷所思！」

游兆寧如墮五里霧中，怔道：「董老太爺何以要這麼做？眞令人不解！」

金濤苦笑道：「鐵門老董乃是五代單傳，門丁孤零，休說是子女，竟連妻室也未曾納上一房，門下更無一個可以造就的弟子……而沈家乃是壯旺之族，子嗣不絕，而門下弟子，聰頴過人，可造之才者大不乏人！」

游兆寧點點頭道：「原來這樣……」

金濤道：「據後世猜想，鐵門老董戰勝了沈七公之後，于願已足，一月之會而後，他除了董氏家學以外，更旁通了沈氏不傳的各門秘功，可說是獨佔兩家之長，是以閉室參修更爲菁華的玄功……」

「這是一個想法……」金濤接下去又道：「……另一個想法是，老董深深覺得自己人單勢孤，難犯沈氏旺族百衆之怒……閉室不出，乃在逃沈氏大舉復仇的刼難，這種想法，也頗爲合乎情理！」

游兆寧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如非老前輩道出此一武林舊事，後輩尙還矇在鼓中……」

金濤一笑道：「你當然不知道了……」

他嘿嘿笑了一聲，伸手摸了一下亂草般的鬍子一下，道：「……沈家人接到了那封信鴿傳書之後，才知掌門人技輸自刎，當時大怒，由沈家長子慶

椿，——也就是當今沈堡主的祖父，帶領門下，大舉與仇！」

說到此，又笑了一聲。

游兆寧驚道：「後來呢！」

「後來……」金濤摸着鬍子，笑得怪神秘的，搖頭一嘆，道：「他們踏遍了冷魂谷，都難以找到那間密室……你說怪是不怪？」

游兆寧怔了一下，却嘆道：「沈家枉爲能人輩出之一代宗門了！」

金濤偏頭道：「何以見得？」

游兆寧道：「他們怎麼沒有想到那隻傳書的信鴿？用以帶路豈不是好？」

金濤哼了一聲道：「這一點，沈家長子慶椿，早已想到……早已試過了！」

游兆寧道：「結果怎麼樣？」

「不靈！」金濤嘿嘿一笑道：「鐵門老董何嘗沒有想到這一點？信鴿是沈七公帶自沈家鴿籠的，一點沒錯，只是去時籠上幪了黑布，老董放出之時，却步行百里以外的海嘯峯上才開籠放飛的！」

游兆寧嘆息一聲道：「好精細的一番思慮！」

「鐵剪」金濤哈哈一笑道：「從此以後，鐵門老董這個人就與武林絕了緣，隱居在那個誰也無從得知的隱密石室之內，雖然他當時一定是活着，可是又與死了有什麼分別？」

游兆寧道：「沈家就算了不成？」

「不算又能怎麼辦？」金濤一笑道：「沈家是要面子的人，既然鐵門老董不肯出來，他們就乾脆宣告武林，顚倒是非，反說鐵門老董死在了沈七公的手下了！反正這件事，除了沈家的人以外，外人無從得知！」

游兆寧忽然道：「沈家名門，如此作爲，爲人不齒！」

金濤一笑道：「小兄弟！天下事還不就是這個樣子，你犯不着爲老董打抱不平！」

游兆寧苦笑一下，道：「這件事，以後的發展如何？」

金濤微微笑了一笑，道：「游兄弟，你是應該有此一問了！」

游兆寧道：「那間秘室，到什麼時候，才被沈家發現的？」

「誰說發現了？」

「你老是……說……」游兆寧驚訝的道：「……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

「當然——」金濤冷冷的道：「要不然沈家爲什麼，老遠的把門戶設在冷魂谷？還大興土木的建出一座歸雲堡的基業？」

游兆寧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

金濤道：「沈家在歸雲堡已數十年，一直到當今掌門人沈君儒爲止，無不一再秘密的從事找尋那間秘室的工作，只是始終無從發現，荒廢了人力時間，損失可謂甚大，直到五年前，沈堡主才定下了規章，不許門下再談論找尋這件秘室的事情！」

游兆寧道：「老前輩你又怎麼知道，那間秘室是在冷魂谷呢？」

金濤肯定的道：「那是決定不會錯的，這件事當年沈七公老太爺在行前也曾經親口証實過！」

游兆寧心中一轉，暗忖：這位金老前輩，他何以要把當年這件隱秘告訴我？這其中是否含有鼓勵的意思在裏面？

「鐵剪」金濤似明白他的意思，當下點頭含笑道：「小兄弟！你也不必多疑，有件事情我一定得告訴你！」

他說到此，面色沉重的道：「第一：我救你，乃是基于武林道上的一點道義，並無別意！」

「第二，沈堡主與我義屬兄弟，即使是沈夫人，爲人雖嫌有些固執任性，但是全堡上下，對她依然敬重有加，我也一樣，我絕不會助你與他們夫婦爲敵，這一點，你要清楚！」

游兆寧道：「後輩怎會有此念頭！老前輩請放寬心！」

金濤點點頭道：「這樣就好了，第三，我要告訴你的是，你想學沈家秘功的事，可謂妄想，而且如果你再不離開這片地方，隨時也有性命之憂！」

「這一點我知道！」

游兆寧悃然的垂下頭，不禁由方才的幻想，而跌入現實的痛苦環境裏！

「鐵剪」金濤一笑道：「你也不用氣餒，這件事情，我也想過，既然我救了你，總要對你有個安排，如果你不介意，冷魂谷後山，人跡罕到，倒可暫時住上一些時候！只是那裏酷寒，常人怕有些受不了，你如住上些時，對于元氣眞力大有裨益，你願意去麼？」

游兆寧感激的抱拳道：「後輩蒙老前輩如此厚愛，恩同再造……」

金濤拍拍他道：「不要再說了，既然你願意去，我就破例帶你前往，而且我還可以傳授你一些內功口訣，只要你苦習不輟，必有大益！」

游兆寧聞言深深拜倒道：「弟子叩謝老前輩再造之恩！」

金濤拉他起來，嘿嘿笑道：「言重了……但願你明白我的立場和苦心，今後對于歸雲堡中人，不可仇視，有一天，我再伺機向堡主進言，沈氏夫婦諒來不至于非要置你于死地不可！」

游兆寧冷冷一笑，不再多說！

金濤看了一下外面道：「我們去吧！」

言罷率先縱出，游兆寧看了石室一眼，本想帶了一些必要的東西，可是轉念一想，怕惹人疑心，只好狠下心來轉身空身而出！

金濤在前帶領着他，首先翻上一片嶺階，二人一路騰縱來到了一處松坪。

「鐵剪」金濤手指着後嶺雪霧深處，但見山勢蒼茫，雲海波譎，奇石老木，峥嶸嶙峋在白雲之間，宛若一片瓊瑤世界！

只是由此而去，山勢陡斜，峭壁如刄，游兆寧在師門，固是輕功不弱，可是眼前打量着這種形勢，却也不禁有些心驚胆戰，自問難以攀登！

「鐵剪」金濤笑道：「不上高山，不顯平地，來！我就揹着你！」

言罷彎下身子，游兆寧伏在他背上！

金濤低叱一聲道：「抱好了！」

起身如箭，「嗖！」一聲，已竄向峭壁，只見他手足並用，像是巨猿般的，剎時間已揉升了十數丈高下！

游兆寧緊抱其臂，但覺天風冷冷，兩耳生風，身似瀉落，隨波而逐，金濤身法展開，如巨鵰蒼鷹，那種輕靈快捷的輕功，眞令游兆寧驚駭不置，嘆爲觀止！

這一剎時，他更深深體會到，武功一學，眞是如深山大淵，仰之彌高，俯之極深，只以眼前的金濤而論，這身輕功造詣，眞不知高出自己多少倍！

就在他感愧，嘆息，欽佩的當兒，忽地覺出金濤長嘯一聲，拔身而起！

在一陣密如細雨的冰氣拂面裏，二人足足騰起了八九丈高下，落在了一處天嶺極峯之上！

游兆寧覺出金濤已定步不動，這才知道到了地方！

「鐵剪」金濤一笑道：「下來吧！」

游兆寧下地之後，游目四望，只見前嶺諸山，連同歸雲堡俱都歷歷在目，星羅棋佈在前！

但處極高之地，天風呼呼，砭人骨髓，尤其是襲在臉上，宛如萬針齊刺般的痛苦！

這半年以來，游兆寧日夜苦練元陽功力，常以冰雪侵體，不知覺間，實在已練就了抗寒的元陽氣機，在常人無法忍受的情況之下，他却能泰然自處了！

「鐵剪」金濤冷眼旁觀，不禁連連點頭，道：「游兄弟，你的底子實在已經很不錯了，依我看，比我那個侄女沈墨玉還强呢！」

游兆寧乍然聽到「沈墨玉」這個名字，不禁神色呆了一下！

金濤接着道：「去年，我帶着她來過這裏一趟，臉都凍青了……哈哈！」

游兆寧道：「沈姑娘就要與盧昆成親了麼？」

金濤鼻子裏哼了一聲，却轉過臉來，看着他；嘆息一聲道：「你大概還忘不了她是吧！」

游兆寧怔了一下道：「我……」

金濤一笑道：「這也難怪……那孩子是討人喜歡……爲了你……她這些日子也不好受……」

「她怎麼啦？」游兆寧忍不住問了一句！

金濤看着他搖搖頭，道：「被她娘關起來啦，不許出歸雲堡一步，哼！這又有什麼用？她心裏面壓根兒就討厭那個姓盧的小子，硬把他們湊合也不行呀！」

游兆寧緊緊咬着牙，不發一語！

金濤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道：「去吧，別胡思亂想了！」

說完他轉身回走，游兆寧跟着他，穿過了一片亂石，來到了一片黑石斜峯。

此處由於風勢極大，積雪不易，是以較矮的山嶺雖是皚皚白雪，而此處却反倒不見雪跡，又以石色奇黑，如同染墨，和附近白雪一映襯之下，黑白越發的分明醒目，蔚爲奇觀！

在一座高挿入雲的巨大峯石下，却闢有一間石室，兩扇黑色木門，緊緊的關閉着！

「鐵剪」金濤雙掌用力的推了開來，二人相繼步入。

倒是大大的出乎游兆寧意料之外，原來石室內居然是異常的潔淨，石几石床，一塵不染，舉凡一些常用的日用器皿，倒是樣樣不缺！

游兆寧大喜過望，這地方顯然較諸昔日那居處又更好得太多了。

石室設計得極爲精巧，在背風的兩側，開有兩個窗子，室內的溫暖較諸室外的奇寒，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金濤笑道：「這地方你還滿意吧！」

游兆寧道：「太好了！」

金濤道：「此室乃是沈堡主的尊翁沈雪程所開，在此苦修經年，目的也是在於找那秘室……他去世之後，我奉堡主之命，在此也居住過一段時間，直到這幾年才廢置不用，知道這地方的不過是堡主夫婦，及墨玉姑娘和我這麼四個人而已……」

頓了一下，他坐下來，笑笑道：「所以，這裏你大可放心的住下去……暫時一兩年，不會有什麼問題！」

他又帶着游兆寧四處看了一遍，裏面的一小間石室內，儲存着甚多地瓜，黃精，一個人足可吃上

半年，即使想吃肉食，只要向嶺下走一趟，也不愁獵獲不到！

金濤把附近環境介紹淸楚之後，傳授了他一些乾元內功的口訣，說明一月之後再來，就先行告辭了。

游兆寧一直送他到黑石峯前，金濤告誡他道：「切記，這後嶺方圓百里，是你活動的地方，千萬不可向前峯踰越，那裏有堡內弟子守衞，一旦發現了你的行踪，只怕我也救你不得了！」

游兆寧感激涕零道：「老前輩請放寬心，弟子謹遵台命……」

說到此，嚅嚅似有餘言。

「鐵剪」金濤嘆息一聲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墨玉姑娘那邊，我會爲你關照的！」

足下一頓，疾雷奔電般的已消失無踪。

× × ×

人的一生之中，難能可貴的乃是在把握一個「靜」字！

能够領畧這個「靜」字樂趣的人，思想必然聰穎，心胸必然開朗，意志必然堅强，行動也就必定切實！

一個皿氣方剛的年輕人，長日的啃嚙着寂寞，那份感受，設非抱定大智大覺的人，是難以自得其樂的！

每日，你目視着日出，又悵送着日影的西斜，屋角的夜色偸偸的襲臨，那時點亮了燈……燈光是昏黯的！

在這裏，你一寸一寸的挨磨着時間，如果你够聰明的話，你就得靜下來，設法打發寂寞，否則寂寞必會吞噬了你！你就會覺得時間形成的寂寞，像是一種無形的潛力，越來越沉重的在你心上壓下來……壓下……直到你呼吸困難，心跳遲滯，像是一輛上坡時，超重的車子，漸漸的慢下，漸漸的停下來！

於是，你覺得自己漲得無限的大……大得塡滿了宇宙空間，這裏面，只是寂寞，寂寞，無限的寂寞！

沒有一聲呼叫，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絲情感，也沒有一綫希望，沒有一點慾求，沒有動，沒有靜！

只有下墜的沉落，一直沉落向無底的痛苦的深淵……

× × ×

已經十幾天了。

這些日子裏，游兆寧不知是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捱過去的，對於他來說，或許感覺早已痲木了。

那些曾經加諸在他身上的每一件往事，無論新傷舊創，凡能涉及的一切往事，幾乎全是痛苦的，不忍卒思！

這裏較諸昔日的雪嶺石洞，是逈然不同的兩種情調！

他記思着金濤的關照，不敢向嶺前涉入，而後嶺亂石參差，地處酷寒，風鳴耳鼓，實是美感！

所以除了練功以外的時間，他寧可悶在這石室裏，也不願在外面瞎逛閒遊！

日落前，他推門步出，遠遠的看見那輪斗大的紅日飄浮在雪山邊際，橘紅色的霞光，把整個的半邊天都染紅了，紅得像女孩子臉上的胭脂！

這是難得一見的美景良辰！

游兆寧在面臨雪空的地方，盤膝坐好，正對着紅日，記取着吐納字訣，長長的吁出了肺腑中的濁氣，然後氣發自脚踵，鼻心，慢慢地，一絲絲的吸收着此一剎間的元磁日菁，他把收入的氣機，緊緊的壓下入丹田之內，運功九轉之後，再自口內，徐徐吐出！

游兆寧站起來，只覺得丹田元陽氣足，精神抖擻，只是腹內空空，頗思大快朶頤一番！

他連日來，一直以乾地瓜黃精果腹，頗想肉食，於是返回石室，帶了弓矢，和一口短刀，步出石室！

黑石峯下怪石嶙峋，蓋以白雪，就像是大小千百座雪墳，而其中間以幾棵古樹，看來景緻甚是蕭條！

游兆寧下到了千百尺，心忖着：這等地方豈能會有什麼野獸不成？

思念未完，忽見一隻白兔，自身側石縫內箭也似的穿身而出，一逕的向着峯下飛也似的奔去。

那兔兒身子猝然閃縮，帶着半截箭身，咕咕嚕嚕一逕向着嶺下滾去！

游兆寧自然不會放棄到口的美食，足下加勁，施展出「踏雪無痕」輕功絕技，急追下去！

那隻白兔在雪地裏打着滾站起來，白茸茸的長毛間，染滿了紅血。

想是尙未傷中要害，那兔兒一眼看見游兆寧追近，後腿用力一彈，箭也似的，又躍了起來。

這一次，牠竟然向着懸嶺之下墜去！

游兆寧一聲叱道：「畜牲，那裏走？」左手用力一按石角，身子霍地騰身而起，快似脫弦之箭般的，疾撲了過去。

不意落身過猛，嶺上積雪，乃多年陳雪，表面堅硬如冰，滑不留足！

游兆寧乍一落足，收身不及，整個身子，就像滾板的鋼珠似的，一瀉而下。

頓時之間，兩耳風生，身勢如箭，騰雲駕霧般的一墜千仞，眞是驚險絕倫的一瞬！

如果這種勢子不能收住的話，游兆寧勢將落入萬丈懸澗，粉身碎骨，就此喪生！

此時此刻，如果能有一棵橫岔生出的孤樹，或許還能挽救其生命於一髮之間！

游兆寧方生此念，已瀉入萬仞絕壁之半，當眞是天無絕人之路。

猛可裏，眼前現出一棵雪松，那松樹正如所思，乃是橫岔的挺生在半嶺之間，其上積滿了冰雪，看上去，像是一棵透明的琉璃樹一般模樣。

游兆寧再也沒有多爲思考的時間，他發出了盪人心魄的一聲長嘯，乍分雙臂，霍地向着樹身上攀抱過去！

頓時，抱個正着！

這種力道，自然是極爲可觀，在全身骨節，彷彿像是都震碎一般的痛楚的同時，轟然的又發出了一聲巨大的响聲，那棵雪松，霍然的倒翻了開來，雪花就像翻起的浪濤一般簌簌的散落下來。

足足有半盞茶時間之久，散雪才算完全停止！半垂在空中的游兆寧，經過那一震之力，百骸盡酸，只覺得頂門轟然一聲大响，幾乎當堂昏死了過去。

這一刹那，生與死，只是操縱在他緊握在樹幹上的那一雙手掌之上，生死相關，自然是疏忽不得的。

抬起頭，他看見兩掌之間，一片殷紅，一滴滴的鮮血向下面滴着。

這一攀一握的力道，竟然使得他一雙虎口破裂，力道之大，誠可謂駭人之極了！

當他目光，繼續的向前打量時，一件難以令人想像的事情出現了！

他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這麼不可思議的事——

就在他正面前方，也就是那棵雪松的根部下方，差不多有兩丈見方的一塊地方，現出了一個深入的窪口，在那裏有十數級石階……石階的盡頭，現出一座拱形的青石門扉，儼然是一座石府秘室！

這一個突然的發現，立時使得他精神爲之一振！一時之間，彷彿身上的酸疼，和雙掌的裂傷，都不再那麼的疼痛了。

長吸了一口氣，他喃喃的自語着：「天哪……這不是一間秘室麼？莫非這就是當年鐵門老董和沈七公藏身決鬥的地方？」

一刹時，想到了「鐵剪」金濤所說的一切，他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

當下雙手交換着，順着雪松的樹幹向着那處窪口攀行過去！

如非他親目所覩，簡直是難以猜測出，在如此峭嶺絕壁之間，何以會有如此的一間秘室？

在窪口的石級上，他畧爲坐歇了一會兒，遂見那株掩在洞口的雪松，此刻發出了一陣沙沙聲，帶着大片的根部，一逕的向着嶺下滑落下去！

游兆寧不勝驚慨的搖頭嘆息一聲！

站起身來，他回頭再打量那間拱形石府洞門。門只一扇，像是一方完美的圓形巨石，深深的嵌入同色的石壁之間，合縫處渾然無間，有如天成，只像是畫匠筆下圖成的一個圓圈而已。

就在圓形的拱門上方，綠底丹書，雕抹着四個古意盎然的篆書，字爲——「相映天心」。

游兆寧踟躕步上，雙手試着向那月亮洞門上，輕輕推了一下！

在他想像之中，如此巨大的石門，不知要多大的勁力才推轉得動，根本就不存希望，那知手指觸處，那圓形深閉的石門扉，應手而開。

非但如此，連同着他足踏的那塊立脚石，也跟着向裏面轉動了一下。

石門，儼然是連在一體，隨着他推動的勢子，向裏側輕輕的一轉，游兆寧却已進入門內！

耳聽得石門「咯登」的响了一聲，已閤好如初，只是所不同的是，他已由門外進入到門內！

面前的一切，好像是夢幻一般！

他看見的，並非是一間洞室，却是一片美好的庭院，在沒脛的紅色寒草叢中，聳立着一座茅亭，却有一雙白鶴，舒爪立着，乍見人來，相繼鼓翅而起，順着一綫天光，蜿蜒飛出！

游兆寧不勝驚異的嘆息了一聲，步上茅亭！

亭內設石几一具，四尊石鼓，那石几上，設有棋坪黑白二子，各佈若干，只是上面散着一層石灰，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一局殘棋！

茅亭四週，植有老梅多株，此時開得正是鮮艷時候，紅白相對，蓓蕾如珠，高數丈，枝幹蒼勁，看看即知是人世間難得一見的異種。

却有一道清清的溪水，由石壁根下，一路淙淙的流出，順着老梅彎彎曲曲的蛇行而出，水質清澈，間或的浮飄着紅白的散花，情趣之美，幾若人間仙境！

不知是什麼年代，那一位高人奇士，異想天開的在這裏開鑿的洞府。

三間敞室，都是開自石壁，斜着的出勢，形成了自然的一座大石棚，一面是雪嶺萬仞峭壁，另一面却是雙峯對峙的一綫天光，由此蜿蜒而出，可深入冷魂谷後嶺諸峯，端的是別具洞天！

游兆寧心裏一直忐忑不已，他不知道秘室，是

否就是金濤所說的地方，不過，就自己而論，如非偶然的攀及那半嶺雪松，就是讓自己找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也是萬萬無所發現！

他彎下身子，用雙手掬了一捧清流，飲喝了幾口，洗淨了手上的血漬，才回過身來，步向石室門前。

石室正前方，左右各設置着一尊石虎，却有一襲湘妃細竹編就的細密簾幃，深深的垂着。

隔着竹簾，望向石室，隱約可見入門之半，似有白玉爐一具，再望裏面，可就看不清了。

游兆寧心中一動道：「我不要胡瞎亂闖的進去，說不定裏面還有人在，也未知？」

想到此，雙手抱拳鞠躬誠敬的道：「小可游兆寧誤入仙府，請主人破格接見，指示迷津！」

室內响起廻盪的語音，却不曾有人答話。

當下，他忖了一下，終于大着胆子，揭簾而入，不意手方觸及那扇竹簾，只聽得「嘩啦」！的一聲大响，整扇的簾幃，全都墜落下來。

他暗吃一驚，慌忙彎腰俯拾，却未料到，那竹簾空具外表，早已腐蝕，手指一觸，皆化朽灰！

游兆寧啞然失笑，這才知道，果然是一處無人洞府，當下，大着胆子，邁步進入！

這是一間寬敞的明間，其內除去一列古玉石案，和那入門處所見的一隻鶴爐外，只見兩隻空着的蒲團。

游目四望，四壁却繪刻着大小千百個人像，或持劍相對，或徒手相搏，熊伸鳥經，兎滾鷹飛，形像萬千，招式迥異，饒富趣味，極盡畫工之能事！

游兆寧不過匆匆望過，頓時感覺出，畫壁人像，或單或雙，或靜止，或打鬥，舉手投足，無不是武林中闖所未闖，見所未見的奇異招式！

再看那畫工，刻工，着色，簡直無一不精，栩栩如生，誠乃不可思議！

正面石牆上，有數行草書，更是走筆如龍蛇飛舞，極見字工。

游兆寧細讀一遍，字跡爲：

「丙子年三月，紅梅初謝，陝城上饒雞冠嶺鐵門董氏今狐，偕蘇北盛族沈七君，結伴雲遊，徼天之幸，入古漢仙長，蒲白眉之洞府，一月武學之探索印證，七君以三技見負，血濺瓊玉，董氏自此閉室，凡四十載，未出梅園，以沈君之卓世神技，合董氏武學菁萃成徒，劍譜一千零七十二形，另單掛，靜行功形圖一百凡五。

圖成之日，恰丙子年三月梅殘之日，董氏默憶合天理甲子之數，誠非天意哉，噫唏，人壽幾何，蒼冥鴻飛，丹露月華，無時限耶——

是以，不能藏私，公諸再甲子年二月，有緣者幸臨及此，飽覽强記，揣而習之。

是圖者，上涉神奧，下入人智，見者卽天授神意，旣不可却，否輒邀天之怒，必無善終，董氏謂：緣者承天之意，習之固可，再傳六耳，則不可，嗚呼！此武學神奧，不盡人人得之。

再者，董氏取天書甲數，算定甲子年夏至後三日，此先人洞府，必通合地火焚塌之，誠天數也。是謂緣者當上承天幸，作百日之功，强記之猶恐不及，何能忘乎哉！

鐵門老董指書

×年×月×日」

游兆寧細讀一遍，恍然大悟，這才知自己無意間，步臨的這片石府，竟是沈氏門中上下，窮百年之力，而未能發現的當年秘密！

而此刻，展露在眼前的那些功圖形像，更是當年沈七公和鐵門老董畢生從事武學菁華，自己誠何幸如哉，得見及此？

一時間，他感到無限興奮惶恐，禁不住全身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

他强自鎭定了一會心神，才轉身向第二間石室步入。

這是一間長形的石室，兩面軒窗，各垂着竹絲細簾，天光隱約洩入，一派和熙清新，正中設有一矮玉長案，其上平置着一口形式古雅的長劍！

劍！是離開鞘子的！

整個案頭上，幪着一層輕輕的灰沙，却只那開鞘的劍身上，却是不染纖塵，也並非如何的光采奪目，只是看上去寒芫芫，青濛濛的，別有一種懾人心懷的氣質。

正面，背窗的前方，設有一個紫木的蓮花座，其上鋪着厚厚的一具蒲草圓墊。

游兆寧極爲驚恐的注視着，其上盤膝入定的一個老人！

那是一個膚色黝黑，貌相清癯，黑髮黑鬚的老人。

這人身材拱縮着，坐姿僵硬，自頸項以下，披着一襲通體全爲黑色雀羽連綴而成的披風。

看來極似一般修道人入定模樣，只是游兆寧却不作此想！

他猜想着，此人必是那位技勝沈七公的天下武尊——「鐵門老董」這名號的由來，據說是董氏其人，爲人孤癖，素來不喜與人應酬，是以其下榻處，長日鐵門深鎖，不易人見，故此武林中，才送了他這個綽號，董氏不以爲忤，反甚喜之，亦以之自名！

觀于面前的這個人，當然不會再是外人了。

面對着此一位前輩武尊，游兆寧不禁由衷的萬分欽佩，他畢恭畢敬的跪下來，向着董氏的色身，拜了三拜，然後站起來，走過去！

細細的打量一下他的面首人身，爲了證實自己的想法沒錯起見，他輕輕的探出一根食指，在老人額頭上，微微觸摸一下。

和那入門的竹簾一般，指觸處，肉質形同浮灰，簌簌的下了一片。

緊接着，整個的面部肌膚，形同了一陣連鎖反應，眞個的「牽一髮而動全局」，刹時之間，面部肌膚，竟然脫得乾乾淨淨，只剩下童山濯濯的一具白骨骷髏！

游兆寧嘆息着，退後幾步。

他身子方自站定，却見那僵直的殘軀，緊接着面部肌膚脫落之後，也起了輕微的動搖。

在那襲黑色雀羽披風之內，肉身早已風蝕日化，形同腐灰！

轉眼之間，已形成了一具瘦骨支離的空空骨架，隨着再一次的顫抖，那具僵直的骨架，也攤倒下來，碎裂滿地！

游兆寧大是後悔，多此一指！

一具美好的人身，刹時間，盪然無存，僅留下破骨支離，怎不令人感嘆！

倒是那襲雀羽披風，依然完好如新！

游兆寧抱着不能暴殄天物的心情，小心翼翼的自碎骨堆裏，拾起了那件黑羽披風。

入手輕軟，如同無物！

細看那數千片雀羽，皆像穿着一根殷江色的細細紅繩之上，那紅繩顯非常見植物纖維的編織，亦非一般的金屬，入手靭勁，而有彈力，他也說不上是什麼東西！

總之，這襲黑羽披風，既爲鐵門老董如此垂愛，當然絕非凡品！

游兆寧小心翼翼的折叠着收起，看來甚大的體積，一經折叠，大僅如掌。

收好了這件羽質披風，他再轉到長几前，雙手捧起了那口形式古雅的長劍。

劍身人手冰寒，細看刄身白濛濛的像是浮現着一層霧氣，有似一溪流動的秋水。

對于兵刄來說，游兆寧雖不能說是什麼大行家，可是好壞優劣，也是入目卽知！

此刻他打量着這口古雅的長劍，望望卽知絕非凡品。

當下試着在劍身上吹一口氣，霧氣密集着，有如羣蟻爭食，頃刻之間，形成了小米粟大小的一點水珠。

游兆寧再把劍尖向下微垂，眼看着那小小的一點水珠，滴滴四溜的順着劍尖滴落下去。

端的是一口人世罕見的前古寶刄！

游兆寧壓制着內心的極度興奮，拿起了長案上的劍鞘，那劍鞘子非金似玉，色作奇黑，其上並無任何裝飾花紋，渾然天成！

試着把劍身入鞘，劍尖方接近鞘口，却似有一股無形的吸引之力，只聽得「鏘！」然一聲脆响，已岩巖合縫，另外虎形的劍柄上，鑄着「霜潭」兩個古篆，想係劍名。

對住這口前人留贈的寶刄，游兆寧眞是愛不釋手，一個勁摩挲不已。

那劍鞘上，繫着兩根同色的肩帶，游兆寧試着揹向身上，倒是挺合試的。

他自從歸劍師門之後，還一直不曾有一口襯手的兵刄，此刻無意之間，竟然得了這樣的一口罕世寶刄，怎不爲之心花怒放！

當下他懷着興奮的心情，向後室再步入！

那是一間半圓形的蚪室，室內除了一盞古燈，和一個面對着長窗的廢園之外，別無長物。

長形的狹窗，平望出去，可見弧光一片，妙在窗上的一道橫格，其上露着厚厚的白雪，因此，不愁爲外人所見。

游兆寧好奇的方自向蒲團坐下，只覺得那弧形的狹窗口，襲進的冷風機伶伶使得自己打了一個寒顫，那種寒冷澈骨的情況，竟較諸黑石峯頂更有甚之！

他身子方自落座，頓時被逼得站了起來。

這才知道，何以這具蒲團，竟然會面對弧形的窗口，又何以會這麼獨具匠心的開上一道長窗原來別具慧心，作爲練功而用！

在石室內轉了一週，再步向前面敞室，他心裏可就拿準了主意——遷居來此！

他要把握着這僅有的半年時光，日夜苦習，那怕是强記，也要把那壁上千百功譜，完全背熟了。

倒是「鐵剪」金濤那邊，却要有個交待，不可被人誤爲「背義」之人！

只是，那石壁之上，鐵門老董明明書載着，有關此秘密；功圖之事，不可洩于外人。

這是前人的一點苦心；畢生的精力結晶自不便違背。

再者，「鐵剪」金濤雖說對自己，恩重如山，他總是沈家不貳之臣，這消息一經走露了，那還了得！

幾經苦思之下，自是不能違背前人意旨，卽使是「鐵剪」金濤，也只能以另一種方式報答他對自己的恩惠，却萬萬不可把這件隱秘走露出去！

心裏這麼決定了，再看壁上鐵門老董的留書，更不禁深深折服。

算一算時間，鐵門老董留着的時間，距離現在已近七十年之久。

而在七十年之前，他居然已能算出，七十年後的今天，會有人來此，誠乃不可思議之事！由是推想他算出甲子年夏至後之日此洞府當壞毀于天災之說，諒必也不會錯了。

這麼一想，益發的增加了他內心的惶恐，恨不得立刻靜下心來馬上着手探索那壁間的武功精髓！

× × ×

這一日，天方微明。

「金剪」鐵濤同着沈墨玉悄悄的來到了黑石峯上。

冷冷的天風，使得沈墨玉全身爲之戰瑟，像是處身在冰窖裏一般的寒冷。

「鐵剪」金濤道：「姑娘……妳要理智一些……我等着妳！」

沈墨玉點點頭，幾乎要哭的樣子，道：「金師父，我知道——」

說完，匆匆走到了石室門前，迫不反待的推開了門，喚道：「游大哥——」

室內空無一人！

觸目所及的是石桌上的幾行字跡，沈墨玉怔了一下，忙走過去，看了幾行，趕忙的回身，走到門口，向着室外的金濤，招呼道：「金師父，快來吧！游大哥，他……他走啦！」

「鐵剪」金濤頓時大吃一驚，閃身而入。

二人視向石桌，只見白石桌面上，留字淸晰的幾行黑字，寫的是——

「弟子因故他去，半年後必定轉回。隆情厚誼，永存肺腹，字呈

金濤前輩墨玉姑娘均此，不盡一一。

後學弟子游兆寧百拜」

「鐵剪」金濤乍見及此，眉頭微微皺了一下，頗有點猜想不透！

沈墨玉眼圈一紅，垂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金師父，他上那去了？」

金濤一時之間，有些愕然，却也猜測不透，當下皺皺眉道：「這孩子……」頓了一下道：「不過……他是一個謹愼的人，這動作，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們回去吧！」

沈墨玉若有所失的悵悵坐下來，一時淚光瑩瑩的道：「只是……金師父，我……我一定要找到他……我……」

金濤一怔道：「爲什麼？」

沈墨玉臉上一紅，甚窘的道：「我……」

「鐵剪」金濤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一定又是你娘逼妳嫁給盧昆了是不是？」

沈墨玉面色更紅了，點點頭，却「哇！」地一聲，扒在桌子上哭了。

金濤嘆了一聲，悵恨的道：「我那弟妹也是……人各有志，尤其是婚姻大事，豈能相強！」

沈墨玉抬起頭，眼淚漣漣的看着金濤：「金師父，你說我該怎麼辦？……我眞想死！」

「傻丫頭！」金濤走過去，伸出一隻大手，摩挲着她的長髮，像是一種父愛似的！

「妳心裏可是喜歡這個游兆寧？」金濤單刀直入的這麼一問，却使得這位姪女一時間臉又紅了。

她咬着下唇，紅着臉點了幾下頭，却把臉埋在胳膊彎裏，一面傷心的道：「……可是有什麼用？他的人又不在……而且這件事，爸爸和媽媽絕不會答應的！」

「鐵剪」金濤冷冷一笑道：「這都無關宏旨……只要妳自己拿定了主意就好！」

沈墨玉一時停住泣聲，猛然抬起頭來！

她眼睛裏一刹時間，發出了異樣的光采！

「金師父你的意思是——？」却又黯然的垂下了頭，道：「只是我媽……」

金濤長嘆一聲道：「這些日子，由於那個章新胡攪了一陣，弄得人心惶惶，我整天裏的忙着佈防，未想到竟也忽畧了妳，姑娘……妳一定是受了不少委屈！」

「金師……父！」

翻過身子來，緊緊的抱住了金濤的身子，她可就又哭了起來！

金濤只是摸着她的頭髮，不發一語，他知道沈墨玉心裏的委屈太多了，勉强要她壓制着，反倒不好，還不如讓她痛快的發洩出來的好。

沈墨玉抱着這位從小看着她長大，而且親手調敎她武功的老世伯，她鬱結在內心的憂怨，傷心，可就不打一處的湧翻了出來。

一時之間，只管放聲大哭，哭了個淋漓盡緻，天昏地暗！

金濤只是慈愛的摩挲她，輕輕的拍着她……大雷雨之後，照例是小雨點兒，那麼稀稀落落的，還有一陣子，再後面，可就烟消雲散了。

沈墨玉抽搐着，已經聲嘶力竭，大片的眼淚，染濕了金濤半邊衣裳！

自己看看也怪不好意思的！

沈墨玉低垂着睫毛，嘟着嘴道：「……眞是的……把你衣服都弄濕了！」

金濤笑道：「不要緊！不要緊！」

拍着她的肩膀，帶有幾分調侃，他笑笑，道：「……要緊的是，妳肚子裏這口怨氣，可出完了沒有？」

「金師父——你——」沈墨玉羞澀的撒着嬌，道：「——你壞死啦！」

「鐵剪」金濤哈哈一笑道：「妳金師父可一點不壞，還是眞疼妳，姑娘，妳坐好了，我們好好慢慢說話！」

沈墨玉鬆開手，想想，這麼大姑娘家，抱着人這麼大哭，可是有點臊人！雖說對方不是外人，可是想想總不好意思。

當時忸怩着坐向一旁，一雙手只管整理着衣裳，却連正眼也不敢瞧金濤一眼！

金濤倒是眞疼這個大姪女，見她這副樣子，心裏怪過意不去的，他也知道，女孩子一到這種情況，可就快留不住的時候了！

雖然他還並不知道，她與游兆寧之間，感情發展到如何程度，可是由剛才那一哭，他也就可以判斷出，這位大姪女，心裏着實的是有游兆寧了，而且佔的份量還不輕，八成兒是愛上他了。

身爲至親尊長，對於這個心愛的姪女，他可不能漠不關心，一定要問問她才好！

金濤拍着她，試探着說：「游兆寧這個人，我看是挺正經的，刻苦耐勞，脚踏實地，而且有恒心毅力！」

沈墨玉粉臉上，這時綻現出會心的笑容！

只笑了這麼一笑，却又綳住臉道：「……可是爸爸媽媽爲什麼這樣的討厭他呢？……我還是不明白！」

「這個……妳還也不明白？」

「爲什麼呢！金師父？」

「爲什麼？」金濤冷冷的道：「還不是你那位表哥……唉……我那弟妹，聰明一世，却單獨對於這件事，看不透！」

一聽提起「表哥」，她的臉可就馬上沉重下來，忿忿的道：「媽就是疼她娘家人，人家越說他壞，她就越說他好，氣不氣人！」

金濤苦笑道：「妳爹也是，平日一呼百應，獨獨對妳娘，他一點也沒有！」

「我爸是有名的怕老婆——」

說了這麼一句，趕忙收住了口，偸眼瞧瞧這位老世伯，似乎並無責怪自己的意思，她的胆子，可就頓時大了。

「……一個男人要是太怕老婆，就不會有大……出息的！」頓了一下，吶吶道：「金師父，你說是不是？」

金濤忍不住「噗！」的笑了，指着她道：「妳這丫頭，這話要是給妳爹聽見，不打妳才怪！」

沈墨玉道：「本來就是嘛！」

金濤搖搖頭：「妳年紀還太輕，這些事跟妳說也說不太清楚……妳娘雖然那個一點……可是她畢竟是一個不凡俗，了不起的女人！」

沈墨玉撇了一下嘴，不吭聲了。

她本來是最愛媽媽的，可是一旦因爲「愛情」的意見和母親相悖，連帶着也就改變了對母親的關念！

金濤道：「妳不能因爲這件事仇視你的父母……我想他們夫婦都是聰明人，這一點早晚一定會想得通的！」

「可是——」沈墨玉冷冷的道：「眼前，媽就逼着我……我怎麼辦？」

金濤皺眉道：「眞的？有這麼快？」

沈墨玉怨聲道：「昨天晚上，娘還跟我說着，要這個月就成親……」

說到這裏，她的眼圈可又紅了。

金濤緊張的道：「妳怎麼說？」

「我當然不答應！」

「對！」金濤點點頭道：「姑娘，妳要拿定了主意！」

沈墨玉道：「可是……媽昨天很惡竟動手打了我……」

金濤搖頭嘆息了一聲！

沈墨玉傷心的道：「這麼多年，她從來連罵也沒罵過我一句，可是，昨天晚上，她竟動手打了我……她完全變了，我眞不知道，爲什麼她非要我嫁給表哥！」

金濤氣得臉色蒼白，哼了一聲，道：「不要緊，妳暫時忍耐着，妳表哥行爲不正，我總疑心他忽然來到了歸雲堡，一定雖有什麼使命！」

沈墨玉一怔道：「你老是說他是奸細？」

金濤冷笑道：「暫時還不能這麼說，不過，這件事，我一直在留心察看！」

沈墨玉站起來，默默的點點頭道：「我也有點疑心……」

金濤道：「妳可千萬不能露出口風，這件事我們只能暗中留心！」

沈墨玉點點頭道：「我知道！」

金濤道：「就拿那天章新進堡的事，我就很費解！」

「章新不是他下手殺的嗎？」

「不錯！」金濤道：「我懷疑他是生怕事機洩露，所以先下手滅口！」

「哦——」沈墨玉黯然的點點頭，恍然大悟道

：「有件事，我很疑心……前天，我看見他在翻爸爸的東西！」

「什麼東西？」

「好像是堡裏設計的房圖……什麼的……」她思索着道：「當時他看見我進去，好像很緊張，說了幾句話就去！」

「啊！」金濤怔了一下，喃喃的道：「那些設計的圖樣，記載着歸雲堡內每一處地道和出入關卡，要是他這樣居心不正，這種損失可非同小可！」

沈墨玉呆了一下，却冷笑道：「憑他那點藝業，難道我爸爸和金師父還在乎他？」

金濤漠漠的搖搖頭，道：「話可不是這麼說……他一個人固然是能力有限，可是如有外人可就另當別論了！」

「什麼人？」沈墨玉道：「什麼人還能與我們作對？」

「嘿嘿……」金濤禁不住沉聲笑着。

看了她一眼，覺得她生長在安樂富貴之中，雖然空負有一身武功，看來還是幼稚得很，尤其是武林江湖上的風險，更是茫然不知。

沈墨玉吶吶道：「我們莫非還有什麼敵人？」

金濤道：「豈止敵人，而且是大敵當前！」

「大敵？」沈墨玉嚇了一跳，道：「都是些什麼人呀？」

金濤亦不想說，經不住她一再的追問，只好道：「妳可聽說過『南海商團』這個組織？」

沈墨玉點點頭道：「聽過！」

金濤道：「聽誰說的？」

沈墨玉道：「聽我媽和我爸呀！」

金濤啞然一笑，道：「原來這樣！」

沈墨玉道：「南海商團，不是一羣商人嗎？」

「商人！」金濤冷冷的道：「再沒有比他們更厲害的商人！是一羣營私販毒，殺人越貨，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的傢伙！」

沈墨玉才算明白了，道：「原來是這樣！可是我們跟他們有什麼仇呢！」

金濤道：「仇是沒什麼大仇，不過是冷魂谷這些基業，叫人看着眼紅，這帮南海商團想佔爲己有罷了！」

沈墨玉道：「他們有本事沒有？」

「本事可大差哪！」

金濤乾脆很淸楚的告訴她，說：「南海商團這帮子人，裏面的能手可多啦！最厲害的，也就是江湖上的人稱的『一鳳三鷗』！」

「一鳳三鷗？」

金濤笑笑道：「妳知道得已經太多了，總之，妳只要知道這些人現在很可能圖謀對我們不利，而且我所担心妳的表哥是他們一夥的！」

沈墨玉點點頭道：「好吧！我這就回去告訴我爸爸去！」

金濤道：「妳千萬不可以這樣！」

「爲什麼？」

「怕是妳打草驚蛇！」

沈墨玉眼珠子一轉道：「好吧，我明白了！」

金濤道：「還有在妳母親面前，却不能吐露隻字！」

「我知道！」說着，她臉上現出胸有城府的樣子。

金濤道：「關於游兆寧的事，我知道他心裏也很惦記着妳！所以妳只要定下心來，他必定不會辜負妳的！」

聽了這些話，沈墨玉心裏舒泰多了，由不住唇角間，含出微微笑意！

金濤道：「有一件事，妳要勉爲其難！」

沈墨玉道：「什麼事？」

金濤道：「是關於你表哥那一方面！妳可以假意敷衍他一下！」

沈墨玉挺不高興的道：「我不願意理他——」

可是她馬上也就白了對方的涵意！怔了一下，又道：「你老的意思是要我摸淸他的底細是不是？」

金濤冷冷笑着，道：「這就對了！」

沈墨玉咬了一下唇，堅毅地說道：「好，我知道了！」

金濤道：「只是有一樣，妳一定要千萬提防，這個人如果一旦知道了妳的用心，只怕也會對妳不利！」

「哼！」沈墨玉挑了一下眉毛道：「諒他也不敢！」

金濤道：「他沒有不敢的事，妳只要記住我的話就是了！」

說到這裏他站起來道：「天不早了，我們也該回去了！」

二人踱出室外，金濤忽有所悟的道：「莫非這孩子還會有什麼奇遇不成？」

像是驚鴻一瞥似的，他想到了有關百年前，鐵門老董與沈七公二人決鬥時所藏身的秘室那件事，莫非游兆寧會發現了！

當然，他不會相信這件事情的！

幾乎連想一想，也覺得自己幼稚，可笑！

然而，眞實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既然當年眞的有這麼件事，而且證實確是有這麼一間秘室的存在，爲什麼不可能被人發現？

天下萬一的事情太多。

一夕風雨起波瀾

另一件事情，使得原本就劍拔弩張的歸雲堡，更形的緊張了。

原來通往歸雲堡內秘道的兩名弟子，在四更時分，被人殺死，非但如此，秘道之內第七間秘室內，收藏白烟炸藥，爲數可觀的，竟然叫敵人偷運走了！

從表面看來，死兩個人，失去了一點軍火炸藥，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可是堡主夫婦，和負責全堡總提調的「鐵剪」金濤，却不作這麼想。

他們把這件事情，祝爲一件大事！

理由有三點……

第一：這種秘道的設計，堡內除了堡主夫婦以外，就只有金濤，總共只有這三個人知道，卽使是派往守衞的弟子，也只知道防守的那一點區域，絕不可能得窺全豹！

第二：地道內秘室共有十八間，收藏着金銀綢絹，兵器什物，樣樣俱全，何以這些東西，敵人一概不取，僅僅只搬運了許多炸藥？

第三：敵人竟得了秘道的結構，無異更嚴重的增加了堡內的防守困難。

第四：敵人的威脅，越來越迫近了，殺人取貨，如入無人之境。

有了這麼幾點原因，莫怪乎，堡主夫婦和金濤心情沉重得要命！

當然，敵人的指爪，已迫近眉睫，不能再等閒祝之了。

於是，一項秘密的安全會議，在采石軒之大堂內，開始召開了。

出席的人物很多。

除了堡主夫婦以外，有總管提調金濤，以下有負責每一座星樓，所謂的「十二台長」！

十二個人年歲都不大，都在三旬以下，乃是由堡主「紫衣侯」沈君儒親自調教出得力的十二名弟子。

另外沈墨玉小姐，和「玉麒麟」盧昆也列席參加。

會議一開始，羣情甚是激昂，發言者無不認爲敵人此舉，乃是對於歸雲堡一種嚴重的挑戰！

這些人認爲，歸雲堡不能再保緘默，應該派出一些武藝高强的弟子出征，查出敵人的下落，予敵人以致命的還擊！

只是堡主夫婦和金濤，對於這種意見，並無讚同的表示！

當下，「鐵剪」金濤起立發言，道：「各位稍安勿躁，今天大家來此的目的，除了研討對付敵人的方策以外，最重要的一點，應該是找出內奸！」

這「內奸」兩個字一出口，全場的人無不震驚，霍然爲之色變！

第一號臺長，挺身站起來，此人姓樓名叫雲風，武功高，人也機智，是堡裏最傑出的弟子之一。

他向着堡主夫婦，以及金濤抱拳施禮之後，朗聲道：「堡內義民，以及負責防務的百十名弟子，皆是堡主夫婦以及金師父的忠貞弟子，部屬，以弟子推想，不可能藏有內奸！」

第三號台長，此人名叫鄧子敏，却企起來，道：「弟子讚成金師父的意見，應該肅清堡內的奸細！弟子相信這裏一定有內奸！」

樓雲風一怔，道：「誰是內奸？」

鄧子敏慨然道：「在沒有查明之前，人人都有嫌疑，你我也不例外！」

樓雲風一挑濃眉道：「你——你胡說！」

鄧子敏正要反唇相譏，金濤却接口道：「雲風，你先坐下來！」

樓雲風憤憤坐下來，金濤却望向衆人道：「子敏說的不錯，在事情沒有澄淸以前，人人都有嫌疑，第三號台，位處出事之地，可能有人目睹！」

於是他轉向鄧子敏，道：「子敏，是不是這樣的？」

鄧子敏點點頭道：「弟子正要禀報！」

一旁的堡主夫人，一驚道：「啊！眞有這種情形？子敏你說！」

鄧子敏欠身道：「回夫人與總提調，據那夜弟子目睹的武功極高，弟子雖與他照了三次面，交了兩次手，仍然無法攔住他的去勢！」

「紫衣侯」沈君儒聽言到此，怔了一下，道：「啊！有這種事！」

鄧子敏躬身抱拳，道：「確是如此！」

沈君儒轉望「總提調」金濤道：「金大哥，本堡這十二台長，武功是否經過你親自甄試過的？」

金濤道：「確是經過在下親試！」

「武功如何？」沈君儒問。

「鐵剪」金濤毫不遲疑的道：「按本堡『天一正道』四等級論，皆屬于『天』字一流！」

「紫衣侯」沈君儒冷冷一笑道：「這就是了，如此看來，這內奸的身手，連本堡『天』字流的弟子，也敵擋不過，那該是何等樣的身手！」

他目光一瞟，遂望向鄧子敏道：「鄧子敏，你確認那人是本堡中弟子麼？」

鄧子敏怔了一下，吶吶道：「弟子……是這麼想！」

沈君儒道：「你爲什麼要這麼想？」

鄧子敏吶吶道：「因爲……因爲……」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目光有意無意的向着一旁的「玉麒麟」盧昆瞟了一眼，却結結巴巴一個字也說不下去了。

「紫衣侯」沈君儒是何等機智之人，當下頓時一驚，厲聲叱道：「鄧台長，你有什麼話只管照直說！不必畏首畏尾！快說！」

鄧子敏這才吶吶道：「……弟子那夜攔敵，因夜深，對方有意掩飾面部，是以未曾看清楚！」

沈君儒怒聲叱道：「胡說，你吞吞吐吐，分明有所顧忌，何以故作搪塞之詞？」

鄧子敏眼光不自禁的，又向着一旁的「玉麒麟」盧昆看去！

「玉麒麟」盧昆忍不住冷笑一聲，道：「鄧老兄，你有什麼話要實實在在說，不要含沙射影！」

鄧子敏道：「是……是……是……」

沈夫人不悅道：「你到底看見了什麼？怎麼不說話呢！」

鄧子敏道：「弟子……」

說時目光又不禁的向着「玉麒麟」盧昆身上瞟去。

「玉麒麟」盧昆霍然站起來，作色道：「鄧老兄，你有話只管說就是，只管看這邊作甚？莫非在示意小弟是內奸不成？」

此言一出，舉座發出了一陣輕笑聲。

在他們眼中，「玉麒麟」盧昆顯然和堡主夫婦是一家人，當然不可能是內奸，而鄧子敏自稱有所見，却又閃爍其詞，此刻碰了一鼻子灰，誠然是可笑之至！

鄧子敏經盧昆出面一叱，不禁銳氣大減，當下抱拳道：「小可不敢！」

一旁呆坐，從未說話的沈墨玉，看到這裏，却微微一笑道：「鄧大哥也許事情嚴重是不大好出口，是不是！」

鄧子敏長嘆一聲，抱拳向上座各人打了一躬，遂卽又坐下來，一言不發。

「鐵剪」金濤肚子裏雪亮，心知那鄧子敏必有所見。

只是當着堡主夫婦，以及盧昆面前，却不能妄然開口，這件事不難查知。

很明顯的，必然是鄧子敏發現了什麼有關盧昆的行動，自己正在要收集盧昆不軌的資料，難得有此良機，自然是難能可貴。

當下，金濤記在心裏，表面却不說破，看起來鄧子敏確是自己討了個沒趣。

於是，由堡主沈君儒發起，重新擬定了一套新的防敵計劃，會議一直到傍晚的時候，才告結束。

散會之後，沈堡主夫婦却把金濤一人留下來。着手計劃變更秘密的門徑，「亡羊補牢」看來也還不算太晚。

× × ×

回到了「星樓」之後，第三號台長鄧子敏一肚子的不得勁兒。

飯也沒有吃，他怏怏的回到房間裏！

他所居住的這間房子，是「星樓」的第三個尖角，室後卽是「冷魂谷」千仞冰谷峭壁。

照說，那夜的事情，他淸晰的還記得，一個白衣人顯然是在接應着敵人進出本堡，那個人曾和自己交過手，他身手路數，分明是沈家門的功夫！

這還不說，最奇怪的是這個人，竟然與沈夫人的那個外甥「玉麒麟」盧昆，極爲彷彿。

對于這一點，鄧子敏實在不瞭解，因爲據他所知，一待「玉麒麟」盧昆與沈墨玉小姐成婚之後，事實上也就等於是歸雲堡主的正式繼承人，他又何以「開門揖盜」？自毀長城呢？

這一點，實在令他想不透。

可是，他却相信那是實在的。

因爲，他握有充份的證據——一粒金質的「鈕扣」！

現在他拿出了這粒「鈕扣」，細細的在眼前看着，那是純金的，其上鏤有精細的花紋！

在歸雲堡上下，還不曾見有這麼闊氣的人，除了那一個人——「玉麒麟」盧昆！

而且，鄧子敏今天暗中也曾注意過，「玉麒麟」盧昆左面箭袖上的的確確是少了一粒，現在看起來，這枚鈕扣，和他所少的那一枚，一模一樣！

雖然如此，鄧子敏却仍然不能道出！

因爲這件事關係太大，所謂「一言喪邦，一言興邦」，話可不是隨便可以亂說的！

現在他細細的追憶着那件事……

那個白衣人矯捷的身手，的確是高明之至，以自己的身手，竟然難以與他匹敵，能够由他凌厲的煞手之下，逃出了活命來，誠然已是不易了。

他想，這件事情自己應該先捺壓下，容到以後有了更具體的證據以後再說！

收下了這粒扣子，他轉了個身子，昏沉沉興起了濃厚的睡意。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窗口上，有人輕輕的敲了一下。

鄧子敏已是驚弓之鳥，當下一咕嚕的翻身坐起，喝問道：「什麼人？」

說話同時，他雙手猝然向窗前一推！掌風過處一雙窗扇，霍然爲之大開！

鄷子敏雙足微頓，使了一招「旋風滾」，颼！一聲已離窗外，月色之下，他看出一個身披黑色斗篷的人，正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然地向着半嶺峭壁之間，拔身而起。

端的是好快的身手。

鄷子敏冷冷一笑，前足跨處，身形猝然向前一翻，右手平攤，叱一聲：「着！」

夜月之下，一掌「棗核鏢」夾着疾勁的風力，向着那人背上直射了過去。

可是那黑衣人，在一式反身的勢子裏，大鷔翻起，叮唧唧聲中，儘數的把來犯的暗器，全數收入斗篷之內，身法之巧快，足令鄷子敏爲之驚愕！

在歸雲堡裏，能列爲「天」字號的弟子，事實上無一弱者！

鄷子敏眼前雖驚於來人的武功，但是緊接着雄心頓起，却安心要留下這個人。

他厲嘯一聲，足尖飛點着，同時也用「一鶴冲天」的輕功，把身子拔起來，直襲向這人落身之處，待到他身子襲近之時，黑衣人却已翻上了嶺峯！

那人，可沒有逃去的意思。

站在峯頂上，頻頻的向着鄷子敏招着手，大有相召速來的意思！

鄷子敏一咬牙，再次騰身而起。

二人身子在接近的一刹那間，鄷子敏右手向外一抖，噗嚕嚕一陣疾風裏，一支「亮銀軟鞭」；縮伸之間，抖了個筆也似直，直朝着這人面門之上點去！

黑衣人冷笑一聲，身子一個側翻出來，向着鄷子敏臉上削去！

這時鄷子敏才算看清楚，對方這個黑衣人臉上幪着一塊黑布，僅僅露出雙目來，只是在他翻騰之間，遮布的臉時隱時現，却無意間讓鄷子敏看見了這人的本來面目，頓時使得他大吃一驚。

足下一錯，閃出了丈許以外！

鄷子敏一聲叱道：「且慢！」

那人聞聲止步，佇立不語。

鄷子敏冷冷笑道：「盧少俠，何以故弄虛玄？自己人何妨打開窗子說亮話！」

黑衣人怔了一下，哈哈大笑道：「好——」

右手一揚，已把臉上那塊黑布罩拿了下來，果然正是「玉麒麟」盧昆。

鄷子敏頓時一呆，後退一步，尷尬的抱拳道：「盧少俠見召來此，有何見教？」

盧昆森森一笑，道：「鄷老哥，既然被你看破行藏，我也就不再瞞你，實在對你說，那夜接引幾位江湖朋友，來到歸雲堡的正是我！」

鄷子敏一笑道：「我已經知道了！」

盧昆冷笑道：「今天的事，還要感謝你齒下留德，是以特別要你來這裏當面謝謝你！」

鄷子敏見他說話時，目光閃爍，神態詭異，心中暗知不妙，這時見他說話時，身子漸漸向前湊近，頓時猜知他不懷好意。

當下暗中提防，把力道暗暗注入手中「索子鞭」上，以防不測！

「玉麒麟」盧昆站住了腳步，微微一笑道：「鄷老兄，你可知我已接引的那幾個朋友是誰麼？」

鄷子敏道：「在下不知——」

他身子後退一步，目光向旁溜了一下，因爲他知道眼前盧昆這個人武功高强，自己絕非是他對手，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策的好！

可是他這種意會，顯然是逃不過盧昆的意念之中，遂見他冷冷一笑道：「你還是稍安毋躁，不要妄圖脫逃的好！」

鄷子敏頓時一驚，冷笑道：「我與盧兄你並無怨仇，莫非你要意圖對我出手不成？」

盧昆冷笑道：「你倒是猜對了！」

鄷子敏嘿嘿笑道：「爲什麼？」

盧昆道：「說起來很簡單，因爲凡是認識我在此身份的人，都得死！」

鄷子敏道：「那麼你是什麼身份？」

說話時，左手微動，已把衣服下的一個隨身羊囊皮扣解開，其內收藏的有七七四十九口柳葉飛刀，鄷子敏仗着這四十九口飛刀，在歸雲堡內，成爲暗器一流的高手。

他的這種微細動作，也被盧昆看在眼中，但是却也無可奈何，他的手探入其內，以中指勾住了主要的一根刀綫，那四十九口飛刀，連成一條綫狀的通通繫在這根綫索之上，因此只要拉抖這根刀綫，用他獨特的暗器打法，可以在一出手之間，連發四十九口飛刀。

所以，這是一種極爲辣手的暗器打法！

「玉麒麟」盧昆看在眼中，嘿嘿笑道：「鄷老兄，你方才問到我的身份，我現在却要反問你一句，你可知江湖上所謂的『一鳳三鷗』這幾位老前輩嗎？」

鄷子敏一驚道：「南海商團？……」

他愣了一下又道：「莫非你是南海商團潛伏來這裏的人？」

盧昆點點頭道：「不錯，我正是他們派來的人，有一天，這歸雲堡將爲我所有！」

鄷子敏冷笑道：「可是，如果你娶到了沈小姐之後，這歸雲堡不是同樣的爲你所有麼？」

盧昆點點頭道：「不錯！」

鄷子敏茫然道：「那你又何必急於一時？甚至于勾引外賊，豈非不智得很！」

「玉麒麟」盧昆冷笑道：「第一等不及，第二，歸雲堡這種縮頭自保的作風，我看不慣，第三，我和當今堡主難以相容，如果他有一天向我下手，不如我先下手的爲好！」

說到此，他頓了一下，又道：「你既然知道『一鳳三鷗』這幾位老前輩的厲害，我看你還是與我站在一條綫上，卽日投効，得保不死的好！」

鄷子敏眼睛一轉，暗中忖道，如果我不答應他，看着此刻難逃他手，不如僞裝答應他，得保今夜無事，再定後策的好。

想到這裏，低下頭，有意作出一副爲難的樣子，道：「我只怕無能爲力吧！」

盧昆面色一沉道：「你是不答應？」

鄷子敏不自然的笑道：「我久仰這四位老前輩的大名了，只是要見他們也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我又能作些什麼呢！」

盧昆冷冷的道：「你當然能作很多事，爲了澈底破壞歸雲堡的防務，這十二座星樓，第一個不容許存在！」

鄷子敏道：「這就是了，你們已經偸去不少炸藥，大概是用來炸毁星樓用的吧！」

盧昆看了他幾眼，冷冷的道：「炸星樓乃最後迫不得已的手段，如果你肯順服我，作爲內應，那麼就大可不必！」

鄷子敏暗罵道：「好個吃裏爬外，欺親賣義的東西，我鄷子敏乃鐵錚錚一條好漢，豈能爲你所利用。可是正如其這樣，鄷子敏反倒更得作僞下去。

當時，佯作不知的道：「那麼盧少俠，你是希望我——？」

「玉麒麟」盧昆道：「這十二星樓暗含十二星宿，其間正反生尅，連鎖反應，十二天罡陣，尤其是厲害，這些奧秘不盡爲人所知，就連我也不過知三四而已——」

他說到這裏，眼睛向着盧昆瞟了一下，道：「但是你身爲星樓台長，却是知曉甚詳！」

鄷子敏冷冷的道：「這麼說，你要我怎麼効勞呢？」

盧昆道：「只要你答應，我另有指示！」

鄷子敏道：「如果我不願意呢？」

盧昆道：「你非願意不可！」

才說到此，隱約的傳來一陣淸晰的吹竹聲，其聲枯澀悠長，隨風而散，聽在耳中別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鄷子敏乍聞一呆，當卽後退道：「這是什麼聲音？」

「玉麒麟」盧昆神色一變，望着鄷子敏冷冷笑道：「你運氣還不錯，大概是幾位老人家來了！」

鄷子敏呆了一下，道：「什……麼老人家？」

盧昆忙收斂肅容，神色十分恭謹的道：「就是我方才跟你提到過的『一鳳三鷗』四位老當家！」

鄷子敏大吃一驚，萬萬沒想到，遂道：「你是說他們來到了冷魂谷？」

盧昆哼了一聲，道：「不錯！」

言方住口，就見當頭峯巓雪面上，幾個極小的黑點，像是滾板的鋼珠似的，不過是交睫的當兒，電閃星掣般的已來到了近前。

對於鄷子敏來說，除了堡主夫婦以外，在武林之中，他還不曾見過有着人竟然能有如此神奧的輕功。

乍看起來，來人簡直像是飄浮在雪面上，被風吹過來一般。幾雙腳步，輕飄飄的，完全像是凌虛而行，又像是幾個剪裁的紙人。

鄷子敏幾疑是自己眼睛花了。

可是當他再定睛看時，四個人已經來到了眼前站定。

對於「一鳳三鷗」這四個武林老怪，他是久聞其名，知道當今江湖黑道上，幾個最難招惹的人物，武功據說都是極流巓峯。

他當然還沒見過這幾個人是一種什麼樣的長相，今夜他倒是見着了——

四個人，一前三後，名符其實的是四個老人。

走在最前面的那一個，一身雪白長衣，高冠峨服，面目淸癯，雙目兩腮，都深深的下陷着，給人淸晰印象的是他高聳的顴骨，閃爍的雙瞳。

這個人看年歲大概七十出頭，瘦而高，皮膚白皙，幾與地面的白雪相似，身上那襲白色的長衣，以其說是衣服，不如說是一整疋白色的綢子，看上去，迺曳及地，不見足！他右手拿着一根白竹長笛，方才吹竹聲，當是此老。

這人身後一排併立着的三個人，看上去那種呆板的神態，竟和前面的白衣人並無二樣，只是三人衣着純黑，樣式很像是一般的僧衣。

由年歲上看過去，三個黑衣老人，六十七十不等，形態各異，左面那一個，蓬頭散髮，膚色黝黑生得濃眉大眼，一副猛張飛的樣子。

當中那一個，却矮小得多，好像背還有點駝，一頭白髮，像女人一樣的規整的攏在後頸。

這人背後十字形的揹着一雙短劍，劍柄部份飄垂着甚長的劍穗。

最右面的那一個，鼠眉鼠目，臉小如掌，只是身材却較諸同來的三個人更高出甚多，看來像是一個和尚，光着頭。

這人前胸掛垂着一個形狀怪異的奇形兵刃，像是一個車輪子，上面滋生着五柄鋒刃的刀尖。

這玩藝兒，鄭子敏聽說過，知道叫作「五行輪」，對敵時，非但可以鎖取敵人的兵刃，而且掛肩封喉，極具殺傷能力。

只從外表上猜測，鄭子敏已可知道，那前面的白衣人必是人稱的「丹鳳老人」蘇半瓢，至於後面三個黑衣人，左面那個猛張飛型的必是「滿天雲」任柱，正中那個是「蒼海萍」胡海，至於那個瘦高的和尚，當然也就是「多指和尚」海大空。

以「一鳳三鷗」那等自視極高身份的人，居然同時駕臨冷魂谷，是否象徵什麼大舉，鄭子敏可就不得而知了。

「玉麒麟」盧昆這時迎着四老恭敬下拜，可是身子才拜一半，當頭白衣老者右手平伸道：「賢契，免禮！」

盧昆身子却像是遇見了阻力，情不自禁的後退一步，抱拳站定，他兀自欠身道：「不知四位當家的來到，有失遠迎，尙望恕罪！」

白衣老人嘻嘻一笑道：「你太謙虛了，你做得很好！我們人雖在千里以外，但凡事都有耳聞。」

那個黑衣高瘦的和尚森森一笑道：「沈君儒自視高明，把他這歸雲堡看得固若金湯，今夜，我們哥兒四個一時心血來潮，就來這歸雲堡瞧瞧，開開眼界！」說到這裏，眸子一轉向鄭子敏道：「這個人是誰呢？」

「玉麒麟」盧昆忙道：「這人是歸雲堡第三號星樓負責防守的弟子鄭子敏！」

鄭子敏勉强的抱了一下拳，傲然佇立，並不發言。「丹鳳老人」蘇半瓢微微一笑道：「這人我聽說過！」

盧昆欠身道：「弟子正在說服他，要他也歸順南海商團，共成大舉！」

蘇半瓢冷冷的道：「他願意麼？」

盧昆道：「弟子正在勸說！」

蘇半瓢哈哈笑道：「何必勸說？」

話聲一停，那雙深陷的眸子向鄭子敏身上一轉，道：「我南海商團正在大舉招兵買馬，需人很多，歸雲堡彈丸之地，勢將不保，你可願投我？」

鄭子敏心裏自然是一百個不願意，可是面對着强敵，一問一答，稍微出言不慎，就有性命之憂。

他心裏正在想一個兩全其美的答話，不意對方四老，臉上俱都現出不悅之色，先前說話的那個和尚，森森一笑道：「你不願意！」

鄭子敏道：「這個——」

却見左面那個黑衣老者——「滿天雲」任柱，一聲宏笑道：「小輩——」

右腕微揚之間，一股絕大的罡風，劈空而至，鄭子敏見狀大吃一驚，慌不迭的擰腰縱開，可是任柱所發出的這種乾元罡力，大大不同一般的劈空力，鄭子敏雖說是閃開了正面，却未曾逃得開側面，不過是被這股風力掃上了一點點兒，頓時如同刀斬了一般的疼痛。

鄭子敏自一見四老的面，早已心存戒備，此刻見狀，既已觸怒了對方，也只好放手一拚了。

他那隻手原本探入在隨身皮囊之內，此刻就勢向外一抖，刀綫拉動之間，四十九口大如姆指般的柳葉飛刀，頓時化成了一片光牆，直向四老以及「玉麒麟」盧昆等五人，全身上下飛罩過去。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鄭子敏雖明知絕非是對方五人的對手，可是却也不願坐以待斃！

七七四十九口飛刀，乍一出手，鄭子敏帶起了一聲長嘯，竟自冒死向着千仞峭壁間墜去。

這山峯之下，卽是歸雲堡大片礎業，鄭子敏只要僥倖不死，一入歸雲堡，也就不用担憂。

這種想法未免太無視眼前四老在目，就連「玉麒麟」盧昆算上，簡直是無一弱者！

七七四十九口飛刀，一經展出，刀光閃爍之間，就見爲首的「丹鳳老人」蘇半瓢一聲怪笑，手中的竹笛就空一陣撥打，叮噹！聲中，四十九口飛刀，約有半數，全爲他竹笛打落在地。

剩下的一半，却被那個矮小的駝背老人胡海，身形騰起來，雙手一陣舞抓，像是巨鷹攫雀一般的，全數收入到袍袖之中。

鄭子敏身子陡然向懸崖落下，足下方自點在一堵凸出的山石之上，猛可裏頂頭上一股絕大的風力，齊頂壓下來。

鄭子敏還來不及看淸是怎麼一回事呢，就覺得頂門骨上一緊，像是被人一把抓了個結實。

他身子本來是向下墜落的，這一刹那，却變爲上，反到被人家給提昇了起來。

只覺得一抓一提，力道絕大，鄭子敏整個身子，就像是一枚大珠似的，直抛了上來。

等到他就地一滾，站起來之後，才發現，竟然還是未離方才站立的地方。

「一鳳三鷗」虎視眈眈的就站在面前，距離自己不過數尺，鄭子敏心中一急，大吼一聲，雙掌一錯，直向着正前方三鷗之一的那個猛張飛型的任柱身上，用力擊去。

掌勢一出，任柱狂笑一聲，道：「大胆！」

這老兒話聲出口之間，一隻蒲扇大手，也跟着抬起來，平封着向外一推。

鄭子敏頓時像撞在了一塊鋼板上一般的疼痛，身形一蹌，跌倒在地，他正想翻身縱起來，面前人影一閃，任柱已飄身而前。

在「三鷗」之中，任柱這個人最是火爆脾氣，一言不合，動輒殺人，鄭子敏一上來，偏偏撞着了他，活該倒霉，當下不及出手，就見那任柱右手二指陡地向外一探，却有兩股極爲尖銳的風力，自其指尖傳出，鄭子敏連搖頭都來不及，只覺得雙瞳一陣奇痛，一雙目珠已滾出眶外。

鄭子敏一聲慘叫，痛得全身打顫。

那任柱倒也出手乾脆，咧嘴怪笑一聲，道：「小子，你還是死了算啦！」

話聲一落，一隻蒲扇大手兜頂而下。

可憐鄭子敏連身子尙未站起來，只覺得當頭有如雷鳴一般的轟然一聲大响，頓時七竅濺血，倒地而亡。任柱閃爍着一對亮光閃閃的瞳子，嘿嘿怪笑着，擒着鄭子敏一條腿，把他提了起來。

一旁的「多指和尚」海大空却哼道：「任老大且住！」

任柱斜目道：「怎地？」

海和尚道：「這人對我們有用，你不該一上來就殺了他，現在你要如何？」

任柱冷笑道：「沈君儒小輩，自認他這歸雲堡無人敢入，今天我們兄弟既然來了，總得要留點彩頭給他瞧瞧，和尚你說是也不是？」

言罷左手捉住了鄭子敏的另一條腿，雙手一用力，「呼啦！」的一聲大响，血腸噴濺，竟然把鄭子敏屍身，由正當中撕成兩片。隨着這老兒狂笑一聲，血淋淋的兩片身子，飛擲出十數丈外，一逕的向着萬仞峭嶺之下，飛墜而下。

「玉麒麟」盧昆雖說是心地狠毒，可是目睹及此也禁不住心胆皆寒，一時在旁只看得目瞪口呆。

「滿天雲」任柱拍拍雙手，又是一聲狂笑道：「過癮！」他說罷後退一步，冷笑道：「我就在這裏恭候着姓沈的夫婦來，叫他嘗嘗咱的翻天掌。」

久未開口的「丹鳳老人」蘇半瓢，冷笑了一聲，道：「任老大，你不要小瞧了沈氏夫婦，沈家如果沒有幾手傑出的玩藝兒，焉能够在武林中，立步至今？」

「滿天雲」任柱哈哈一笑道：「大哥，這話當然不錯，姓沈的如果沒有兩手絕活兒，今夜焉能勞動咱們老哥兒四個？」

一旁的「玉麒麟」盧昆道：「四位團主留意，歸雲堡有人來了！」

「多指和尚」海大空鼻子哼了一聲，道：「我早已看見了，想不到歸雲堡的倒還眞有能人，那頭裏走的老兒是那一個？」說話之時，只見絕崖深谷間，有兩盞紅燈，由兩名白衣少年分持着，一路縱馳如飛，直向山頂上馳來。

在兩白衣少年之間，有一個白髮虬髯的老人，由於彼此間隔距離尙遠，一時難以看淸其面貌。

不過，對方那身飄洒自如的輕功，却令人甚是驚訝，就連那雙白衣少年，也是大異一般，而深具身手。「玉麒麟」盧昆一看之下，頓時吃驚道：「那前行之人，就是歸雲堡的總提調『鐵剪』金濤，此人相當棘手。」

「滿天雲」任柱呵呵一笑道：「這樣最好，咱就先拿這姓金的開刀！」

盧昆自不然的道：「弟子先告退一步……」

「丹鳳老人」蘇半瓢點頭道：「放心！今夜我四人來，旨在先行見識一下，他歸雲堡的能耐，暫時不會出手，你返回之後，卽可積極準備，至遲半年之後，我們就大舉出動，那時裏應外合，歸雲堡勢將不保！」

他閃爍着那雙深陷在眶子裏一雙眸子，向盧昆又道：「你爲我們作了不少的事，以後我會重重用你，眼前事機隱秘，成敗繫在你一人身上，千萬不可洩露身份，速速去吧！」

「玉麒麟」盧昆答應了一聲，抱拳施禮，往一邊相反方向，縱馳如飛而去。

蘇半瓢目光遂轉向任柱道：「我們這次來，並非大舉興師，不過是少予顏色，你方才所爲，未免過火了一點，萬一觸怒了沈氏夫婦，你我雖是不懼，只怕影响未來攻堡的大舉——！」

任柱一怔道：「大哥說得有理！」

蘇半瓢一面注視嶺下，一面冷冷的道：「鐵剪金濤此人，我已久仰，武功不可輕視，上來猶應以禮相待爲是。」

三鷗頻頻點頭！遂只見那一叟二少三人，已自左面峯頭上現身而出。

來人正是負責堡務的總提調「鐵剪」金濤，此刻他一襲銀色大氅，自兩肩後領部位，現出一雙金光閃閃的虎頭剪柄！

是時，「一鳳三鷗」四個老人，迎面對立，仍然是蘇半瓢在前，任、海、胡三人併排立後。

雙方乍睹，「鐵剪」金濤顯然吃了一驚！

他遠遠佇立着，抱拳宏聲道：「來客莫非就是飲譽江湖的『一鳳三鷗』三位老兄麼？」

「丹鳳老人」蘇半瓢呵呵笑道：「兄台必是歸雲堡的不貳功臣鐵剪金濤；金老義士了！」

金濤一笑道：「不敢當功臣二字，沈堡主以禮

相欵，以義相結，情屬手足，老朽在此，猶如家居而已！」

蘇半瓢冷冷一哼，深感這金濤此人對答中肯，不亢不卑，自己此邊四人，敢稱是當今黑道盟主，平時只其中之一，已足可震懾武林，而眼前這位金濤，竟然未曾十分的看在眼中。

當下他冷冷的道：「原來如此，老夫是當閣下是沈家的不貳家臣，此刻聽老兄開導，顯然是判斷錯誤了！彼此初次相見，尚請勿以見責是幸！」

「鐵剪」金濤目光如電，焉能不知四老來意不善？只是對方既不道出，也就暫時不問！

他深沉的笑了一聲，道：「閣下太謙虛了！」

蘇半瓢道：「我們哥兒四哥，一向萍飄海上，中原禮節，年久生疏，今夜來訪，不便直入貴堡，是以只好遠立冷魂谷，懇求賜見！」

金濤失色道：「這麼說就不敢當了，適才老哥以金皮火箭遙射入堡，門下弟子因不識尊駕身份，是以遲遲才往請示，老朽找遍前嶺無着，才匆匆向後山趕來，接迎來遲，請勿見罪！」

蘇半瓢森森笑道：「不必了，我等海上野人，不便打擾貴堡主夫婦仙居生活，有老兄來此，足可承担一切了！」

「鐵剪」金濤，何嘗不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刻又見任、胡、海三老面色陰霾不定，料知事情不妙，此刻聽他這麼說，心裏更是有數。

當下却佯作不知的道：「啊——四位來此，莫非還有甚麼事不成？」

蘇半瓢尚未曾發話，他身後的那個矮小的駝背老人胡海，却上前一步，冷冷的道：「公事倒也沒有，却有上這麼一點私事！」

金濤道：「洗耳恭聽！」

「蒼海萍」胡海道：「說出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們兄弟海上飄流厭了，很想找個適合的地方歇歇腿，難得看上了沈堡主夫婦這片地方，想買下來——」

任柱在一旁答腔，道：「錢，我們還有幾個，你們就開個價吧！」

「鐵剪」金濤面色倏然一沉，可是衡盱眼前情勢，終不便立時翻面。當下强壓憤怒微微冷笑道：「原來是這件事，老朽當返回轉告堡主就是——」

任柱道：「對了，你告訴他，說南海商團看上了他這片地方，幾百萬兩銀子，我們還拿得出！」

金濤冷哼道：「這件不是銀子的問題！」

任柱一怔道：「甚麼問題？」

金濤目光含銳的道：「足下敢莫是江湖上人稱的『滿天雲』任柱任老兄？」

任柱哈哈一笑，雙手捻鬚道：「我任柱這副大老粗樣，誰都認識！」

金濤哼一聲，道：「武林中講究的是重氣魄道義，而輕車馬金裘，看來老兄一身銅臭，實在令人齒冷！」

「滿天雲」任柱先還沒有聽懂，赫赫笑着，可是轉念一想，頓時爲之色變。

他雙目一睜，勃然大怒道：「你說甚麼？」

金濤倒也不懼，雙眉乍抬，冷冷的道：「一鳳三鷗武林稱重，今日一見，面聆承教，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任柱大吼一聲，道：「老兒——」

右掌一探，平胸而出，陡的施展出他絕門功夫——「三險絕戶掌」！

當今天下，能够承受他這一掌的，尚不多見。掌力一發，空中像是起了一陣旋風似的，在凌然的疾轉風裏，一隻通紅的棋盤大手，陡然間，像是伸長了不少，直向着金濤前胸拍去！

金濤身子向後一挫，叱道：「好——」

他右手向外一推，如封似閉，施展的是一手「巨靈金剛掌」力！雙掌相觸，各人足下都大大的幌動了一下，各自退出兩步，才拿樁站定。

任柱呆了一下，他實在想不出對方一個家臣似的人物，居然也能有此功力，眞正不可思議！

相反的，金濤心裏何嘗不驚！

二人對看一眼，任柱頗有騎虎難下之勢，哈哈大笑道：「姓金的，好功夫，你再接這個！」

說話之間，身子霍地躍起，一雙大手雷霆萬鈞般的，向着金濤背後左右肋上直按了過去！

金濤旋身如風，雙手各駢二指，向任柱兩腕上敲去。這種手法，有個名堂，叫做「敲金斷玉手」！不要小看了這兩根指頭，一旦爲它敲上，必將骨斷筋折！任柱怒嘯道：「好個老兒——」

他恨恨的收回了雙手，却用右面的肘腕，反向金濤左面肋骨上撞去！

二人一刹時就動上了手，但見人影飄飄，掌風嗖嗖，頓時之間，打了個難分難解！

隨同金濤前來的那雙白衣少年，見此情景，各自後退，面上不惱不怒，每人手持着紅燈，向場注視着，却能臨危不亂！

「丹鳳老人」蘇半瓢冷眼旁觀，心內甚是欽佩，暗忖着這歸雲堡端的不可輕視，只由兩個少年弟子這種鎭定逾常的神態上看來，當可知素日堡主沈君儒夫婦的敎誨有方了。

蘇半瓢爲人陰險，喜怒每每不形之於面，使人難以捉摸！此刻目睹金、任二人一番交手，暫時竟然難分軒輊，以自己身份，似不應冒然揷手。

「南海三鷗」之中，他知道以實力而論，相差不多，可是下手陰損而論，却得推「蒼海萍」胡海其人！當下，他嘴皮微動，用「傳音入秘」的功夫，告訴胡海，道：「此人所練乃是混元一氣功夫，如果我沒有猜錯，氣門當在兩腋部位，你用金揷手功夫，足可傷他有餘了！」

「蒼海萍」胡海回應道：「我知道！」

當下目注當場，待機而動。

這時場內二老，正自打得難分難解，「鐵剪」金濤身形驀然騰身而起，落在了任柱背後，雙手霍地抖出，分揷向任柱兩處後肋。

任柱身似旋風般的轉過來，大吼一聲道：「老匹夫，爾敢！」

雙掌用力向外一封，發出了巨大的掌力。

「鐵剪」金濤猝然向後一蹌，前胸肺腹之間，爲掌力所中，只覺得口中一甜，頓時出了一身虛汗，由不住嗆出了一口鮮血！

可是，任柱顯然受傷比較他要重得多！

原來練上乘氣功的人，全身上下刀劍難傷，但是却有一處所謂的「練門」，也就是全身最軟弱的一個地方！

「鐵掌」金濤無意間發現出任柱動手時，常常掌護後腰，於是猜知任柱的練門必在後腰部位，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猝然向其後腰出手。

這一招果然厲害！

雖說任柱並沒有讓他眞的打上，可是以鐵剪金濤的武功而論，發自掌心的內力自然可觀！

掌力一撤，任柱只覺得兩處「志堂穴」上一麻，一刹時間，面色慘變，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十幾步，一下子坐倒在地，兩眼一陣發黑，一下子就昏了過去！

（未完待續）

鬼刺客

•本文承自第73頁•

倪世鴻拚命掙扎，左邊的七首狠力刺向戰飛羽的小腹，戰飛羽的袍袖已遮住了他的眼，冰冷的手掌扯着倪世鴻的右耳，在倪世鴻的七首尚未觸及他的衣袍之前，已將對方整個人扯起拋出七步之外。

出自倪世鴻嘴裏的嚎叫聲是淒厲得令人毛髮悚然的。這並非是說他已遭到致命的傷害，而是他已遭到難以再行彌補的器官上的破損了——戰飛羽手上緊揑着一隻人的耳朶，還連着一大片血淋淋的皮肉。在地下撲騰着爬向戰飛羽，倪世鴻的半邊面全叫鮮血淌滿，赤顫顫肉嫩嫩的傷處失去了耳朶，更顯得怪誕醜惡了，他那張業已變形的臉扯歪向一邊，他一面往前爬走，一邊嘶啞的呼號：「還給我，……把耳朶還給我……」

有些人是十分珍惜自己的面相的，珍惜到超越過生命，尤其是像「鐵儒生」倪世鴻這樣風流自賞的人物，靠了自己的面相來做爲誇詡的資注，在他來說，一張俏俊的臉盤兒，即已值得擁有一切了。

戰飛羽順手拋落那隻微泛烏紫的人耳到地下。

連爬帶滾的搶着了那隻沾滿泥污的耳朶，倪世鴻如獲至寶，拚命朝傷口上按，彷彿只要貼在傷口上，即能使這隻斷耳貼合重生一般……

夏婷震駭得楞在那裏，她一時驚嚇得有些痴呆了，在她的見識同反應中，只怕也難以接受此等尖銳又恐怖的情景吧？

倪世鴻一心一意只是在按捺他的耳朶，在這須臾之間，這位一向精明聰慧的「鐵儒生」，竟然浮現着一種令人驚怕的表情——一種憨愚的，天眞的，自滿又瘋癲的表情。

突然尖叫一聲，夏婷不要命的衝向戰飛羽，白玉琵琶飛舞掃旋，幻成一片滔滔如流的瑩白光輝，在强烈的縱橫力道下捲了過來。

戰飛羽也動了眞怒，他的雙手便有如朶朶的蓮瓣，彷彿掣掠漫空的刀刃，像是虛無和實質凝合成的光影，看不出那是他眞實的手掌，而這滾蕩的攻勢一旦倒翻，夏婷的窈窕身體便轉迴蹌踉，似是狂風中的一片落葉，連連歪斜着滾跌於地。

那淡青色的神手斜斜指着伏在地上呻吟哭泣的夏婷，看不出這刃似的手掌，是否會驟然揮下。

那溜金燦燦的光焰宛若從虛冥中倏忽出現，當人們發覺時候，它已電閃般射至戰飛羽咽喉之前。

猝然大斜身，戰飛羽揮掌疾切，「嗡」的一顫之下，他居然未能將這隻遍體呈現金黃色的尺許長「金龍梭」斬斷，梭身猛沉，却仍舊往前飛出丈遠始落，這時，它方才所帶起的破空之聲方自跟了上來。雙手攏於袍袖之中，戰飛羽卓立不動，目光烱亮的凝視着那邊六七丈外的一片雜草，於是，雜草簌簌分開，一個瘦長清癯，形容冷酷的四旬怪客緩步走出，這人身着襟邊綉洒波濤圖紋的黑衫，頭上束以黑絲飄帶，面色有如古銅，混身上下，充滿了一股强猛跳動的，無形的激蕩韻感……

戰飛羽沒有出聲，但目光冰寒，怪客在五步外站住，聲音在低沉中泛着冷硬：「江湖漢應該有一點最低限度的尊嚴——不應欺凌女人！」

戰飛羽唇角抽動了一下，陰冷的道：「你這算『抱打不平』？」——

來人眼神狠酷斷然道：「不錯，抱打不平。」

戰飛羽沉重的道：「大路通天，我看，我們還是各走各邊的好。」

（未完待續）

魔中俠續集

曹若冰·文
培 新·圖

關外玉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逸奇與何瑤卿追擒假何沛宇，至一山頭，截獲信鴿，方知僞冒何沛宇的竟是天威魔君門徒康文吉，適以此際尉遲大業忽地來到，康文力乘尉遲大業未明眞象前，採先發制人手段，要全力搏殺南宮逸奇，但數招拚搏後，已爲南宮逸奇一指點倒，康文吉剛一跌坐地上，接訊趕來赴援的天威魔君手下九大高手之二的黑白無常恰好趕到，白無常沈海山爲搶救康文吉，向南宮逸奇撲攻，爲南宮逸奇一掌迫退，沈海山中不忿，金刀再擊，結果，挫敗得更慘，被南宮逸奇震得吐了血——

魅影飄飛 無常遭厄運

「黑無常」鮑勇見狀，心中不禁倏然大驚，疾地跨步飄身到了「白無常」沈海山的身旁，問道：「老白，你無碍麼？」

「白無常」沈海山抬手一抹嘴角的血漬，搖頭道：「不要緊。」

語聲一頓，挺胸深吸了口氣，接道：「老黑，我們聯手剁他！」

話落，倏地抬手反探，「嗆」的一聲輕響，寒光電閃中，肩後的長劍已飛快地撤在手中。

「黑無常」鮑勇一見，腳下連忙橫跨一大步，也抬手反探地撤出了長劍。

兩人間隔五尺，面對南宮逸奇成品字形橫劍峙立，四道目光灼灼如電般盯視着南宮逸奇，神凝氣沉的蓄勢待發！

南宮逸奇目覩「黑白無常」那種橫劍峙立，神凝氣沉的氣勢，已知兩人劍術造詣已臻上乘，並且定必精於合擊之技！

突然，南宮逸奇心念微微一動，說道：「兩位，在未動手之前，願意和我先談談不？」

「黑無常」鮑勇道：「談什麼？」

南宮逸奇抬手指指坐在地上的康文吉，問道：「兩位認識他麼？」

「黑無常」鮑勇道：「認識便怎樣？」

南宮逸奇道：「我請問他的姓名出身？」



「黑無常」鮑勇冷冷道：「他姓何名沛宇，外號人稱『關外遊龍』，乃是山前『逍遙莊』的少莊主。」

南宮逸奇神情淡漠地點頭一笑，道：「多謝賜告。」

語聲一頓，雙目突射寒電地接問道：「閣下，他眞是『關外遊龍』何沛宇麼？」

「黑無常」鮑勇心頭暗暗一震！道：「爲什麼不是？」

南宮逸奇冷聲一笑，道：「爲什麼不是，你閣下心裏應該十分淸楚明白！」

語聲一頓又起，威稜懾人地喝問道：「你兩個在『天威』門下是什麼身份？」

這句話，有如奇峯之突起，有如一包炸藥之突然爆炸般出人意外，問得「黑白無常」兩個心神全都不禁猛然一震，臉露駭異之色地也情不自禁地同時後退了一大步，目射驚芒地瞪視着南宮逸奇。

「黑無常」鮑勇爲人比「白無常」沈海山似乎較爲沉着少許，他脚下後退了一步之後，立卽暗吸了口氣，定了定震駭的心神，厲聲喝問道：「朋友，你究竟是什麼人？怎知我們……」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請閣下先回答我你們的身份。」

「黑無常」鮑勇嘿嘿一笑道：「朋友既然知道我們是『天威』門下，就應該知道我們的身份，何必還要多問。」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閣下是不願回答我你們的身份了？」

「白無常」沈海山突然桀桀一聲怪笑，道：「酸丁，你少說廢話了，等一會你到了陰曹地府見了閻王，就知道我們的身份了。」

話落，右手長劍猛地一振，抖起朵朵劍花，便要進招刺出！

他心中切齒着適才那兩掌挫敗之辱，恨不得一劍立將南宮逸奇刺個前後窟洞，斃殺劍下，以消心頭之恨，以雪挫敗之辱！

可是，就當他右手猛振長劍，抖起劍花朵朵，正將進招刺出的刹那，「黑無常」鮑勇心念却突如電光石火一閃般地一動，飛快地抬手攔住了他，揚聲說道：「老白，且慢動手！」

「白無常」沈海山聞言只得停招忍住不發，目含詢問之色地望着「黑無常」鮑勇，靜待下文。

「黑無常」鮑勇爲什麼要突然攔阻「白無常」沈海山發招出手，其原因何在？他心念一動，又是想到了什麼？……



原來，由於「白無常」的一句「酸丁」，突然啓發了「黑無常」的靈感，因爲，「酸丁」是詆損讀書人「書生」的口語，「黑無常」乃由「酸丁」聯想到「書生」，由「書生」而聯想到當世武林中號稱「書生」的「魅影拘魂玉書生」。

因此，他心念電動之間，乃才立刻抬手揚聲攔住了「白無常」，目光灼灼地注視着南宮逸奇嘿嘿一笑，道：「閣下，我已經想起你是什麼人了！」

南宮逸奇語音淡漠地道：「你說說看。」

「黑無常」鮑勇道：「閣下便是那處處和本宮作對，破壞本宮武林大業，稱奇稱最當世，傲誇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是不是？」

南宮逸奇倏然朗聲一笑，點一點頭，道：「閣下說的一點不錯，我正是那江湖傳說心狠手辣，兩手血腥，武林共指爲歹毒極惡之『魔』的『魅影拘魂』！」

俗話有云：「人的名兒，樹的影兒。」

「黑無常」鮑勇既因一時念動聯想所及，猜料到眼前的敵手可能是「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按說在心理上應該已有了準備，有着「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之概才是！

可是，事實上却大大的不然。

當南宮逸奇點頭承認的一刹，「黑白無常」鮑沈二人心中竟不由倏又一凜，臉色駭然一變！

至此，「白無常」沈海山心裏算是明白了，適才那兩掌硬接，他敗得實在一點不寃，能够未受重傷倒下，該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同時，他兩個心裏也更明白了眼前的處境，今晚他們是要命「無常」碰上了「拘魂」閻羅，雖是聯手拚命，能否逃出這位「拘魂」閻羅之手實在很難說，也實在毫無半點把握！

因此，他兩個在心中一凜，臉色一變，明白了眼前的處境之後，心中立時全都不由暗犯嘀咕地互望了一眼。

「黑白無常」相處多年，向來是同行同出，焦孟不離，心意息息相通，是以，兩人雖只互望一眼，立時明白了彼此間的心意。

驀地，「黑無常」鮑勇猛然一聲沉喝，振腕抖劍，劍花朵朵，寒虹電閃耀目地直朝南宮逸奇撲攻刺出！

「黑無常」鮑勇這裏才一發動攻勢，「白無常」沈海山也立卽如响斯應般快逾閃電地出了手，挺劍斜扎南宮逸奇的腰肋！

兩支長劍一左一右同時閃電攻出，招勢凌厲，既快又狠！

南宮逸奇猜料的一點沒有錯，「黑白無常」的劍術造詣火候果然已臻上乘，果然精於合擊之技！

可惜，他兩個碰上了南宮逸奇這種劍術行家中的行家，高手中的高手。

南宮逸奇他眞是藝高人胆大，眼看兩劍威勢凌厲地分自左右閃電般攻到，他竟是仍然氣度從容地冷然凝立着不移不動，直到兩劍距離左右近不足尺之際，他口中方始一聲冷笑，身形有如「魅影」般飄閃間，便已避開了兩劍的攻招。

「黑白無常」雙劍招式落空，自是不會此就罷手停招不攻，立時齊地一聲喝叱，兩劍齊揮，飛快絕倫地展開了一輪疾攻！

刹時間，頓見劍虹矢嬌，劍氣瀰漫，有若寒濤掠地，又若怒潮捲空……

兩柄長劍在配合精密的合擊招式下，竟結成了一座風雨難侵，綿密無倫的劍氣罡幕，將南宮逸奇的身形籠罩其中。

顯然，由於南宮逸奇的威名太大，武學功力太高，「黑白無常」他兩個一展開疾攻，就立刻毫不保留的施展了全力所學！

然而，南宮逸奇他眞是胆大透頂，在這等招式凌厲無匹，雙劍聯手合擊的攻勢中，他竟仍然空着雙手，仍然沒有撤劍與敵，仍然只憑着他那奇絕當代武林「魅影」般飄忽的身法，身形倏前倏後，倏左倏右地，在劍幕中游走閃避着雙劍合擊的凌厲招勢！

片刻工夫，「黑白無帶」已疾攻了十五六招之多。

可是，他兩個雖然全力施展了絕學，雖然已疾攻了十五六招之多，却連南宮逸奇的一片衣角也未沾上！

至此，他兩個心裏直是越打越心驚，越攻越胆顫，打從心底裏往上直冒凉氣！

陡地，倏聞南宮逸奇揚聲朗笑道：「兩位小心，我可要出劍還擊了！」

話音入耳，「黑白無常」兩個方自心頭猛地一緊，驀見眼前七彩寒虹暴閃，一陣「嗆瑯！叮噹！」金鐵交鳴激响聲中，「黑白無常」立時同感手上一輕，腕脈一陣劇痛，心頭駭然大驚之下，忙不迭地飄身暴退！

原來就在那七彩寒虹暴閃，「嗆瑯！叮噹！」


黑白無聯手向南宮逸奇圍攻。

金鐵交鳴激响，快如電光石火飛閃的刹那，「黑白無常」手中的長劍已都變成了尺許多長的斷劍，右腕同時被劃破了一道寸多長，三分多深的口子，鮮血涔涔外流！

情形至此，「黑白無常」二人心中全都不禁暗暗倒吸了口涼氣，傻了，呆住了！

南宮逸奇只不過出手一招，他兩個便已斷劍傷腕，並且連南宮逸奇如何撤出劍來的，使用的是什麼劍招都未看清楚。

很明顯地，南宮逸奇的一身所學功力，高過他兩個太多了。

「黑白無常」雖是兩個素性狂傲兇狠之人，但此時此刻，那狂傲兇狠之氣不禁全失，心底代之而起的是戰慄與凜懼！

因爲「魅影拘魂玉書生」以「心狠手辣」名震武林，他兩個凜懼南宮逸奇會辣手要他兩個的命！

於是，「黑白無常」再次的互望了一眼，突又同時一聲喝叱，右手齊揚，兩柄斷劍化作兩道寒芒，疾如電射地直朝南宮逸奇射去！

他兩個此舉乃是「以進爲退」之舉；兩柄斷劍脫手射出的同時，身形已跟着騰空反射，向峯下掠去！

南宮逸奇見狀，立時劍眉一挑，星目寒芒電閃地一聲冷笑，道：「兩位，你們能跑得掉麼！」

話聲中，根本不理會那電射打到的兩柄斷劍，身形電射掠空，那兩柄斷劍恰好由他的脚下飛過打空。

他身懸半空，右手「七彩奇劍」一揮，左手飛起一指點出，只聽得一聲悶哼與慘叫，血雨飛洒中，「黑白無常」身軀已雙雙栽倒了地上。

「黑無常」鮑勇挨了一指，「白無常」沈海山則挨了一劍，左臂被齊齊斬斷，鮮血泉湧，栽倒地上立即昏死了過去！

南宮逸奇身形跟着飄然落地，左手一抬，飛快地點出三指，隔空封閉了「白無常」的左肩血脈，止住了血。

「黑無常」鮑勇挨了一指，看來雖然未受損傷，但却眞氣已經無法提聚，渾身酸軟，連站起來的力量都沒有了。

南宮逸奇出指隔空替「白無常」止住了左肩「血脈」之後，倏然目注懸崖，那康文吉先前上來之處，發話說道：「巫老大，你可以上來了！」

「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和何瑤卿姑娘站立丈外之處，聽得方自心中一怔，懸崖下已冒起了一條黑衣人影，身法輕捷地掠了上來，朝南宮逸奇抱拳一拱，道：「老朽巫立見過南宮大俠。」

南宮逸奇欠身擺手，含笑說道：「巫老大請少禮。」

語聲一頓即起，目光凝注地問道：「下面崖洞中就住着你一個人麼？」

巫立微一遲疑，搖頭道：「另外還有一位武功已失的老人。」

南宮逸奇心中一動，接口問道：「知道他是誰麼？」

巫立目光猶疑地瞥覷了坐在地上的康文吉一眼，道：「他就是眞正的『逍遙處士』何莊主。」

何瑤卿在旁聽得芳心不由猛地一陣激動，美目倏睜，驚喜交集地急道：「巫大俠，我爹他老人家眞在下面的崖洞中？」

巫立爲「滇西三凶」之首，乃江湖上有名的兇徒惡人，從未受人尊敬稱呼過一個「俠」字。

何瑤卿姑娘的一句「巫大俠」，喊得巫立的一張老臉不禁猛地一熱，神情有點訕然地望着何瑤卿姑娘點了點頭，正容說道：「是的，姑娘，令尊住在下面的崖洞中已經有四年多了。」

何瑤卿姑娘芳心再次地一陣激動，嬌軀一擰，便要朝崖邊巫立現身上來之處撲去。

顯然，她心裏是急欲見着乃父，一聽說乃父就在下面崖洞中，便迫不及待的要立刻下崖進洞救出乃父。

但是，南宮逸奇却飛快地探手一把攫住了她的一隻玉臂，沉聲說道：「姑娘不可冒失！」

何瑤卿姑娘突被南宮逸奇一把攫住玉臂，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道：「南宮大哥，你這是……」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何姑娘，令尊既在下面崖洞中，少時定能救出相見，姑娘何必急在一時。」

話落，放開了何瑤卿姑娘的玉臂，目光轉向巫立，指着「黑白無常」問道：「巫老大，他兩個叫什麼名字，在『天威』門中是什麼身份？」

巫立答道：「穿黑衣的名鮑勇，白衣的名沈海山，號稱『黑白無常』，名列『天威』九大高手，也是『天威魔君』的心腹死黨。」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話題一轉，又問道：「下面崖洞距離崖上多高？」

巫立道：「大約二十丈左右。」

南宮逸奇微一沉吟，道：「如此就廝煩你帶我下去看看。」

巫立點頭道：「老朽遵命。」

何瑤卿突然說道：「南宮大哥，我也下去。」

南宮逸奇含笑搖頭道：「何姑娘，妳和尉遲堡主在上面看着康文吉他們三個好了，令尊我會把他老人家帶上來的，妳放心吧。」

語聲一頓，轉向尉遲大業接說道：「尉遲堡主，康文吉他們三個我交給堡主和姑娘，如有情況，請即傳警。」

「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豪聲一笑，道：「南宮大俠，但請放心，不過，你自己也要多小心些才是！」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由巫立在前，一同往崖下躍落。

半盞茶辰光過後，南宮逸奇背後揹着一位鬚髮俱白，臉容神色蒼白憔悴的青衣老人，和巫立自崖邊躍下之處縱了上來。

身形站定，南宮逸奇方將青衣老人放落地上站好，何瑤卿姑娘，已芳心激動地撲前嬌喊了一聲：「爹！……」

嬌軀一閃，有若飛燕般地撲進了青衣老人的懷裏。

青衣老人——眞正的「逍遙處士」何尙武，一手摟抱着愛女的纖腰，一手微顯顫抖的抬起，輕輕地撫摸着愛女的如雲秀髮，語音沙啞而平靜地說道：「卿兒，快別哭，站好了，讓爹好好的看看妳，爹已經有五年三個月另九天沒有看見妳了。」

原來何瑤卿姑娘於嬌軀一撲入何尙武的懷裏，便再也忍不住芳心底那份激動地哽咽地哭了。

在何尙武平靜溫和而充滿着慈愛的語氣中，何瑤卿姑娘溫婉而聽話地站直了嬌軀，螓首微仰，美目紅紅的望着何尙武，那美麗的嬌靨上尤自掛着兩行未乾的淚痕，宛似那帶雨梨花。

「逍遙處士」何尙武目光微凝地望着愛女的嬌靨注覷了稍頃，便即移目緩緩地掃覷着地上的「黑白無常」和那神色沮喪，低垂着頭的假何沛宇，心頭不禁倏然一震地轉向愛女問道：「卿兒，妳哥哥他怎麼了？可是受傷了？……」

何瑤卿姑娘乍聞此問，神情不由微微一怔！但是，她一怔之間，隨即也就恍然地螓首一搖，道：「爹，他不是哥哥，他是易容化裝冒充的，他名叫康文吉。」

何尙武目光一直，道：「他名叫康文吉？」

何瑤卿點點螓首道：「是的，爹，他是那『天威』老魔的義子，也是老魔的傳人。」

何尙武心中不由又是一震，道：「這麼說，妳哥哥一定也已落在老魔的手裏，遭到了和爹同樣的命運了！」

何瑤卿道：「可能是的。」

「逍遙處士」何尙武眉際微蹙了蹙，目光忽然轉向巫立問道：「巫老大，你知道犬子被關禁在什麼地方麼？」

巫立搖頭道：「老夫從未聽說過令郎之事。」

何尙武明白巫立既是從未聽說過何沛宇之事，再問也是徒然，於是，他目光便即轉向「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拱手一揖，說道：「尉遲老弟，爲了愚兒之事，累得你……」

他話未說完，南宮逸奇突然抬手朝他一搖，阻斷了他以下之言，急聲道：「有人來了，尉遲堡主和何姑娘請護衞着何莊主，巫老大請裝着穴道受制的樣子在旁小心戒備，以防不測。」

他話音剛落，尉遲大業剛跨步站立到何尙武身旁，立聞一陣勁疾的衣袂破風音响，人影電射劃空中，掠落五人。

（未完待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高臯·文
培新·圖

天殘劍侶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牡丹堡主惜花帝君石三絕施展生平絕技黑煞掌，仍未能傷冷瑤光於掌下，心中大是佩服，立即決定追隨冷瑤光前往參加邙山武林大會，可惜當晚宛星星突施暗算，石三絕變生肘腋，當場殞命。翌日，冷瑤光跟雲裳返回絕情宮，說定婚事，魔僧雲公度與絕情宮主願與冷瑤光同往邙山，武林大會之前一日，羣雄畢集邙山，只是牡丹堡的人及黃瑜等未見趕到，冷瑤光對母稟明與雲裳婚事後，說出冷彥開爲敵方收買之事，冷夫人大感困惑，着侍婢往召冷彥開到來詢問，因她不願家醜外揚——

除魔死節萬衆欽

冷夫人向冷彥開瞥了一眼，道：「六弟……」

冷彥開躬身道：「大嫂有什麼指示？」

冷夫人道：「我想知道明天武林大會，殷天鑑水韞玉要如何對付咱們。」

冷彥開身形一震道：「小弟從天殘谷趕來，對現況均不瞭解……」

冷夫人道：「去天殘谷以前呢？你應該知道的了。」

冷彥開神色微變道：「小弟不明大嫂之意？」

冷夫人怒叱一聲道：「你應該明白的，還要我向你說麼？」

冷彥開閉目一嘆道：「大嫂都知道了？」

冷夫人道：「我當然知道，但要你親口說。」

噗的一聲，冷彥開跪了下去，道：「小弟該死，願領家法。」

冷夫人道：「你先回答我的問話。」

冷彥開道：「明天武林大會，殷水二人已作了萬全安排，首先他以肅靖武林敗類爲名對付瑤光，爲挑動羣情，發起羣鬥的藉口，如果無法殲滅正道羣雄，殷松風即以兩千鐵甲參加聚殲，決定不使一人漏網。」

冷夫人一哼道：「你就可攀龍附鳳，作一名搖尾乞憐的走狗了！但你對得起冷氏祖宗麼？」

冷彥開道：「小弟該死……」

冷夫人道：「你被收買有多久了？」

冷彥開道：「快五年了。」

冷夫人道：「那麼瑤光到定遠營探親之事，也是你通知殷天鑑的？」

冷彥開道：「是通知水韞玉，小弟只是跟他聯絡。」

冷夫人道：「你爲甚麼要出賣咱們呢？」

冷彥開道：「小弟在五年前行走江湖之時，被査神醫暗中下毒，此後的生命，就一直被他們控制着。」

冷夫人面色一沉道：「好，你可以去了。」

冷彥開道：「謝謝大嫂。」他立起身來，緩緩向房外走去。

雲裳忍不住道：「娘！咱們不能放他……」

冷夫人道：「我知道。」

「知道，知道爲什麼讓他走？」雲裳的內心在這麼想，她可沒有胆量說出口來。正在此時，門外噗的一聲，像是有人摔了一交似的。

冷夫人長長一嘆道：「一失足成千古恨，瑤兒去將你六叔好好的安葬，他總算你的長輩……」

冷瑤光與雲裳等應聲奔出，只見冷彥開已自碎天靈，死狀慘烈無比，他默默的垂淚一陣，才動手將這位變節慘死的六叔暫時葬於寺廟之後。

當晚，冷夫人召開了一次應敵會議，明日之戰，吉少凶多，縱能戰勝水韞玉等，也無法逃避兩千鐵甲的圍殲。因此，她作了幾項重點指示。

第一，對方人數太多，應儘可能避免混戰。

第二，對一般魔頭，不可手下留情，但對殷氏父子及水韞玉則以擒獲爲原則，擒得殷家父子，卽可牽制兩千鐵甲。

第三，如必須突圍之時，華山泰山作一路，天殘派及冷家莊作一路，絕情谷一路，分三面突圍，但須緩急相濟，互作支援。

會議之後，夜色已然深沉了，在枕戈待旦的心情之下，他們靜靜的等待天明。

辰巳之交，他們到達了翠雲峯頭，三山五岳的人物，已排成一片極爲壯觀的人海。

峯巔搭了一座平台，天山派，百葉幫，南海派，鐵衫幫，以及數十名魔頭，在平台兩側佈置了一個雙龍出水的陣勢，顯然，他們已經準備使用以多勝少的羣毆戰法。

四週擁有不少瞧熱鬧的武林人士，他們爲數不少，可惜是一片散沙，無法引爲臂助。

冷夫人率衆於台前五丈之外，一片槐樹之下停了下來，好戲就要上場了，他們靜靜的等待着。

片刻之後，水韞玉與殷天鑑改扮的錢塘病夫郭壘併肩而來，他們身後跟着天山掌門乾坤聖手花絢，瘟神房詡，吉塔西，南海掌門四海龍君張楚相，百葉幫主共三化，鐵衫幫主南豪，無德大夫査公坦等，緩步登上了那座平台。

水韞玉鷹瞬狼視，向四週冷冷一瞥，最後換上一副狡詐的笑容，道：「兄弟承各派推擧，充任武林盟主之職，自知德薄能鮮，難當重任，但以盛意難却，不得不勉力以赴，還望各位同道時賜鍼規，以匡不逮是幸。」

水韞玉語音甫落，瘋大師立卽仰天一陣狂笑道：「好一篇動聽的台詞，是誰推擧你當盟主的？不要獻醜了，還是挾着尾巴滾下去吧！」

水韞玉面色一變，迅又哈哈一笑道：「原來是瘋和尚，本座不必跟你一般見識，不過，聽說你包庇欽犯，維護武林敗類，本座身爲盟主，可不得不秉公處理……」

瘋大師冷哼一聲道：「據我和尚所知，當今江湖之中，只有閣下才是武林敗類，你如果再不識趣，我和尚可要將你那狼心狗肺給掏了出來！」

殷天鑑見他們一說就僵，亟伸手一擺道：「兩位兄台不要爭吵，兄弟有一點建議。」

他目光一轉，接道：「咱們推擧水盟主已成定局，如有不服之人，不妨出場一拚，只要能够技壓羣雄，他便可以接替盟主之位，另一點是冷瑤光誘拐武林王妃，並將之殺死滅口，不論誰當盟主，都應嚴懲姓冷的以維護咱們武林的良善風氣，對此事無關之人，請不要惹火燒身招來無數後患，兄弟言盡於此，各位不妨考慮考慮。」

殷天鑑的言詞，確是具有煽動之力，一般看熱鬧的不由呼起好來。

冷瑤光氣得滿腔怒火，他向冷夫人禀告道：「娘！讓我去除掉這兩名奸人。」

冷夫人道：「你此時出去還不相宜，裳兒！妳去吧。」

雲裳應了一聲，纖足一點，躍前兩丈，嬌軀一旋，向四週行了一禮，道：「水韞玉勾結官府，居心叵測，他不配當武林盟主，小女子不才，願意抛磚引玉，先向水韞玉討教討教。」

殷天鑑愕然道：「是妳？」

雲裳微微一笑道：「不錯，是我，咱們公事公辦，只好得罪了。」

殷天鑑對雲裳的公然挑戰，顯得十分震怒，他回顧吉塔西道：「給我廢了她，死活不論！」

吉塔西是當代元人的第一勇士，殷天鑑依爲心腹，他使用兩柄金色彎刀，一身功力高得出奇。

他走下台向場上一站，像一座高不可仰的鐵塔一般，兩隻毛茸茸的臂膀一振，金色彎刀帶着嘶風

之聲猛向雲裳劈去。

這確是一個不明禮數的粗人，一言未發，出手就是一掄猛攻，雙刀翻飛，攻勢凌厲已極。

雲裳身形一閃，避開吉塔西的一輪攻勢，她趁機拔出長劍，却不敢硬架硬接。

因爲這名胡人天生神力，金色彎刀也是極爲鋒利的武器，如果刀劍相碰，只怕招架不來，如此一來，雲裳難免就落了下風。

好在她的靈胎九影身法，是少林佛門絕藝，吉塔西攻勢雖然凌厲，却也對她無可奈何。

金刀縱橫，黃衫飄飄，鬥場上構成一副十分悅目的畫面，雙方觀戰之人都看得呆了，不由自主的喝起彩來。

突地，寒芒急閃，金光忽歛，這場萬人矚目的搏鬥，竟然停了下來。

再看那吉塔西時，已然面如白紙，腰際淌着鮮血，他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氣海穴上中了不輕不重的一劍，留得命在，却已失去了武功。

這一下氣得殷天鑑頭髮尖都在冒着怒火，他怒吼一聲，就待下台與雲裳一拚。

這自然是冷夫人所希望的，擒賊先擒王，殷天鑑親自下場，那就再好不過了。

但水韞玉伸手一攔道：「殺鷄焉用牛刀，請鴈門雙叟去對付她就可以了。」

鴈門雙妖再度出山，誓要報復當年失敗之辱，他們練成了一種極端歹毒的暗器名叫「屍蟲」，只要一搧，袖風就可送到對方的鼻孔，不明內情之人，縱然功力再高，也會着他們的道兒。

此時雙妖聯袂而出，陰陽叟梅飛冲着雲裳一陣怪笑道：「小妞兒，老夫瞧着妳十分順眼，妳如果跟老夫回鴈門，老夫不僅不傷妳，三年之內包管妳名震天下，成爲武林的第一人，妳看可好？」

雲裳撇撇嘴道：「鴈門雙妖居然敢如此狂妄，我看你們是活得不耐煩了，接招。」

她存心要毀掉這一雙妖人，語音未落，長劍急顫，一招雙式，分刺鴈門雙妖的喉結大穴，出招之快，比電光石火還要快捷幾分。

噗噗兩聲，雙妖的喉頭同時開了一個大洞，他們連一聲都未哼出，便雙雙倒地斃命。

不過，雲裳出招雖快，那兩式總有先後之別，雖然不過是眨眨眼的時間，她却遭到了一次刦運。

當她先斃梅飛，劍尖再刺到老叟梅擧之時，梅擧的衣袖已向她揮了出來，雙妖未能免死，她却中了他們的屍蟲。

此種蠱毒厲害無比，雲裳只感到一個冷戰，身形便軟軟的向地下倒去。

冷瑤光對她與雙妖之戰，看得極爲眞切，及見她遭到暗算，心頭一懍，便縱身撲了出去。

不待雲裳倒地，他已抱着她的嬌軀，返身一躍，已然奔回本陣。

經過一陣檢查，看不出她有任何傷勢，但她秀目緊閉，呼吸急促，情形似乎頗爲嚴重。

冷瑤光急得滿頭大汗，向雲公度道：「爹，你快瞧瞧裳姊姊到底是怎樣了？」

雲公度查看半晌，長眉一皺道：「她中了蠱，好在蠱主人已經死去，施救尚不太難，不過此時此地却無法可施。」

冷瑤光叫過雲曉風好好照應雲裳，然後對冷夫人道：「娘，夜長夢多，咱們何不先擒住狗王！」

冷夫人道：「不行，他們人多，要擒着殷天鑑極爲不易，咱們還是取單打戰法，先廢掉一些主要的敵人再說。」

冷瑤光道：「可是像裳姊姊——」

冷夫人道：「練蠱之人不多，這種意外不會再有的。」

此時天山掌門乾坤聖手花絢，領着天山三老來到鬥場，花絢向冷夫人遙遙一抱拳道：「老夫花絢，那一位前來賜教？」

冷夫人命索嬚去鬥花絢，冷彥士，冷彥傑，荀巨卿迎戰天山三老。

索嬚奉命出場，向花絢一禮道：「索嬚請前輩賜教！」

花絢不屑的一哼道：「刀槍無眼，妳何不換一個人來？」

索嬚淡淡一笑，道：「我婆婆認爲對花掌門有我就够了，你如果打敗了我，我婆婆自然會派別人出來。」

花絢道：「這是妳自己找死，妳可怨我不得，出招吧。」

索嬚道了一聲好，長劍一顫，幻起三朵劍花，平胸急點而出。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花絢這一托大，一世英名就此斷送。

他看出索嬚劍術精湛，再要拔劍爲時已晚，索嬚以二暉玄紫劍鋒的攻擊，這位一代宗師，立卽迫入險境。

天山三老大吃一驚，三人一聲怒吼，便待向索嬚夾攻，冷彥士等自然不能讓他們如願，接着一齊惡鬥起來。

他們全都用劍，鬥場之上寒芒流轉，劍氣橫溢，這一場搏鬥，更使人眼花撩亂，神爲之奪。

殷天鑑哼了一聲道：「這般叛逆個個功力不凡，如此打鬥下去，咱們很難佔到便宜。」

水轀玉道：「王爺所見極是，看來咱們只好倚多為勝了。」

殷天鑑道：「那還等什麼？上。」

他一聲令下，平台兩側的人潮，立即應聲包抄而出，他們像兩條怒龍般，向場中所有的人圍了過來。

前來矚仰及看熱鬧的，估不到有此一變，有些人憤怒的予以抗拒，多數人都作鳥獸散，向山下狂奔而去。

冷夫人命遏雲揹着雲裳，跟着絕情宮主，因為絕情宮人手較多，易予照顧，然後素手一揮，率衆迎了上去。

瘋大師遇到瘟神，廣大師迎鬥水轀玉，雲公度夫婦率絕情宮的門下，迎戰南海掌門張楚相，及百葉幫主共三化。華山泰山兩派，與鐵衫幫展開了惡鬥。

另有華山無為道長，龍泉掌門楊冀北，南海三眼神蛟張楚材，飛羽貫日薛愷，屠夫曾藩等，與冷夫人母子，曉風，冷楓，耿橘，溫訓幾人，展開了血戰。

這般敵人之中，以飛羽貫日薛愷最為毒惡，當日在芙蕖別院，冷瑤光曾聽說此人不別而去，此時他再出現，可見水轀玉全是騙人之言。

此人擅於飛箭傷人，他立在遠處，尋找機會，引弓待發，幸而被冷瑤光瞧見了，他匆匆稟知冷夫人，便以天馬行空之勢，逕向飛羽貫日撲去。

此時薛愷正目注冷夫人，將弓弦拉了起來，只要他將手一鬆，說不定冷夫人就會遭到飛羽貫胸之危。

危機迫在眉睫，冷瑤光距離薛愷在一丈以外，他的血液騰沸了，振吭一聲厲吼，朔金指以畢生功力點了出去。

也許是有神助，這一記強勁無比的指力，恰巧點在弓背之上，奪的一聲，利箭墜地，解除了冷夫人的危機，而且指力透過鐵弓，擊在薛愷的左胸之上。

指力擊中之處雖非穴道，但也擊穿一個小洞，射出一股鮮血，弓毀了，飛羽貫日變作了冷瑤光的囊中之物。

他運指如飛，毀掉薛愷的功力，冷冷一哼，道：「閣下平生殺人不少，讓你獲得善終，實在是天大的便宜。」

薛愷面色如死灰，道：「你太狠了，不如殺了我吧。」

冷瑤光道：「你要死還不容易？地上的刀劍很多，何必要我動手！」

死，實在不是一件簡單之事，薛愷失掉武功，變為一個平凡之人，他對生命還是十分寶貴，冷瑤光叫他死，他反而一咳道：「你不殺我就算了，我何必一定要死呢？我還有一個溫暖的家，還可以享受數十年平淡而溫暖的歲月。」

冷瑤光道：「你不想死可以，我也不想要你死去，不過，待會在情況許可時，你要當衆說明射死王妃的是你，與我冷某無關。」

薛愷身軀一震道：「那還是讓我死吧，要我那麼做，他們會放過我麼？」

冷瑤光嘆息一聲道：「好吧，希望你今後不要再作惡。」

放過薛愷，他縱目打量全場，敵方人數雖多，形勢還不太險惡，只有絕情宮對南海與百葉幫之戰較為激烈。

殷天鑑仍立在木台之上，他的身旁是無德大夫查公坦，冷瑤光心念一轉，便向木台撲了過去。

他還沒有接近木台，已被殷天鑑發現，這位胡王並無半點慌亂之色，他命令公坦道道：「那小子自投羅網，你去將他擒來。」

查公坦應聲躍下木台，雙手一探，抖出一柄八角流錘，呼的一聲，迎面向冷瑤光砸來。

這位無德大夫不僅醫道通神，敢情一身武功也造詣極深，他這隨手一招，竟暗含極為霸道的後手，無論冷瑤光向何處閃避，似乎都難以逃避那後手一擊。

可惜他碰到了冷瑤光，靈胎九影身法一展，身化九影，滿場都是藍衫，他那厲害的招式，竟然無法使出。

這一遲疑，就給予冷瑤光可乘之機了，一記登龍掌力，震得流星錘一盪，藍衫再晃，他已一把扣着查公坦的脈門，跟着吐指如風一連點了無德大夫的數處穴道。

一招制服了查公坦，他再向木台飛撲，但一聲長笑入耳，他不由眞氣一沉，硬生生停下了腳步。

原來那聲長笑，竟是孟雙虹所發，她不知何時悄悄來到台上，趁殷天鑑注意查公坦與冷瑤光的戰鬥之時，暗中下手點了這位武威王爺的穴道。

在一聲長笑之後，他再嬌聲叱喝道：「王府的走狗們聽着，你們再要不住手，我就要殷天鑑的狗命！」

王爺落入人手，誰敢不惟命是聽！戰鬥停止了，翠雲峯頭變得落針可聞。

孟雙虹手握利劍，架在殷天鑑的脖子之上，俏目四轉，冷冷道：「大概還有人以為此人是錢塘病夫郭壘，告訴你們吧，他就是狗王殷天鑑，郭壘被他所害，他却戴上了郭壘的面皮。」

他說話之間，伸手向郭壘的面部一拉，果然現出一個短髭繞腮，面貌威猛的中年。

她摔掉那張面皮，再冷冷一哼道：「殷天鑑受元廷之命，要消滅咱們民間武力，武林同道，是元胡第一個要開刀的，可恨九疑山主水轀玉，竟然恬不知恥，為了當當武林盟主，不惜與胡人狼狽為奸，殘害武林同道，邙山武林大會，就是他們消滅武林同道的陷穽——」

此時逃下山去的瞧熱鬧的人，又都退了回來，內中有人高聲應道：「這位姑娘說的不錯，翠雲峯已被包圍，沒有人能逃得出去。」

殷天鑑見事機敗露，轉向孟雙虹哀求道：「王妃，咱們是夫妻啊，妳何必作得如此絕情！」

孟雙虹纖掌倏伸，給了他一記滿臉花，然後怒叱一聲道：「你以卑鄙的手段侮辱了我，還殺害了我爹，後來又想將我送到雙韻堂供人淫樂，狗賊，你好狠的心，姑奶奶倒要瞧瞧你的心是不是黑的！」

長劍向下一順，便待向殷天鑑的肚皮割去。

冷瑤光大喝一聲道：「慢點，虹妹妹，我有話說。」

冷瑤光這一喊，孟雙虹倒掩面哭泣起來，道：「你說吧，但請你不要上來。」

冷瑤光雖然不明孟雙虹何以不讓他上去，仍遵從以傳音道：「元虜掩有天下，咱們終非其敵，一般武林同道均有家有業，這狗王實在殺他不得。」

孟雙虹錯愕了半晌，道：「咱們就這樣罷了不成！」

冷瑤光道：「廢除他的武功，再點破他的陰穴，讓狗王有生之年都在痛苦中煎熬，不是比殺他更好麼？」

孟雙虹道：「就這麼辦。」

她一連幾點點出，殷天鑑就一連幾次顫抖，最後，孟雙虹取出一本名册丟向冷瑤光道：「狗王在各派之中，都收買有潛伏之人，你瞧瞧這本名册就知道了，他的屬下，以及潛伏之人均中有慢性劇毒，惟有查公坦可以醫……」

她語音未落，忽地仆倒下去，冷瑤光大吃一驚，及縱身躍上木台，發現這位苦命的孟姑娘已然利劍貫胸，自盡而死。

他神色一呆，雙目中的淚水泉湧而出，猛的，他一個急旋，以飛鷹搏兔之勢撲向水轀玉，因為孟雙虹是間接死在水轀玉的手中，無論怎樣也饒他不得。冷瑤光這一撲擊，全面戰鬥再度展開，但由於殷天鑑的被擒，王府走狗已無鬥志，不到頓飯時間，已然傷亡大半。

驀地，翠雲峯麓忽然傳來陣陣爆炸之聲，片刻之後，黃瑜石淇一路當先，崔六三蒙驁緊跟他們的身後，牡丹堡的人馬擊潰山下包圍的鐵甲軍，以破竹之勢衝上山來。

這批生力軍的到達，戰鬥很快的就宣告結束，敵方除了死亡之人，生擒者為數也不少。

對這般走狗，冷夫人寬大為懷，只殺了一個水轀玉，但全部廢除武功，讓他們不能再度為惡。

經過一番清理，翠雲峯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本書至此也告一段落。

還有幾點要引述的……

一，冷瑤光為了陪伴雲裳，他去了絕情谷。

二，孟雙虹交給他的名册他沒有公開，留給別人一條自新之路。

三，他要無德大夫開出解除殷天鑑所下慢性劇毒的藥方交給有關之人，並將查公坦帶往絕情谷俾與雲公度共同研究醫治雲裳。

四，忠僕范玉庭與關東大俠赫連達帶着玉郎回到冷家莊。

五，殷松風較乃父更為不幸，他被石淇炸斷了腿，變為一個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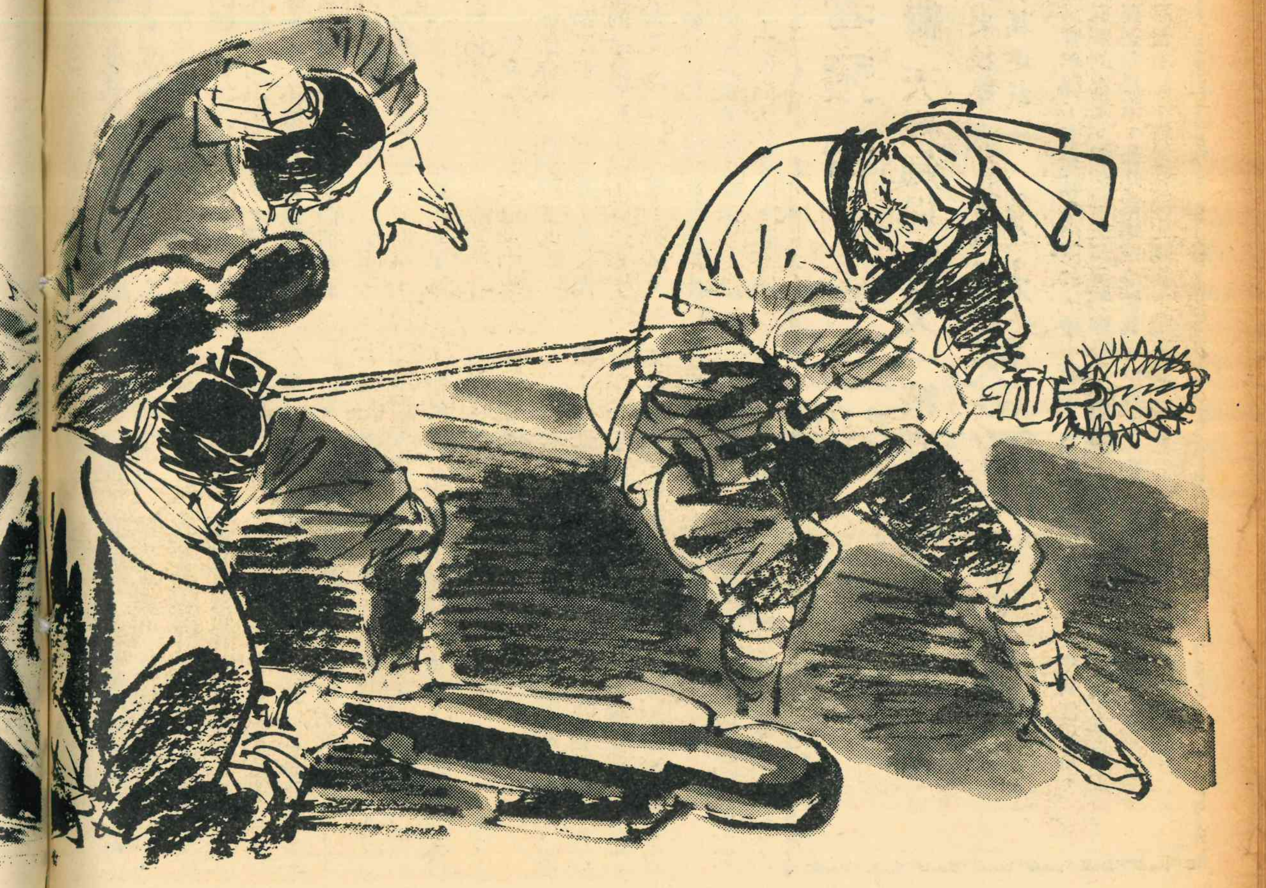
經過這一打擊，元廷不敢再向民間潛力動手了，民間潛力終於日漸壯大，將元虜逐出了中原。

——全書完——

兩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江陽・文
培新・圖

復仇（上）



恩仇難辨情苗長

他的童年美夢在七歲時便結束了。

那年他親眼看見過殺人！

血淋淋的！怪可怕的！

來殺人的是四個兇神惡煞的强盜。

被殺的人却是他的父母。

那年的夏天，天氣很燠熱，沒有風的晚上，他跟爹娘在院子裏納凉。

這是偏僻的鄉間，林裏一間小屋。

廳和寢房連在一起，門前是籬笆搭成的前院，種有兩棵樹。

他在那裏度過短短的童年。

剛懂事，覺得爹和娘都是温和的好人，平時爹總躲在家裏看書，也教他認字，娘在做着家務。

眞想不到他們會死？

會有人找上門把他們殺死！

這晚上，闖進來的四位兇神惡煞的强盜，其中一個是蒙面的。

爹跟他們爭論了幾句，便撲進屋裏拿出一柄亮閃閃的劍衝出來了。

奇怪，以前沒有看見過那把劍，也不知道爹會使劍的。

四人使出兵器圍攻着爹，雙方狂亂地厮殺着。

娘拉着他躲進屋角裏去。

他親眼看見爹遍身浴血，踮踉地走進屋裏來，娘撲過去扶住他，驟地刀光一閃，「刷」地一聲，爹的頭顱飛出，頸項中鮮血直噴如泉，原來那四人已緊躡撲入，一人迅速地揮出了一刀。

爹龐大的身軀軟倒地上，娘狂號着，隨手發出一蓬飛針。

奇怪，以前也不知道娘會射飛針的。

只見烏光一圈，那使三節鞭的把娘的飛針砸飛了，隨即鞭勢一轉，點在娘的前胸，「哎喲」一聲悶哼，娘張口一吐，吐出一股血箭，她楞在那裏，脚也不能再動一步，她的臉痛苦地抽搐着，眼睛鼻子已痙攣地擠在一起，喉頭發出吱咯的嘷聲，跟着，整個人渾身顫抖，雙腿一軟，也攤在地上。

娘手足亂舞的掙扎好一會兒，然後是雙眼翻白，嘴裏血沫汩汩流出，手足一伸，竟也死去了。

爹和娘都死了。

簡直不可思議，一刻之前，他們還是活生生的；一刻之後，爹的頭顱沒有了，娘，也死在血泊之中。

「娘！」

他在陰暗的屋角裏撲出來，撲倒在娘的身體上哭着。

他委實不知道自己會這樣做，心裏很害怕，也很焦急。

「娘！」

可是娘沒有應他一聲。

以前，他曾問過娘，死亡是怎麼一回事？

「不會動，沒有氣息，渾身冰涼，你大聲叫他，他也不會應你。」

娘是不會動了。

他大力地搖撼着娘的身體，摸着娘的手，是冰凉一片的。

娘也沒有應他一聲。

難道是死了？

他哭得更响，跪在娘身傍哭着，似乎是一種天性的本能驅使他去哭。

「噹」一聲，他怔地抬頭一望，看見使鬼頭刀的痲臉漢子剛向自己劈來一刀，而蒙面人却一劍把他的刀封住。

痲臉漢道：「老大，把這小子也宰了吧！」

那痲臉的左眼斜睨着，原來他的眼尾有個三寸長的刀疤。

「不，這小孩是無辜的，殺了他的娘已經過份了。」

他記得那蒙面人的聲音是低沉的，蒼勁的，他想看看他是怎麼個模樣，可是他用黑布蒙着面。只是看見他的腰際繫着一隻鳳形的玉扣。

那持鞭的道：「剷草除根呀！大哥。」

他淚眼模糊地看清楚是個虬髯環頰的漢子，渾身賁起的肌肉，胸前赫然有一顆紅痣，雜在茸茸的胸毛之中。

餘下那一人是身長七尺，高高瘦瘦，垂下的雙手都缺了中指，臉色是慘白的，雙眼翻着藍光，十分可怖。

那眼露藍光的人沒有說話。

又是那蒙面人說的好話，他說道：「算了吧，難道怕這小孩子會找我們報仇？」

蒙面人隨又哈哈的一笑。

跟着，那三人分散在屋子裏四處搜索，好一會兒，又相繼地走出廳來了。

痲臉的手裏拿着一卷東西，說道：「老大，找到了。」

蒙面人道：「咱們走吧！」

這時，四個强盜正要走出門去，他狠狠地盯着他們的背影，陡地看見那身高臉白的回手射出一縷銀白的閃光。

「叮」地一聲响。

他錯愕地呆在那裏，也不會躲避，閃光剛襲到面門了，但見人影一掠，蒙面人已掠到自己眼前，劍一挑，把那襲來的鐵筆挑飛了。

只是電光石火一刹那間的事，他迷惘地似乎帶着感激地望向那蒙面人。

蒙面人却望也不再望他一眼。

「走！」

蒙面人低叱着，那三人身形一幌，已掠出門外去，蒙面人也身形一幌，飛身而出。

留在屋裏的，只有兩具屍體，一個跪在地上嚇得再哭不出來的七歲小孩。

那殘留的燭光掩映，他覺得一切一切，太可怕！太可怕了！

× × ×

這十三年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活下來的，像一隻孤獨的小狼，徜徉在茫茫的曠野。

這就是十三年逝去的歲月。

他到處去求乞，吃着人家的施捨。

他偷偷地在菜地裏挖掘地瓜。

後來，他學會了在山上野獵取鳥獸，在河涌裏捕魚。

他就這樣活下來。

就這樣一天天長大了。

飽嚐着飢餓、寒冷、孤單、絕望的滋味，偏又沒有死。

他的心裏時刻想念着死去的雙親。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聽進了這一句話，對了，那是當他十四歲那年，他混進一座城鎮裏行乞，在城隍廟傍看見很多人在聽說書，那說書的老先生娓娓地說着一個故事。

故事是說一個人去報仇。

他雖然站在人羣外遠遠的去偷聽，可是說書老先生這句話牢牢的釘進他的腦子裏。

他也依稀地記得這故事，主人翁父母被仇家所害，便跑去尋訪名師，苦學武技，待學成之後，便去找尋仇家，報殺父母之仇。

從十四歲那一年起，他開始萌生着拜師學武的念頭。

是說書老先生給他啓發？

他沒有忘記那四個强盜，那痲面的左眼角有一記刀疤，那虬髯環頰的胸膛有一顆痣，那白臉身長的兩手沒有中指。

還有，那蒙面人，腰際的鳳形玉扣。

那低沉蒼勁的聲音。

「這小孩是無辜的……」

是蒙面人這句話讓他活下來。

他該恨？還是去感激？

× × ×

在十五歲那年，他在一座山嶺遇上一位老人，那時他在追逐一隻麋鹿。

他很瘦削，却很敏捷，在求生的本能中無形地不斷地鍛鍊了自己。

他飛身掠上樹椏，然後左手拉住樹枝，借力一彈，身形像箭似的激射過去，右手持着的木棒已凌空點下，看來這麋鹿是難逃一死，他也該有一頓豐富的午餐了。

不知道怎麼的，斜刮來一縷勁風，他的木棒也力不從心的點不下去，身形也陡地墮下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孩子，你跌痛了嗎？」

林中走出一位老人，鷄皮鶴髮，仙骨道風，倒

是臉含笑意，態度很是和藹。

他陡地想起了拜師的事，忙翻身雙膝一跪，連叩了幾個响頭。

那老人問道：「孩子，你這是幹什麼？」

「小的求師父收留我做個徒弟。」他訥訥地說了這句話。

「收你做徒弟？你想學什麼？」

「想學武功。」

「學甚麼武功？」

「我……我也不知道。」

他拙笨的態度令老人笑開來了。

老人道：「哈哈哈，好吧，你要學，我也不妨敎敎你，看你爲人倒是純厚樸實，也有些可憐。」

他道：「師父是肯收我這個徒弟了。」

他大喜過望，又連叩了三個响頭。

老人道：「慢着，我倒想問你一些事。」

「師父請問好了。」

他口口聲聲的叫師父，這點倒證明他是個並不太笨的孩子。

老人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爹跟娘早死了。」

本來爹跟娘叫他做珠兒，聽起來豬兒豬兒的，怪難聽；此外，他也沒聽過爹跟娘對他提起是姓什麼的。

老人道：「原來你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老人嘆息了一聲，好像是同情他了。

「是的，師父，爹跟娘被人殺死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學好武功，將來替爹娘報仇！」

他一口氣把從說書先生的話重覆再說一遍，竟也琅琅上口。

「唉。」那老人悠然長嘆一聲，接着道：「怨怨相報何時了，孩子，何苦哩。」

「師父，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他重復說道，陡地腦際湧現起父母慘死的情形，又不禁熱血沸騰。

「哈哈，好有志氣！」

料不到老人誇耀了他兩句。

他仍舊伏在地上不動。

「起來吧。」

那老人吩咐他道，他慢慢站起來。

「我的房子就在那邊林間。」

老人伸手指引着，現在，他總算有個追隨的人，有個敎導他的師父，有一處定居的所在了。

× × ×

跟師父學武五年，已得師傳十之七八，他已是二十歲了。

一天，師父叫他入室，有事吩咐：

「阿棄，你武功不弱了。」

師父說着，阿棄是師父給他取的名字。

「師父……」

他猜忖師父話中有因，正想說句什麼的，師父已緊接地說下去道：「你要報父母之仇，那就下山吧。」

阿棄道：「師父，我想……還是追隨你，服侍你老人家。」

老人道：「不，爲師的快有遠行，此去無牽無掛，你還是下山吧。」

「師父……」

「不必多言。」師父截住他的話，更堅決的說道：「阿棄，學以致用，你要報仇，也該及鋒而試了。」

他終於應聲道：「是。」

他學武五年，也有些技癢，況且師命不可違，乃終於答應了。

老人又道：「只是有一件事，你不可或忘。」

「請師父敎示。」

老人道：「我授你武技，决不可妄殺一人！」

「徒兒知道。」

老人道：「要行俠仗義，鋤惡扶弱。」

「徒兒知道。」

老人道：「那麼你就快下山吧。」

師父言罷，便遞給他一把劍，拔劍出鞘，看見劍身映耀一片湛然青光，的確是一柄寶劍。

「謝謝師父。」

他接劍跪地叩頭，隨卽站了起來，却又有些不捨地道：「師父，徒兒此去，何日得再見仙顏？」

「哈哈。」老人白眉軒動，朗然一笑道：「那要看緣份了，你我師徒相依五年是緣份，將來能否再見，也要看緣份，阿棄，何必作兒女態，快下山吧。」

× × ×

他又重新過着四處遊蕩的生涯。

這種生活對他來說並不陌生。

只是他現在身手不凡，再不是孤獨的小狼，該是隻猛虎了。

他並不覺察到自己的技業驚人，還是到達南陽城的一天，街上有幾個地痞覬覦着他的寶劍。

一大漢道：「小子，你身背寶劍，定是個會家子吧？」

眼前擋路的是個粗黑漢子，身裁魁梧，腰揷一柄單刀，嘴角含着譏笑，眼露殺機。

阿棄的四周也有幾個地痞冷笑地包圍着他。

「讓我走！」他低沉地說了一聲，却惹來了地

痞們一陣哄笑。

「哈哈，你走可以，可要留下那把劍。」那粗黑漢子說着時，已伸出蒲扇似的大手往劍柄抓去。

阿棄忍無可忍，陡地出手了。

「蓬」地一聲响，那粗黑漢子已像隻斷綫紙鳶，直飛出二丈之外，跌坐地上，喘息不已。

也算是阿棄手上留情，不然那地痞胸前肋骨不斷掉兩三根才怪。

只是傍邊那幾個地痞不知好歹，竟然一聲吶喊，各自拔出尖刀，齊向阿棄攻去。

阿棄身形一挫，右腿一伸，旋風似的掃了一個圈，「劈拍」連聲雜着幾聲慘叫，只見那幾個地痞齊齊跌出一丈之外，各自蹲着撫腿呻吟，大概是腿骨被阿棄踢斷了，都站不起來。

阿棄見自己一出手之間，便已傷了好幾個人，心中不禁一怔，他生平未曾打過架，這倒是第一次跟人相搏。

他心懷歉意，也不願在那裏逗留下去，掉轉身急步走了。

走進一條小巷，耳朶聽見背後有步履聲，他警覺地回過頭來，見是一位態度和藹的中年人，那人衣服華麗，舉止雍容。

中年人見阿棄怔地回過頭來，忙上前拱手道：「閣下抱打不平，義氣干雲，在下十分佩服。」

阿棄微覺愕然，道：「什麼抱打不平？」

中年人道：「剛才那幾個人是無賴地痞，平日作惡多端。」

阿棄倒是歉然，道：「我並非要打架，只是他們先出手。」

中年人道：「在下正想結交閣下這位朋友，請往酒家飲杯水酒一叙如何？」

阿棄無可無不可的點頭了，於是隨着那中年人往酒家去。

在酒家中，那中年人自道姓名叫張四海，是一位商人，要押一批貨往洛陽去，剛巧這條路上並不平靖，盜賊烽起，他請求阿棄陪他往洛陽一趟，沿途保護，並願意付給阿棄重酬。

阿棄並不在乎酬金，他爲人素來是隨遇而安，也想四處走走，好訪尋仇人的，聽了張四海的話，也就一口答應了。

× × ×

張四海僱了一輛馬車上道。

老車伕揮鞭趕着馬兒，阿棄本是與張四海安坐在車中的，他奇怪着張四海並沒有押什麼貨，車裏就只有一個包袱。

阿棄也不喜歡多問，他是喜歡沉默的。

只是他平時慣於走路，安坐車中反而渾身不自在，況且馬兒走得太慢了。

「我下車走路。」說着，阿棄便輕身跳下。

張四海來不及阻止，也只好由他去了。

張四海其實不是個好人，他是洛陽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三寸追魂」顏洪手下一位頭目。這次，張四海押運一顆夜明珠往洛陽獻給顏洪，風聞途中有人要截刦這顆夜明珠，看見阿棄雖然技業不凡，却是個性子單純的少年，便臨時拉了他做伴兒。

阿棄走在路上，比馬兒跑得還快，臉也不紅，氣也不喘的。

好容易走了二十多里路。

這正是平原上一片青紗帳起的時候，陡地一條人影掠出，如飛的直撲往馬車上，身形的矯捷迅疾，殊足驚人。

車上的張四海手一揚，撒出三枚毒蒺藜，掠來的人影凌空一翻身，堪堪避過，却已隨手拔劍一刺，眼見張四海要立斃劍下。

電光石火的刹那間，阿棄已腰身一彈，激射而來，身劍合一，襲向那人之背。

那人像背上長有眼睛似的，身形一扭，翻跌地上，剛避過阿棄一劍。

站穩地上，赫然是位標緻的少女，穿着粉紅色衣衫，一雙水伶伶的大眼睛，嘴角掛着一抹嬌俏的微笑。

那少女用劍尖指着阿棄問道：「你是誰？」

這一來，倒把阿棄問得滿面潮紅，答不出話來，他呆呆地楞在那裏。

他是生平第一次跟一位美麗的少女面對面，她的微笑是甜美的，令他心悸的。

少女又道：「喂，你是誰？爲什麼揷手管這樁事？」

原來少女不知道他是跟車上人一道的，以爲他是過路人，所以這樣地問他了。

只是阿棄却想不出該怎樣回答，仍是呆呆的楞着。

「你是啞巴？」她輕罵了一聲，回頭一望，看見馬車已飛馳而去了，想是張四海見勢不妙，忙策馬要溜的。

少女嬌叱一聲，身形一拔，也如飛似的掠追過去，倒是阿棄也展過輕功，如影隨形的緊躡在她背後。

少女心中暗怒，「刷」地回手一劍，竟是凌厲已極的鳳點頭招式，她是存心要把阿棄傷在劍下。

阿棄去勢正疾，眼見避無可避，迎劍一擋，「叮」地一聲，二劍相交，阿棄用上八成眞力，那少女嬌呼一聲，竟然翻跌在路傍。

「颼颼颼」地幾枚毒蒺藜也激射而至，原來是車上的張四海射出的，少女花容失色，正要縱身滾避，電光石火之際，眼前劍光一圈，「叮叮」幾聲，那些毒蒺藜全被砸飛了。

少女訝然一望，見是阿棄出手相救的，剛才他不讓自己去擊殺姓張的，如今又不讓姓張的暗算自己，他究竟是站在那一邊的？

少女正好生奇怪地忖想着。

這時，張四海已走出馬車，右手裏拿着一柄刀，左手指着少女，面對着阿棄，大聲叫道：「快宰了她！」

阿棄只是木然不動，他不願意去傷害這位美麗的少女，況且，他也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命令。

少女冷哼一聲，道：「憑你也配？」

剛說完，便已一扭身形，斜掠過去，竟繞過阿棄，直撲向張四海。

少女手一抖，幻起幾朶劍花，直刺張四海全身幾處大穴，張四海慌張地用刀招架，「刷」地一聲，肩部被劃破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張四海忙翻身一滾，直滾往阿棄身傍。

少女待再發劍刺去，阿棄已倏地出劍封住。

阿棄的臉漲得通紅，訥訥地說道：「姑娘，走吧。」

少女訝然一笑，道：「你不是啞巴。」

仍有些不服氣，劍尖往阿棄橫封的劍身一彈，身形直竄過去，竟是反手一劍，是貼身的劈殺招式，劍芒漫起，竟把阿棄及地上的張四海全罩在劍芒之內。

阿棄倒是不在乎地提劍一迎，「嗡」地一聲响，少女被震得連退幾步，才拿樁穩住身形。

她知道眼前這少年身懷絕學，也不敢戀戰下去，便冷哼一聲，轉身直竄入青紗帳裏，瞬間便失去踪跡。

× × ×

張四海與阿棄安抵洛陽，但見通街大道，車馬來往，行人熙攘，十分熱鬧。

阿棄東張西望，看得入神。

不久，馬車抵達一巨宅門前，張四海付了車資，便邀阿棄入內。

張四海伸手揖讓道：「阿棄哥，請進吧。」

阿棄抬頭一望，見朱門石階，氣派不凡，不禁有些茫然失措，道：「進去？」

張四海微微一笑，道：「正是，待小弟替你引見主人。」

阿棄道：「誰是主人？」

張四海道：「是我家主人顏洪顏大爺。」

阿棄沉吟一下，道：「好吧。」

他又是無可無不可地點點頭，便跟着張四海走進去了。

走過數重院落，前面便是一華麗已極的內廳，門口站着兩排勁裝持刀的護衞。

張四海叮囑阿棄在門外稍候，自己便恭恭敬敬地走進去，雙手遞上一精緻木盒，廳中端坐的人打開木盒，陡地光華四射，盒內原來盛放着一顆夜明珠。

那明珠的光輝映出那人的臉，竟是慘白可怖之極，而他的雙手都缺去中指，站在門外的阿棄看得清楚，認出他就是那四位殺父仇人之一。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阿棄想起「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句話，陡地血氣上湧，狂怒不已。

他大踏步上前，却被四名護衞擋住。

阿棄雙臂一揮，那四人像斷綫紙鳶似的被摔出一丈之外，跌在院中假山之上，頭青臉腫的怪叫連聲。

這時廳內和院中的護衞多人齊舉刀槍把阿棄圍住，阿棄身形一彈，竟從密麻麻的人頭上掠飛過去，已撲進內廳之中。

那人站起，果然是身長七尺，臉色慘白如紙，眼中藍光暴射，露出訝然之色。

那人喝道：「你是誰？」

張四海已搶前攔在中間，向阿棄拱手道：「阿棄哥，這位就是顏洪顏大爺。」

言下之意，似暗示阿棄不可無禮。

阿棄冷笑一聲道：「我不管他是顏姓什麼的，我只知道他在十七年前，殺了我的雙親！」

此言一出，嚇得張四海臉色大變，怔然退開三步之外。

顏洪雙眼中藍光閃爍，沉聲道：「誰殺害你雙親？」

阿棄道：「我認得是你和其他三人。」

顏洪臉色一變，道：「你就是那小子？」

阿棄道：「正是，皇天有眼，今天特來向你討還血債的。」

顏洪怒斥一聲：「休想！」

他的雙手箕張，射出兩縷銀白閃光，原來是兩支鐵筆。

阿棄冷笑一聲道：「果然是你！」

手中劍捲出一道寒光，「叮叮」兩聲，阿棄的劍已把射來的兩支鐵筆砸飛。

顏洪手底並不怠慢，在阿棄用劍迎擋鐵筆之際，陡地從腰間抽出一條烏金軟索，往前一揮，宛如一條靈蛇一般，攔腰中路向阿棄襲去。

這烏金軟索是顏洪從南疆採用百毒之英藥煉而成，十分歹毒，只要被它掃中一鞭，一時三刻之內，定要毒發身亡。

阿棄見顏洪出手迅疾，也吃了一驚，忙斜掠一步，堪堪閃過，背後有數名護衞衝上，刀槍齊舉，阿棄回身一劍掃去，劍芒一閃，血光立現，那幾名護衞齊齊慘叫一聲，倒斃地上。

顏洪之烏金軟索翻起狂風七式招數，如風捲雲湧似的襲來，因爲軟索是長兵器，施展在顏洪手裏，可硬可軟，有時像一柄纓槍似的連點起十數朶槍花，罩向阿棄全身大穴，有時如蒼龍翻騰，靈蛇吐信，但見烏光漫影如山，層層向阿棄襲去。

虧的是阿棄身手矯捷，左閃右躲的，他並不急於進攻，想要等待顏洪的招式用老了，然後尋個空隙直攻過去。

冷不防阿棄閃騰之際，張四海陡地發出一蓬毒蒺藜，阿棄聽風辨器，忙反手劍光一圈，將那蓬毒蒺藜砸飛。

却聽得「撲」地一聲，接連着一聲慘叫，原來在路上遇見的紅衣少女已如大鳥掠至，一劍將張四海刺死。

顏洪一見少女出現，臉有驚懼之色，回身往內便跑，阿棄待要追去，十數名護衞已湧來擋住，阿棄左右劈殺，殺出一條血路，直往內追去。

只見內進一層院落，顏洪正爲一陌生中年人截住，那中年人也是用劍的，二人厮殺得十分激烈，陌生中年人的劍術十分神妙，怪招迭出，顏洪身中數劍，快要落敗。

阿棄身形一幌，疾掠過去，「刷刷」數劍，顏洪招架不住，右手連同那烏金軟索竟被削斷，登登登的連退數步。

顏洪像一隻垂死的野獸，陡地軟跪在地上。

阿棄持劍一指，喝道：「快說，其他三人匿居何處？」

顏洪左手抬起往阿棄身傍的中年人一指，嘴巴噏動着想說話似的，陡地左手箕張，又射出一支鐵筆，電閃似的襲向阿棄。

阿棄一時不提防，險些着了道兒，虧的是那中年人長劍一挑，把那襲來的鐵筆砸飛了，「撲」地一聲，鐵筆倒射進顏洪的心窩中。

顏洪悶哼一聲，立時倒斃地上。

那中年人走前從顏洪懷中取出那顆夜明珠，這時，少女亦已走進來。

少女問那中年人道：「爹，東西到手了？」

中年人點點頭。

阿棄楞然地呆立一傍。

少女嬌笑一聲，走過來對阿棄道：「剛才爹救了你一命，你還不上前道謝一聲？」

阿棄如夢初醒，怔然問道：「他是你的爹？」

少女道：「怎麼不是。」

這時，中年人招呼着少女道：「孩子，咱們走吧。」

說完，中年人與少女便騰身上屋，越牆而去。

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阿棄的思潮又恍惚倒轉往十二年前去……

那中年人長劍一挑的招式，正像是當年救自己一命的招式。

他那低沉蒼勁的聲音，又是如此熟悉。

那麼，這中年人難道也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又怎會這麼巧，竟然是這少女的父親？

想起那少女，阿棄心中一陣蕩漾，奇怪的，他從來沒有過這種微妙的感情，他一向是孤僻的，落寞的，從沒有喜歡過任何一個女子，而這次，遇上這紅衣少女，倒令他對她起了愛念。

× × ×

在阿棄神智清醒之後，他馬上越牆追踪，他是追踪着殺父仇人？還是追踪着那心愛的少女？

這對父女的輕功不弱，竟然在三岔口處，便失去踪跡。

阿棄是天賦一種本能，就像一頭野狼追踪着的獵物，追到了風沙鎭。

這是一個寒傖的鎭甸，只有兩條街，街上有兩家客棧和三幾家飯店。

阿棄決定在風沙鎭守候着，他心中有一種微妙的感覺，他相信，他會在這小鎭甸上遇見那紅衣少女。

已經是黃昏了，阿棄感到飢餓，他在飯店買了兩個饃饃，便蹲在鎭外一棵大樹下啃着。

他習慣這種飢餐露宿的生活。

很滋味地啃着饃饃，眼看着西邊紅霞映天，暮色已近，野外的虫鳴漸起。

陡地，他站起來，因爲他看見一個紅色的影子，在街那頭消失了。

他疾迅地奔過去，只見街道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

他慢步走去，走到一家飯店門前，探眼望進去，赫然見紅衣少女在內。

紅衣少女名叫梅雪艷，她的父親是負有盛名的金輪劍客梅威，當年與銀輪劍周和號稱金銀雙劍，只是十數年前周和已匿跡江湖，曾惹起江湖人仕忖測一番。

梅雪艷是一個天眞爛漫的少女。

她一直跟隨父親生活着，所以她崇拜着爹的心

理是很自然的。

爹也一直把她當心肝寶貝的，學藝這麼多年，才頭一次叫她跟隨自己行走江湖，先是叫她刦取一顆夜明珠，終算在洛陽城得手了，跟着是來到這偏僻小鎭，爹說要找一位姓焦的仇家。

梅雪艷有些難以明白的是爹爲什麼要刦取那顆夜明珠？爲什麼要殺死那姓顏的？

她雖然是有所懷疑，却始終相信爹是對的，爹是天下間最好的人，他做什麼事都是對的，他刦取夜明珠和殺死那姓顏的，一定有他充份的理由。

只是倏然地想起了遇見的少年，瘦削的却是身手不凡的，在路上，自己栽在他的手底下，他不但對自己毫無惡意，反而出手相救了。

不料在顏家巨宅又碰上他，他却跟姓顏的在生死搏鬥。

爲什麼他替姓顏的護送那顆夜明珠？

爲什麼他又跟姓顏的搏鬥？

眞是令人費解？

梅雪艷剛涉足江湖，便遇上了許多敎她莫明其妙的事。

只是倏然地想起了那少年憂鬱落寞的眼神，她的內心激湧起一種莫明其妙的衝動。

是自己有些喜歡他麼？

生平沒有喜歡什麼人？娘早死了，只有爹，如今，自己難道對一位陌生的少年有了好感麼？

梅雪艷禁不住啞然失笑了。

她陡地想起了在路上，那少年對她呆楞楞的傻樣子。

他不會是個壞人！

她心裏如此想着。

在飯舖中，梅雪艷對店夥要了幾隻菜，待吃飽肚子，便要返回客棧去等待爹，爹跟她約好的，約好今晚夜探焦家莊。

料不到在飯舖中會碰上些麻煩，也料不到會又碰上他。

× × ×

號稱「塞外三虎」的解氏兄弟要往焦家莊拜見外號「鬼手魔刀」的焦獨，途經風沙鎭，三人打算飽餐一頓，然後再趕路的。

不料在飯舖中會碰上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三兄弟也就悠然地起了歹念。

首先說話的是馬臉倒掛眉的解老二。

他睨了那邊坐着的梅雪艷一眼，跟着湊過去跟兩位兄弟低聲道：「老大，老三，你們看那妞兒多俏。」

三角眼的老三淫邪地一笑，道：「的確沒有看走了眼，中原的妞兒比塞外的俏得多。」

獅子鼻，濃眉大眼的老大陡地哈哈狂笑，大聲道：「好極了，老二，你就過去請她過來，跟咱們兄弟喝幾杯！」

說着，老大捧着碗大口的喝酒。

老二不敢怠慢，隨卽起身走過去。

梅雪艷早就聽見老大說的話，她心裏的氣，却沒有馬上發作。

解老二施施然走過來。

他對梅雪艷嬉皮笑臉的，道：「姑娘，咱們老大請你過去喝酒。」

梅雪艷狠狠的瞪他一眼，却沒有說話。

解老二以爲美人青睞，反而有些飄飄然的，便伸手要去扶她。

不料手剛一搭在梅雪艷臂上，梅雪艷手底一翻，借勢一拉，竟把龐大的解老二直抛過去，「嗙喇」一聲，他整個身軀直把一張桌子壓破了。

梅雪艷露出這一手，倒嚇了解老大和解老三一驚，就是躲在飯舖門外偷窺的阿棄，他也禁不住心中喝采。

阿棄不跑進飯舖來，是爲了自己吃飽了，也爲了不想在梅雪艷跟前露了行藏，所以他躲在飯舖門外偷窺着。

這時看見解氏三兄弟已惱羞成怒，各自拔出兵器，把梅雪艷圍在中心。

那解老二是個銅皮鐵骨，一身橫練功夫，剛才梅雪艷出其不意，把他抛撞在桌子上，那厚木造成的桌子是粉碎了，解老二身上倒不傷分毫。

解老二一不小心，吃了個大虧，自是惱怒已極，便「颼」的一聲，從腰間拔出一把彈簧鐵尺，這彈簧鐵尺看來只有一尺四寸，運用起來，却是可長可短，短時可當點穴橛用，待要長時，只要一按彈簧，陡地伸出一尺八寸的兩刃梭劍，常常在對方不提防下，便被解老二刺個正着，血濺五步。

解老大使的是一柄倒鈎短戟，解老三使的是流星鎚，「塞外三虎」的武功以歹毒闖名，尤其是解老大，滿身都是暗器，塞外的英雄好漢不少栽在他們兄弟手裏。

三人把梅雪艷圍住，店夥剛巧要端菜上來的，睹狀嚇得回頭便跑，與掌櫃的一起躲進裏面不敢出來。

解老大一踏步上前，便開口罵道：「哼！你是吃了豹子胆，把我們塞外三虎也不放在眼內。」

梅雪艷神色鎭定，妙目一轉，逐個打量着眼前這三個粗漢，隨又冷冷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三個窩囊。」

解老三當堂也氣得呱呱叫：道：「好刁的丫頭

，胆敢辱罵我們，非教訓你不可！」

解老二已一擺手中鐵尺，喝聲道：「上！」

話剛說完，三般兵器，已向梅雪艷迎頭砸下，梅雪艷不敢硬接，身形一幌，竟是旱地拔葱躍起一丈。

「隆」地一聲，解老三的流星鎚不但把面前的桌子砸得粉碎，也把石板地砸得一個窟窿，解老大和老二倒變招得快，短戟和鐵尺已「颼」地往上削去，直想把梅雪艷的雙腿削斷。

倒是梅雪艷身子不弱，已凌空拔劍，一招「倒捲青雲」往下迎擋。

「叮叮」兩聲兵器交擊之聲，梅雪艷又已借兵器相交之勢，身形如行雲流水般似的直蕩過去，人已蕩往另一張桌子之上。

隨卽一腳將桌上的醬油瓶子碟子筷子筒子踢得直飛過去，宛如漫天風雨一般，解老三閃避不及，臉上身上儘是些醬油，好不狼狽，那些碟子筷子直襲過來，把他打得很是疼痛，呱呱怪叫。

老大老二又已斜掠閃身，二人分左右夾攻梅雪艷，老大施展的倒鈎短戟密如驟雨，老二一按彈簧，鐵尺變了兩刃劍，也施展得撥風不入，迅疾凌厲之極。

梅雪艷一出手便佔了上風，正在洋洋得意，誰料被老大老二一輪急攻，才發現敵人武功不弱，只好提起精神，掄着手中利劍，左右招架，亦堪堪打個平手。

這時解老三抹乾淨臉上的醬油，也上前舞動流星鎚，加入戰團，這流星鎚是重兵器，梅雪艷不敢硬接，迫得左右閃騰躲避，可憐的是這家飯舖內的桌椅傢俬，被解老三的流星鎚砸得稀巴爛，躲在厨裏偷窺的掌櫃看了，好不心痛。

三人戰住梅雪艷一人，雙方鬥了四五十回合，梅雪艷鼻孔沁汗，自知纏鬥下去，吃虧的準是自己，於是咬着牙，把劍勢使得更緊密，剛巧解老三一招「流星趕月」的直抛過來，梅雪艷側身閃過，人已借着這空隙直撲而出，「刷」地一劍，竟把解老三左肩削去一塊肉，鮮血直冒。

解老三忙抽身躍退，梅雪艷也趁勢撲出，身形一幌，待要掠出門外去，不料解老大手一揚，射出九枚喪門釘，九縷銀光一閃，直射梅雪艷的心背腿彎各處，梅雪艷以逃走心切，待發覺背後陰風襲至，情知不妙，待要滾地閃避之際，不料眼前人影一幌，門外的阿棄已飛身撲入，手中劍一揚，一道銀光，九枚喪門釘已全被砸飛。

梅雪艷見進來的人是阿棄，不禁又驚又喜。

× × ×

解氏兄弟見門外掠進一位陌生少年，身法迅疾，又見他手中劍一揚，卽把老大藉以揚名江湖的喪門釘全部砸飛，顯見武功不凡，三人不由得一怔。

解老大乾咳一聲，上前一抱拳道：「這位朋友貴姓大名？」

阿棄冷冷一笑，道：「何必多問。」

解老二一挑眉毛，勃然怒罵道：「小子，咱們瞧得起你才問你，難道你是沒名沒姓。」

阿棄最忌的是別人譏笑他沒名沒姓，臉上不禁一紅。

解老三剛才吃了梅雪艷的虧，肩頭敷了金創藥，方才止得血，心頭仍是怒火如焚。

他挽着流星鎚，上前對老大道：「老大，這小子偏多管閒事，別跟他多嚕嗦了。」

解老大以風沙鎭是焦獨的地頭，仗着「鬼手魔刀」的威勢，也就決心跟阿棄打一場，因此對老三點一點頭。

解老三陡地一擰手，流星鎚「呼」地一聲直抛過去，正向阿棄迎頭砸下。

阿棄身形往斜一掠，堪堪閃過，隨手一劍，「錚」地一聲，解老三的流星鎚鏈子竟被削斷，那鏈子是烏金打成的，堅韌無比，難道這小子手上那柄是削鐵如泥的寶劍？還是這小子的內功修爲極深，劍身貫注眞力，的是駭人？

不但解老三怔地連退三步，老大老二也嚇得各自一怔。

解老大知道不能善罷，也就與老二打了一個眼色，各自低叱一聲，分左右夾擊，兩人一出手便立施殺着。

阿棄毫不在乎的左右招架幾下，暗運眞力於劍，「錚錚」兩聲，老大的短戟和老二鐵尺上的尖刃立被削斷，二人立卽抽身躍出劍芒之外。

「走！」

解老大對兩位弟弟招呼一聲，三人狼狽地竄窗而逃。

不過十招八招之間，阿棄便把「塞外三虎」打發走了，站在一傍觀看的梅雪艷看得好生羨慕，心裏暗中喝彩，却仍舊死要臉子的埋怨着阿棄，道：「瞧你，我本來要把這三個壞蛋引出街上，好把他們宰了的，你一進來，就壞了大事！」

總算是助她一臂之力，反被她埋怨了，阿棄一時倒楞住了，好容易才訥訥而言道：「對不起，姑娘……」

還想說幾句解釋的話，却又想不出該怎麼說。

這時，躲在厨房裏的掌櫃和店夥已忽忽走出來，二人看見飯舖裏桌椅什物俱被打得破破爛爛，便哭喪了臉地向阿棄和梅雪艷走來。

那掌櫃一揖到地，眼中含淚道：「兩位客倌，小店被你們剛才一場打鬥，打得破破爛爛的，教小人今後何以營生？」

言下之意，是乞討賠償了。

阿棄聽了，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窘極了，也爲了他平時省吃儉用，腰包裏也沒有存幾兩銀子之故，所以眞是十分尷尬，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梅雪艷只是輕輕一笑，把一錠銀子抛給那掌櫃的，道：「這十兩銀子算是賠你損失，剛才本姑娘點了的菜，煩你快端上來，還打上兩斤好酒，我要跟這位公子喝一杯。」

掌櫃接過銀子大喜道：「謝謝姑娘，請過來，那邊還有一張好桌子。」說着一邊伸着手揖讓着。

梅雪艷也就落落大方地挽着阿棄的手，拉他過去坐下。

阿棄生平是第一次給女孩子挽着手，當堂是窘得滿臉通紅了。

只是不由自主的，他是跟着梅雪艷走過去坐下了。

不一會，店夥和掌櫃殷勤地端上酒菜和杯筷，梅雪艷親自替阿棄倒上一杯酒。

梅雪艷又替自己斟上一杯酒，雙手捧杯，道：「先乾爲敬，我敬你一杯。」

言罷，梅雪艷仰首一飲而盡，爽朗之處，不讓鬚眉。

阿棄仍是坐立不安地楞在那裏。

梅雪艷不禁啞然失笑，道：「喝呀！難道你沒有喝過酒？」

禁不住對方言語相激，阿棄只好捧杯飲了，覺得酒的味道辛辣，有些不好受，却不願示弱，嗆着喉嚨也强飲下去。

梅雪艷給他挾了一塊鷄腿，道：「吃點菜。」

給對方這麼殷勤招待，阿棄有些難爲情，加上酒力上頭，阿棄的臉漲得更紅了。

他仍忘不了正事，跟踪這紅衣少女，主要還是打聽着殺父仇人的下落。

阿棄訕訕地問道：「姑娘……」

梅雪艷道：「你想問些什麼？」

阿棄道：「跟你在一塊兒的男人……」

梅雪艷道：「哦，你是說我爹？」

阿棄道：「令尊大人現在何處？」

梅雪艷詫異地打量他一眼，說道：「你認識我爹？」

阿棄爲人率直，不會說謊，訕訕地道：「倒是不認識，隨便問問吧了。」

他啃着鷄腿，覺得味道很鮮美，也就細細咀嚼着。

吃完，她又給他挾一塊魚，說道：「多吃一點吧。」

她顯得很殷勤，他只顧低頭吃魚。

梅雪艷又道：「你要是想見我爹，今晚到焦家莊吧。」

× × ×

夜凉如水，一彎明月，偶而被陰雲遮掩了，四周一片暗沉沉的。

阿棄摸索地到了焦家莊，他料不到在這寒愴偏僻的風沙鎭附近，竟會有這偌大而建築宏偉莊院。

圍牆高也二丈，牆內但見樓閣相連，庭院重重，一個莊院，便佔了十數畝地，想見焦家莊規模之大。

阿棄施展輕功，穿過廊廳，轉瞬已穿過數重庭院，遙見前面是一座以白玉石爲階，氣象萬千，雕棟雕樑的廳堂。

那廳堂有勁裝持刀之護衞多人守着，想是莊主人所在處，阿棄本來也不識得焦家莊莊主的，只是在飯館裏聽梅雪艷說起，她的爹要來會會那主人。

究竟莊主人是誰？

梅雪艷的爹又怎會前來會莊主人的？

阿棄腦海裏湧現出這兩個疑問，他便縱身一跳，直竄上瓦頂。

他蹲在瓦頂守候着，一邊在盤算着，假如見到梅雪艷的爹，該怎麼辦？

既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却又是當年仗他一句話，留下了自己這條命，是仇人？還是恩人？

阿棄的心裏好生矛盾，又想起了梅雪艷，這個大眼睛，嘴角掛着一抹微笑的少女，自己着實喜歡她。

阿棄想到了梅雪艷，心中便悠然生起甜絲絲的感覺，似乎是愛情的魔力，令他對報仇的念頭也動搖起來了，他不願意殺死梅雪艷的爹，只想找他談，當年父親被殺的眞相，是怎麼一回事。

在飯舖的時候，他曾告訴梅雪艷有關自己的身世，梅雪艷很同情他，她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會殺死阿棄的父母，還天眞地對阿棄道：「爹是一個很好的人你不妨找他談談，也許他會幫助你去報仇！」

現在，阿棄便守候在瓦頂上，等待着梅雪艷的爹。

奇怪的是她的爹仍未出現，低下廳堂裏却出現了幾個人，首先映入阿棄眼簾的是曾在飯舖裏會過的「塞外三虎」和另外幾個僧儒道打扮的武林高手，跟在最後出現的，赫然是個麻臉刀疤眉的中年漢子。

阿棄陡地想起了父母慘被殺死的一幕，當時父

親就是被這麻臉人一刀削去頭顱的，想到這裏，阿棄不由得血氣上衝，眞想撲下去拚個死活，隨後又回心一想，見廳堂中人多勢衆，那麻臉漢的武功也不弱，自己雙掌一劍，未必鬥得過他們。

阿棄便索性坐着待梅雪艷父女的來到，再作道理。

奇怪的是梅雪艷的爹眞是當年的蒙面客的話，他跟這麻臉漢和已死的顏洪是一夥的了，何以在洛陽，梅雪艷父女要幫助自己，合力的把顏洪殺死？那麼梅雪艷說過她爹爹要來焦家莊，難道是要來找這麻臉漢？

阿棄仍不能化解掉心中疑慮，這時，却看見底下廳堂中的人，已分別坐下。

麻臉漢端坐正中，他今天穿着繡金的紫袍，很有威儀，兩傍分別坐下八人，「塞外三虎」竟是陪着末座，想是其他五人，輩份和武功都比「塞外三虎」爲高。

麻臉漢甫一坐定，便向兩傍拱拱手，說道：「今天各位大駕惠臨敝莊，是有一事，要請各位鼎力相助。」

左首上座的是位獨眼道士，頭戴道冠，身穿水火袍，他單掌當胸，稽首答道：「焦莊主有言儘管吩咐好了。」

躲在瓦面上的阿棄聽見道士這麼一說，便知道麻臉漢是莊主焦獨了。

焦獨哈哈一笑道：「難得凌虛道長此言，各位不愧爲小弟多年知己。」

右首那邊一個頭戴儒巾，手執摺扇之中年文士開口道：「莊主不必客氣，請問今日相約，是爲何事？」

焦獨陡地臉容一肅，輕嘆一聲道：「三寸追魂顏兄已爲梅威所害！」

兩傍的人一聽此言，俱覺大驚失色。

一身穿僧衣的束髮頭陀霍然站起，怒道：「焦莊主，眞有此事？」

焦獨點點頭，道：「金輪劍梅威且揚言今晚前來探莊。」

此言一出，全廳登時鴉雀無聲。

瓦面上的阿棄才知道梅雪艷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金輪劍梅威，也知道梅威跟焦獨這夥人是對頭。

阿棄也決定先助梅威剷除焦獨，然後再向梅威查明父仇之事。

此時，廳堂的人們又議論紛紛了。

只見獨眼道士陰惻惻的冷笑，道：「想梅威也不是三頭六臂的，我們不必怕他。」

焦獨欣然色喜，道：「小弟素來欽仰道長足智多謀，不知有何妙計？」

獨眼道士道：「這樣好了，待會兒貧道與金扇秀士，鐵頭陀兩位在庭院中埋伏，若梅威撲進內廳，就由莊主與鄂北雙兇塞外三虎幾位先行接戰，引他到庭院之中，待貧道與金扇道士鐵頭陀用暗器傷他！」

那中年文士一敲摺扇，撫掌叫好，道：「凌虛道長此言有理，想我們九人合力鬥他，梅威此次當難逃僥倖。」

鐵頭陀獰笑道：「今晚我們當殺死梅威，爲顏兄報仇！」

言罷，凌虛道長便引着金扇秀士鐵頭陀二人，幾個起落，跳出庭院之中，各自找假山角落處埋伏起來。

瓦面上的阿棄看在眼內，心中不禁冷笑，也就蹲在暗處，耐心等候。

轉瞬間已過了一個更次。

阿棄眺望遠處，見有兩個黑點，星馳電掣而來，猜忖是梅威和梅雪艷了，片刻之間，見二條人影飛身上牆，兔起鶻落，見二人在夜色迷濛中迅疾地掠過幾重樓閣，疾撲而至，看淸楚正是梅威父女，躲在暗處的阿棄也摒住氣息，不敢招呼。

但見梅威對女兒指點幾句，梅雪艷也就直掠往後院而去。

梅威身形一矮，跳了下去，雙脚落地無聲，顯見輕功造詣甚深。

阿棄担心着梅雪艷，本想追踪往後院去的，却又想看梅威和焦獨要鬧些什麼？只好定心地躭了下來。

× × ×

梅威一個箭步掠至廳堂門前。

焦獨率領鄂北雙兇及塞外三虎在階前恭立着。

梅威剛一站定。

焦獨已上前拱手道：「梅兄駕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梅威臉佈寒霜，冷冷一笑道：「焦獨，不必假惺惺了，今天我是來找你算賬的。」

焦獨一怔，退了一步，噤然無語。

梅威跟着說道：「十三年前，你們誣陷周和是盟中奸細，致誤殺了他們夫婦二人，如今，我已查明，盜去盟中藏寶的正是你們三個，顏洪經已授首，你又有何話說？」

這句話，瓦面上的阿棄聽得淸淸楚楚，父親可能就是梅威口中所說的周和，那麼自己該是姓周的了。

焦獨知道梅威並無放鬆自己之意，乃不禁勃然大怒，「刷」地拔出那柄二十年來仗以成名的魔刀

，這魔刀乃是精鋼鑄成，在內廳燈光閃映下，耀出監晶晶的光芒。

「鄂北雙兇」和「塞外三虎」也齊拔出兵刄，準備厮殺。

焦獨怒道：「梅威，你既不肯善罷，我亦不畏懼於你，咱們索性從兵刄上見個眞章吧！」

梅威冷哼一聲，也拔出了寶劍。

陡地一聲暗號，院外及內廳走出莊丁數十人，各人手持兵器，聽了焦獨一聲號令，便向梅威撲攻過去。

梅威毫不在乎的右手劍一抬，掠起一團銀光，脚步隨卽踏七星移位，電閃似的身形幌動，便聽見莊丁們連聲慘叫，血花四濺，數十人倒有大半受傷倒地，其餘的也狼狽地後退了。

焦獨等人嚇得一驚，本來也知道莊丁們不是對手，只望他們能纏住梅威一個時刻，消耗他多一分內力的，却不料到梅威劍法精奇之極，只舉手投足之間，便把衆莊丁殺得落花流水。

此時焦獨亦只好硬着頭皮，向鄂北雙兇和塞外三虎打個眼色，陡地六人一齊上前，把梅威緊緊圍住，鄂北雙兇齊連奎使一根狼牙棒，二兇齊連勝使一雙銅人，加上解老三的流星鎚都是重兵器，挾着「虎虎」風聲，向梅威迎頭襲至，焦獨的鬼頭刀，解老三的短戟和老二的鐵尺，也密封成一道銅牆鐵壁，看來梅威就算閃躲出三件重兵器襲擊之下，也決無法闖得出這幅銅牆鐵壁的。

躲在瓦面上偷窺的阿棄也暗道聲好險。

不料梅威技業的是駭人，他竟敢硬接搶攻，迎劍一擋，用的是黏勁，竟把銅人和狼牙棒的勁勢卸去，待流星鎚砸下時，左手一撈，已把鎚的鏈子執住，借勢一扯，解老三樁步不穩，當堂被扯飛過去，正迎上焦獨一刀，活生生的將解老三攔腰斬死，血花四濺。

梅威得勢不饒人，回劍蕩起十多朶劍花，直攻向焦獨，焦獨忙抽刀橫封，已來不及，身上已中了兩劍，乃大叫一聲，往後躍退一丈。

解老大解老二以兔死狐悲，既驚且怒，仍拚死撲攻過去，短戟鐵尺如一雙蛟龍翻浪，俱是捨命相搏的招數。

「錚錚」連聲，兵器交擊，梅威施展守中帶攻的劍招仍未能將二人迫退，而鄂北雙兇亦掄動銅人與狼牙棒着着迫至。

鄂北雙兇氣力驚人，銅人與狼牙棒招招有千鈞之力。梅威受着四人所困，又担心焦獨借勢遁去，乃趁齊連奎的銅人一招「橫掃千軍」襲至，劍尖往銅人一點，借力一彈，整個人像一頭大鳥，從解老二頭上掠過，解老二陡覺頭頂一凉，腦袋已被梅威的劍削去一半。

梅威凌空去勢仍疾，迅卽掠到焦獨身前，一招「流雲掠影」招式刺去，虧的是焦獨早已防備，身形往外竄去，便逃出庭院之外。

梅威仍苦追不捨，持劍直撲。

此時，埋伏之獨眼道人，金扇秀士及鐵頭陀正擬發出暗器，要在梅威不提防的時機把他暗算的。

乍不防瓦面上的阿棄大喝一聲道：「小心暗青子！」

梅威陡地一怔，收住劍勢，待四方八面暗器射來之時，他掄動寶劍，一團銀光護住全身，竟把三人射來的毒針，毒箭，連環子母彈全部砸飛。

凌虛道人正在錯愕之際，陡地眼前人影一幌，阿棄已凌空躍下，手中劍洒出劍芒漫天，凌虛道人忙一抖鐵拂塵，上前迎戰。

梅威亦已撲至，金扇秀士與鐵頭陀各以手中烏金摺扇和降龍杵戰住。

鄂北雙兇及解老大亦由內廳跑出，於是六人緊緊纏住梅威和阿棄。

六人的武功都不弱，雙方纏鬥十數回合，梅威與阿棄仍不能取勝。

焦獨見勢不佳，竟拔身向後院竄去。

阿棄担心着後院中的梅雪艷，怕她不是焦獨的對手，忙凝神定氣，手底一緊，「刷」地一聲，施展出無名老人所授之絕招——「石破天驚」，此絕招陡地施展出來，劍勢如雷霆萬鈞，急風驟雨般，劍芒暴長三尺，一招二式，一招三式，連刺凌虛及鄂北雙兇三人，還是凌虛功力較深，勉力用拂塵擋住一招，却是氣血翻湧，連退數步。

兩聲慘叫，鄂北雙兇的兵器撒手，二人各自雙手掩胸，往後便倒，想是心窩中劍，已無倖理。

阿棄一招得手，身形一拔，竄出戰圍，緊躡着焦獨，直撲往後院去。

× × ×

梅雪艷連殺十數名護衞，直撲上藏書閣，四處搜索，要找出一册梵文秘笈。

這秘笈是焦獨盜自同心盟總壇的，他與顏洪蓋天二人毒死盟主，盜取了辟毒夜明珠，梵文秘笈和幻形劍三樣寶物，梅威父女也就是奉着盟主遺命，前來清理門戶，尋回寶物的。

梅雪艷搜索之際，陡地聽見有人走上樓梯，回頭一望，已見焦獨衝到梯口，左手一揚，撒出一蓬密如牛毛的「奪魄追魂針」，梅雪艷知道厲害，忙滾身躲閃，焦獨的鬼頭刀已如旋風捲倒削來，梅雪艷迎劍架去，不料焦獨之內力深厚，刀劍相交之下，梅雪艷被震得虎口破裂，彈出一丈之外。（未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文 倪匡
圖 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白對於自己是東方霸主之子一事，感到十分懊惱，心中煩亂至極，遂撇下東方霸主和涂雪紅等，逕自翻山越嶺而奔，無意中碰到了携着兩名醜婢自苗疆初來中原找尋東方霸主的金蘭花，因東方白長相酷肖東方霸主，遂遭金蘭花逼問，東方白倔强特甚，不屑置答，金蘭花乃向之動强，危急間東方霸主急趕到，利用兩醜婢而制住金蘭花，東方白不値其偸襲，冒死撲攻東方霸主，金蘭花藉以脫身，東方霸主受傷逸去，東方白也傷重不支，金蘭花留下兩婢以侍東方白，東方白堅拒，兩婢悲欲自戕——

百年罕見高手搏

大金、大銀兩人齊聲道：「我們去找個可以死在一齊的地方。」

東方白道：「你們在騙我是不是？」

大金大銀兩人，呆了一呆，她們仍在抽噎着，但是她們却瞪大了眼，望着東方白，分明她們絕不知道東方白是在講些什麼，在那刹間，東方白的心中，實在是慚愧到了極點。

因爲大金大銀兩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騙」，而他却說她們在騙他！

她忙道：「我沒說什麼，你們不必去死了。」

兩人立時破涕爲笑，道：「那麼，你是我們的主人，參見主人。」

兩人說着，又跪了下來，連連叩頭。

東方白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得道：「行了，行了，別叩頭了；快起來。」

大金大銀兩人，用衣袖在臉上亂抹，齊聲道：「主人，我們一定會好好侍候你的，來，你先服下了這個，就可以站起來了！」

她們中的一個，取出了一隻小小的玉盒來，打開了玉盒，裏面是一個奇形怪狀，正在蠕蠕而動的東西，也看不淸究竟是什麼，她將那東西，直送到了東方白的面前來，道：「你服了這東西下去，一定就好了！」

她們連講了兩次，都要東方白服下那東西去，東方白根本不知那是什麼，但是當那東西，一送到他的面前之際，却是覺得一陣異樣的腥羶之氣。

那股難聞的氣味，一鑽入東方白的鼻孔，東方白幾乎要嘔吐大作，他忙偏頭過去，可是大金不由分說，已將那玉盒向東方白的口中塞來。

東方白竭力偏過頭去，但是大銀却不由分說，用力將手按住了東方白的頭部。東方白本就全身乏力，大銀的氣力又十分大，東方白掙扎了幾下，幾乎昏了過去，張大了口來喘氣。

他一張大口，突然覺得似乎有一團火，向他的口中，直燒了過來。

東方白剛才掙扎的時候，用的力道太强，他幾乎已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之中，根本不知道塞向他口中的是甚麼，突然之間，有了火燒一樣的感覺，他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下叫喚。

他那樣一叫，口自然張了開來。本來，那種火燒一樣的感覺，本來還只是在他口邊的，當他張大了口一叫之際，那一團烈火，像是陡地竄進了他的口中一樣，不但竄進了他的口中，而且直撲他喉際，順着喉嚨，直到胸口，衝到了丹田！

剎那之間，東方白只覺得那團烈火，似乎從自己的丹田上，向上直燒了上來，那種感覺之奇特，是他以前，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東方白身子猛地一掙，已陡地跳了起來，大口地喘着氣。那時，他只覺得在自己口中噴出來的，也是烈火！

可是大金大銀兩人，却十分高興，拍着手，道：「眞靈，你看，一服下去，主人就站起來了！」

東方白本來，根本就不知是發生了甚麼事，直到此際，聽得大金大銀那樣講法，他才知道剛才，自己已將那玉盒之中的東西，吞下去了！

此際，他體中不但在丹田覺得如爲烈火在燃燒，而且那股熱辣辣的感覺，已隨着奇經八脈，迅即遍佈全身，東方白喘着氣，問道：「那，那是甚麼東西？」

他站了起來之後，恍若全身都在烈火之中一樣，大金大銀向他看去，只見他臉紅如火，兩人也不禁嚇了一跳，齊聲道：「主人，你怎麼了？」

東方白大叫一聲，道：「你們給我服下的東西，究竟是甚麼？」

兩人大是惶惑：「我們不知道，那是主人交給我們，叫我們無論如何要强主人服下去，主人說，主人一服下，就會站起來了！」

她們兩人，滿口「主人」，若是在不明情由的人，定然莫名其妙，但是東方白却是明白的，知道她們前一個「主人」是指金蘭花而言，而後一個「主人」，却就是他自己。

他自然也從大金，大銀兩人的口中，聽出那東西是金蘭花要她們兩人給自己服下的。金蘭死要她們兩人認自己爲主人，又給了她們那物事給自己服下，當然是不會有甚麼惡意的。可是，那物事究竟是甚麼，何以服了下去之後，如斯痛苦？

東方白畧想了一想，還未曾再發問時，已然覺得體內那種爲烈火所焚的感覺，越來越甚，像是全身都可能在一剎那之間，炸了開來一樣！

那時候，他根本無法去想自己究竟是服下了甚麼，突然之間，一聲大響，也不知是哪裏來的力氣，整個人陡地向上跳了起來。

他那一跳，足跳起了三五尺高下，連他自己也不禁吃了一驚，不知何以剛才還是一點力道也沒有的，忽然之間，會一下子跳得如此之高。

他在落下來之後，只覺體內眞氣洶湧，迫得身子不能靜靜地站在那裏不動，他雙臂揮舞，呼呼呼，連拍了四掌。

那四掌，他已是運足了力道向前拍出的了，可是體內眞氣澎湃，仍不能發洩多少，而如果不是拚命出力，他只覺得說不出來的不舒服，是以在拍出了四掌之後，他陡地一提氣，向前飛奔而出！

他拚命的向前奔着，只有在飛奔之中，體內眞氣飛速地運轉，他才覺得舒服了些。而他一向前飛奔而出之後，却是越奔越快，收不住勢子了！

他只聽得大金，大銀兩人，在他身後，高聲呼叫，他回過頭去看時，只見兩人隨後追了來，但是他和兩人之間的距離，却越來越遠！

就在他回頭向大金，大銀看去之際，忽然聽得兩人急叫道：「主人，小心！」

東方白連忙轉過頭去，只見前面丈許處，有一株碗口粗細的棗樹，恰好擋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不是立時站定的話，非撞了上去不可！

但是此際，東方白向前奔出的勢子，何等快疾，就算他要收住勢子，也是在所不能，而且，那麼近的距離，轉眼就到，也根本不容許他避得開去！

就在他轉回頭來，看到自己將要撞到樹上的那一剎間，「砰」地一聲响，他整個人已結結實實，撞在那株棗樹之上！

棗樹上棗實纍纍，給他一撞，千百顆棗子，全都挾着「嗤嗤」之聲，向前疾飛了出去，而棗樹也被他撞得彎了下來。棗木堅韌，雖然彎下，却並未斷折，而且立時反彈了回來。

那股反彈之力，更是大得出奇，幸而東方白的身子，只緊貼在樹幹上的，要不然，樹幹砸了下來，怕不將他砸個粉身碎骨！

由於他的身子是緊貼在樹幹之上的，是以樹幹一反彈了回來，一股大力，將他彈得向半空之中，直飛了起來，越飛越高，足有五丈高下。

東方白向下看去，只見自己的身子，已然越過

了大金大銀兩人，還在翻翻滾滾，向外跌去，東方白心中暗叫：我命休矣！

東方白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只求下跌之力少些，不致粉身碎骨，是以身在半空之中，眞氣連提，却不料他一提眞氣，體內之眞氣運轉更快，身子非但不向下沉，反倒又平空拔高了不少！

東方白此際，心中實是驚駭之極！人在半空之中，還要凌空拔起，這是絕頂的輕功，喚着「節節升天」，東方白是知道。而且，他也知道，若不是內功深湛之極，是决計練不成這門輕功的。

那麼，何以自己在重傷後，反能够做到這一點了呢？那自然是金蘭花給自己服下的那物事之效！

他心中一驚，忘了再提眞氣，身子便自四五丈高處，直跌了下來。

大金大銀兩人，在五六丈開外，一見東方白的身子下跌，又怪叫了起來。她們兩人的叫聲，令得東方白從驚駭之中，定過神來，連忙再眞氣畧提，身子已穩穩落下地來，站定在地上。

這時，連東方白自己，也如同身在夢中一樣，難以相信那一切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實！

他剛一站定，大金大銀兩人，滿面笑容，奔了過來，來到了近前，兩人更是拍着手，道：「主人，你本領眞大，竟會在天上飛！」

東方白聽了，不禁啼笑皆非，道：「我又不是鳥兒，怎麼會飛？」

兩人却還不服，道：「你剛才不是在飛麼？而且還越飛越高，主人，教我們會飛的功夫，求求你教我們會飛的功夫，可好麼？」

東方白斥道：「別胡鬧，我已告訴過你們了，我不會飛，剛才，我是撞在那株樹上，被彈起來的，我是你們的主人，如何會騙你們？」

東方白本來是絕不想提及自己是她們兩人主人一事的，但是他看到不論自己如何解釋，兩人面上，總是有不信之色，是以才不得不已講了那麼一句的。

果然，他那句話一講，大金，大銀兩人，立時道：「是，是我們的不是，主人莫怪。」

東方白只覺得自己體內，如火燒一樣的那種感覺，已然消失，但是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體內眞力，便不由自主，疾湧而出，可知他功力比前，勝過了不知多少，由重傷之軀，忽然變成了功力陡進，這自然是拜金蘭花那物所賜了！

學武之人，無一不是希望自己的功力越來越深的，東方白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那時，他心中却一點也不愉快，反倒緊緊地皺起了雙眉，因爲他現在的功力陡進，那全是金蘭花之賜，他寧願自己的武功和以前一樣，也不要受金蘭花的好處！

因爲金蘭花和東方霸主一樣，全是旁門左道的邪派中人。如果東方白有意要依靠他們這種人，那麼他根本是東方霸主的兒子，就像東方雷一樣，和東方霸主正了名份，武林之中，誰還敢惹他？

可是此際，他却是在重傷之下，硬給大金，大銀兩人逼着，服下了金蘭花所給的那物事的，而大金，大銀兩人，又是全無機心之人，根本不能責備她們，東西也服下去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他想了片刻，不禁長嘆了一聲，雙眉緊蹙的。

大金，大銀兩人，悄悄地來到了他的身邊，聽了他的嘆息聲，兩人便互望一眼，齊聲道：「主人，你可是不開心？可要我們兩人翻筋斗給你看，引你發笑麼？」

她們兩人說來，極其誠摯，全然是一片爲主之心，東方白聽了，先是一呆，但隨即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不用了。」

大金大銀看到東方白笑，她們也笑了起來，道：「主人，我們筋斗可翻得眞不錯，什麼時候，你心中若是不高興，可叫我們翻給你看，包你哈哈大笑！」

東方白忍不住又笑了起來，但是他的心中，却依然十分煩躁。

他在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之後，眞恨不得遠離所有世人，眞要那樣做，祇是他一個人，也不是容易之事，何况如今，那兩個醜女，又主人前，主人後跟定了他，自然更是沒有可能了！

他想了一想，道：「你們兩人認我做主人，不過是爲了救我，現在我已沒有事了，你們還是去找你們原來的主人，不必再叫我做主人了。」

他話才一說完，大金，大銀兩人，立時哭喪着臉，搭下了嘴。東方白道：「去，快去啊！」

大金大銀兩人，放聲大哭起來，道：「主人，你要我們走，就是叫我們去死，我們去死，不要緊，若是主人你又站不起來時，那誰再來扶你呢？」

東方白本是性情中人，聽得兩人那樣講法，他一陣難過，忙道：「行了，剛才我的話，祇當我沒有講過就是，你們跟在我身邊好了，祇不過我……心中有事，不喜見人，你們跟着我，自然也不可以生事的。」

大金大銀兩人立時又破涕爲笑，道：「一切都憑主人吩咐，我們一定聽話的。」

東方白仰首望天，心中不禁苦笑，天地雖大，他只覺沒有自己安身之處，如今還要帶着大金，大銀兩人，豈不是更自尋煩惱？

他一面想，一面背負着雙手，向前走去，大金

大銀兩人，亦步亦趨，跟在後面。

東方白心忖，自己解了金蘭花的圍，東方霸主自然惱恨自己，這條路絕了，反倒好了，可是自己該怎麼辦呢？再去找師父麼？

一想起烈火神駝來，東方白自然而然，又想起師娘來，此際他已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師娘，而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心中更是感慨萬千，不由自主，又停了下來。

此際，他心中一片茫然，正不知如何才好。停了不多久，忽然之間，祗覺得臉上一陣奇癢，像是有萬千隻螞蟻，在臉上爬行一樣，他隨手在臉上抓了幾抓，不料越抓越是癢，遍及整個頭臉！

東方白心中大奇，但實在癢得可以，他越抓越是大力，陡然之間，竟抓下了一大綹頭髮來。

東方白看着被自己抓下來的那綹頭髮，不禁發呆了，可是頭臉上的奇癢未止，他再伸手向頭頂之上摸去，頭髮却是隨摸隨脫，轉眼之間，已變成頭頂光禿，一根頭髮也沒有了！

東方白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因爲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會在突然之間，所有的頭髮，會全都連根脫落的！

在頭髮脫落之後，頭頂上的奇癢，已然消戢，但臉上的却更甚，東方白無法可施，祗得用力抓着，漸漸地，他覺出自己的臉面，似乎在腫了起來，伸手摸上去，凹凸不平，全是硬塊。

東方白更是大驚，陡地的轉過身來，道：「你們——」

他本來轉過身來，是想在他身後的大金，大銀兩人，看看他的臉上，究竟是起了什麼變化的。

可是他才一轉過身來，祗講出了「你們」兩字，便突然住了口！因爲他才講出了兩個字，大金，大銀兩人，已一齊怪叫了起來。

同時，她們兩人的臉上，也出現了駭然之極的神色來，一面叫，一面向後連連退去，一口氣退出了七八步。

東方白此際，也不覺得臉上痕癢了，他定了定神，道：「你們怎麼？」

這時，他祗覺得自己的唇上，也起了不少硬塊，是以一開口，聲音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大金，大銀齊聲喝道：「你……你……是什麼人？」

東方白聽得她們這樣問自己，心中更是駭然，忙道：「我是你們的主人啊！」

大金大銀兩人，互望了一眼，突然尖叫道：「你是妖精，你害了我們的主人，却想假扮了我們主人的模樣，來騙我們，你別走！」

她們一面呼叫着，一面旋風也似，捲近身來，不由分說，「呼呼」兩掌，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已然向東方白疾拍而出！

東方白身形微矮，雙掌一齊翻出，「叭」，「叭」兩聲，和她們兩人，各對了一掌。

東方白知道大金大銀兩人，武功甚高，是以他那兩掌，頗運了些力道。

東方白自然不會有意傷害大金大銀的，但是他却忘記了自己功力已然陡進，雖然只運了三四成力道，也已是大得可以了，只聽得大金大銀哇呀怪叫，身子已被他的掌力，震得跌翻了出去。

她們跌翻了出去之後，立時又跳起身來，一面在怪叫道：「妖精厲害！」

東方白實在是啼笑皆非，大聲道：「我不是妖精！」

他一面說，一面向兩人走去，兩人掉頭便逃，一面叫着，道：「你害了我們的主人，我們去找原來的主人來殺你，你別神氣！」

東方白一看到兩人轉頭向前奔了出去，他身形一個起伏，便追了上去，可是，他只追出了五六丈，便突然站定了身子，不再追趕了！

因爲他想到，自己本不要當她們兩人的主人，是她們兩人一定要留在自己的身邊，自己一要趕走她們，她們便要死要活，現在，難得她們自己肯離去，而且，她們是去找金蘭花的，那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還何必去追她們兩人呢？

大金，大銀兩人的去勢十分之快，東方白若是一定要去追，自然可以追得上的，但這時他一停了下來，只見兩人的身形，倏地轉過了山角，已然看不見了。東方白連忙轉過身，向相反的方向，疾奔出了五七里，那是唯恐大金，大銀兩人，忽然又轉了回來，再要趕她們兩人走，那就難了。

他停了下來之後，心中仍不免奇怪，不知何以忽然之間，大金，大銀兩人，怎會不認識他，叫起他「妖精」來了，剛才臉上奇癢，難道是臉上已起了什麼變化不成？

他一面想，一面伸手向臉上摸去，只覺得觸手處，全是一塊一塊的硬塊，那些硬塊，腫起老高，在他的鼻子附近的尤甚，一定已將他的鼻子完全包沒了。

東方白此際，自然看不見他自己的臉面，但是只憑手指觸摸，却也令得他吃驚之極，因爲臉上忽然起了那麼多硬塊，不但令得他講起話來，口難以張大，而聲音起了改變，臉容一定也變得極其可怕了！

他呆了片刻，才又繼續向前走去，直到聽到了水聲淙淙，他才循着水聲，一直來到了一股細瀑，

和一個水潭之前，才停了下來。

當他停在水潭邊上之際，水潭之中，原先浮在潭面的許多魚兒，一見到有人走近，全都沉下水去，令得水面之上，全是水圈兒。

東方白低頭向水面映去，想看看自己，究竟變成了什麼樣子。可是因爲水面上全是漪漣，根本看不清楚，直到水面漸漸恢復平靜，他才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而當他看清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的那一剎間，他的身子，陡地一震，向後退出了一步！

那實在太可怕了！

他看到的，眞的不是一個人！人是絕不會有那樣可怖的臉容的，他已知道爲了什麼大金大銀兩人，要叫他作「妖精」了，因爲他看來當眞是鬼怪不如！

東方白根本沒有勇氣再向水潭中去看第二眼，因爲他的臉實在太恐怖了，可怕到了他連自己，在看了一眼之後，也不想再看第二眼的程度！

他的臉，那絕不是人的臉，只可以說是一個血團，他臉上的五官，全不見了，全被一塊一塊鮮紅血色的肉疙瘩擠在一起，他變成了一個怪人！

東方白在不自由主地喘着氣，在那剎間，他心中的震動，驚駭，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任何人在突然看到自己忽然變成了另一個人，而且是如此可怕的一個怪人之際，都會那樣的！

東方白僵立在那水潭，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紊亂的心緒，才畧爲鎮定了下來。

他忙又的最退出了幾步，唯恐一低頭，便又在水潭之中看到了自己的臉面。

這時，他的臉面上不痛不癢，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了，可是，竟變成了如此可怕！

東方白在剛才發現那變化之際，根本未及去考慮那是什麼原因。這時，他的心中，畧爲靜了一些，自然也立即想到，那和金蘭花交給大金，大銀，逼自己服下的東西，一定是有關係的。

然而此際東方白的心中，非但不怪大金和大銀兩人，甚至不怪金蘭花！

因爲他已完全變成了第二人，他武功大進了，他臉容改變了，他聲音也不同了，可以說，再也沒有一個人，認得他就是東方白！

臉容變得如此可怕，對東方白來說，自然是一件不幸之極的事。但是再也沒有人認得他，他已在外形上完全改了樣，那却是幸事！

因爲那樣的話，東方霸主不會再來找他，他可以不再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他可以在武林之中，獨來獨往，本來認爲最難解的心頭死結，反倒因之解開了！

然而，解開死結的代價，却又是如此之大！東方白發出了幾下苦笑來，他的笑聲越來越响，忽然之間，連他自己也不能抑制，「哈哈」大笑起來！他的笑聲，可以說怪異到了極點，而且笑聲十分宏亮，遠遠地傳來了開去，震得在林中棲息的鳥兒，一齊慌慌張張，振翅飛了起來。

東方白一面笑，一面向前直奔而出，他所過之處，笑聲轟發，四面山壁，俱起回响，當眞可以說得上驚天動地，他一口氣奔出了三五十里，才停了下來。

從那一刻起，他一直在深山中漫無目的地遊蕩着，他也不想見人，他更不想再找一個水潭來將自己恐怖的臉面看看淸楚，他更不知道自己在深山之中，究竟遊蕩了多少日子！

那一天，中午時分，東方白雙手抱着頭，坐在一塊大石之上。那塊大石，正在一條山道之旁，但那山道也十分冷淸，不見有什麼人，東方白低頭而坐，也未及去注意山道上有什麼動靜，祗是在突然之間，他似乎聽得有脚步聲，便想起身離去。

可是，那脚步聲的來勢，却十分之快，東方白想要站起身子來時，脚步聲已到了近前，而且來的還不止一個人。東方白既然不想見人，在那樣的情形下，自然仍然抱住了頭不動。

他心中祗盼望那些人祗顧自己趕路，根本不將他當作一回事。可是，事與願違，脚步聲在到了他近前之際，突然停了下來，同時，聽得有人道：「咦，有人坐在石上，向他打聽打聽！」

另一個尖聲尖氣的人道：「好啊，喂，請問烈火神駝，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東方白本來，仍然是不想和任何人搭腔的，但是他一聽得對方提起了他的師父烈火神駝，他的心中，不禁怦然一動！他心知自己若是抬起頭來，定然會將人家嚇上一大跳的，是以他特意背對着那兩人，道：「不知兩位找烈火神駝是作什麼？」

那兩人一齊笑了起來，一個道：「你看，這和尚倒有趣，我們問他，他倒反問我們來了。」

那尖聲尖氣的人又道：「喂，癩頭和尚，你少講廢話，祗告訴我們，那賊駝子是在什麼地方就行了！」

東方白乍一聽得那兩人稱自己爲「和尚」，不禁呆了一呆，但是他隨即想到，自己頭髮盡皆脫落了，也難怪人家叫自己和尚的，他的心中，祗是苦笑。

可是，當他一聽到那尖聲尖氣的傢伙，竟然稱烈火神駝爲「賊駝子」之際，他不禁大怒，突然轉過身來，喝道：「你們兩人，何以出口傷人呢？」

他直到此際，轉過身來，才看清那兩個人，只見那兩個人一身勁裝，一個高，一個矮，看來武功像是也頗有造詣，但這時，那兩個人却張大了口，望定了東方白，面色難看之極！

東方白明知自己只消一轉過身來，看到自己的人，胆子再大，也必然大驚失色的，是以他對兩人如此神情，並不訝異，反倒問道：「你們望定了我作甚？」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前一指。

隨着他一指，那兩人立時踉蹌向後，退出了三步，結結巴巴道：「你……是人……是鬼？」

東方白緩緩站了起來，道：「我也不是人，也不是鬼。」

那兩人的聲音，更加難聽，道：「那麼，你，你……你是什麼？」

東方白心中苦笑了一下，道：「我是山魈野魅，你們可曾聽說過麼？」

那兩人也是給東方白那種可怕的樣子，嚇得呆了，一時之間，也不及去想一想，即使是山魈野魅，又怎會「夫子自道」？

他們一聽之下，大叫一聲，轉身便逃。

可是他們才一轉身，東方白真氣一提，足尖一點，身形便已疾拔而起，攔在兩人的身前，道：「慢走，我……有話要問你們。」

那兩人之中，高的那個胆子大些，居然還能在百忙之中，「鏘」地一聲，拔刀出鞘，一刀向東方白砍了過來。但東方白在這些日子來，功力一天比一天高，那人的一刀，來勢也不弱，可是東方白却根本未曾將之放在心上，一見刀到，伸指在刀刃上一捏，便已將那一刀的來勢阻止。

接着，他手臂一抖，便已將那柄刀，劈手奪了過來，冷笑道：「我是山魈，力大無窮，你如何與我動手？」

他一面說，一面手畧抖了一抖，只聽得「拍拍」兩聲響，那柄鋼刀，已被抖得，斷成了三截，啷瑲瑲跌了下來。

那高個子面如死灰，就站在東方白的面前，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敢情是嚇呆了。而那矮的，則早已軟癱在地，連站也站不起來了！

東方白「嘿嘿」笑着，伸手在那高個子的頭頂之上，又輕輕地拍了三下。那三下，東方白根本沒有運上什麼力道，但是却正拍在高個子的要害之上，直拍得那高個子靈魂出竅，幾乎未曾昏了過去！

只聽得他呻吟一聲，叫道：「饒命，饒命！」

東方白走開了兩步，在一個枯樹樁上坐了下來，道：「我問你們，你們要找烈火神駝，是爲了什麼？照實說了，饒你們性命！」

一聽得可以不死，那兩人的臉上，才有了一絲生氣，那矮個子也從地上，掙扎着爬了起來。

他們兩人，究竟也不是全無見識的人，此際驚魂甫定，也已知道了對方絕不是什麼山魈野魅，而是身懷絕技的高人，是以他們齊聲道：「敬聽前輩吩咐。」

東方白又道：「你們找烈火神駝作甚？」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高個子道：「我們……我們是奉命……來請烈火神駝去觀禮的。」

東方白一呆，心想這是什麼話？觀禮？却是觀的什麼禮？他忙又道：「觀什麼禮？」

那兩人再互望了一眼，像是對東方白的這一個問題，覺得十分奇怪。

他們立時又道：「前輩何以不知？這件盛事，天下皆知，乃是天下第一高手，東方霸主爲他的次子東方雷娶妻完婚一事啊！」

當那兩人提到了「東方霸主」的名字之際，他們的臉上，又多了幾分生氣，似乎只要提一提東方霸主的名字，也可以壯胆一樣！

東方白一聽，心中陡地一怔，他還未曾再說什麼，那矮個子已然再次尖聲尖氣地道：「這是武林中的第一盛事，東方公子娶的，乃是席大先生的愛女，東方前輩已然三番四次，請席大先生來赴宴，但是席大先生却避不見面，可是武林中人都揣測，席大先生到時，一定會出現，那時只怕有一場龍爭虎鬥！」

東方白的心中，更是苦笑不已，心忖東方霸主果然不是說說就算，而是眞的做出來了！

高個子又道：「東方先生和席大先生，是兩位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竟會在那樣場面下相會，武林中自然轟動，早已有很多人前去哩，我們是奉東方先生之命，來請烈火神駝的。」

東方白又問道：「他們的婚禮，準備在何處舉行？」

兩人搶着道：「在中條山麓的日月莊中，日月莊兩位莊主，本是東方先生的好友，而且，在中原而言，也沒有什麼地方，再有日月莊那樣大氣派，可以容得下上萬的賀客的！」

東方白緩緩地道：「我知道烈火神駝不喜歡湊熱鬧，你們不必去請他了！」

兩人一呆，道：「可是——」

但東方白不等他們講完，便道：「可是什麼？你們也不會白走一趟，請不到烈火神駝，請到了我這個山魈野魅，也是一樣的。」

兩人的神情，十分尷尬，道：「前輩……取笑了，我們若是不去告知烈火神駝一聲——」

東方白怒道：「那有這麼多廢話，快在前開路，帶我到日月莊去！」

東方白大聲一喝，那兩人重又面如土色，忙道：「是！是！」轉身便走。

東方白跟在他們的後面，兩人連頭都不敢回，只是向前走去。東方白心想，此去日月莊，還有兩三百里路程，自己這等模樣，走在路上，不免驚世駭俗，還是將臉蒙起來的好，是以他順手拉了一拉，「嗤」地一聲響，在那高個子的身上，將他的衣服，扯了大幅來。

那高個子却只當是東方白嫌他走得慢，大吃了一驚，連連提氣，向前奔了開去。

在山中趕了一天路，才出了羣山千巒，遠遠地已可以看到一條小路，直通到官道去，那兩人討好道：「前輩……可要我們去備牲口麼？」

東方白冷冷道：「前面若有鎮甸，你們替我去找一輛車來。」

那兩人忙不迭答應着，又趕了兩個來時辰，天色已在黃昏時分，便來到了一個鎮上，那兩人買車選馬，忙了半晌，東方白要連夜趕路，他們也不敢違扭。

他們兩人在車座上趕着車，東方白坐在車廂之中。那輛馬車，也不知道那兩人是用什麼手段弄了來的，多半還是女子乘坐的，不但十分華麗，而且還有一股幽香。那股幽香，使東方白想起了涂雪紅來。

東方白在他自己的樣子，變得鬼怪不如之後，他已然有好久不敢想起涂雪紅了，這時，他突然想了起來，心中只感到一陣抽搐。

涂雪紅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和東方霸主在一起？如果涂雪紅是和東方霸主在一起的話，那麼，他到日月莊去，是可以見到涂雪紅的了。

可是，他如今却成了這等模樣！他心中暗自道：如果我對涂雪紅說，我就是東方白，她會相信我麼？

一想到這裏，東方白的心中，更是難過之極，他又想起了和涂雪紅認識以來，許多許多和她在一起的事，連最瑣碎的事也想了起來。

東方白之所以那樣珍惜往事，是因爲他知道，這些事，再也不會回來了，涂雪紅再也不會和自己在一起了！東方白甚至想大聲喝止那兩人再向前去，因爲他實在無法面對涂雪紅而不說出他自己是什麼人來。而如果他說出自己是什麼人的話，那只有更不堪設想！

他雙手緊捧着自己的頭，心頭一陣陣絞痛，但是他却沒有叫那兩人停車。

他要到日月莊去，他一定要去，他知道在日月莊上，東方霸主的氣燄高漲，席大先生不去日月莊則已，只要趕到日月莊上，祇怕就要吃虧！

東方霸主是東方白的父親，而東方白甚至於未曾見過席大先生，但是當他想到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之間，將要起極大的紛爭之間，他却自然而然，站在席大先生的那一邊。而且，他也知道現在，他行事有了新的方便，因爲根本沒有人認得出他是誰來！

一路之上，他思潮起伏，也不知想了多少事，車子日夜不停，向前奔馳着，第二天黃昏時分，車子已突然停了下來，只聽得道上傳來一陣笑聲，道：「你們兩人，奉東方先生之命，去請烈火神駝，可請來了麼？」

那兩人道：「烈火神駝未曾請到，但却請來了一位高手，你們讓開！」

路上的人道：「我們在此迎賓，來的是什麼人，都要通名報姓才可以！」

那兩人還未回答，東方白已然推開車門，跨出了車子來。這時，他面上蒙着一塊黑布，人家也看不到他可怕的臉面，他一跨出車來，向前看去，祇見眼前，是筆也似直的一條大道。

那條大道的兩邊，一邊全是松樹，而另一邊，則全是楓樹，一邊紅，一邊綠，相映成趣，路盡頭，是十分高的圍牆。然而圍牆雖高，仍然可以看到圍牆之內，樓閣高聳，建築十分之宏偉。

東方白心知那一定是武林馳名的日月莊的了！而在近前，則是兩個大石亭，有三二十人，全是一色的勁裝，一邊紅，一邊黑，看來十分異特，自然全是日月莊中的高手。

在東方白跨下車來的那一刹間，也有好幾個人，通名報姓，立時由日月莊中的人，引了進去。東方白一下車來，便有兩個人，迎了上來，向東方白抱拳道：「閣下高姓大名，來敝莊何事？」

東方白本來懶得回答他們，但是那兩人却十分有禮，東方白也不是不講理的人，他畧想了一想，便隨便揑造了一個名字，道：「我姓白，排行第三。」

他在胡亂揑造名字之際，口氣遲疑不定！那兩個日月莊中的高手，焉有聽不出來之理？祇見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道：「原來是白三先生，久仰久仰，白三先生可以將面上黑布除去，讓我們瞻仰一下麼？」

東方白道：「那還是免了吧。」

那兩人堅持道：「敝莊上正有喜事，各方朋友來賀，但不免有人來生事，閣下不願講出眞姓名，若是再不願露出眞面目，那可令我們爲難的了！」

那兩人講話十分得體，東方白呆了一呆，道：「我容顏十分可怖，兩位若是不信，問他們便知，還是……不要看的好。」

東方白一面說，一面向還在車座上的兩人，指了一指，那兩人倒抽了一口涼氣，道：「不錯，他說得是。」

可是，日月莊中的兩位高手，仍然笑道：「高人異士，長相異特些，也是有的，若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能嚇着人，閣下未免過甚其詞了！」

東方白嘆了一聲，道：「你們若是不信，我將蒙面黑布揭去，又有何難？」

他一伸手，便已將蒙面黑布，揭了下來。

他才揭下了黑布，那兩個日月莊上的高手，便突然呆住了。他們本來是在笑着的，可是這時，笑容也凍結住了，變成了說不出來的恐怖。

他們張大了口，也發不出聲音來，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才好！

不但是他們兩個人呆住了，在一旁的其餘一二十人，也一齊張口結舌！

這時，夕陽西斜，正好照在東方白的臉上，難以相信東方白是一個人，東方白看了衆人這等情形，心中不住苦笑，他放下了蒙面黑布，道：「在下專程前來賀婚，尚祈不致見拒！」

直到他放下了蒙頭黑布，那些人才算是緩過了一口氣來，在他身前的那兩人，後退了一步，道：「白……朋友，請……請跟隨我們進莊來。」

那兩人，一面講，一面退，竟不敢背對着東方白！

東方白緩緩道：「東方先生和……一雙新人，可已在貴莊上了麼？」

那兩人道：「是……已在敝莊了。」

東方白又道：「還有貴莊兩位莊主，在下久仰大名，自然也應拜見，相煩兩位，先替在下引見貴莊的兩位莊主，不知可否？」

那兩人結結巴巴，道：「莊主吩咐，一般賓客，他們並不專程接見，但……但如閣下……那樣，自然……又是例外。」

東方白苦笑一下，道：「人長得醜，也有好處的。」

那兩人聽了，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得支吾着道：「尊駕說得是。」

東方白又道：「東方霸主，東方雷和席姑娘，一定早已在貴莊之中的了？」

那兩人不敢不答，又忙道：「是。」

東方白又問道：「和東方霸主在一起的還有什麼人？」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道：「還有東方夫人，和一位年輕姑娘。」

東方白心知「東方夫人」是什麼人，而當他聽到「還有一位年輕姑娘」之際，他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忙問道：「那位姑娘可是姓涂的麼？」

那兩人呆了一呆，道：「我們不知道這位姑娘姓什麼，但是聽得席姑娘喚她作玉琴姑娘。」

東方白忙道：「我不是問她，我是問另一位涂姑娘，她叫涂雪紅！」

那兩人立時道：「我們未見過這位涂姑娘。」

東方白的心中十分亂，他並不知道自己離開之後，東方霸主立時對涂雪紅翻臉一事，他還以爲涂雪紅是一定和東方霸主在一起的。

可是此際，那兩人既然如此說法，涂雪紅是一定不在日月莊上的了。那麼，涂雪紅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難道她是去尋找自己了麼？如果是的話，那麼她一定永遠找不到自己，因爲「東方白」這個人，等於已從世上消失了，再也不會有人認得出自己了！

東方白的心頭十分悶，低着頭，跟那兩人走着，不知不覺間，已來到了一座十分華麗的建築物之前，上了石階，走進了一個大廳。

那大廳之上，排列着一排交椅，正中兩張上，鋪着兩張虎皮，那兩張虎皮，竟是一黑一白，極其罕見。

到了大廳之上，那兩人忙道：「閣下稍候，待我去通知兩位莊主！」

東方白隨便揀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那兩人却急急走了開去，自有莊丁前來侍候着。東方白心想，日月莊兩位莊主，武林傳說，兩人是一胎雙生，樣貌舉止，盡皆一模一樣，但是兩人所習的內功，却是截然不同，一個至陽至剛，一個至陰至柔，他們兩人合力，取長補短，武功之高，不在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之下！

如今，東方霸主在日月莊上爲東方雷辦婚事，自然兩位莊主，是和東方霸主，有了勾結，席大先生人又高傲，不見得會肯廣邀高手，只怕他會栽倒在日月莊上！

東方白思潮起伏，他等了沒有多久，便聽得一陣音樂，起自廊廡之間。東方白也早就聽得武林中人說過，日月莊兩位莊主，十分愛講排塲，突然有絲竹之音傳來，想是他們兩人來了。

東方白忙抬起頭來，只見門簾掀處，並肩走進兩個人來。

那兩個人一走進來，東方白的心中，便不禁喝了一聲采！那兩人身形高大，約莫四十上下年紀，相貌極之威武，最難得的是，兩人簡直一模一樣！

不同的，只是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不同，一個穿金綉，另一個，却是一身銀綉！

那兩人一進了大廳，便停了下來，東方白站起身子，拱了拱拳，道：「在下姓白，行三，冒昧前來，尚祈兩位莊主勿怪！」

那兩人也一齊拱手，道：「白朋友不必客氣，東方先生爲他公子，在此完婚，天下武林中人，聞風而來，正是在下兄弟兩人之幸！敝莊人手不足，地方淺窄，招待未週，尚祈白朋友原諒。」

東方白見對方溫文有禮，心中十分好感，心忖他們兩人，看來不像是邪派中人，何以偏偏和東方霸主那樣的人，混在一起，豈不是可惜？

東方白面貌雖然大變，但是他的心地却一點也沒有變，仍然十分忠厚，他道：「兩位莊主，在下有句話，本當不說，但却骨梗在喉，非吐不快。」

日月莊兩位莊主，丁剛，丁柔，這時已在正中兩張交椅上坐了下來。聽得東方白那樣講，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道：「白朋友請說。」

東方白沉聲道：「兩位，貴莊在武林之中，聲名不壞，兩位也絕不是邪派中人，何以竟會讓東方霸主這樣的人，在貴莊辦事？這豈不是同流合污了麼？」

他一面講，丁剛，丁柔兩人臉色便一路變，等到他講完，兩人的臉色，已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丁剛首先「哼」地一聲，道：「閣下遠來是客，如此說法，不嫌過份麼？」

東方白一看到兩人的神情如此，便知道自己的話是白說了，對方一定聽不進去的，是以他苦笑了一下，道：「兩位莊主，我只是據實而言，兩位若是不願聽，那只當我未曾說過好了！」

東方白這一句才出口，只聽得邊門之外，突然傳來了東方霸主洪亮震耳的聲音，道：「聞說有一位姓白的高人來了，却不知究竟是什麼人？」

那一句話才出口，東方霸主已然大踏步進大堂來，目光如電，望定了東方白。

東方白一看到了他，心中便禁不住亂跳。但是他一轉念間，想起對方是萬萬認不出自己來的，又怕什麼，是以他仍然坦然而坐。

東方霸主來到近前，才又道：「朋友，你在現在這種時候來到日月莊，難道不怕有同流合污之嫌麼？」

一聽東方霸主如此說法，東方白心知自己剛才講的話，他一定早在門外偷聽到了，他心中對東方霸主，不禁更存了幾分輕視之念。

他徐徐道：「我聽說尊駕替子完婚，令公子娶的，乃是席大先生的愛女，心知席大先生必然前來，是以也想來湊湊熱鬧。」

東方霸主在東方白的對面，坐了下來，目光仍是在東方白的身上盤旋，看得東方白的心中，也不禁問自己：難道他竟認出自己來了？

然而東方霸主一開口，却使東方白知道，他並沒有認出自己來，東方霸主道：「原來閣下是存心湊熱鬧來的，眞好，却不知道當眞熱鬧起來之時，閣下是只是在一旁看看呢，還是另有所圖？」

東方白「嘿嘿」僵笑了幾聲，道：「那就難說得很，要看當時情形如何了！」

東方霸主反手一掌，擊在身邊的茶几之上，發出了「拍」地一聲，只聽得他道：「好，快人快語，屆時行禮之際，定請閣下上座——」

他講到這裏，突然口氣一轉，冷笑了一聲，道：「只是大丈夫，男子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閣下何以向我們報了一個假名？」

東方白又不禁苦笑了一下，他心忖：我的眞姓名有什麼值得提的，一提我的姓，我就和你連在一起了！是以，他徐徐地道：「東方先生誤會了，在下確然姓白，排行第三，不是虛構！」

東方霸主雙眉一揚，道：「那麼白先生，你何以黑布蒙面，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東方白道：「在下面目恐怖，是以不敢驚動他人！」

東方霸主「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閣下此言，未免太以欺人了，莫非閣下以爲兩位莊主和在下，是未曾見過世面的娃兒，竟會給閣下的異相嚇倒麼？」

東方白冷笑了一聲，道：「在下絕無此意，但東方先生既然如此說法，在下若不將蒙面黑布除去，反倒變成有意如此了！」

他一面說，一面手伸處，便將蒙面的黑布，揭了下來。只聽得丁剛，丁柔兩人，不約而同，一起「嗖」地吸了一口氣，疾站了起來！

日月莊兩位莊主，自然不是一無見識之人，但是東方白此際臉容之恐怖，却也絕不是經常可見的，實是人人見了，都不免大吃一驚！

但是，日月莊的兩位莊主，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乍一見到東方白的臉面如此恐怖，大吃了一驚，不由自主，站了起來，但立時恢復了常態，又坐了下來。

而東方霸主在東方白一除下了蒙面黑布之後，也震了一震，面色變得十分蒼白。

看來，他面色變得那樣難看，並不只是因爲看到了東方白如此可怕的臉面，而是還有別的原因！

東方白緩緩轉動着頭，道：「各位已然看到了，我實在並不是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這時，東方白的心中，其實也是十分緊張，他唯恐東方霸主認出他來，可是過了半晌之後，東方白卻完全放心了，因爲即使他除去了蒙面的黑布，東方霸主還是根本認不出他來！

而東方霸主在震了一震之後，立時一笑，道：「閣下果然生得異相些，但是閣下的異相，必然不是與生俱來的，是也不是？」

東方白一聽，心中也不禁暗暗嘆服東方霸主的見識非凡，他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東方霸主也不等他回答，又問道：「白先生，你自苗疆何處而來？」

他不問東方白是不是從苗疆來，卻問東方白是從苗疆何處來，那是他已然肯定東方白是從苗疆來的了！

而東方白一聽得東方霸主這樣問自己，心中實是大爲震動！

他根本不是從苗疆來的，但是他變成如今這般模樣，卻是因爲服食了金蘭花給他的東西之故，而金蘭花卻正是從苗疆來的！

聽東方霸主的話，分明是一看就看出東方白是服下了什麼東西，才會變得現在那樣子，而那東西，一定是在苗疆才有的！

東方白在一時之間，實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而就在此際，東方霸主卻已霍地站了起來，雙目之中，神光四射，道：「白先生，你是金蘭花的什麼人？」

東方白的心中，本來已然十分吃驚，此際突然聽得東方霸主那樣開門見山，問出了金蘭花三字來，他心知東方霸主聰明絕頂，再想下去，說不定可以想出自己是什麼人來了！

是以，他心中更加震動，也陡地站了起來。

就在他剛一站起之際，東方霸主一聲長笑，手揚處，五指如鉤，已向他的肩頭之上，疾快抓了下來！

東方白也看出東方霸主意懷不善，是以心中早有了準備，東方霸主突出手那一抓，挾着嗤嗤的勁風，抓了下來，東方白的身子，突然向旁一側，掠了開去！

可是他才一掠開，只聽得「呼呼」兩下風聲，自身後陡地襲到，東方白心知東方霸主的武功再高，變招也不能如此之快，而且，東方霸主在他身前，掌風如何能在身後襲到，那兩股掌風，分明是日月莊的兩位莊主所發的了！

百忙之中，他一聲怪叫，眞氣一提，身形突然向上，疾拔而起，而在他身形拔起之際，他還是反手「呼呼」拍出了兩掌！

在東方白身後發掌的，正是丁剛，丁柔兩人，東方白兩掌反擊，是不是能擋得住丁氏兄弟的掌力，他自己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

因爲，他雖知自己的功力，已大有進境，但究竟進到了什麼地步，他未曾和人動過手，自然不知道，而日月莊主，卻是名震天下的高手！

所以，東方白此際，主要的還是拔起身子來，想避過兩人的偷襲，他反手拍出兩掌，也祇不過想將對方的掌力畧阻一阻而已。

東方白的身形疾拔而起，是想在樑上存一存身的，但是就在他兩掌反手拍出之後，祇聽得「蓬」，「蓬」兩聲響，他雖然不及回頭觀看，但是也可以知道，那是自己的掌力，和丁剛，丁柔兩人掌力相交時所發出的聲響，可知自己的掌力，着實不弱了！

而同時，他又聽得丁剛和丁柔兩人，各自發出了一下低呼之聲！

就在那一剎間，東方白的身子，早已到了樑上，他向下看去，祇見丁氏兄弟，各自後退了一步，剛站定了身子，臉上的神情，十分尷尬！

東方白的心中，不禁大喜，因爲他以一敵二，反手拍出了兩掌，照如今這情形看，他掌力之強，分明是在丁剛，丁柔兩人之上！

但是，他心中那股喜悅之情，卻祇是轉眼之間的事，因爲他知道，自己的掌力，就算在丁氏兄弟之上，但此際還有東方霸主在，眞要動手，自己是萬萬討不了好去的！

東方白一掠上了樑頭，東方霸主抬頭向上，哈哈笑道：「白先生，何以成了樑上君子？」

東方白沉聲道：「武林傳言，日月莊上，高人雲集，東方先生爲子完婚，人人都可以前往觀禮，卻不料日月莊中的待客之道，如此這般！」

東方白的話一出口，丁剛，丁柔兩人的臉上，便自一紅，東方霸主道：「對來歷不明之人，我們自然要考查一下，以免生事。」

東方白一聲長笑，道：「什麼叫來歷不明？東方先生，敢問你又是什麼來歷？」

東方霸主的面色微微一變，道：「好，我看閣下口齒，倒厲害得很啊，我看閣下也不能一直躲在樑頭之上，等金蘭花來救你！」

他一再提及金蘭花，東方白則冷冷地道：「我不知你在說什麼，我根本不識金蘭花是誰！」

東方霸主兩道濃眉向上一揚，道：「是麼？」

他才講了兩個字，只聽得一陣急驟之極的腳步聲，自外傳了進來，轉眼之間，奔進了四五個人來，那四五個人奔得氣急敗壞，一進來便叫道：「兩位莊主，席大先生來了，席大先生來了！」

丁剛，丁柔兩人齊聲地喝道：「大驚小怪作甚？席大先生前來，乃是意料中事，自然要請席大先生！」

他們兩人最後那句話，乃是特地提高了聲音叫出來。語音綿綿不絕，向外傳去，可以直達莊外。

東方白一聽得席大先生來了，身形一縱，落了下來。

而東方霸主只是向後退出了兩步，並沒有再向東方白進攻，東方白貼柱而立。大廳之中，氣氛頓時變得極之緊張。而就在丁剛，丁柔兩人的語音，猶自未絕之際，人影一閃，一個高瘦的身形，已然閃進大堂來，倏地站定！

那人來勢之快，實是難以形容，管他倏地站定之後，才看出是一個灰袍老者，正是席大先生！

席大先生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他的臉本來就是狹長過人，這時看來，更長得出奇，只見他在門上站了一站，發出了「嘿嘿嘿」三下冷笑。

那三下冷笑聲，直如在各人的頭上，淋下了三桶冰水一樣，東方霸主乃是何等樣人物，聽了三下冷笑聲，面色不禁微微一變！

而丁氏兄弟，更是連自己身爲主人一事也忘了，呆坐在交椅之上，連站也不站起來。

只見席大先生，雙目之中，冷電四射，四面一望，目光掃過丁氏兄弟之際，連停也不停一下。但是，在看到了東方白之際，却見他也爲之一怔，不禁向東方白多望了一眼。但是也隨即將目光移了開去，停在東方霸主的身上。直到此際，才聽得他緩緩地叫道：「東方先生！」

東方霸主陡地「哈哈」一笑。

若說席大先生剛才那三下冷笑聲驚人，那麼，東方霸主此際的「哈哈」一笑，聲勢也是駭人之極，丁氏兄弟兩人的身子又陡地一震。

日月莊主丁氏兄弟，兩人和人動手之際，總是兩人聯手的。他們兩人一齊出手，兩人的功力加在一起，也是十分驚人的了。

但此際，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一個冷笑，一個大笑，他們兩人的笑聲，全是運內力疾逼出來的，實在非同等閒，丁氏兄弟要各運本身內力，與之相抗，並不能將兩人的內力合而爲一，是以相形之下，他們反而不如東方白遠甚了！

此際，直到東方霸主一笑之後，他們兩人，才如夢初醒，齊聲道：「席大先生請坐！」

可是，席大先生却連望也不向他們兩人望一眼，對他們兩人的話，恍若無聞，這令得丁剛和丁柔兩人，十分尷尬，但是却也無可奈何。

東方霸主一笑之後，也沉着聲道：「席兄來了，那再好也沒有，我正當到處差人在訪席兄，如此典盛，席兄不來，自是美中不足！」

席大先生鐵青着臉，又是「哼」地一聲。

但東方霸主却裝着完全不知道席大先生的來意一樣，竟又殷殷問道：「席兄何以只是一人前來？尊夫人和貴弟子呢？如何不來湊個熱鬧？」

席大先生身形縱動，向前緩緩走來。

看他的動作十分緩慢，只是向前走了過來而已，並看不出有什麼出奇之處，但是，每當他向前跨出一步之際，他身上的灰布長袍，便發出「蓬蓬」之聲，向外漲了開來，像是在袍內有一股極強的勁風，要將布袍吹得爆裂了開來一樣！

他向前連跨出三步，才又道：「東方先生！」

席大先生的來意，根本用不着他開口，人人皆知，可是東方霸主却是老奸巨滑，他只詐着不知，此際，他雙眉一揚，道：「席兄有何指教？」

任何人處在席大先生此際的地位，都必然暴怒的，席大先生自然不會例外。但是席大先生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自有高手的氣度！

當下，只聽得他又是一聲冷笑，道：「武林相傳，雷三是在日月莊上，是也不是？」

他不說東方雷是不是要在此完婚，却只是問雷三是不是在莊上，那自然是高明之極的問法，因爲雷三是他的徒弟，他是可以管得着的，他那樣問法，首先在道理上，已然站住了腳。

東方霸主乃是何等樣人，焉有不知對方如此問法，大有作用之理的？他立時道：「席兄，雷三乃是以前的名字，現在我們父子，已然相認，爲了記念昔日那走方郎中收養之恩，他已改名東方雷！」

席大先生冷笑道：「那麼，他還是我門下弟子麼？還是他已公然叛出師門了？」

席大先生這一問，更是十分厲害。因爲在武林之中，不論正邪各派，就算是窮兇惡極的旁門左道也好，也決無例外，最重師道。如果有什麼人反叛師門，那必然爲天下所不容的！

席大先生此際問這句話，若是可以迫得東方霸主承認東方雷已然背叛了師門，那麼，自然是對東方雷大大不利的事了！

但東方霸主乃是何等樣人物，他立時一笑，道：「席兄這話，從何說起？犬子再不肖，也知尊師重道，如何會叛出師門，他已對我細述過，若不是席兄相逼，他也不會離開峨嵋山的。」

東方霸主輕輕一推，將責任反推在席大先生的身上！這兩個高手見了面，雖然並未動手，但是唇來舌往，雙方的話，每一句都是語鋒咄咄逼人，却也已經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了！

席大先生也早有準備，他立時一聲長笑，道：

「原來他也知尊師重道，那麼，老夫已來到日月莊上，何以不見他出來拜見師尊？」

席大先生這一句話一出口，在一旁的丁氏兄弟和東方白盡皆一呆，心中迅速地在想着！看東方霸主如何應付這一着！

因爲誰都知道席大先生的武功，高到了極點。而且，席大先生將東方雷恨之切骨，也是人人皆知之事，東方雷若是一現身，在拜席大先生之際，席大先生若是要突然之間出手，將之擊斃，實是易如反掌！

而且，席大先生就算是一出掌將東方雷打死，別人也決計沒有別的話可說，因爲那是東方雷在拜見師尊時的事，東方雷既然承認席大先生是他的師父，那麼，死在師父的手下，有何話可說？

一時之間，丁氏兄弟和東方白三人，都一齊向東方霸主望去。

看來，東方霸主却像是十分有把握一樣！

只見東方霸主面上掛着笑容，不慌不忙地道：「是，席兄說得是，這孩子未免太不知禮的了！」

他講到這裏，陡地提高了聲音，道：「雷兒，席兄前來，你如何不出來拜見師尊？」

他語音綿實，源源不絕地傳了開去，只聽得東方雷的聲音，突然傳過來，道：「爹，我來了！」

丁氏兄弟大吃一驚，失聲道：「東方先生！」

丁氏兄弟齊聲叫東方霸主，自然是他們認爲讓東方雷來見席大先生，大大不妥之故。但是東方霸主却擺了擺手，示意他們別再講下去。

也就在這時，只見門簾掀處，東方雷已然現身，向大堂之內，走了進來。

而東方雷才一現身，席大先生兩道凌厲無匹的目光，也立時向他，射了過去。東方白站在一旁，也可以覺出席大先生眼光中的鋒稜。東方白對東方雷絕無好感，但是一看到這樣的情形，他也不禁替東方雷揑一把汗。

只見東方雷在門口畧站了一站，便向前走來。他的神色很鎮定，但是誰也可以看得出，他的鎮定，是強裝出來的，實在他的心中，也十分的害怕！

他自然知道東方霸主有什麼安排的，但是別人却全不明白東方霸主究竟有了什麼準備，才敢令東方雷出來拜見席大先生的。

是以這時，大堂中的氣氛，可以說緊張到了極點，人人都屏住了氣息。

東方雷向前走出了三五步，在距離席大先生還有六七尺處，便停了下來。席大先生一直沒有出聲，直到東方雷停下來，他才發出了「嘿嘿」兩下冷笑聲來。

東方雷一停下來之後，雙腿一屈，便跪了下去，道：「弟子東方雷，叩見師父！」

他在跪下行禮，席大先生却是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但是，只見他的袍袖，却在無風自動，而且，在漸漸地漲了起來，像是有一股狂風，要自衣袖中炸了出來一樣。

東方雷一句話才講完，只聽得東方霸主呵呵笑道：「雷兒，你該行兩個禮才是，一個禮是拜見師父，另一個禮，是拜見岳父大人！」

東方霸主若是不說這句話，那麼，或者席大先生還不致於如此快便出手，但是東方霸主那樣說法，令席大先生心中的怒意，陡地上升！

祇聽得他一聲大喝，手腕一翻，手掌向上疾揚了起來，向着東方雷，便疾拍了下去！

以席大先生的武功而論，在那樣近距離之下，他手掌才揚了起來，東方雷的全身，便已在他掌力的籠罩之下，實在是絕無一人，可以在他的掌力之下，將東方雷救出來的！

是以，隨着席大先生的那一聲大喝，丁剛，丁柔兩人，也發出了一聲驚呼，站在一旁的東方白，身形也不由自主，挺直了一下，祇當那一掌擊下，東方雷是一定性命難保的了！

因爲席大先生的那一聲大喝和那一掌揚起之勢，實在太以威猛了，是以別人祇想到，東方雷一定要死了，却未曾想一想，東方霸主乃是何等樣人物，豈肯讓自己兒子，就這樣死在席大先生的掌下？

東方霸主自然是有安排的，祇不過別人一時之間，猜不透他如何安排而已！

這時，祇見席大先生的手掌，已壓了下來，而東方雷仍然跪在地上，大堂之中，刹那之間，勁風排蕩，最奇的是東方霸主，仍然凝立不動。

席大先生祇當自己一向東方雷出手，東方霸主一定會向自己進襲的，是以他早有準備。可是東方霸主却始終站在一旁不動，這實是大出席大先生的意料之外！

席大先生自然也知道，東方霸主是斷然不會讓自己就此一掌，將他兒子擊斃的，但是他可能來不及搶救，那自己就可以得手了！

是以，他一面用心戒備，一面手掌下沉的去勢更快。可是，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間，祇聽得門簾响處，傳來了一聲嬌呼，道：「爹！」

緊接着那一下呼叫聲，一條人影，向前疾撲而至！

那條人影的來勢，十分快疾，但是並不是撲向席大先生，却是撲向東方雷的，才一撲到，便將東方雷壓在她的下面！

那時，席大先生的一掌，已疾壓而下，但是席大先生在那一聲嬌呼聲之中，已然聽出，却是自己的女兒到了，他在電光石火之間，硬生生地將自己那一掌的力道收住，手掌的下沉之勢，也突然地停止！

當他的手掌壓下來之際，離席珍的頭頂，已祇有尺許！而席大先生因爲收勢收得太急，他雖然功力絕頂，面色也是一變，全身骨節，發出一陣「格格」聲响來。

而方雷也趁着那一刹的機會，身子打橫滾了出來，滾到了東方霸主的身邊，才一躍而起，站到了東方霸主的身後。

他滾到在父親的身後站定，東方雷面上，才算又有了一絲人色，緩緩地吁了一口氣來。然而，當他想起席大先生剛才那一掌，掌勢之威猛，和自己首當其衝的情形，驚定思驚，他額上的汗水，仍不免涔涔而下！

要知道東方雷絕不是沒有胆識的人，尚且如此，若是換了別人，在生死一線，決於俄頃之間，突然轉危爲安，只怕會昏了過去的！

東方雷一退開，席珍也已站直了身子，又叫道：「爹，你老人家來了！」

席大先生做夢也想不到，當自己一掌向東方雷擊出之際，救了東方雷的，竟然會是自己的女兒！

這時候，他骨節的「格格」聲，還在延續着，而他神態之懾人，也令人不敢逼視。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從小就最鍾愛的女兒，但是現在，他的女兒，並不向着他，却向着十惡不赦的東方雷！

在刹那間，席大先生只覺得胸前如同壓上了一塊千百斤重的大石一樣，那塊無形的大石，力道是如此之沉重，令得他喘不過氣，也令得他出不了聲，他只是怔怔地望着他的女兒！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他一生之中，不知有過多少驚險的經驗，但從來也沒有一次像如今那樣束手無策的！

他就那樣和他的女兒面對面地對立着，過了好久好久，才聽得他發出了兩下十分乾澀的笑聲來。而他的笑聲，聽來像是一個十分疲倦的人所發出來的。

他緩緩地道：「你原來眞是在日月莊上的！」

席珍低下頭去，道：「是的。」

席大先生一字一頓，道：「你先回峨嵋山去，你母親在你走出後，終日思念着，你還不快去和她相會，我在這裏，還有些事要了斷，會隨後趕回來的。」

席大先生的聲音，已變得十分鎭定，聽來極之嚴肅，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而且，此際他講的話，聽來也十分輕描淡寫，像是他的女兒席珍，根本不是整件事中的重要人物，而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一樣，是以他才命席珍「先行回去」。

席珍呆呆地聽着，等到席大先生講完，她才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爹，我知道娘在想我，可是我却不能不走，現在我也不能回去。」

席大先生瘦骨嶙峋的臉上，頓時泛上了一重青氣，祇見他兩道濃眉陡地揚起，道：「爲什麼？」

他那三個字，一字一頓，每一個字的聲音，並不十分响亮，但是聽來，如同悶雷一樣，令得人耳際，响起了一陣嗡嗡的聲响來。

席珍的面色變得更蒼白了，她低下頭去，聲音變得幾乎聽不見，道：「爹，你是知道的，我和雷師哥，已經……如今身世大白，他父親出頭，替我們完婚，天下好漢來賀，我怎可以離開？」

席珍本不是十分有主意的姑娘，這時她所講的一切，自然是東方霸主早已敎定了她的。她便照着東方霸主所敎的話，句句直說。

至於她所說的那些話，會在席大先生的心中，造成多大的傷害，她却是不明白的。

只見席大先生的身子，在微微發抖，看他的樣子，他實在已經是怒不可遏了，但是他的聲音，却仍然如此低沉，只聽得他道：「那你就不要父母了麼？」

席珍心中一酸，一時之間，實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但那並沒有多久，東方霸主敎她的話，立時又湧上了心頭，她忙道：「爹，女兒怎敢不要父母？但女兒能名正言順地和雷師哥成爲夫婦，爹，娘難道不喜歡麼？」

席大先生聽了，不禁陡地一怔！

他心知自己的女兒，是萬萬講不出那樣的話來的，自然那是東方霸主所敎的了！

多少年來，他心中從來也未曾那樣暴怒過，但此際，他却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他抬起頭來，向東方霸主冷冷地望了一眼，道：「東方先生，我只當到了緊要關頭，你我不免動手，原來却不是！」

席大先生這一句話，表面上聽來並不怎樣，但實際上十分厲害，等於是在暗示東方霸主不敢和他動手！

要知道武林中相傳，兩大高手，一正一邪，是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在普天下武林中人的心目中，兩人只是正邪有別，武功是不分上下的。

但如果此際，席大先生的那句話傳了開去的話，那麼，便會不脛而走，使得人人以爲東方霸主，只得個虛名，却是大大有損！

本來，東方霸主的計劃，便是自己不出手，想

利用席珍來將席大先生逼走的。可是席大先生卻也不是普通人物，當他聽出席珍所說的話，無一句不是東方霸主所教之際，他便不再和女兒多說甚麼，直截向東方霸主挑戰了！

因爲在日月莊上的人雖然多，但是席大先生眞正的敵人，卻只有東方霸主一個，只要對付了東方霸主，便再也不會有人與他作對了！

由於席大先生的那一句話，十分厲害，是以東方霸主的面色，也不禁微微一變，他知道，衞着席大先生這一句話，自己的計劃，要全然改變了！

他究竟是老奸巨猾，雖然所有的安排，在一剎那間，全部要推翻，但是卻絲毫不亂，仍是「哈哈」一笑，道：「席兄，我等你這句話，已等了好久了！」

席大先生冷笑一下，道：「等又有何用？」

東方霸主一聲長笑，道：「席兄說得是，等又有何用，總得要較量一下才是，哈哈，武林中人，都說我們兩人，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我們以前也未曾動過手，現在我們過招，可算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事了！」

席大先生心知東方霸主說上那麼多，一定另有企圖，但是一時之間，又猜不透他的心意，是以只是悶哼了一聲，道：「是麼？」

東方霸主立時又朗聲道：「旣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事，我們就不該在此動手，日月莊上有習武場，我們就到習武場中去，讓已在日月莊上的武林同道，一齊作一個公證如何？」

席大先生乃是武功何等高超的高手，但是一聽得東方霸主這樣說法，他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

因爲究竟能不能勝過東方霸主，席大先生自己，也並不是有把握之事。如果只有他和東方霸主兩個人，那眞要是不敵了，還可以見機而走。

但是，如果是在衆目睽睽之下動手，那麼，一世英名，繫於一綫，只要稍有敗象，不但不能走，而且一定還要苦苦支撐，那麼到後來，非一敗塗地不可，連一個轉圜的機會都沒有！

席大先生一面心頭駭然，一面也知道，東方霸主絕不是樂意在衆目睽睽之下動手的，他其實一樣，心中也十分害怕，因爲他和自己一樣，並沒有必勝的把握！

但是，他卻將這件事提了出來，那自然是爲了想在氣勢上先佔一點上風了！

席大先生心念電轉，一想到了東方霸主的用意，心中便立時鎭定了下來，冷冷地道：「好！」

他那個「好」字，和東方霸主剛才的那幾句話，兩人全是故意運內力將聲音逼出去的，以他們兩人的功力而論，聲音至少可以傳出里許！

而席大先生一到，日月莊上所有的人，全都得到了信息，雖然沒有甚麼人，敢進入大堂來，但是卻也都聚集在大堂的四周了。

在東方霸主提出要在演武場中動手之際，衆人的心中，便已緊張起來，只等席大先生答應。及至席大先生那一個「好」字出口，衆人都不自主，轟然叫將來，倒令得大堂中的幾個高手都怔了一怔。

接着，便聽得人聲嘈雜，像是巨潮急退一樣，一下子便向四面散了開去。

日月莊主丁剛，丁柔兩人，雖然也是武林中一流的高手，但是在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兩人之前，他們卻連話都接不下口去！直到此際，他們才齊聲道：「看來，各位朋友，全已知道，已到演武場去了！」

東方霸主微笑道：「請兩位莊主帶路，席兄，請！」

席大先生「哼」地一聲，丁剛，丁柔兩人，已然向大堂之外，走了出去。

在那時候，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兩人，卻不約而同，一齊轉開向東方白望了過來！

他們兩人見識非凡，一看就看出東方白的功力非凡，但是東方白此際，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兩人都也認不出他的來歷來。

此際，他們兩人，快要動手，東方白不論帮那一邊，舉足輕重的，是以兩人不約而同，一齊向東方白望來，想弄清楚他究竟是敵是友。

東方白自然知道他們的用意，他昂起了頭，誰也不看，道：「旣然大家都去看熱鬧了，我也去看看。」

東方霸主笑道：「朋友請先行！」東方白便跟在丁剛，丁柔兩人身後，大踏步地向大堂之外，走了出去。

這時，日月莊中的高手，有七成都已到了演武場附近，但還有兩三成，仍聚集在大堂附近，想早一點瞻仰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兩人的風采。

他們看到日月莊兩位莊主走了出來，只當跟在後面的，一定是兩大高手了，卻不料走出來的，竟是一個非人非鬼，滿面紅塊，不見五官的怪人！

在大堂之外的那些人，也全是武林中頗有聲望的人，可是像東方白那樣的怪人，卻是誰也未曾看見過，一時之間，人人倒抽一口涼氣！

緊跟東方白之後，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兩人，並肩向外，走了出來。

他們兩人，靠得十分之近，看來是一雙久別重逢的老友一樣，席大先生面容莊嚴，而東方霸主的面上，卻掛着微笑！

他們兩人，雖然說是走出來的，但是身形飄飄，卻像是在水面之上滑行一樣，身形美妙之極。

在他們幾個人走過去之後，衆人便一齊跟在後面。轉眼之間，便已到了演武場旁！

日月莊的演武場，皆以兩尺見方的青石板鋪成，足有兩三畝大，此際，在演武場之傍，已然圍滿了人，本來是人聲嘈雜的，但一看到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出現，便一齊靜了下來。

丁剛、丁柔和兩大高手，向演武場中心走去，東方白卻就在演武場邊上，停了下來。由於他的長相實在太駭人，是以他一停下，他身邊人，便紛紛走避，走了一大片，東方白也不理會，逕自在一個石鼓上，坐了下來。

在他坐了下來之後，有不少人全都轉過頭去，連望也不向他多望一眼。

東方白看到那些人的樣子，心中不禁苦笑，他索性更揚起了頭，也不理會人家對他如何。

只見日月莊兩位莊主，到了演武場中心，停了下來。兩位莊主一停，只見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兩人，原來是並肩而行的，此際卻突然分了開來，兩人不約而同，各自向旁閃開了五六尺！

此際，在演武場旁邊的千餘人之中，儘多是武林高手，而大多數人，也正是專心一致，注視着他們兩人的，可是在剎那間，衆人卻只覺得眼花一花，兩人便已分了開來，根本未曾看到他們是如何閃開過來的！

他們兩人根本未曾動手，但就是互相離開了一兩步，已然顯得他們兩人的武功之高，實在不是旁人所能及得上的，是以四面八方，已然因之而响起了一陣讚嘆之聲來。但是，衆人的嘈雜聲，卻立時靜了下來。

因爲在這時，丁剛、丁柔兩人，已然一齊舉起手來，表示他們有話要說了。

在衆人都靜了下來之後，兩人才齊聲道：「各位遠來，本莊地方淺窄，招待不週，尚祈見諒。現今東方先生和席大先生，兩位高手，要在敝莊演武場上較技，這可以說是百年未有之盛事，令我們大開眼界，尚祈各位屏氣靜息以觀，切勿騷擾！」

兩人在說到「切勿騷擾」之際，一齊向東方白看去！

本來，演武場的四周是圍滿了人的，但是東方白一出現之後，在他的旁邊，便空出了一大截來，以致看來，東方白像是孤零零地一個人坐着一樣。

丁剛、丁柔兩人，心知在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動手之際，旁人是斷然不會出手干涉，唯一可能生事的，就是這個自稱白三的怪人！

所以，當他們講到這裏的時候，便向東方白望去，而在頓了一頓之後，又道：「若是在兩位高手動手之際，橫加干擾的，不但我們兄弟兩人不容，便是在座所有武林同道，也必然不容！」

丁氏兄弟的武功，也十分之高，他們最後說那幾句，講來轟轟烈烈，聲音可以傳出老遠，人人可聞！

而他們才一講完之後，兩人的身形，便一齊向外，掠了開去。他們兩人本是一胎雙生，不但容貌相似，連意念所至，都是一樣，兩人身形一齊向外掠出之際，動作不差絲毫，就像是他們兩人，乃是連體所生一樣！

丁氏兄弟一掠開，演武場四周，更是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而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兩人，也已各轉了半個身，變成面對面了。

只聽東方霸主開口，道：「席兄手下留情。」

席大先生悶哼一聲，左掌緩緩抬起，擋在胸前，右掌微微向外翻出，道：「你先發招！」

東方霸主仍是面帶微笑，他雖然面帶微笑，但是他心中，卻實在十分緊張，因爲這一次動手，自己若是勝了，那自然是天下折服，不消說，自己便成了一等一的高手。但如果失敗了呢？

那麼，一世英名，付諸東流，而且，自己計劃好的許多事，也不能做了！

他慢慢地吸進了一口氣，緩緩地道：「席兄，照理說，你遠來是客，理應由你先發招，但旣然你如此吩咐，那我恭敬不如從命——」

他慢吞吞地說着，可是在講到「不如從命」之際，突然住了口，身形一矮，一掌已然切出！

雖然席大先生已經叫他先動手，但是東方霸主卻未曾先動手，只是在十分緩慢地說着話，而他在話講到了一半之際，陡地出手，那實在可以說是意外之極的！

如果他的對手稍差一些，那根本不必等到他再發第二招，就是這突如其來的一掌，只怕已招架不了！但是席大先生乃是何等樣人物，他一叫東方霸主出招，便已全神貫注！

在那段時間內，不論對方玩些甚麼花樣，他都以不變應萬變，是以東方霸主是講明了再出招也好，是偷襲也好，對他來說，全是一樣的！

東方霸主一掌切出，掌緣如鋒，他向前攻出的，雖然是一雙肉掌，但是卻有着嗤嗤的聲响，在旁人看來，就若是一柄利斧，直向席大先生的胸前砍了出去一樣。

席大先生在東方霸主一發掌之際，便陡地發出了一下長嘯聲來。緊接着，只見他手腕向外，畧畧一翻，中指「拍」地彈出，直指向東方霸主的手掌

邊緣！

席大先生的那一指，直點向東方霸主掌緣上的三個要穴。東方霸主的一掌的去勢雖然凌厲，但如果再砍向前去，那麼穴道首先會被席大先生彈中。而穴道一被彈中，眞氣受制，力道便會消失，自然非但不能克敵，反而要落在下風了！

是以東方霸主一見席大先生伸指彈出，也是一聲長吟，手背向後，畧縮了一縮，招式已變，手掌已縮了回來，看他變招的樣子，似乎是變掌爲拳一掃，但是電光石火之間，他也「拍」地彈出了一指，指是正對着席大先生彈出的右手中指！

在那一剎間，圍在演武場邊上的千餘人，人人皆是吊起了一顆心，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們！因爲衆人都想不到，兩大高手，一上來就會硬拚！

但是，他們却都猜不透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兩人心中的用意！

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兩人，並譽江湖，已有數十年之久，但是他們兩人，却從來也未曾動過手。

他們只知道對方的武功十分之高，但是對於對方的虛實，却一無所知，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們要動手，自然先要試探一下對方的實力。

而以他們兩人的武功而論，想要試試對方的實力可絕不能拚掌，因爲他們兩人的功力，容或有高下，但是相去也必然不會太遠，如果雙方的掌心一貼緊，不能夠立時分開的話，必然變成比拚掌力，那就未經過招，就要生死相拚了！

雖然他們兩人都知道，他們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實在是非生死相拚不可的，但是他們都不想那樣，都想竭力避免和對方拚內力而獲勝！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們兩人，各出一指，來試對方的內力，乃是必然之事！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他們兩人的手指自遠而近，指尖突然相交。

也就在他們兩人，指尖相交之際，竟然發出了「蓬」地一下巨响來，像是忽然之間，敲响了一面絕大的皮鼓一樣！此際，四周圍何等寂靜，那一下聲响，自然更是聽來驚人！而且更令人吃驚的，是沒有一個人能想得到，他們兩人只不過是指尖碰了一碰，便發出了那麼大的一下聲响來，是以人人變色！

而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兩人，在指上，各運了四五成功力，他們的絕頂內功，自指尖疾透而出，兩股力道相交，發出那樣一下聲响來，自是意料中事！

而在他們指力相交之際，兩人的心中，盡皆一震！

因爲那一下，他們並未能試出對方功力的深淺來。他們都只覺得，在指力相交之際，身子都微微震了一震，而右脅則不由自主向上揚了起來！

他們一齊揚起左手來，自當是想趁對方手臂上揚之際的空隙進招的，但當他們看到對方也同樣地揚起了手掌之後，他們却又不約而同，一齊撤招後退！

他們兩人雖說是在動手，可是行動却幾乎完全一致，而且一進一退之間，動作快疾無倫，眼力稍差的，根本還未曾看到他們出招，他們的招式已然撤回來了！

兩人在各退出兩步之後，身形凝立不動，但是眼却盯在對方身上，兩人目光之厲，令得在演武場四周的人，心頭也不禁凜然！

他們兩人，一動也不動地互望了足有一盞茶時，才又見他們各自向旁，跨出了一步。

那一步跨出，只聽得他們腳下，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响來，在他們腳下，鋪在地上，兩尺見方的青石板，已被他們踏碎了一塊。

而兩人在各跨出了一步，只見東方霸主身子陡地向前一傾，看來，就像是他的身子站立不穩，突然向着席大先生跌了出來一樣！

而就在東方霸主的身子向前一傾的那一剎間，席大先生手起掌落，一掌向東方霸主的頂門拍下！

席大先生自然知道，以東方霸主的武功而論，是決計不會站立不穩的，他身形向前傾出，必然是有要招待發，他一面預防，一面發出了一掌。

却不料，席大先生那一掌擊出，却突然擊了一個實，原來東方霸主整個人，眞的倒在席大先生腳下！

席大先生心知不妙，連忙眞氣一提，足尖一點，「呼」地一聲响，人已拔身而起！因爲東方霸主身子倒在地上，如果突然出招，他勢不能俯身應敵，是以非先避上一避不可！

高手過招，如果在對方發了招之後再設法應敵，那已然落了後了，一定要在對方還未發招之際，便已料定了對方要攻自己何處，或是事先趨避，再搶下一招的先機，或是先攻對方要害，逼對方撤招防守，那才是上乘的應敵之道，席大先生此際突然拔身而起，便是料定了東方霸主走了一個險着，必然是想搶攻自己下盤之故！

果然，他人才一離地而起，東方霸主身子在地上陡地一翻，一掌也隨之而發！

如果席大先生不是見機得早，先拔身而起的話，那一掌定然難以躲避的了。但此際，席大先生既然早已拔身而起，東方霸主的那一掌，自然擊空！只不過東方霸主那一掌發出之際，衣袖在地上

捲過，地上的青石板，被他們兩人各踏碎了一塊，碎石却被東方霸主的衣袖，一齊捲了起來。

剎那之間，數十塊拳頭大小的石塊，各自挾着「嗤」，「嗤」的勁風，一齊向上，激射而出！

他們兩人在動手之前，未曾講過用兵刃，如果東方霸主在動手之際，忽然發出暗器，那自然是十分丟人之事，但是此際，向上飛起的許多石塊，却是地上扯了起來的，並不是東方霸主發出來的！

此際，席大先生的身形，足在一丈五六高下的半空之中，數十塊石塊飛了上來，雖然席大先生運氣封住了要穴，身子堅逾精鋼，石塊就算擊了上來，也定然不致於就此受傷的！

但是，以席大先生的身份而論，只要有一塊石塊擊中他的身上，他也算是落於下風了！

一時之間，人人抬頭向上，想看席大先生如何應付！只見席大先生身在半空之中，陡地一橫身大袖飄飄，一齊拂了下去。隨着他衣袖的拂起，只聽得「呼呼」風响，捲起了兩股狂風，那些向他激射而出的石塊，在兩股狂風的排蕩之下，在半空之中，立時亂飛亂撞了起來，發出了一陣劈劈拍拍的聲响，而且，有的石塊，在相撞之際的力道十分大，還爆出了連串的火星來，實是好看之極！

席大先生的衣袖跟着一捲，已將所有的石塊，一齊捲在衣袖中，他人也疾落了下來！

本來，席大先生身形疾落而下，是東方霸主趁機進攻的好時刻！

可是，東方霸主一見席大先生的身形向下沉來，却忙不迭足尖一點，向外飛掠了開去，而席大先生一落地，雙袖又一齊向前拂出。

那些石塊，本來是全被席大先生捲在衣袖之中的，此際，席大先生衣袖拂開，那些石塊，呼嘯有聲，一齊向東方霸主飛了過去！

東方霸主也是早料到了這一點，是以才一見席大先生落下，便立時掠開去的。如果他未及料到這一點的話，那麼他一定吃虧了！

大蓬石塊的去勢，十分之急，但東方霸主的身子，早已轉了一轉，石塊却是向前直飛而出的，自然沒有一塊射中在他的身上。

那些石塊，是飛出了十來丈遠，才落下地來，已將演武場邊上的一些人，嚇了老大一跳，慌忙向後退去！

東方霸主避開了石塊，身形一凝，笑道：「席兄果然好功夫。」

席大先生冷冷應道：「你也不差啊！」

剛才，他們兩人之間，只不過過了一招，可是雙方的身形，兔起鶻落，而且兩人內力之勁，掌風之强，招式之巧妙，可以說全是衆人見所未見的，宜將衆人看得呆了，等到他們兩人各講了一句話，衆人才突然一齊，轟電也似，喝起采來。

千餘人齊聲喝采，而且個個全是會武功的人，聲音之响亮，實是驚人之極。但是對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兩人而言，却像是根本沒有聲音一樣！

因爲經過了剛才的那一招之後，他們兩人都知道自己已遇到了畢生未曾遇到過的勁敵了！在這樣的情形下，實是容不得一絲一毫的疏忽的！

他們各自望着對方，對外界的一切，簡直已到了不聞不問的地步！

千餘人的喝采聲，在突然之間，停了下來。采聲突然停止，是因爲席大先生陡地身形縱動，右臂一揚，袍袖已向前疾拂而出！

在千餘人的喝采聲中，席大先生的袍袖向前拂出，是聽不到甚麼聲响的，但衆人一見席大先生又已出手，一齊靜了下來，就在人聲陡靜之際，袍袖展開的勁風，轟轟發發，震人耳鼓！

袍袖自然是柔軟之物，但是此際，被席大先生的內力貫足了，却像是一塊鐵板一樣，向東方霸主的胸前，疾攻而出。

東方霸主的面上，一直是帶着微笑的，但此際席大先生一開始進招，他的面容，也變得凝重無比，只見他身子突然向後，退了開去。

東方霸主身形後退，席大先生跟着逼近去招式不變。東方霸主退出數丈許，陡地站立，突然反手一抓，抓向席大先生的袖角！

東方霸主的那一抓，看來似乎平平無奇，而且他動手極快，就算有甚麼異特之處，別人也是看不到的。然而與他爲敵的席大先生，却聽到就在東方霸主出手抓來之際，他手指閃發出了一陣「格格」聲响來。席大先生心中陡地一凜，暗忖曾聽得人說，東方霸主的「五陰指」功夫乃是苗疆邪門功夫，稱旁門七大異功之一，此際他定使的是五陰指了。

看來，他是想抓住了自己的衣袖，運無上指力，撕下一塊來，那麼，他至少可以佔上風了！

高手過招，每一下出招之間，當眞是快絕無倫，席大先生心念電轉間，東方霸主的那一抓，已然得手，五指一緊，已抓住了席大先生的衣袖！

而席大先生則也已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之間，想到了對策！東方霸主一抓住了席大先生的衣袖，果然手臂一縮，向懷中一帶，同時，指力疾透而出！他想席大先生一定也會縮開手臂去的！

如果席大先生不是早一步想到了東方霸主的企圖，那麼他一覺出衣袖被抓，當然縮回手臂，而縮手臂的結果，一定是衣袖破裂，被撕下一大幅來！

但是，他却是早料到了東方霸主的意圖的。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千軍萬馬，兩陣對壘是那樣，兩個人面對面動手，也是如此。當時，東方霸主一抓住了席大先生的衣袖，用力向後一拉間，席大先生非但不向後拉，反倒順着東方霸主的一拉之勢身子突然向前，傾了出去。

這一下變化，是大大出乎於東方霸主意料之外的！

因爲在那樣的情形下，席大先生的身子向前傾來，絕不是穩佔便宜的事，相反的，還十分危險，因爲東方霸主可以順手一掌，向他的頭頂擊落，或者是在他身子向前傾來之際，向他胸前一掌拍出，這兩下都將是致命的招數，而且也不是席大先生在倉猝之間所能招架的。

但是，席大先生突然向前傾來，東方霸主却根本未曾料到！

在對方全然未曾料到的情形之下，席大先生十分危險的動作，就可以變得十分有利！就在他身子向前傾去之際，不待東方霸主發招，席大先生手腕一翻，已然擊向東方霸主的胸口！

席大先生的出招，本來已是快疾無倫，此際再加上他是順着身子向前傾出之際而發出那一掌的，去勢之快，更是難以形容。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東方霸主，發出了一聲怪叫，百忙之中，他身子突然向下一矮，一個跟斗，向外翻了出去。東方霸主應變之快，也是快到了極點，但是席大先生那一掌，還是擊中他的肩頭！

肩頭不是要害，席大先生的掌力雖然強，但是東方霸主總還可以挺得住。

只不過他身子在向後翻去之際中了那一掌，却是身不由主，身子「呼」地向外，直飛了出去。

然而東方霸主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雖然中了一掌，身子向外跌去，然而他抓住了席大先生衣袖的五指，却始終未曾鬆開！

是以在他中了席大先生的一掌，身子向外疾飛而出之際，「嗤」地一聲響，席大先生的衣袖，還是給他撕下了一大幅來！

東方霸主的身子向外翻跌而出，一時之間，也是收不住勢子。

席大先生心知自己的衣袖被撕下一幅之後，東方霸主在身形站定之後，一定要說上幾句場面話，將他中了一掌之事，輕輕帶過，表示雙方誰也沒有吃虧的。

席大先生自然不屑和東方霸主去作口舌之爭，而此際，又明明是他佔上風，是以他根本不容許東方霸主從容站定身子，再來發話！

席大先生一見東方霸主的身子向外疾翻而去，一聲輕嘯，身形也斜斜向上縱起，向東方霸主追了上去！

東方霸主身形向外翻出，是被席大先生的掌力震出去的，而席大先生却是自己提氣，向外掠出去的，走勢自然是席大先生快得多。

是以，轉眼之間，席大先生已快趕上東方霸主了！

這時，兩人都是身在半空之中的，離地約有七八尺之中的，離地約有七八尺上下，就在席大先生快要追上東方霸主之際，他雙腿一曲，身子一挺，突然平空又上升了五尺！

這一下絕頂輕功，「節節升天」功夫一露，衆人更是看得如痴似呆，而席大先生一拔起之後，已到了東方霸主的頭頂之上。

他更不容情，腳起處，一腳便向東方霸主的面門，踏了出去！

那一腳的去勢，實是猛烈之極，東方霸主心知不妙，連忙眞氣下沉，百忙之中，使了一式「千斤墜」功夫，身子急速地向下沉去。

他身子向下一沉，自然席大先生的那一腳，便踢不中他的面門，但是仍然在他頭頂之上擦過。席大先生的內力，何等深厚，東方霸主的髮髻，立時被震散了開來，不但髮髻震散，而且，還有好幾綹頭髮，斷了下來，隨風飛舞，東方霸主勉力避開了那一腳，已然是十分的狼狽，他身子下沉之勢太快，當時只顧避開對方的招式，不及想到落地的情形了。

是以，他整個人等於是從七八尺高下處，疾摔下來的，「砰」地一聲響，重重地跌在演武場的青石板之上！

席大先生一腳不中，但看到東方霸主頭髮散亂，身子重重地跌了下去，自己無異已佔了極大的上風了！可是，正當他在那樣想之際，才一落地的東方霸主，身子突然一彈，「呼」地蕩起了一股勁風，向上直彈了起來，十指如鈎，抓向席大先生的胸腹之間！

東方霸主剛才重重地落在地上，分明極其沉重，他竟然躍起得如此之快，而且還立時發指，那實是大大出乎席大先生的意料之外！

而當東方霸主突然躍起之後，席大先生也已然佔不到甚麼上風了！

因爲東方霸主從地上彈起，在地上借了力，來勢極猛，而席大先生却身在半空之中，無處着力，無形之中，便已吃了虧！

但暫時，席大先生却還不致於太落於下風，因爲東方霸主的來勢雖然猛，但是他的處勢，却是自

下而上，席大先生的身形在上，是可以從容應付。

席大先生看到東方霸主竟然能在剛才那樣的情形之下，轉劣勢爲優勢，心中也不禁頓生佩服，他看到東方霸主的手掌攻到，心想在那樣的情形下，自己看來是非和他對上一掌不可的了！

他想到這一點，雙掌已一齊翻了出去！

可是就在他雙掌一齊翻出的那一剎那間，東方霸主的來勢何等之快，離他更近了，席大先生也覺出東方霸主的掌力，疾逼過來，更覺出東方霸主身形向上彈起的勁道，實是巨大無匹！席大先生一覺出了這一點，心中陡地改變了主意，已然翻出的雙掌，仍然作勢向前拍出，可也在同時，身子一縮，突然在半空之中，身子向後一翻，翻了出去！

原來就在那一剎那間，他想到自己如果和東方霸主對掌，實在是最蠢的事情！

因爲東方霸主的身子從地上彈了起來，力道如此之勁，自己則是身在半空之中，一對掌，兩人的身子必然各爲對方的掌力震開。如果大家都是在平地之上，那自然是各自退開幾步而已。

但如今，却是在半空之中！

如果一對掌，他的身子必然在半空中升得更高，而東方霸主的身形，一定可以穩落在地上。那樣，不但看來自己像是吃了虧，而且，當東方霸主落了地，自己身子還在半空之中，那總是處在劣勢中的！

席大先生乃是方今武林，一等一的高手，他和東方霸主動手時，雙方的出手，如何之快，但是他仍然能够在間不容髮的情形之下，想到下一步的情形，是以能够當機立斷，另忖對策。

那一切，只不過是電光石火間的事，東方霸主絕想不到，席大先生的雙掌已然翻出，拍出，但是竟然會是虛招！他向上彈起的力道何等之強，一心是想將席大先生的身子，震到半空中去的。

這時席大先生的身子突然向後翻了出去，他雙掌自然一齊擊空。

雙掌一齊擊空不打緊，他彈起來的勢子却也收不住，身子「呼」地一聲，向半空之中，直竄了上去，足足竄高了有兩三丈高下！

而席大先生在向後翻出之後，身子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半圓，已然落下地來。

東方霸主自地上疾起身子來，本來是想和席大先生對上一掌之後，將席大先生震上半空，他自己則穩穩落下地來的。

可是此際，由於席大先生突然在最要緊的關頭，改變了對策，是以情形恰恰相反，變成東方霸主自己身在半空之中，而席大先生却已穩穩落在地上了！東方霸主心中，又驚又怒，不由自主，在半空之中，發出了一下怪吼聲來！

那時，在演武場周圍千餘人，每一個人都張大了口，一點聲也不出來，因爲只見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兩人，暴起暴落，武功差點的人，根本就看不出兩人是在幹什麼來！

東方霸主一聲怪叫之後，向下看去。

他不看還好，一看之下，不禁直冒冷汗！

這時，他自己離地，足有三丈高下，正在開始向下落去，而席大先生早已落在地上，只見他身形微沉，右手向上，五指微鈎，左掌向前，也是五指如鈎，氣凝山河，東方霸主的見聞廣博，如何不知那是一招峨嵋擒拿法中的「雙管齊下」！

那一招就算是大家都在地上，席大先生驟然向東方霸主攻來，東方霸主也得要全神貫注，才能應付得了，何況此際，席大先生是在地上，以逸待勞，東方霸主看了，心中如何不驚？

他的身子向下沉來，轉眼之間，離地已只有兩丈許了，他向下沉一些，席大先生的身形便矮一分，那是在蓄定勢子，準備在東方霸主身形下落之際，可以全力進攻！

東方霸主自然也知道這一點，是以當他的身形又下沉五六尺，他再是大叫一聲，猛地一提眞氣突然又向上拔起了五六尺來。

然而，席大先生却是身形如同石像一樣，一動也不動地等着。

東方霸主的身子，在半空之中，凌空向上拔起，所表現的輕功，自然是高超到了極點，但是眞正高手，却可以看出東方霸主的處境，實是十分狼狽了。

因爲席大先生此際，只是一動不動地等着，只等東方霸主身形落下，便發他一招「雙管齊下」。然而，東方霸主應該做的是不讓他有機會發出這一招！

因爲席大先生這一招若是一有機會發出，必然是東方霸主的身子將着地未着地的一剎間，東方霸主窮於應付，定然會被抓中的！

那麼，東方霸主只有不斷提氣，向上升起，不使身子落地了。

這時東方霸主在做的，就是如此。

但是一個人的輕功練得再好，他總不是飛鳥，總不能一直在半空之中不下來的，是以東方霸主此際的處境，實在是非常尷尬！

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的，是以當他在再度拔起，他心中也已然打定了主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說不定只好做些不要臉的事了！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在厲魔山莊與田畹華結下孽緣後，偕商仁、玉芳往迷谷找尋師父，至則人去屋空，只餘下母親屍體和李塞鴻奄奄一息僵臥地上，她們身上被人洒上一遍劇毒，沾之者亦被傳染，玉芳不愼已中毒，關山月只好帶她們往巫山求醫，途中玉芳不良於行，迫得遣商仁往巫山求救，關山月與玉芳，李塞鴻在山中坐息等候，未幾有自稱王耀民者說可爲中毒者治療，實則欲施詭計陷害關山月，幸張菁菁等趕到，用關山月身上的血治好玉芳，又令蛇神制服王耀民，要迫其現出本來面目及供出下毒陷害原因——

因計得計爭先手　以牙還牙不後人

商仁過來道：「現在給他把解藥用上去，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

張菁菁搖頭道：「不行！我早就想到這一點了，這兩種藥我也只知道一個大概，却不曉用法，否則我早叫蛇神制住他了……」

關山月一怔道：「妳也不知道用法？」

張菁菁點頭道：「是的！所以我不敢亂用，萬一用法不對，雖然能保全他的性命，却無法使他恢復原狀……」

商仁搓着手道：「那該怎麼辦？」

張菁菁望着關山月道：「殺他救他兩條路，由你決定！」

關山月想了想道：「他替李仙子解毒的方法對嗎？」

張菁菁道：「對的！一點都沒有錯！」

關山月道：「照我看來，毒不是他下的，否則他又何必前來解毒！」

張菁菁微笑道：「下毒的目的是爲了害你，既然害不了你，他自然不必再拖下去，我敢斷定下毒之事與他有關，乾殺死了他算了……」

關山月擺手道：「這只是我們的猜測之詞，眞相未明之前，我們不能這樣對他，菁菁，妳還是把他放了吧！」

張菁菁道：「當斷不斷，你總有一天會上惡當的！」

關山月慨然道：「我歷身江湖以來，不知受到多少陰謀陷害，還是好好地活了下來，這使我堅信吉人必獲天佑……」

張菁菁一嘆道：「好吧！你要救他我不會反對的，我也不是一個喜歡殺戳的人，一切都是爲着你着想……」

說着在身上取出兩顆丸藥，塞進王耀民的嘴裏，叫蛇神鬆開他的胳臂，王耀民悠悠醒轉，仍是破口大罵！

關山月將盛放解藥的瓷瓶遞給他道：「你拿着快走吧！」

王耀民接過瓷瓶，倒是有點不相信，放在鼻子前聞一下，又用手指沾了一點，放進口中辨藥味！

關山月正色道：「這還是你原來的東西，我一點都沒有動！」

王耀民將瓷瓶蓋好，藏入懷中，冷笑不語！

關山月又道：「我不管你是何居心，但是關某絕不作以怨報德之事，念在你剛才解毒療病的份上，放你走路……」

王耀民一言不發，回頭就走，張菁菁却道：「你的肋骨斷了，是否要我替你治一治？」

王耀民冷笑道：「謝謝妳的好心，這點小傷我自己還治得了！」說完又對蛇神道：「一脚之賜，常銘於心，遲早我都會來找你的！」

蛇神面色一變，關山月連忙道：「你快走吧！這位前輩的脾氣不太好，惹惱了他，誰都帮不了你的忙，你一心一意想對付的是我，只要你正大光明地前來挑戰，關某總接着，假如你再想用甚麼陰謀，關某下次對你就不會如此寬大了！」

他不知道王耀民的眞正身分是誰，這番話也只是試探之詞，王耀民若是與他沒有仇隙，一定會否認的！

可是王耀民僅只冷笑一聲，掉頭逕去，顯然是默認了，倒使關山月爲之怔然，確信張菁菁言之不虛……

張菁菁微微一笑道：「我的猜測沒有錯吧！」

關山月搖搖頭嘆道：「事情眞把我弄糊塗了，這伙傢是誰呢？」

張菁菁道：「自然是你認得的人……」

關山月在心中將自己的仇家思索一遍，實在想不出他是誰，在那些仇敵中，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可能的是這些人個個都恨他入骨，千方百計要置他於死命，任何手段都使得出來以期達到目的！不可能的是這些人中沒有一個精通醫理……

張菁菁知道他想的是甚麼，笑笑道：「這人能解除陰毒，多少總與李仙子有關……」

關山月被她一言提醒，連忙道：「是啊，我還要問問她我師父他們上那兒去了，在巫山的秘谷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能說話了嗎？」

張菁菁道：「陰毒已解，我又給她喝下培元固本的虎骨茯苓酒，元氣雖未全復，講話想來不會成問題的！」

大家都圍到李塞鴻身邊，見她的神氣已恢復了許多，可就是昏迷不醒，張菁菁有點不相信地道：「她應該好了……」說着伸手按了一下她的脈關，又翻開她的眼珠瞧了片刻，然後閉目深思，良久才對江帆道：「帆妹妹！你的玉蛇在身邊嗎？」

江帆一怔道：「在！幹甚麼？」

張菁菁神色凝重地道：「你叫牠在李仙子的人中上咬一口！」

江帆驚道：「那不是要毒死她了？」

張菁菁道：「聽我的話，沒有錯！」

衆人都詫然驚疑，江帆遲遲地取出玉蛇，湊在李塞鴻的人中處，叫牠輕輕地咬了一口！

李塞鴻猛然睜目，雙臂一振，在她身旁的玉芳與江帆都被她推出老遠，又伸拳向對面的關山月擊去！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伸手一格，不想李塞鴻的氣力大得出奇，尅的一聲，臂骨立折，痛澈肺腑。

張菁菁大叫道：「蛇神！快擒住她的雙臂！」

蛇神飛撲近前，雙手一抄，扳住她的胳臂，李塞鴻拚命掙扎，蛇神那麼深功力，居然也架不住。

張菁菁動作也快，搶過去一指突出，點在她的志堂穴上，李塞鴻身子一軟，才歪在蛇神的身上不動了！

關山月忍住臂上的傷痛，趕過來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張菁菁怒聲道：「剛才眞不該放那個傢伙走的，想不到他會下這種毒手！」

關山月驚問道：「怎麼樣？」

張菁菁恨恨地道：「他在李仙子體內還下了一種劇毒，這種劇毒能使人神智喪失，只有蛇毒能解，所以我才叫小白咬她一口……」

關山月急問道：「怎麼又會成這個樣子呢？」

張菁菁道：「我沒想到她身上塗過解毒的藥，這種解毒藥與蛇毒一衝，可以使人力大無窮，不過，如此一來，蛇毒的作用又消失了，毒性流入內陰，使她神智更形瘋狂，現在我制住了她的穴道，若是放開她，她見人就殺……」

衆人都駭然動容，張菁菁長嘆一聲道：「我也是一時大意，急於爲她解毒，忽畧她體外塗過藥酒，可是我相信這一切都是那傢伙故意安排的……」

南仁點點頭道：「我想也是如此，那傢伙早就跟在我們身後，不早不晚，偏偏趕在今天才現身出來，裝模做樣……」

關山月皺了皺眉道：「他這樣做，究竟爲了甚麼呢？」

張菁菁道：「他原來的目的可能只是防止李仙子說出所見之事，他自己不肯現出本相也是爲着這一點，可是後來見我居然也能解了他所下的陰毒，才留下這一手毒着，能利用李仙子殺死我們固然好，否則也叫我們無從追究眞相！這個人的醫道如此之精，用心如此之毒，倒眞是我的好對手……」

關山月急問道：「李仙子還有救沒有？」

張菁菁沉思片刻才道：「只有一個方法，可不知道靈不靈，不過那傢伙我諒他也逃不了，我給他吃的兩顆藥丸中，有一顆是我特製的毒藥，兩天之後，他自己會來找我的……」

關山月一怔道：「現在還是先想法子救李仙子要緊！」

張菁菁把蛇神叫過來，附耳低語片刻，蛇神抱起李塞鴻，飛也似地走了。

關山月見蛇神把李塞鴻抱走了，乃不經意地問道：「他們上那裏去了？」

張菁菁臉色深沉地道：「就在前面的市鎭上，李仙子的傷勢十分嚴重，這是唯一救她的方法，不過救了她之後……」

張菁菁忽然止口不說下去了，關山月忍不住催問道：「妳怎麼不說了？」

張菁菁輕嘆了一聲道：「我不敢說，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否對……」

關山月奇怪地道：「妳救她怎麼會錯呢？」

張菁菁把他拉到一邊，湊在他的耳旁說幾句。

關山月神色一震，脫口叫道：「這……萬一她不願意，叫我如何對她解釋呢！」

張菁菁神情黯然地道：「關大哥，我沒有別的辦法了，萬一她有所責難，你把責任都推到我身上好了，我願意擔負一切後果……」

關山月急了道：「這不是誰擔責任的問題，咳！叫我怎麼說呢，菁菁，難道除了這個辦法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法子嗎？」

張菁菁苦笑道：「假如有別的方法，我絕不會採取這一着。」

關山月一嘆道：「爲什麼要選蛇神呢……」

張菁菁道：「她身中陰毒已至極爲嚴重的階段，就是我父親在場，也不見得能解，何況情形又不容許再拖延……」

關山月沉思片刻才道：「蛇神一定能救她？」

張菁菁苦笑道：「這可不敢說，不過除了蛇神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救得了她，因爲蛇神是半人半蛇的體質，稟性至陰……」

關山月道：「我是問爲什麼一定用那治法？」

張菁菁臉上一紅又附耳低聲道：「陰毒是從雌蛇的精液中提煉出來的，只有雄蛇之精才能尅制，尤其是蛇神半具人性，乃能使陰極而轉陽……」

關山月苦笑一聲道：「現在我倒是希望她活不成……否則她怪罪下來，只要一句重話，我除了引疚自殺之外，別無他策。」

張菁菁道：「李仙子本捨身救世之宏願，或許不會怪你的！」

關山月急了道：「她所以銳身急難，就是爲了不願與謝靈運同流合污，以保晚節，現在竟發生了這種事……」

張菁菁臉色莊重地道：「我這樣做不單是爲了

保全她的性命，也爲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所以李仙子必須要活下去……」

關山月一怔道：「還有什麼理由？」

張菁菁四望了一下才道：「這裏沒有外人，我可以把話說出來，你知道蛇神之所以肯受我的節制，完全是爲了我掌握着人蛟之故……」

江帆首先一驚道：「什麼？張姊姊，莫非人蛟出了問題？」

張菁菁點點頭道：「不錯！人蛟已經不在我身邊了！」

這下子連關山月也嚇得跳了起來，大聲叫道：牠到那兒去了？」

張菁菁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反正牠突然失踪了！」

關山月道：「這種兇殘之物，若是流到人間，豈不是爲患無窮！」

張菁菁道：「事情雖然可慮，倒還沒有多大關係，因爲牠所棲身之處，多半是深山大澤，人跡罕至之處……」

江帆道：「難怪張老伯前幾天單身出去採藥了，我想，他老人家是借個藉口出去尋找人蛟的下落吧！」

張菁菁點頭道：「不錯！這個消息我不敢讓大家知道，最主要是擔心蛇神，若是他曉得人蛟失踪，發起蠻來，誰都制不住……」

關山月默然片刻才道：「萬一老伯找不回人蛟呢？」

張菁菁道：「我就是怕這一點，即使爸爸能找到，也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帶牠回來的，我正在着急，幸而有李仙子……」

關山月一怔道：「妳想利用李仙子？」

張菁菁委婉地解釋道：「這不是利用，祇是適逢其會而已，蛇神自變人體之後，生性奇淫，可是他身具異稟，別的女子與他接觸後，一定會蒙受其毒，只有李仙子，曾爲陰毒所染，可以抗受他的異賦……」

關山月道：「那就是說李仙子必須終身跟着他了！」

張菁菁道：「是的！一次交接，可以緩住毒性一個月，假如李仙子要想活下去，就必須長跟他在一起！」

關山月冷哼了一聲，道：「也許李仙子寧願死去……」

張菁菁黯然地道：「那祇有一個辦法，由我委身下嫁蛇神！」

衆人都是一驚，張菁菁繼續道：「蛇神在我的壓制下，一直沒有接觸過女人，已經很不耐煩了，好幾次差一點跟我變臉鬧翻……」

江帆臉色一沉道：「爲什麼不殺了他！」

張菁菁苦笑道：「他一身功力通神，殺死他並不簡單，再說謝靈運等人消聲匿跡，多半也是忌憚他的原故，殺死一個蛇神，引得羣邪復出，實在不智已極，而且蛇神並非絕惡當誅之輩，他只是爲着天賦的衝動，祇要能使他在這一方面滿足……」

江帆急忙道：「可是妳不必嫁給他呀！」

張菁菁苦笑道：「有什麼辦法，祇有我一個人深明醫理，可以借助藥物，抗受他的異賦而不致送命！爸爸在臨走前已經交代過了，假如蛇神得知人蛟失踪的消息，就用這個方法去降伏他，使他站在我們一邊……」

江帆道：「妳可以將藥物交給別人……」

張菁菁正色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且用藥時十分危險，我不能用別人的生命與幸福來冒險，這是我們習醫者的誡條……」

關山月臉色一動！張菁菁連忙道：「關大哥！你一定覺得我言不由衷，把話說得那麼好聽，怎麼又想到去利用李仙子來籠絡蛇神……」

關山月吶吶地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張菁菁一嘆道：「不管你是否這樣想，我必須把我的心跡表明，我授意蛇神，只是爲了救李仙子的命，假如她醒來後，不想再跟蛇神在一起，我一定竭盡我的能力，想別的方法來延續她的生命，萬一力有不逮，我也就心安了……」

江帆遲遲地道：「那妳就要嫁給蛇神了？」

張菁菁慘然一笑道：「我還有別的選擇嗎？」

關山月也不知怎麼說才好，默然良久方道：「等李仙子醒來再說吧！」

張菁菁苦笑道：「是的！等她醒來後，就是決定我的命運的時刻了……」

關山月急忙道：「不！即使她不願意，妳也不一定要那麼做！」

張菁菁正色道：「我必須這樣做，五台山無極門上住着儘是女人，我不能讓她們受着蛇神與謝靈運兩方面的威脅……」

關山月一怔道：「這是怎麼說呢？」

張菁菁道：「蛇神也住在五台山，對山上的人比較熟悉，假如他要找人發洩性慾，一定是從那裏開始……」

關山月又問道：「妳怎麼又扯到謝靈運頭上呢？難道他又出現了嗎？」

張菁菁搖搖頭道：「沒有，可是柳依幻又偷偷地離山了，她多半也猜到了人蛟失踪的事，去找謝靈運聯絡了！」

關山月笑道：「不可能吧！她與謝靈運並不合得來！」

張菁菁嘆道：「仇恨能使人喪失理智的，她對謝靈運只是厭惡而已，爲了發洩她的仇恨，或許她會忘記厭惡而借重他們……」

關山月一怔道：「她恨的對像只是一個人。」

張菁菁道：「她報復的對象却不止你一個！」

關山月朗聲道：「假如她眞的如此倒行逆施，就由我去對付她好了！」

張菁菁苦笑道：「我們不能寄望在你一個人身上，必須留下充分自衞的力量，因爲你已經成了家，不能永遠跟我們在一起……」

江帆也接着道：「是啊！關大哥，我們應該恭喜你才對……」

想起自己的婚姻，關山月覺得實在愧對她們，輕嘆道：「我……這場婚姻……」

張菁菁連忙道：「你不必解釋了，我與江妹妹都衷心爲你祝福，相信你的抉擇一定是正確的，而且我們都想拜識一下尊夫人……」

關山月本來還想說明一下，可是礙於玉芳在旁邊，有許多話未便啓口，只得歉然地嘆了一口氣道：「我們去看看李仙子吧！關於她見到溫姥姥的情形，以及我師父的下落，我必須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不開口了，五個人默然上路，大約走了一個時辰，終於來到靈石鎭，夜色已深萬籟俱寂。

關山月一皺眉道：「上那裏找他們去呢？」

江帆道：「蛇神身上的氣息小白可以聞得出，由牠帶路好了！」

靈蛇懂得人言，不待吩咐，已從囊中爬了出來，蜿蜒而行，却是走向一片荒落的野林。

關山月奇怪道：「怎麼朝沒人的地方去呢？」

張菁菁嘆道：「這就是蛇神潛在體內的習性，他的世界不在人間，不是廣濶的原野，就是深暗的山洞……」

關山月不以爲然地道：「在這種地方怎麼受得了！」

張菁菁道：「受不了也要受，所以我不讓別人去跟着蛇神！」

這是關山月最怕觸及的話題，所以他又不響了，私心之中，他當然不願意張菁菁嫁給蛇神！

可是張菁菁那種捨身的精神使他不提出反駁的理由，張菁菁的決心已無可動搖了，除非是李塞鴻肯答應……

然而，他也不願意李塞鴻委屈求全，想到這兒，他簡直矛盾得無所適從，甚至希望找不到她！

靈蛇小白游到一座破落的廟宇前停住了，縮回江帆的布囊中，帶到了地頭，牠沒有責任了！

可是外面的人却止住了脚步，是誰先進去？

商仁和玉芳知道沒有他們的事，站得遠遠！

江帆也認爲自己沒有進去的必要，參加到玉芳與商仁的行列中，詢問一些有關厲魔山莊瑣事！

關山月與張菁菁對望一眼，關山月道：「我們一起進去！」

張菁菁搖頭道：「不！我不進去，你看見蛇神就把他叫出來！」

關山月奇道：「妳爲什麼不進去？」

張菁菁苦笑道：「有我在旁邊，李仙子無法表示她眞正的決心，也許她爲了不願當面使我難受而答應下來，那並不是我所求的。」

關山月一嘆道：「妳太多心了！」

張菁菁道：「不是我多心，而是我應該給她一個表示眞正決心的機會，嫁給蛇神是一件痛苦的事，假如她有犧牲的精神，我不在旁邊，可以更現出她的偉大！」

關山月一點頭道：「好吧！那我就進去！」

張菁菁又道：「假如她一開始就認爲我做錯了，你就不必再說什麼！只告訴她那是我的主意，隨她怎麼罵我好了……」

關山月怔了一怔，終於明白了她的意思，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以激動的聲音道：「菁菁！妳……太好了……」

張菁菁掙扎脫他的手，却見廟中走出一個顫巍巍的人影，藉着黯淡的星火，看出他止是蛇神！

可是他的神情現得極爲萎頓，滿臉血污！

張菁菁大吃一驚，連忙上前急問道：「蛇神！你是怎麼了？」

蛇神的身子都無法支持着站起來，搖搖欲倒，關山月搶上一步扶住他，才發現他全身都是血！

其他人也趕過來了，商仁帮着將蛇神扶到裏面，只見一片黑沉沉的，江帆幌亮了手中的火摺子，看見神台上還有着半段殘燭，連忙點上了，但見滿地都是血漬，却不見李塞鴻的影子！

關山月將蛇神扶着在神枱上躺下，急忙問道：「李仙子呢？」

蛇神喃喃地低聲道：「人……人蛟……」

張菁菁身子一震，急忙問道：「人蛟？你遇上人蛟了？」

蛇神只點了一下頭就昏了過去，張菁菁顧不得他全身血污，連忙撕下一片衣服，替他身上擦了一遍！

傷痕纍纍，每發現一處傷口，張菁菁都趕快止住手，替他敷上止血的藥散，一直到下身，大家又

怔住了。

他胯下一片血污，被人閹割了！

張菁菁祇是頓了頓，隨即不避嫌疑，替他在傷處也敷上了藥散，幸喜他的雙腿還沒有傷破之處！

張菁菁檢查了一下他身上的傷痕，竟有十六處之多！

其餘的傷處最小也有拳頭般，都是深深下陷，好像是被什麼猛獸的利齒咬去一般，張菁菁一嘆道：「幸虧是他，若換了第二個人，恐怕一口就會致命！」

關山月駭然道：「他口中叫着人蛟，難道是被人蛟咬的嗎？」

張菁菁點頭道：「不錯！他一身皮肉堅逾鋼鐵，只有人蛟的利齒才能咬得破，而且從傷處看，也正是我的那條人蛟。」

關山月連忙道：「妳怎麼知道的？」

張菁菁嘆息着道：「爲了此物殺性太重，有傷天和，我把牠最厲害的兩枚犬齒拔掉了，這樣咬上人之後，尚可有藥救治……」

關山月連忙道：「那蛇神不會死了？」

張菁菁道：「蛇神身上的體質是可以受得住那種毒的，我倒不必爲此担心，祇是從傷口留下的缺處部份正是犬齒所在……」

關山月怔然道：「妳的人蛟怎會流落到此地來了呢？」

張菁菁憂愁深重地說道：「就是這個問題想不透！」

江帆想想道：「等蛇神精神恢復了一下就可以問問他了！」

商仁忽然插口道：「依我看不如趁他受傷的時候，將他除去算了！」

關山月怔了一怔，連忙道：「這怎麼行呢？」

商仁正色道：「張姑娘，他還不知道人蛟走失之事，一定會認爲是妳故意放出來咬他的，醒來後對妳記恨報復……」

張菁菁道：「這是何必呢，我若放出人蛟咬他，怎會留他性命？」

關山月神色一動道：「商兄所慮可能有點道理，妳一向阻止他去找女人，人蛟所咬之處，又正好是他淫根所在，他一定會認爲是妳故意如此……」

張菁菁一驚道：「是了！人蛟失踪，又突然在此出現，顯然是人故意所爲，目的就是要嫁禍於我，使蛇神反叛我……」

江帆駭然道：「菁姊姊，這太可怕了，妳……」

張菁菁目光移向關山月，詢求他的意見！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菁菁！事關妳的安危，妳看着決定吧！」

張菁菁低聲道：「我希望你能帮我出主意。」

關山月道：「這個誰也無法帮你出主意，不過妳無論作何決定，我都會讚成的，妳還是自己斟酌一下吧！」

商仁忍不住又道：「張小姐，妳的人蛟既已落入別人手中，對於蛇神已失去了控制能力，留下他可能反爲人用！」

張菁菁沉思良久才道：「我原來對於蛇神控制很嚴，是因爲他會害人，現在他已經無法害人了，我怎能再殺害他呢！」

商仁急道：「可是他的武功猶在，記恨於妳，對妳是一大威脅。」

張菁菁搖頭道：「不行！醫者只有救人，不能殺人，我還是盡心替他救治，向他細心解釋，聽不聽就在乎他的……」

關山月的臉上露出嘉許而欽佩的神色，朝她點點頭。

張菁菁又彎下腰去，在蛇神身上細心地推拿着，帮他活動筋血，助長精神片刻之後，蛇神忽地一動，突然跳了起來，一把握住她的手，向口邊送去，大家都是一驚，紛紛撲上去欲待搶救。

幾個人的拳掌紛紛落在蛇神身上，他竟然如同未覺，一揮手，將他們都震了開去，商仁功力最淺，吃虧也最大！

砰的一聲，撞上了神像，人隨即昏了過去，高大的神像又倒了下來，壓在他的身上！好在那只是一尊土偶！

同時又因爲年久失修，身上的土箔多半剝落，祇剩下一個木架子，倒來也不會造成多大傷害！

神像的頭砸在商仁的額上，撞破了一大塊，可是這時候大家都分不出時間來照顧他，又向蛇神圍去！

關山月嗆然抽出黃蝶劍，厲喝道：「快把她放開！」

蛇神冷笑一聲道：「不放又怎麼樣？」

關山月大聲道：「不放我就宰了你！你皮肉雖堅，也擋不住寶劍之利！」

蛇神獰笑道：「我祇要一用力，馬上就可以震碎她的心脈，你縱然殺死我，也救不了她，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關山月見蛇神拏住張菁菁的部位，正是脈門所在，投鼠忌器，倒是不敢造次，張菁菁嘆了一口氣道：「蛇神！你的傷很重，最好不要用力，否則傷及血經，你將永遠殘廢了，你爲什麼要殺我呢？」

蛇神一笑道：「我幾時說過要殺妳的？」

張菁菁道：「那你抓住我幹什麼？」

蛇神道：「我受妳壓制太久，要報復一下！」

張菁菁輕嘆一聲道：「這是我咎由自取，你要怎麼報復我？」

蛇神笑笑道：「妳父親雖然利用外科手術，替我換成人形，可是他在我體內作了一些手脚，使我的行動常受拘束……」

張菁菁立刻道：「那是我父親對你不放心，我已經在暗中替你解開了！」

蛇神搖頭道：「我不信！」

張菁菁正色道：「是眞的，我以前每次替你用銀針刺穴，就是爲了替你消除筋經上的禁制，我相信你自己也會有感覺的！」

蛇神睜着大眼問道：「什麼感覺？」

張菁菁道：「你每逢陰雨的天氣，四肢常會抽搐，現在已經沒有了，這就是禁制消除的象徵……」

蛇神點點頭道：「這倒是不假，可是我運氣的時候，胸口就會隱隱作痛，恐怕是妳另外又施了什麼手脚……」

張菁菁怔道：「那有這回事？」

蛇神怒聲道：「難道我還會騙人不成？」

張菁菁想了一下道：「那也許是你練功不愼，運錯了氣，我用銀針再導一下就會好了，可是現在你不會再讓我動手了！」

蛇神笑着道：「何以見得？」張菁菁道：「我要替你動手導氣，必須用針刺入將台穴，稍偏一分，立有性命之虞，你能放心嗎？」

蛇神大笑道：「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

張菁菁沉思片刻，道：「那我就替你盡最後一次心吧！」說着用另一隻手從懷裏取出一支銀針，

江帆大叫道：「菁姊姊，他如此對妳，妳還要替他治病？」

張菁菁輕嘆道：「他如何對我是他的事，我既然學會了醫術，絕不能拒絕任何一個病人，即使是生死大敵也不例外！」

說着將銀針輕輕地刺入蛇神的前胸，落手不差分毫。

然後又對蛇神道：「你再運氣試試看！」

蛇神將胸一挺，那枚銀針飛射而出，然後哈哈大笑道：「不必試！我根本就沒有病！」

張菁菁佛然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蛇神毫無表情地說道：「給妳一個殺死我的機會！」

張菁菁怔然道：「我爲什麼要殺死你？」

蛇神笑道：「妳已在我的掌握之中，祇有這個方法才能殺死我，當時妳只須將銀針偏差半分，即可刺穿我的心臟……」

張菁菁惱然道：「一個學醫的人，絕不乘人之危！」

蛇神冷笑道：「我不相信醫生都是好人！」

張菁菁正色道：「沒有的事，醫者，義也！一個眞正的醫生，當視活人爲唯一天職，否則他就不配稱這個醫字！」

蛇神捧起她的手，輕輕地吻了一下，隨即放開道：「張姑娘，我眞正相信妳了……」

衆人都爲他的舉動震住了，祇有張菁菁淡然問道：「你以前對我不信任？」

蛇神道：「在五台山上與妳相處了一段時間後，我對妳的心地已有相當了解，可是今天所發生的事又使我不能無疑……」

張菁菁忙問道：「今天又發生了什麼事？」

蛇神道：「今天我照妳的囑咐，將李塞鴻帶到此地，立刻開始着手替她解毒，可是我正要進行時，人蛟就飛了進來……」

張菁菁失聲道：「人蛟！你能確定是人蛟？」

蛇神笑道：「當然能確定了，那條人蛟原來是我豢養的，而且除了人蛟之外，天下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咬傷我的皮肉！」

張菁菁又問道：「牠是怎麼來的？」

蛇神道：「由一個蒙面人帶着來的，他說是出於妳的主使！」

「胡說！我的人蛟在五天前就失踪了！」

蛇神點頭道：「我知道！」

張菁菁又是一驚道：「你知道人蛟失踪事？」

蛇神道：「是的！妳平常都將藏人蛟的竹簍藏在身邊，五天前你突然不帶竹簍了，我知道妳一定失去了牠！」

張菁菁呆了一呆才道：「也許是我將牠留在房裏呢？」蛇神笑道：「我是個養蛇的祖宗，任何一種蛇類，我不必親見就知道牠在那裏，因此我知道牠已不在五台山上了！」

張菁菁默然片刻才道：「那你爲什麼……」

蛇神道：「妳是問我爲什麼還留在山上？」

張菁菁點點頭，蛇神又笑着道：「我原先留在山上，也不是爲了怕妳的人蛟，雖然牠可以威脅我，但是妳知道我的脾氣是寧死不屈的……」

張菁菁頗爲感動，却沒有說話，倒是蛇神感慨地道：「以前我僻處深山，與蛇類爲伍，根本不知道人間的樂趣，自從被妳收容到五台山上之後……」

張菁菁連忙道：「我對你並不好！」

蛇神搖搖頭道：「已經很够了，妳瞞着父親爲我拔除體內的禁制，並未以異類視我，使我體驗到人世溫暖……」

張菁菁眼眶紅紅的忍住眼淚道：「你還是說今天的事吧！」

蛇神嘆了一聲道：「我正準備與李塞鴻拔毒，人蛟飛來一口就咬去了我……反正妳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張菁菁的臉也紅了道：「那李仙子的毒並沒有解？」

蛇神苦笑道：「妳叫我用什麼去解？」

張菁菁紅着臉道：「你還是說下去吧！」

蛇神道：「接着那個蒙面人就出現了，他說是妳叫他來制裁我的，要我抱着李塞鴻跟他走，我自然不相信……」

張菁菁忍不住又道：「你怎麼不相信呢？」

蛇神道：「除了妳自己本人外誰還能控制人蛟，而且李塞鴻解毒是出于妳的指示妳怎會不等我完事就出手制裁我！」

張菁菁嗯了一聲道：「也有道理！以後呢？」

蛇神道：「他見我不肯服從命令，便指示人蛟在我身上咬出這麼多的傷痕，最後我假裝不支，昏倒在地下……」

張菁菁詫然道：「你說那個人能指揮人蛟？」

蛇神點頭道：「是的！人蛟對他言聽計從，像妳指揮一樣的了。」

張菁菁詫然道：「這人是誰呢？」

蛇神立刻道：「妳應該明白，除了妳之外，還有誰將人蛟指揮得如此順從，還有誰能觸及陰毒而不受其害？」

張菁菁睜大了眼睛道：「觸及陰毒？」

蛇神點頭道：「不錯！我裝作昏倒後，他自己抱起李塞鴻，帶着人蛟走了，妳想還有誰能做到這一點……」

張菁菁叫起來道：「除非我父親！」

蛇神飛快地應聲道：「妳也懷疑妳父親了？」

張菁菁連連搖頭道：「不！不可能！」

蛇神一嘆道：「我也不相信是他，然而除了他之外，再無別人！」

張菁菁沉聲道：「爲什麼你會懷疑他？」

蛇神道：「別的人我都不認識，自然不需要蒙着臉來見我，當時我拚命也許可以撕下他的面具，可是我不敢……」

關山月忍不住揷口問道：「你爲什麼不敢？」

蛇神怒聲道：「他蒙臉的目的就是怕我認出本相，假如我知道他是誰！他一定會利用人蛟殺死我滅口，我並不怕死……」

張菁菁見他有點發急了，連忙道：「是的！我們都相信你不是個貪生怕死之輩，你必須留下性命來使事情容易摸索一點……」

蛇神得到她的解釋後，神情上好過了一點嘆道：「其實我倒是這個意思，我身上的傷，是我故意挨上的，除了第一口攻我無備，人蛟再厲害，我還可以拚一下！」

張菁菁怔了一怔，道：「你可以抵抗人蛟的侵襲？」

蛇神道：「是的！我蓄聚了全身的勁力，假如作困獸之鬥，也許還有一絲勝望，可是我不想使用出來！」

張菁菁連忙道：「爲什麼？」

蛇神遲疑片刻才道：「因爲那個蒙面人是妳父親，我想藉此機會測知一下妳對我的用心，是否眞的有置我於死地之意……」

張菁菁急了道：「爲什麼你會認定那人是我的父親？」

蛇神嘆道：「我的體內流着一半蛇類的血液，蛇有一種天賦的能力，光憑靈敏的感覺去測知敵人，我的直覺幫助我認出是他！」

張菁菁聽得一愣，說道：「所以，你裝着重傷測驗我？」

蛇神道：「是的！我的傷都是表面的浮創，換了普通人一定受不了，可是在我身上却不當一回事，妳知道苗疆有一種鐵綫蛇嗎，牠的身體，細長如籐，被砍成七八段後，仍能各自單獨生存，我雖然比不上這種神通，但是普通外傷是殺不死我的，我留下的目的是要看妳是否與妳父親串通一氣了…」

張菁菁低頭不語，蛇神又道：「妳的表現使我慚愧，但也使我相信妳的確與妳父親沒有勾結，否則妳必不容我活着說出這些話……」

張菁菁擺擺手道：「好了！蛇神！謝謝你對我的信任，請不要再說下去了，我的心裏亂得快，你讓我仔細地想一想……」

蛇神果然不開口了，關山月却遲疑地道：「菁菁！張老伯不會……」

張菁菁噙着一泡眼淚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關山月轉頭向蛇神道：「你能確定那人是張老伯嗎？」

蛇神沉聲道：「我相信我的直覺不會有錯！」

關山月搓着手道：「這就難辨了——」

張菁菁忽地一抹眼淚，堅毅地道：「沒有什麼難辨的，假如那人眞是我的父親，我一定不推辭自己的責任，與他堅持到底……」

關山月立刻道：「妳用不着決定得這樣快，也許不會是他，蛇神只是憑着直覺，那不能作數的，我們必須要把握住充份的證據！」

張菁菁咬着嘴唇道：「關大哥，不瞞你說，我

對爸爸的一切始終都在懷疑中，尤其是他與陰麗華發生關係後……」

關山月一驚道：「難道妳也不相信張老伯？」

張菁菁綳着臉道：「是的！從我們第一次見面後，爸爸就變了一個人，以前他默默隱身，唯恐人知，可是在大漠中救了你之後，他對於武林中的一切感到與趣十分濃厚，他的武功也有着突飛猛進的表現，這都是我無法了解的……」

關山月也感到事態嚴重，可是他什麼也不說。

張菁菁想了半天才道：「關大哥！我想請你陪我上一個地方！」

關山月連忙道：「可以！上那裏去呢？」

張菁菁道：「上崑崙山，找我外婆去！」

關山月大感意外，忍不住問道：「妳是說雪老太太，她老人家已經閉關深隱，不問世事了，妳又去找她幹什麼？爲什麼要我去呢？」

張菁菁輕輕一嘆道：「有許多問題一定要找到外婆才能得到解答，我要你陪我去的目的有幾層作用，可是現在我不能說……」

關山月沉吟片刻才道：「假如妳認爲必要，我當然可以陪妳走一趟！」

張菁菁道：「絕對必要，而且此行對你關係更大！」

關山月點頭道：「好！那我們就去吧！崑崙山離大漠不遠，我正好借這個機會去看看馬伯憂與我的老朋友明駝……」

江帆鼻子一酸道：「我也去！」

關山月怔望道：「妳去幹嗎？」

江帆酸楚地道：「記得你答應娶我，還是那匹明駝做的媒，現在你已另婚，我尚未嫁，我要去看牠，也許牠已經生下小駱駝了……」

關山月臉上一紅，想起往事，心中頓感無限歉意，尤其是與明駝相約，叫牠生頭小駱駝，伴着自己與江帆所生的孩子，繼任明駝令主，現在事過境遷，明駝是否有後不得而知，他與江帆却是鴛夢難諧了……

張菁菁微微一笑道：「江妹妹肯同去一趟也好，也許你們的前約仍有機會……」

江帆紅着臉道：「菁姊姊，妳不要開玩笑！」

關山月更弄得手足無措，張菁菁又笑向玉芳道：「妳是一定要跟我們去的了？」

玉芳坦然地道：「是的！我奉莊主之命，必須跟着關大俠！」

張菁菁道：「田莊主也過份小心了，關大哥是守義不阿的君子，絕對不會背着她在外面另結新歡的！」

關山月又窘又急道：「菁菁！妳說這些有什麼意思呢？」

玉芳却微微一笑道：「張小姐，莊主太誤解了，我受命侍奉關大俠，並不是替莊主監視關大俠行動的，而且莊主與關大俠結褵之前，對各位的事都知道了，她還關照我說，見到各位後，替她代爲致意，厲魔山莊中的門永遠爲各位而開的……」

張菁菁自己也不禁臉紅了，連忙道：「我不過隨便說說，絕沒有其他的意思！」

玉芳含笑道：「莊主却不是隨便說說的，她以萬分的誠意，歡迎各位到厲魔山莊去共同生活，只要各位不嫌棄，她願意……」

關山月急得連連擺手道：「玉芳！我們在談正經事。」玉芳笑而不言，張菁菁也趕緊變轉話題道：「蛇神！你剛才出手太重了，把商大俠傷成那個樣子！」

商仁早已醒來了，掙扎爬起來道：「這是我咎由自取，以我那種混帳存心，蛇神殺了我，也不爲過！」

張菁菁笑道：「大家都是誤會，希望二位別再心存芥蒂，五台山上的事，麻煩二位費心照顧一下，至於我們的行踪，請二位一定守秘，我們走後，那裏一時不會有什麼事的……」

蛇神立刻道：「有事也不要緊，我還沒有傷得不能動……」

張菁菁一嘆道：「蛇神！我相信你的武功足可應付一切，可是我們的敵人並不是仗着武功來打擊我們，陰謀鬼計，層出不窮，以商大俠的江湖閱歷，當可燭其奸，所以我希望你們二位通力合作，一定可以等到我們回來……」

商仁想想道：「你們要多久才能回來？」

張菁菁道：「不會太久的，至遲不超過兩個月，在這段時間內，二位只須靜守，千萬不可躁急輕動……」

商仁笑道：「張姑娘放心好了，看家的事，我們還辦得了……」

一行四人，重新踏入白雪皚皚的崑崙山，關山月與張菁菁是舊地重遊，自然不免感慨萬端！

江帆與玉芳却是初臨，深深地爲那雄麗壯偉的景色所眩，禁不住發出衷心的讚詞，深嘆造化之神奇！

勁烈的寒風雖然剛利如刃，却只能掃去他們身上僕僕的征塵，反而更振奮了他們的精神！

憑着舊日的記憶，他們在茫茫的峯嶺間，尋路向雪老太太的雪峯進發，終於找到了那所茅屋！

張菁菁對這所茅屋特別記憶深刻，她想起了第一次帶着昏迷不醒的關山月來到此地，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當她準備用淚水凍凝冰珠將關山月埋葬，適好碰見彭菊人，也因而見到了雪老太太，她的外婆！

孔玲玲的凌辱，曲折的身世，發瘋的母親，竣厲的外祖母……歷歷往事，都一一浮起在心頭！

她忍不住瞟了關山月一眼，對這個男人，她犧牲得太多了，可是又得到他什麼呢？一種似有若無的感情！

「他眞的不愛我嗎？」

爲了把她從劉幼夫身邊救出來，他曾冒了生命的危險，奮不顧身，這種情誼令她求遠難忘的了！

「他愛我嗎？

「他從沒有對我作過任何表示，也沒有對何人作過表示，卽使是他娶了田畹華相信也不是愛！」

這個男人心中似乎沒有愛，他的感情很豐富，却分給了天下每一個人，無論男女老幼，爲着廣大的人羣而奮鬥着！

他活着目的，彷彿就是爲了別人，從沒有爲自己打算過，太上忘情，他不是聖人，却具有着聖者的心靈！

「這樣一個男人值得愛嗎？」

她在心中自問，又在心中自答：「值得的！用一生的幸福，換取他片刻的溫情也是值得的！可是愛上這樣一個人，所得的祇有痛苦……」

望着關山月漠然，堅定而沒有表情的臉，她却可以看出裏面藏着的是悲天憫人的胸懷——

於是她的心底昇起了神聖的敬意！

他是一尊偶像，祇能給人放在心裏膜拜，他不屬於任何一個人，他也屬於每一個，誰都可以得到他，誰也得不到他。

於是她又想起玉芳轉述田畹華的話……

田畹華的邀請也許眞是出於誠意，眞心地希望她，江帆，以及所有愛他的女子去分享關山月的感情！

這種邀請是多麼幼稚啊！自己都沒有得到，却想分給別人，或者是自己把不住他，祈求別人來共同保有他……

不管是那一種理由，都證明了她對關山月的了解不够……

「妳雖然嫁給了他，却並不是得到了他……」

想到這裏，她心中對田畹華僅有的一點嫉妬也消失了，轉而替田畹華感到難過起來，因此輕輕發出一聲嘆息！

關山月聽見了，連忙問道：「妳嘆氣是爲了什麼？」

張菁菁臉上一紅，連忙用旁的話岔開道：「我不知道要如何對外婆交代，她曾經說過叫我提了孔玲玲的頭才能再見，今天我却空着手來了……」

關山月以爲她眞是爲了這個發愁，笑笑道：「雪老太太也是個學醫的，當時祇是一時的氣話，我相信她老人家不會太認眞的，孔玲玲畢竟是她的徒弟……」

張菁菁本是隨口的一句話，給他一解釋，倒是眞的有點發愁了，皺起眉頭，又是一嘆道：「外婆的脾氣很固執，孔玲玲是她一手敎出來的弟子，却趁她給我母親療傷治病的當兒暗下毒手……」

關山月道：「孔玲玲罪行當誅，但是雪老太太不應把她的事交給妳代辦，妳本着仁者之心跟她解釋，一定會得到諒解的！」

張菁菁低頭道：「但願如此！」

說着四個人已經來到雪峯谷口，一望叢林，仍是當年景象，江帆與玉芳見冰天雪地之間，居然有這種景色，不禁又嘖嘖稱奇！

張菁菁却十分心急，逕自向谷中的屋子奔去！

關山月爲了讓她先與雪老太太會面解說，遂留在後面，保持十幾丈的距離，江帆與玉芳自然也跟着她！

張菁菁纔奔到門口，忽然哎呀一聲尖叫，翻身滾倒在地上，關山月見狀大驚，連忙趕了過去。

張菁菁已從地上強撐着坐了起來，肋前揷着一支尾羽鮮紅的短箭，神情十分痛苦，關山月一急之下，伸手就要替她拔箭。

張菁菁却咬着牙道：「別管我！你先進去看看是誰？」

關山月急聲問道：「妳不要緊嗎？」

張菁菁痛得額上汗珠直滴，喘息着道：「這是血羽箭，祇有特製的解藥可救，你快去把放箭的人制住，向他討取解藥，快，這箭上的毒藥半個時辰內就將發作——」

關山月聽她說得嚴重，自是不敢怠慢，連忙一縱身，直向屋門撲去，屋中颼颼射出兩點紅影！

關山月自然有了防備，手早已按在劍柄上，紅影照眼，黃蝶劍也出了鞘，迎空一揮將紅影拍落！

又是兩支紅羽短箭，他不禁怒聲喝道：「屋裏是誰！暗箭傷人……」

屋中悄無回音，關山月又仗劍闖進去。

玉芳已趕過來道：「關大俠！讓我來！」

聚氣凝神，猛然一拳擊去，轟然巨响，如霹靂乍驚，一時但見木石飛揚，塵土蔽空，原來她已使出了厲魔山莊的獨門功夫霹靂神拳！

灰塵慢慢安定了下來，三條人影電閃似的穿了出來，兩個人一齊撲向關山月，劍光如急雨下罩！

關山月手挺黃蝶劍一抖，朵朵蝶影飛舞，嗆瑯

聲中，將那兩人震退了一步，關山月這纔看清來人，失聲驚叫道：「原來是你們！」

那兩人正是謝靈運與劉幼夫，另外一個人却是祁浩，二個人都被灰塵蓋住了頭臉，形相顯狼狽！

劉幼夫首先冷笑一聲道：「關山月！算你的運氣好，又躲過了一關！我們在屋子裏佈下了天羅地網，就等你進來送死的，你居然上當！」

關山月怔了一怔，不知道他們究竟佈下了什麼陰謀，但是幸虧玉芳攔了一攔，同時發拳震坍了屋子。

不過他無暇問及這些，連忙問道：「你們怎麼會到此地來的？」

劉幼夫冷冷一笑道：「凡是你要到的地方，我們永遠都會佔先一步……」

關山月知道再問下去也不會有結果的，乃改變問題道：「剛纔是誰放冷箭？」

祁浩哼聲道：「你老子……」

言猶未畢，劉幼夫反掄劍藥，在他臉上摑了一下，將他打得一個踉蹌，撫着臉頰，又驚又怒地叫道：「你這是幹什麼？」

劉幼夫沉聲道：「你罵他什麼都行，可不許佔他的便宜！」

謝靈運也幫同斥責道：「祁浩，你開口之前也該想想劉副教主與他的關係，他們同是一個母親所生，你這不是也罵到副教主頭上了！」

祁浩撇着嘴，雖不敢表示，眼中却明顯有怨毒之色！

關山月繼續向祁浩喝道：「快把解藥拿來！」

祁浩一股怨氣都發在他頭上了，沉聲道：「我的血羽箭本來是存着對付你的，誰叫她自己要找死，解藥可以給你，你有種過來拿嗎？」說時將手一攤，掌心握着一顆銀色的藥丸。

關山月回頭問張菁菁道：「菁菁！是這種解藥嗎？」

張菁菁咬着牙，道：「不錯！不過你不能過去拿！」

關山月道：「爲什麼？」

張菁菁強忍住痛苦道：「他的用心很明顯，你過去一定會上當的！」

關山月朝祁浩的掌心望去，只見他中指上帶着一枚鐵環，環上密密地排着一列尖刺，色作烏藍！顯然是淬過劇毒！

可是他絲毫不猶豫地道：「我必須立刻替妳取得解藥！」

張菁菁一搖頭道：「不必！我死不了！」

祁浩冷笑道：「妳既然認識血羽箭，就該知道它的厲害，除了我手中這顆解藥外，妳醫道再精也無法保全性命！」

張菁菁一瞪眼道：「你敢讓我死去嗎？」

禪浩似乎一呆，隨卽道：「除了關山月來拿解藥，否則任何情形我都不給！」

張菁菁哼聲道：「你別忘了血羽箭是中在我身上！」

祁浩冷冷地道：「我知道！」

張菁菁立刻道：「知道就好，我死了，那個人會饒你嗎？」

祁浩哈哈一笑，道：「妳知道這枝箭是誰放的嗎？」

張菁菁似乎一怔，祁浩繼續大笑道：「放箭的人，就是給我解藥的人，他規定我必須把解藥交給關山月，假若他不敢來拿妳死了就不歸我負責！」

謝靈運立刻沉聲斥喝道：「祁浩！你說得太多了！」

祁浩驚覺地住口，張菁菁却冷笑道：「我早就知道那個人是誰了！」

謝靈運一呆道：「妳知道是誰？」

張菁菁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咬緊牙關叫道：「是的！我知道是誰！可是我羞於說出口……」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菁菁！妳說是誰？」

張菁菁大叫道：「你不要問，也不必去拿解藥，拿來我也不用，我寧可死了也不願意用那顆解藥，你讓我死了吧……」

關山月呆了一呆纔道：「不行！妳不能死，我一定要替妳把解藥取回來，我知道他是想借機會用那枚鐵指環害我，可是我不怕！」

張菁菁一嘆道：「你以爲服下了寒冉（虫旁）內丹就可以百毒不侵了嗎？那指環上的毒一定是你無法抗拒的，你千萬不能去！」

關山月固執地道：「可是我不能看着妳這樣死掉！」

張菁菁厲聲道：「那個人用我作陷阱，足證他的心地已狠毒到了極點，我偏不叫他如意，你不准去，否則我就先咬斷舌根，死在你的眼前，那可是你害死我的，而且也趁了那個人的心，至少他可以推卸害死親生女兒的責任……」

關山月猛地一震道：「什麼！妳說那個是張老伯？」

張菁菁點點頭淚珠直滴，關山月搖頭嘆道：「這眞難以相信……」

張菁菁哽咽着道：「當蛇神告訴我時，我還半信半疑，現在纔眞正地相信了，除了他之外，誰還會到這個地方來等我們……」

祁浩與謝靈運劉幼夫三人交換了一個詭異的神

然後是謝靈運陰沉地一笑道：「妳知道了最好：這樣就不必埋怨我們了！」

關山月怒聲道：「他爲什麼要這樣狠毒？」

謝靈運一笑道：「這個你最好去問他自己，我們可無法解答！」

關山月厲聲道：「他在那裏？」

謝靈運一笑道：「你若能逃過今天，也許有機會看見他……」

關山月跨步向祁浩走去，張菁菁連聲喝止都沒有用，急得正想咬舌自盡，江帆忽地一伸手，點住了她的穴道。

然後飄身攔在關山月前面道：「關大哥！讓我來向他要！」

祁浩退了一步道：「不行，除了關山月之外，誰都不能給！」說完又對關山月叫道：「關山月！你眞的那麼怕死嗎？聽說張菁菁爲了救你，會數度不顧生死，現在你却眼睜睜地看着她死去嗎？」

關山月朗聲道：「你不必用話來刺激我……」

祁浩冷笑道：「那你就過來拿去呀！」

關山月又想舉步，江帆卻寒着聲音道：「你給不給？」

祁浩冷笑道：「不給！這解藥祇給關山月一個人！」

江帆冷笑一聲道：「我倒不相信！」

說着閃電似的飄了過去，關山月欲攔不及，急得挺劍迎了上去，謝靈運與劉幼夫兩枝劍也逼了上來。

一枝劍擋住關山月，另一枝劍卻阻擋江帆，誰知江帆輕輕一扭身，由劍勢中閃了開去！

當她飄回張菁菁身畔時，不僅將祁浩掌中的解藥取到了手，而且將他指上的鐵環也取了下來！

謝靈運又氣又怒，見祁浩還是像木偶似的站在那裏，一隻空手還伸出胸前，擺出原來的姿勢，上前就是一掌。

口中還罵道：「祁浩！你是死人！」

祁浩挨了一掌，直挺挺地倒了下來，依然原式不動！

他纔發覺有異，連忙將祁浩拉了起來，江帆微笑道：「你可別亂替他解穴，我相信，你也了解不的！」

謝靈運見祁浩確是穴道受制的樣子，遂在他身上前後檢查了一遍，卻找不到一點痕跡，不禁駭然道：「妳用什麼手法？」

江帆笑道：「等我把菁姊姊治好後，再告訴你們！」

說着將張菁菁的穴道拍開笑道：「菁姊姊！這解藥是我搶來的，你總肯用了吧！」

張菁菁一言不發，接過解藥，先用牙齒咬了半顆嚥下去，然後伸手在胸前拔出短箭，將另半顆藥塞在傷口上。

接着一挺身站了起來，伸手向江帆道：「把那個鐵環給我！」

江帆連忙交給她，張菁菁接在手中，看了一眼然後交給關山月道：「關大哥！你把它戴起來！」

關山月詫然道：「我要來幹嗎？」

張菁菁指着謝靈運與劉幼夫道：「看樣子這兩人還不肯罷休，跟他們鬥劍時，有機會就在他們身上拍一下，祇要能挨上一點皮肉……」

謝劉二人神色大變，謝靈運連忙道：「關山月！用毒器傷人可不算英雄！」

張菁菁冷笑道：「這東西原是你們的……」

謝靈運怔了一怔纔道：「這可不是我們的！」

張菁菁乾笑一聲道：「那麼是誰的？」

謝靈運乾笑一聲道：「妳都知道了，還問什麼呢？」

張菁菁神色一厲，又問道：「我外婆跟我母親呢？」

謝靈運笑笑道：「我們更不知道了，我們來的時候，此地已空無一人，祇有令尊大人在此佈置一切，叫我們怎麼做……」

張菁菁神色一黯，半晌無語。

謝靈運卻又道：「張姑娘既然知道一切都是令尊在暗中策動，你們父女去直接交涉吧，我們要告辭了！」

張菁菁冷笑道：「你們想上那裏去？」

謝靈運笑道：「去通知令尊大人，說妳已經知道一切了，他避不見面原是存着不好意思，現在可沒有什麼顧忌了！」

張菁菁沉聲道：「本來我不想放你們走的，既然你如此說，我倒是不想再留難你們，同時也要借你們的嘴，轉告他一聲，叫他小心一點，我再見到他時，就顧不得父女之情了……」

謝靈運嘿嘿乾笑道：「我們一定把話帶到……」

說着轉身要走，江帆卻厲聲指着祁浩道：「把他也帶走！」

謝靈運微微一愕，江帆又道：「他的穴道上被我的靈蛇咬了一口，張雲竹醫術通神，一定可以替他解救過來，否則他只有自認倒霉，誰叫他自己爲虎作倀呢！小白！你可以回來了！」

祁浩的背心裏穿出一條白影，正是靈蛇小白，卻不知牠是何時鑽進去的，謝靈運與劉幼夫臉色又是一變，揹起祁浩，匆匆地走了！

張菁菁等謝靈運等人走遠了，才快快地走向頹倒的廢垣，動手在瓦礫中翻尋着，最後找出幾段枯木，問道：「玉芳姑娘，妳的霹靂神拳屬於那種性質？」

玉芳想想道：「霹靂神拳本屬陽剛至功，可是女子天性屬陰，體力不足發揮此等強勁，莊主遂滲雜了一些陰柔手法在內！」

張菁菁偏着頭道：「陰陽互生互尅，妳用什麼方法使它們調和的呢？」

玉芳道：「先凝聚陰勁使達於極點，陰極而陽生……」

張菁菁一嘆道：「這就是了，今天幸虧是妳先出了手，否則任何一人進入此屋，也免不了遭受對方的毒手！」

關山月怔然道：「他們在屋中作什麼佈置？」

張菁菁手擎枯木道：「你在大漠上生長的，應該認識這東西！」

關山月對枯木審視片刻，見上面生着許多短尖細刺，才猜測地道：「這好像是向日仙人葵？」

張菁菁點頭道：「不錯！正就是這玩意兒……」

關山月微怔道：「向日仙人葵雖然稀少，却不是什麼毒物，我小的時候經常躲在它的陰影下乘涼，也吃過它的葵實……」

張菁菁凝重地道：「你接觸到的祗是較為普通的一類！」

關山月道：「凡是綠洲所在，總有幾株向日仙人葵存在，看來都是一樣的，難道還有什麼特殊的不成？」

張菁菁道：「它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可是這幾株仙人葵却是生長在一個特殊的地方，你知道有一處叫做亡魂沼的地方嗎？」

關山月道：「怎麼不知道，我還隨師父去探過險，發現這亡魂沼不過是虛有其名，只要不去喝它的水，就一無可懼之處。」

張菁菁道：「你說得很對，亡魂沼深處荒漠中心，方圓數百里內別無水源，行人至此，莫不口渴若狂，飲了它的毒水後，立刻傷身致命，遂使沼畔白骨成堆，以訛傳訛，把那裏說成一個地獄世界，其實可懼者僅是那沼毒水而已……」

關山月道：「妳手中的仙人葵就是長在亡魂沼的嗎？」

張菁菁又點點頭道：「不錯，你既然到過那裏，自然也見過它，可曾看出它有什麼異狀嗎？我說的異狀是它與別處不同之處！」

關山月想想道：「這倒沒有，我祗是覺得那裏的花開得特別茂盛，香味也較濃，樹身特別高大，難道這就是它的異狀嗎？」

張菁菁莊重地道：「是的！你可曾研究過它的原因？」

關山月道：「我師父曾經作了一番推測，認為這是它們生在毒沼之畔，人跡罕至，不易受到摧折之故！」

張菁菁搖頭一嘆道：「這就大錯特錯了，不過你們一定是白天到達那裏，沒有注意到它的根下的異狀，才作那種推斷！」

關山月怔然道：「它們晚間有什麼不同嗎？」

張菁菁道：「我與父親也曾到過亡魂沼，因為我們是學醫的，進一步去研究沼水含毒的原故，結果發現了它的秘密！」

關山月連忙問道：「什麼秘密？」

張菁菁沉重地道：「沼水本身並無毒性，那毒是外來的，而且來源就在這仙人葵上，這葵花向日而開，日落則歛，入夜之後，花朵緊縮，香氣全收，寄在根下的一種小蜘蛛就開始出來活動，在葵花四周結下一片大網……」

關山月道：「我沒有看見蛛網呀？」

張菁菁道：「那蛛絲十分怪異，見到天光，立刻消化無形，所以那些小蜘蛛每夜必須重新結網一次，捕捉獵物！」

關山月道：「入夜之後，萬物俱息，有什麼獵物可捕？」

張菁菁嘆道：「這是一般的看法，其實大漠中白晝陽光炎烈，很多動物都潛伏起來，到了夜晚才開始活動！」

關山月點一點頭道：「那蛛網與沼水有何關係呢？」

張菁菁道：「生活在大漠的人都曉得向日仙人葵的花朵有殺蚊解毒之效，其實這是不確的，因為它的神效並不在花……」

關山月忍不住道：「這個我曉得，剛摘下的花朵還有用，過了一兩天就失效了，我想是由於它的香味失去之故！」

張菁菁點頭道：「對！仙人葵的氣味有殺虫之效，香味消失後，效能也失去了，那些小蜘蛛晝伏夜出，也是懼憚花香之故。」

關山月連忙道：「妳快說下去吧！」

張菁菁畧作思索道：「那蛛網每夜可以捕捉許多毒蛇毒蚊，可是那小蜘蛛的食量極其有限，每次祇能吃掉一點點，剩下的蛇虫屍體就丟棄在沼水中，這就是沼水含毒的緣故……」

關山月搖頭道：「那沼水情澈異常，連藻苔都沒有，何來虫屍……」

張菁菁嘆道：「我曉得你必然會有此一問，這

就是那蛛網的作用，蛛絲上帶有一種毒質，兩個時辰內，可以將一切動物的屍體化成清水，皮肉骨骼，一點不剩，所以外人絕對無法知道內情，否則沼水中充滿蛇虫殘屍，還有誰會去喝它。」

關山月又點點頭道：「原來是這個道理，妳繼續說下去吧。」

張菁菁道：「就因為那蛛絲有這種妙用，所以我父親費盡心力，捉了幾頭，可是都無法養活牠們，連研究了幾天，才發現這些小蜘蛛必須生活在向日仙人葵的根部，因此他又取了幾段葵根，才算將毒蛛豢養成功。」

關山月恍然道：「妳說這屋中佈下的就是那種蛛絲？」

張菁菁道：「是的！別看你曾經服過寒冉（虫旁）丹，百毒不侵，若是沾上蛛絲，照樣會化成清水，屍骨不留。」關山月駭然道：「那謝靈運也在屋中，他們怎麼不中毒呢？」

張菁菁道：「蛛絲不見天光，屬純陰之性，他們一定服過什麼陰性的藥物，才能不受其害，而且他們都是男人，本身有股陽性，使毒蛛不去接近，所以我才覺得玉芳姑娘那一着霹靂神拳使得妙極，這種陰陽兼具的強功，剛好可以將毒蛛震死，不然的話，即使我們不進屋子，避免蛛絲之毒，被毒蛛闖出來咬上一口，也是無法可救……」

說着拈着手中的枯木眼淚撲簌簌地直往下落。

關山月見狀微怔道：「妳怎麼又傷心了？」

張菁菁凄然地道：「種種的跡象都證明是我父親暗中搗鬼，我依然不願去相信，這段向日仙人葵使我死心了！」

關山月怔了一怔，口不由心地道：「也許是別的人呢？」

張菁菁咬咬牙道：「不會，我父親為了怕人也找出毒沼的根源，將剩餘的毒蛛都消滅了。」

關山月興奮地道：「這麼說來亡魂沼不再能為害行旅了，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德，我與師父一直想消除這個漠上的毒沼但却苦於不知道方法。」

張菁菁黯然道：「我父親不是為了積功德才這樣做的，他只是怕別人也利用那些毒蛛，而且毒蛛在這裏出現，證明那暗中設謀之人，必然是我父親無疑了……」

關山月道：「他為什麼要害死我呢？」

張菁菁彈淚凄聲道：「我不知道，我也眞希望能見到他，問問他這樣倒行逆施的原因，要說他是嫉妒你的武功，第一次他就不必救你，要說他嫉妒你的成就，他可以有更多的表現來勝過你，我實在太不了解他了……」

衆人都默然無語，良久後，關山月才問道：「妳父親手中還有那種毒蛛嗎？」

張菁菁道：「不清楚，我一直不知道他將那些毒蛛養在什麼地方？現在繁殖了多少，不過你用不着為這件事担心。」

關山月道：「這種害人的方法太惡毒了。」

張菁菁道：「話雖不錯，可是利用毒蛛害人太費事了，第一必須在不見天光的場所才能使用，第二，毒蛛必須寄養在向日仙人葵中，這種植物離了大漠，別處無法生長……」

關山月道：「這倒不盡然，此地與大漠完全不同，他照樣搬了來。」

張菁菁道：「即使能搬來，也是短時間的事，同時玉芳姑娘的霹靂神拳，剛好可以尅制毒蛛，一出手就能消滅它們。」

玉芳忙道：「我不知向日仙人葵是什樣子？」

關山月道：「這很好認，向日仙人葵是一種仙人掌狀的植物，全身長有長刺，上開紅色巨花，狀似向日葵，因而得名。」

張菁菁接着道：「它還有一種特徵，朝開夜合，與玫瑰的氣息一樣，妳發現有這樣的花樹，千萬不可接近，用霹靂神拳遙擊就成了，尤其注意它的根部，那是毒蛛棲息之所，一定要將它連根拔起，曝於日光之下。」

玉芳道：「我記住了，現在我們幹什麼？」

張菁菁范然地道：「我也不知道，原來我打算找到外婆，問問她老人家關於陰毒的祛除方法，我雖然畧有所知，却不如父親深切。」

關山月道：「白老太太對陰毒了解很深嗎？」

張菁菁點頭道：「不錯，這是我外婆的專長，我父親也是從外婆那兒偷學來的，現在外婆與我母親恐怕都落入父親手中了！」

玉芳忽然問道：「張姑娘，為什麼妳要深究陰毒呢？」

張菁菁道：「這是天下最厲害的劇毒，使用的方法又多，而且不受時地的限制，令人防不勝防，我必須研究透澈，才可對抗我父親，不使他仗此行兇害人……」玉芳道：「那妳可以到厲魔山莊去與莊主研究一下。」

關山月憬然道：「不錯，畹華對這一門學問頗有研究，她在厲魔山莊中曾用來控制門下諸人，或許她會知道多一點！」

張菁菁沉思片刻才道：「也好，我也想拜識一下田莊主！」

玉芳高興地道：「關大俠也該回去一趟了，三個月的期限已經過了一半，還是早點準備，以免中途發生波折誤事！」

張菁菁嘲謔地道：「關大哥成家之後，到底多了一層約束，三個月不回家，閨中人就要望穿秋水，倚門長盼……」

關山月一皺眉頭道：「菁菁妳別想左了，我們分離不能超過三個月是有原因的，而且我希望用妳的醫術能解決這個問題！」

張菁菁怔然道：「這是個醫術解決的問題？」

關山月想要解釋，却感到難以啓齒，輕輕一嘆道：「等妳見到畹華後，由她告訴妳吧！」

玉芳連忙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快動身！」

關山月沉思片刻道：「李塞鴻，我師父與林仙子，白老太太與伯母大人都落在妳父親手中，我們是找不到他的，祇有等他找上我們，而且我想他也絕不會就此罷休的，因此我覺得除了到厲魔山莊走一趟外，實在也沒有別的去處。」

江帆却幽幽地道：「此地離大漠不遠，你該去看看你的那匹明駝！」

關山月凝重地道：「不！我不能去看牠，因爲馬伯憂帶着牠，正在培植下一代的明駝令主，我不知道他是已經開始，可是我不願把他們的下落洩露出來，使他的工作受到阻礙，那個地方很隱密，我不想去打擾他們！」

江帆惱然道：「你是怕我會洩露出去嗎？」

關山月嘆道：「江帆，妳怎麼這樣多心，我不是懷疑妳，而是我此刻的行踪，時刻都在別人監視中……」

張菁菁點頭道：「不錯！我父親居心要陷害關大哥，一定不會放鬆他的，假如我們到那兒去，我父親很可能又在明駝身上下毒手！」

江帆輕輕一嘆道：「那祇好算了，我眞懷念那位善解人意的老朋友！」

關山月看她一眼，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張菁菁連忙打岔道：「走吧！此地已經無可留戀了！」

幾個人默然走下崑崙山，各懷着不同的心情，不過除了玉芳外，沒有一個人的心境是輕鬆的！

行行重行行，由遙遠的崑崙山趕到川黔邊境的堯龍山也够得上是迢迢萬里，走着，走着，他們都覺得不大對勁！

不管他們是趕路，是投宿，沿途總有一些人鬼鬼祟祟地跟着他們，雖然那些監視者都扮作普通商旅。

但是以關山月的江湖閱歷，他看出那些人個個都是武功造詣頗深的好手，假如不是忌諱他的名頭太大，恐怕這一路上就不會如此太平！

再者這些跟踪者人數極多，經常換班，分段追踪，連絡極快，關山月曾經試着變更方向以求避開他們的注意，然而還是無法擺脫那如影隨行的跟踪者！

關山月不禁有點惱意向張菁菁道：「妳父親的本事眞大，在短短的時間內，他居然能搜羅這麼多的高手，造成這麼大的勢力！」

張菁菁輕輕一嘆道：「我想這些都是龍華會上被謝靈運帶走的那批人爲基礎而發展開來的，否則我父親寡於交遊，不可能一下子找到這麼多人的，現在我倒是担心他們的目的何在？」

關山月道：「妳父親一是還沒有想出對付我們的方法，所以才緊緊地抓住我們的行踪，只是不知道最後會有什麼結果……」

張菁菁深思片刻才道：「我們不該把那些可用的人分散開的，否則我倒是有個辦法跟他們週旋一下，叫他們也知道厲害！」

關山月一怔道：「論實力我並不弱於他們，否則他們早就有所行動。」

張菁菁搖頭道：「我的意思不是拚鬥，目前的局勢也不是力戰可決，假如人手充足，我想來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

關山月連忙道：「妳想怎麼樣？」

張菁菁道：「把這些跟踪的人分頭制住，使他們失去連絡，這樣我們的行踪才能保密，我父親即使想用什麼陰謀，也無法預先佈置了，否則我們永遠提心吊胆，預防前途有什麼變化，這樣對我們說來太不利了！」

玉芳忽然問道：「張姑娘，妳的意思要多少人才够應用？」

張菁菁計算了一下道：「假如有十個人就差不多了，不過這十人至少要有四個絕頂高手，可以分在四個方向領頭行事！」

玉芳笑笑道：「十個人還勉強可以湊出來，而且這十個人個個都是高手，到前面鎮上落店時，我就可以把人交出來！」

關山月詫然道：「玉芳！妳不是在說笑話嗎？妳能動用的只有厲魔山莊的人，此地祇是西康境內，離厲魔山莊還遠遠着呢！」

玉芳肅容正聲道：「我沒有開玩笑，莊主對您情至義盡，她明知您的武功足可自保，仍是不放心，在您離山後，暗中派了秦總管率領一批高手隨行保護，我一直跟他們保持着連絡，祇是不敢讓您知道……」

關山月一呆道：「妳爲什麼不早說？」

玉芳道：「莊主怕您會不高興，認爲有失您的尊嚴……」

關山月擺擺頭道：「她簡直是胡鬧！這十個人

靠得住嗎？」

玉芳笑道：「您儘管放心好了，若是派他們參與什麼機密大事，也許靠不住，用他們打架拚命，絕不會有問題！」

關山月連忙道：「我是問他們的武功，能勝任嗎？」

玉芳道：「厲魔山莊派出來的人，都祇有一手功夫，憑這一手功夫，不敢說橫行天下，擋得住的人倒也不多！」

關山月知道她指的那一手功夫，一定是霹靂神拳，遂不再多問了，四人兼程急進來到一個叫做丹巴的小鎮。

找到店房住下，玉芳出去轉了一轉，隨即帶着一個老年行商打扮的人進來，關山月認了半天，才看出是秦子明！

秦子明不待招呼，先行了一禮道：「關大俠！老奴聽說您有事相召！」

關山月也不多說空話，點點頭還禮道：「你跟着我多久了？」

秦子明道：「大俠離山後，老奴即受命隨行，一直未敢離開大俠左右，只是不敢過份接近大俠而已。……」

張菁菁搶着問道：「那你可曾發現另外有人跟踪我們？」

秦子明點頭道：「有的！各位一出崑崙山區，即不斷有人窺伺，他們的組織十分龐大，人數很多，老奴未得指示，不敢造次，祇得暗中留意他們的行動，而且還截住一個活口，却問不出什麼綫索，因爲那個傢伙不等開口就死了，祇在他身上搜得一張小字條，寫着打箭爐三個字……」

張菁菁微怔道：「打箭爐是個地名呀，那紙上再也沒有別的嗎？」

秦子明道：「是的，這紙條捲成圓筒，放在一個小銅套中，想是利用飛鴿傳遞的，據老奴推測，他們在打箭爐一定會有所行動，因此老奴已經派了兩個人先趕到那兒去覘察了……」

張菁菁想想又道：「對方行踪詭異，你們從何探測呢？」

秦子明道：「老奴經過詳細的調查，發現那批人都有一個特殊記號，就是帽沿都揷一片紅羽爲記，因此很容易找到他們！」

張菁菁沉思片刻道：「你們一共有幾個人？」

秦子明道：「連老奴共有十二人！」

張菁菁又問道：「對方可曾發現你們行跡？」

秦子明想想道：「這個恐怕很少可能，老奴一行裝成商販，集體行動，而且一直走在各位前面，祇有老奴一人斷後策應……」

玉芳道：「張姑娘！這一點妳也可以放心，我跟秦管家也沒有作過正面接觸，每次連絡都只以目示意，祇要我們安全無事，我就不想驚動他們，而且秦管家一路上化裝易容，經常改變身份，對方不會去注意他的！」

張菁菁點頭道：「好，就以打箭爐爲目標，跟他們鬥一鬥，秦總管，我們在此地多留一天，你帶人先到打箭爐去行事……」

秦子明哈腰道：「老奴要辦點什麼事呢？」

張菁菁道：「很簡單！你們每人也照揷帶上一枝紅羽毛，儘量在城裏鬧事，到時一定會有人來干涉你們……」

關山月怔然道：「那麼他們的行藏不是敗露了嗎？」

張菁菁微笑道：「不錯！我的目的就在此，到時候你對前來干涉的人不必客氣，見一個抓一個，齊集於定康河畔……」

秦子明答應着去了，關山月忍不住的問道：「菁菁！妳究竟準備做些什麼？」

張菁菁一嘆道：「我只是把那批人集中起來，免得老是陰魂不散似的跟在我們後面亂轉，而且我趁此機會躲過一次難願！」

關山月不解道：「這是怎麼說呢？」

張菁菁道：「從字條上看，我們在打箭爐一定是不很平安，與其讓人佈置好陷阱等我們，倒不如由我自己指定一個地方。」

關山月道：「打箭爐我曾經去過幾次，定康河畔正是鬧區！……」

張菁菁道：「所以我選那地方，越是人多的地方，人家越是無法預作佈置，因爲要改變現狀，勢必漏洞百出！……」

關山月皺着眉頭道：「那你就不該給他們一天的時間，以對方人手之衆，一天之內，萬事都可以從容準備了！……」

張菁菁微笑道：「你不明白我的用意，我也不想多作解釋，可是我覺得這一天的時間是非常必要的，我自己也要預作準備！」

關山月還想問問她作什麼準備，張菁菁已笑着搖頭道：「你別問，問了我也不會說，反正這事用不着你操心，你還是好好休息一夜，明天上路，趕到打箭爐去應付一切吧！」

關山月懷着滿腹疑團，倒是無法再問什麼了，四個人草草用過晚餐，張菁菁催着他們回房睡覺去了！

他獨居一室，張菁菁與江帆，玉芳三人同住一室，兩屋緊隣，以便有事可以隨時呼應，關山月回

房之後，輾轉反側，說什麼也睡不着，隔屋三個女子也是嘮嘮叨叨地低語着，好像在商量什麼問題！

關山月最後實在忍不住了，敲着板壁道：「已是明天要趕路，妳們也可以早點休息了！」

只聽江帆的聲音道：「關大哥！你過來一下，張姊姊準備把明天的計劃告訴你，不過請你要小心一點，別驚動了其他的人，張姊姊說這裏並不安全，我們的行動仍是在人們的注視中，最好你用寶劍割破牆壁過來！」

關山月怔了一怔，實在不想半夜破壁過去，乃道：「已是明天的計劃留着明天再告訴我好吧！」

隔壁低語一陣，然後由江帆答道：「也好！那我們就睡了，你也睡吧！」

關山月嗯了一聲，聽隔屋果然安靜下去，自己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清早，他剛睜開眼睛，却見江帆笑嘻嘻地站在床前，他連忙翻身坐起問道：「妳什麼時候過來的？」

江帆微笑道：「早就來了，看你睡得那樣死，假如我是你的敵人，割下你的腦袋，恐怕你還是大夢未覺呢？」

關山月訕然一笑道：「幸虧妳不是敵人，否則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腦袋已經搬了家，眞不知是何滋味！」

江帆含笑道：「起來吧！我們馬上要出發！」

關山月點點頭問道：「還有兩人呢？」

江帆道：「她們還在睡，昨天商量好了，叫我跟你先行上路！」

關山月怔了一怔，江帆連忙道：「是眞的，不信你問張姊姊去！」

關山月走到了隔屋，推開一看，祗見張菁菁與玉芳並睡在床上，好夢正甜不知是否要叫醒她們！

江帆跟着過來道：「張姊姊用了一夜的心思，快天亮才睡着，你好意思叫醒她，不過她計劃中的確是叫我們先走！……」

關山月頓了一頓，却見江帆有意無意間一掀衣襟，上面別着一張紙條，有張菁菁的筆跡寫着：「依計行事，莫擾淸夢！」

江帆動作十分迅速，剛讓他看見又立刻掩了起來，關山月祗得退了出來，掩上房門！

江帆已到外面交代完畢，拖着他迅速出門，走出很遠後，關山月鱉得實在忍不住了，低聲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江帆笑着道：「你現在可以大聲說話了，不必鱉着嗓子！」

關山月又是一怔，然後道：「菁菁爲什麼叫我們先走呢？」

江帆笑道：「誰說我們先走，張姊姊她們此刻恐怕快要到打箭爐了！」

「胡說，她們不是還在店裏睡覺嗎？」

江帆含笑道：「連你都看不出來，無怪那些飯桶們會蒙在鼓裏了，張姊姊的手藝眞精，我陪着那兩個死人一夜，也是越看越——」

關山月更爲詫然道：「死人？什麼的死人？」

江帆笑道：「自然是躺在床上兩個死人了！」

關山月又疑又急，抓住江帆的手叫道：「妳能不能說說淸楚！」

江帆臉上含着笑意道：「關大哥，你跟張姊姊認識這麼多年了，難道連這個眞假看不出來，妳看那個人會是張姊姊嗎？」

關山月被她一說，腦中畧加回憶，也覺得有點不對。

床上的那個人與張菁菁雖然相像，却也有些地方不像，張菁菁的臉龐較瘦，沒有那麼豐腴。

再者張菁菁是一頭青絲，那人的頭髮却畧呈焦黃，不過匆匆一瞥，再加上不存心去分辨，的確是不易發現。

由張菁菁想到玉芳，他覺得也不對勁。

江帆笑着道：「現在你該明白了吧？」

關山月搖頭道：「我還是不明白，那兩個人又是怎麼回事呢？」

江帆道：「張姊姊覺得我們一路上已然受人監視，一是不會遠遠地跟着我們，所以她懷疑到客店中定然有人埋伏着……」

關山月道：「我也想到了，可是我並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江帆道：「那些人當然不敢與我們正面相對，所以張姊姊懷疑可能有人暗中預先埋伏了，她把我們拖進房裏，裝着要告訴我們明天的計劃，其實她是在試探旁邊的行動，果然，隔屋有人偷偷移近牆邊！……」

關山月怔然道：「我怎麼不知道？」

江帆笑道：「我們知道一邊是你，絕不會有問題，所以專心注意另一邊，隔屋的行動自然都瞞不過我們！」

關山月喔了一聲道：「妳們行動取了什麼？」

江帆一笑道：「什麼行動都沒有採取，我們裝做不知道，張姊姊祗輕輕一指我藏蛇的布袋，我就明白她的意思了！」

關山月失聲道：「妳用小白去咬人？」

江帆點頭道：「是的，我悄悄把小白放了出不會，隔屋兩個傢伙無聲無息地死了，我們移開板壁身攜看，是兩個女的……」

關山月呀了一聲道：「就是床上那兩個麼？皮縫

江帆笑道：「是的，本來張姊姊打算半夜裏偷偷走的，殺死那兩個女人後，張姊姊靈機一動，臨時改變計劃……」

關山月輕嘆一聲道：「她把兩個死人化裝成她和玉芳？」

江帆笑道：「是的，她的技術眞高，畧加整頓，居然十分酷似，她教了我幾句話，寫了那張紙條，當夜就走了！」

關山月想想道：「那是什麼時候？」

江帆道：「當妳隔屋跟我說話的時候！我叫了你過來，原來是想告訴你的，誰知你不肯過來，我又不能明說……」

關山月嘆道：「我怎麼想到妳們在搗鬼呢？爲什麼要連夜趕去呢？她不是說要等一天，以作準備呢？」

江帆嘆道：「我們跟秦子明談話時，人家一定聽見了，她說等一天是故意佈的疑陣，使對方無法預測，其實她早就打算連夜趕去，又怕對方發現行踪，剛好那兩個該死的女人幫了一個大忙，張姊姊從她們的房裏，換上她的衣服，裝成她們的模樣，正大光明地出門而去，就是她們的同伴看見了，也以爲她們得了什麼重要的消息，趕去報告的呢……」

關山月想想又道：「她們趕着去做什麼呢？」

江帆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張姊姊要我在一淸早叫你起來，要我們在傍晚前趕到打箭爐康定河畔會合！」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眞想不到妳們會有這麼多的心計！」

江帆立刻道：「關大哥！你可是不高興，張姊姊已經說過了，你是個正大光明的人，一定不贊成這些鬼鬼祟祟的行動！」

關山月莊然地道：「是的！我一向主張行動光明，雖然我曾經遭受過許多陰謀陷害，但是我們好好地活着，這証明了正直必蒙天佑！」

江帆一嘆道：「關大哥，張姊姊說你以前只是運氣好，人生只能死一次，你不會永遠那麼幸運！」

關山月道：「我並不倚仗幸運，我只是爲所當爲！」

江帆低聲道：「你應該做的事太多了，所以你必須珍重此身，張姊姊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你好，你還是接受她的安排吧！」

關山月沉思片刻苦笑道：「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能不接受嗎？」

江帆抬起頭來道：「可以的！張姊姊說，你假如不同意她的做法，不妨另走一條路回去，此刻對方的注意力完全被她吸引去了，不再會有人阻攔你，而且她希望你能這樣做，退出這一場糾紛……」

關山月怫然道：「這是什麼話？」

江帆委婉地道：「張姊姊並沒有侮辱你的意思，因爲對方主其事的是她的父親，她覺得有責任替你解決……」

關山月朗聲道：「可是對方的目標是我，他們擄去的人全部與我有關！」

江帆道：「張姊姊會負責對你作一個明白的交代！」

關山月搖頭道：「不行！我不能退出，更不能要她替我負責！」

江帆想想道：「張姊姊也知道你不肯答應的，所以她再三關照我，叫我提醒你愼防陰謀，必要時得拿出決斷的手腕……」

關山月連忙道：「如何決斷法？」

江帆望着他沉聲道：「當殺則殺，莫存婦心，現在這些敵人都是你的死對頭，你再也無靈運化他們，姑息養奸，反而連累着別人跟你受殃，到謝靈運，劉幼夫，祁浩這些人你若是早一點殺死他們，那裏還會有今天的麻煩！」

關山月低頭不語，江帆繼續道：「李塞鴻，[illegible]師父與林香亭，還有新近受害的蛇神，他們都是你仁心慈懷下的犧牲者，你以爲如何？」

關山月抬起頭來，簡短地答了一句：「我知道了！」

江帆見他神色不預，也不再多說了，二人默然上道，兼程急行，除了用膳的時間外，簡直沒有休息過！

終於在斜陽影裏，他們進了打箭爐的城區！這裏雖然是西康定的首府，與中原的城市相較，仍顯得很荒涼！

匆匆又趕到康定河畔，倒是非常熱鬧，因爲西康境內的各種出產，多半以此地集中，人種也非常複雜！

遊牧的回教徒，從商的漢客，開化的夷人，信奉喇嘛的藏民，韃靼人，以及許多西來的胡賈！充塞在附近！

河邊有蒙古包，有布篷，也有竹子搭的矮篷！以及許多臨時架成的木屋，鱗次櫛比！

兩人在人羣中轉了一圈，却沒有找到一個認識的人，正在有點着急，忽然一個布帳中有人向他們招手！

關山月走過去，却不認識那個人，因爲那人用厚布纏頭，面貌奇特，顯然不是漢人，而有點像大漠上的回民！

那人用回語朝關山月叫了一陣，而且還用手勢

帮助表達意思，關山月生長在大漠上，回語是懂。

可是他却無法明白這人的意思，因爲這人用一串片斷的語詞，告訴他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

那人說了半天，見關山月仍未明白，急得雙脚亂跳！

江帆忍不住問道：「他說些什麼？」

關山月皺着眉頭道：「我也不明白，他又說駱駝，又說白的顏色，又說鋼鐵，又說什麼老頭子叫我快去……」

江帆想了想道：「白色！駱駝！是不是你的明駝？」

關山月用回語問了他一句，那人連連搖頭表示不對，關山月弄得沒辦法了，只嘆了一口氣道：「反正他叫我們到一個地方，我們就去吧！」

江帆愼重地道：「會不會是對方安排下的詭計呢？」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想不會吧，我跟回民相處很久，知道他們生性魯直，不善作僞，看他情急之狀，對我並無惡意……」

江帆畧作沉思道：「好吧！我們暫且跟他走去看看，自己再小心點，心裏先作個準備，就是有什麼陰謀也不怕了！」

關山月點點頭，朝那人打了個手勢，那人才浮起高興的笑容，引着他們，沿河而行，走出里許，人跡漸稀。

那人指着一個蒙古包，示意關山月進去。

關山月握緊劍柄以備不測，然後掀開布幔，只見裏面的褥子上躺着一個駝背的老人，心中一怔，失聲叫道：「白伯伯！原來是您……」

這老人正是他父親生前唯一知友白鐵恨，關山月這才明白那回人斷斷續續的片語了，他把白鐵恨分開來翻成回語，無怪令人弄不清楚，至於那駱駝，一定是指他的駝背！

可是白鐵恨的樣子十分萎頓，好像受了重傷一樣。

關山月不禁驚道：「白伯伯！您是怎麼啦？」

白鐵恨不回答他的問話，却注目江帆道：「這位是江姑娘吧！妳的蛇在身上嗎？」

江帆連忙道：「在！老伯伯，您是否受傷？」

白鐵恨無力地點點頭道：「是的！張姑娘說只有妳的靈蛇可以救我！」

江帆又急問道：「張姊姊在那裏？」

白鐵恨想說話，却用不上力氣，關山月道：「看樣子白伯伯的傷很重，妳先替他治了傷再說！」

江帆從布囊中放出小白，牠游到白鐵恨身上聞了一下，然後一口咬在他的駝背上加力猛吸！

片刻之後，小白的肚子鼓得像個圓球，白鐵恨隆起的駝背却慢慢消了下去，精神也振作得很多！

小白放鬆了口，緩慢地向門外游去。江帆急忙道：「小白！你上那兒去？」

小白緊了嘴，不作回答，白鐵恨却軟弱地道：「牠急於到河邊去把毒水吐掉，張姑娘說這種毒質劇烈異常，若不由河水加以冲淡，可能會遺害到別人……」

關山月這時才問道：「白伯伯，您怎麼來的？又怎麼受傷的？」

江帆也同時問道：「老伯伯！我張姊姊在什麼地方？她怎麼樣了？」

白鐵恨作了一個軟弱的苦笑道：「我到底先回答那一個好？」

關山月道：「您就先說菁菁在那兒吧！」

白鐵恨長嘆一聲道：「張姑娘與另一位玉芳姑娘已被人刦持去了……」

關山月與江帆都幾乎跳了起來，可是，白鐵恨擺了擺手道：「你們不要緊張，她們是故意如此的，爲了進一步探測敵方的意向，她覺得必須深入敵陣。……」

關山月忍不住急問道：「她們究竟落在什麼地方呢？」

白鐵恨正待開口回答，忽然那個回人又跑了回來，哇哇亂叫。

白鐵恨一縱而起道：「我們接應張姑娘去吧！時機成熟了……」

關山月見他躍起的動作十分快捷，不禁愕然道：「白伯伯！您的傷好了嗎？」

白鐵恨笑道：「我根本沒有受傷，只是用內功硬逼住駝背上的毒水，所以無法分神勞動，毒水一去，我完全好了！」

說着又抖抖身子笑道：「那位姑娘眞是了不起的聖手，居然把我這幾十年的駝背治好了，我得趕去謝謝她！」

關山月見他忽而言此，忽而言彼，實在弄不清他的眞意何在，白鐵恨也看出他的疑惑了，笑笑道：「不要急，到河上再慢慢告訴你，我老頭子活到這麼大，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興奮過，走吧……」

說着第一個走出蒙古包，只見那回人坐在河畔，吹着一個個皮袋，靈蛇小白已回復原來的樣子游回江帆身邊。

江帆一面收蛇一面道：「這是做什麼？」

白鐵恨笑着道：「妳沒有到過西北，自然不會知道，這是西北唯一的水上交通工具，可以隨身携帶，比內地木船還要方便多了！」

關山月也加以解釋道：「這叫皮筏，用羊皮縫

成袋形，吹上氣，併起來就可以渡河，不用時，把氣放掉，又能帶着走……」

江帆十分高興地道：「眞好玩，我恨不得馬上乘上去才好！」

這時那回人已經吹滿了十幾個皮袋，用索子綑在一起，又用木板鋪在上面，投入河中！

江帆首先跳了上去，關山月却道：「從岸上走不是更捷嗎？」

白鐵恨笑道：「張姑娘是如此交待的，她說只有在水上才可以毫無障碍，衝入對方的中心而不受阻碍！」

關山月不說話了，與白鐵恨先後跳上皮筏，那回人又遞過一支木槳，將皮筏推離河岸順流而下。

江帆在筏上左搖右幌，十分高興，連大敵當前都忘了，關山月則皺眉想心事，江帆忽然叫道：「瞧！這些魚是怎麼了？」

水面上翻騰着幾尾大魚，不住用尾部拍水，皮筏經過牠們的身邊時也不知躱避，白鐵恨嘆了一聲道：「這就是剛才吐進去毒水的作用，在河水冲淡後，仍有這麼厲害，可見對方下手如何狠毒！」

關山月這時才忍不住問道：「白伯伯！是誰對您下的手？」

白鐵恨道：「除了劉幼夫那小子還有誰？」

關山月一怔道：「劉幼夫？您什麼時候看見他的？」

白鐵恨怒道：「這小子心狠手辣，他把你父親的墳也刨開了！」

關山月全身一震，白鐵恨繼續道：「我在廣寒宮裏見到你之後，心裏十分欣喜，趕到你父親的墳前想把你們母子重逢的消息告知地下的老朋友！」

關山月沉聲道：「您看見劉幼夫刨我父親的墳嗎？」

白鐵恨搖搖頭道：「沒有，可是我知道一定是他，我到達你父親的墳前時，只見那墳地已經被人動過了，我問了一下臨近的居地，才知道前一天有個年青人去遷骨，我起初以爲是你，心裏倒很喜歡，而且我想你一定是把骸骨遷回廣寒宮，趕着追了回來，結果在半路的荒山道中看見一具碎棺材……」

關山月咬着牙道：「是我父親的棺木嗎？」

白鐵恨黯然道：「我想是不會錯的，因爲我在碎木中找到一塊頭骨，上面刻着兩行字，除了劉幼夫，別人不會如此！」

說着摸出一塊頭蓋骨交給他，關山月接在手中一看，那頭蓋骨上用利刃深刻着兩行單書：「生不能碎汝之屍，故挫骨揚灰以代！」

關山月鐵青着臉道：「這不一定是我父親的骸骨，更不見得是劉幼夫所爲！」

白鐵恨長嘆道：「我還有一個證據，因爲在碎骨中另有一枚搗碎的半圓玉環，與妳母親所有的那半枚完全一樣，這是你父母的定情之物，是以我認爲絕不會錯！」

關山月神色又是一變，低聲道：「劉幼夫怎知我父親的墳墓所在？」

白鐵恨搖搖頭道：「這我不知道！」

江帆道：「我知道，你師父落在他們手中，他一定是從你師父口中打聽出來的，這傢伙的行爲的確太可殺了！」

關山月一聲不響將頭蓋骨放回懷中問道：「白伯伯！您又是怎麼到此來的？」

白鐵恨道：「我發現碎骨之後，認定是劉幼夫所爲，將殘骨收拾一下，發誓要找那小子算帳，結果碰到苦海慈航……」

關山月哦了一聲道：「是他告訴您的？」

白鐵恨點點頭道：「不錯！他告訴我說謝靈運與一個姓劉的年青人往西邊去了，我跟着緊追來到此地！……」

關山月道：「他們西入崑崙山，您怎麼會留在此地呢？」

白鐵恨道：「那我可不曉得，我看見他的褓母侍觴在此地，以爲他也在這裏，於是就留下等着與他算帳！」

關山月沉思有頃，才道：「您什麼時候才見到他？」

白鐵恨道：「今天早上，我爲了怕打草驚蛇，一直不敢正面現身，所有的消息都利用那個回回傳遞，他是一個兆疆部落的小酋長，曾經受我救命之恩，而且他在此地居留有半年，行動不受人注意，我把劉幼夫的相貌告訴他，叫他看見這個人時，立刻通知我，等了一兩天，劉幼夫雖沒有來，我却發現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組織，高手如雲，而且活動頻繁……」

關山月點一點頭道：「我曉得，他們在忙着對付我！」

白鐵恨道：「我却不知道，他們聚集地是下游一大莊院，我爲了不洩露行藏，遂租了這個蒙古包，耐心地等待着，今天早上，那個回回來通知我說劉幼夫在莊院中出現了，我連忙趕了去，發現那裏有人在拚鬥……」

江帆連忙問道：「是不是張姊姊？」

白鐵恨搖搖頭道：「不是的！我失手受傷，張姑娘他們才來到！」

關山月想想道：「那也許是秦子明他們！」

白鐵恨繼續說下去道：「我趁亂直闖進去，找

到劉幼夫就跟他幹了起來，這小子不知從那兒學來的邪門武功，我的一雙肉掌，幾乎制不住他，正當我想施展先天罡氣震死他時，突然駝背上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痛澈肺腑……」

江帆立刻道：「是人蛟！」

關山月一驚道：「妳怎麼知道是人蛟呢？」

江帆道：「只有人蛟齒上的劇毒才有這麼厲害，也只有人蛟的劇毒，小白無法解除，必須把它們吐到河裏去……」

關山月不做聲，江帆對白鐵恨道：「白伯伯！請您說下去，您怎麼見到張姊姊的？」

白鐵恨道：「我受傷之後，立刻痛昏在地，當我醒來時，張姑娘與另一位玉芳姑娘已經在我旁邊了！」

關山月急忙問道：「劉幼夫他們呢？」

白鐵恨道：「也在附近，看樣子他們好像將張姑娘將我救醒，派人送我出來，告訴我用內功將毒液逼在駝背中，等江姑娘的靈蛇來解救……」

關山月忙又問道：「她沒有說別的嗎？」

白鐵恨道：「有的！她算準小白吸毒之後，一定會到河中吐出毒水，她說等毒水將河中的魚都毒死之後，叫我們立刻由水路過去接應她！」

關山月微怔道：「就是這些了？」

白鐵恨想了一下才點頭道：「是的！她告訴我這幾句話時，劉幼夫等人都在旁邊，她是背着人偷偷講的，時間也不允許她多作交代！」

關山月皺着眉頭道：「菁菁跟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江帆也想了一下道：「不知道，不過我相信她的一切安排不會有錯！」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人的變化眞是難以想像，我剛見到她的時候，她還是個慈良而純潔的小女孩，現在卻充滿了機心……」

江帆輕輕地道：「人總要長大的，從前她依賴父親，後來她倚賴你，到你們都不能倚賴時，她就必須自己站起來了！」

關山月立刻道：「她怎會倚賴我呢？」

江帆道：「我不大會說話，無法找到一個更恰當的名詞，我說的倚賴，乃是指一種生存下去的意義與目的……」

關山月張開嘴想說什麼，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黑暗中只有白鐵恨划動木槳的輕响，皮筏像箭一般地滑行着！

行了一陣，白鐵恨忽然低聲道：「快到了！大家準備一下！」

關山月不自而然地握緊了劍把，放眼望去，只見一片大宅院臨水而築，宅前是一片廣場，隱約有巡邏的人影出沒！

從那些矯捷的行動來看，足見他們的武功根底極深，也可以看出這所宅院戒備的嚴密！

宅院的後面是河，奇怪的是那些人在陸地上警戒森嚴，惟獨對河上卻十分鬆懈，好像一點都不在意！

皮筏已行至宅後，慢慢向河岸靠去，仍是不見人影。

關山月忍不住道：「這裏對岸上的戒備如此嚴厲，何以單對河面不加設防，會不會是對方故意佈下的陷阱。」

白鐵恨也壓低聲音道：「我看着也覺得不對勁，上次我來的時候，他們四面都設防很密，尤其是對於水面更爲注意……」

江帆卻道：「我信任張姊姊，她叫我們從這兒來，一定早作了安排！」

關山月嘆道：「菁菁不是個最聰明的人，劉幼夫，謝靈運，這些人的心計極深，菁菁要跟他們鬥智恐怕難佔上風！」

白鐵恨沉思片刻道：「我先上岸去看看，等沒有問題時，再通知你們上來！」

關山月正待阻止，他已一按皮筏，像飛鳥般向岸上落去，來回巡視一陣，才對二人招招手。

關山月將皮筏慢慢攏岸，跳上去問道：「白伯伯！您有什麼發現嗎？」

白鐵恨壓低聲音笑道：「小伙子，我要推翻你的話，張姑娘的確是最聰明的人，她爲我們的安排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關山月一怔道：「這是怎麼說？」

白鐵恨拖着他指向岸邊道：「你自己看看！」

關山月定神望去，但見水中每隔三四尺卽冒出一個人頭，身子全浸在水中，面目犂黑呲牙咧嘴。

他正待拔劍迎敵，白鐵恨拉住他道：「傻小子，他們若是活人，早就先對我們動手了！」

關山月一驚道：「他們都是死人？」

白鐵恨點頭道：「不錯，他們原都是劉幼夫安排在水中的伏樁，不過現在都是死人了，張姑娘叫我們從水路進來，果然大有見地！」

關山月更驚道：「這些人都是菁菁殺死的？」

江帆突然插口道：「不！他們是小白殺死的，也可以說是人蛟殺死的！」

關山月沒聽懂她的意思，江帆含笑解釋道：「你記得河裏那些魚嗎？」

關山月猛地一震，終於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張菁菁叫他們看見河上漂起死魚時才動身前來，就是爲着這一點！

（未完待續）


將出版！
偵探
月刊
緊張！
刺激！
神秘！
·篇篇精彩·
·愛不釋手·
創刊號